目　　录

Ⅰ　短篇小说

Ⅱ　长篇小说

I

短　篇　小　说



璐璐，不用愁！[①]

天漆黑，风越刮越大，宿舍都有点震动。璐璐坐在灯下发愁，咬着一股打卷儿的鬓发，反复思忖，不知怎么好。随手扯了四方小纸，把心事写上，揉成团儿，两手捧着摇，心里默默祷告：四个纸团，包含两个问题；如神明——不管是洋教的上帝或土教的菩萨——有灵，该一个问题拈着一个解答。璐璐把纸团撒在桌上，恭恭敬敬，拈了两个，打开看，第一个是"答应汤宓"。璐璐嘴角往上一抓，漾出一丝微笑。再打开第二个，却是"不答应汤宓"。神明也决不定？还是没明白璐璐的意思？璐璐咬着嘴唇，再把纸团摇乱，重新默默祝告一遍，再拈两个。这回是"汤宓明天来"，"汤宓明天不来"。璐璐可不耐烦了，一

---

① 这是我一九三四年秋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。当时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肄业，选修了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"散文习作"。一九三五年夏，我把这个短篇（原题是《璐璐，不用愁！》）作为"习作"缴卷。承朱先生鼓励后学，为我投入《大公报文艺副刊》发表，后由林徽因先生选入《大公报丛刊小说选》（题目改为《璐璐》，署的是我学名）。那时我在国外，萧乾同志寄了书来，我才知道。一九四九年我回清华任教，朱先生已去世；我首次遇见林徽因先生，还承她提及这篇东西。现在我稍加文字上的修改收入《倒影集》，聊以表达我对老师和前辈的感谢和怀念。

顿把纸团扯碎，伏在桌上赌气。听听风，那么大，天更冷了，汤宓明天还冒着风出城来看她？昨天电话里，不该那样决绝。

忽然门上重重敲了两下，把璐璐吓了一跳。伺候女学生的林妈莽撞地推门进来说：

“张小姐，王先生找。”

可是璐璐早洗过脸了，涂了满面润肤油，眉都抹掉了；况且心上也不耐烦。

林妈陪笑说：“张小姐，请您下去吧，王先生一脸都是血呢。”

璐璐听说了吃一大惊，赶忙擦脸画眉，慌慌张张走到楼梯边，才发现自己还穿着拖鞋，又急忙回屋里换鞋。

小王摔交了。天黑、风大，郊外道路不平，洋车翻身，小王磕掉了两个门牙，颊上磕破三处，满脸泥和血，嘴唇又紫又肿。璐璐慌了手脚没办法。还是小王自己勉强打电话找了留校当助教的老朋友来，送他上校医院。璐璐陪去乱了好一阵，闷闷回宿舍。

小王在离北京不远的地区工作，只为急切赶来看璐璐，摔了那么一大交。他那位朋友看着他点头叹气。璐璐怎么不觉得，这分明是可怜小王受了她玩弄。璐璐本来也可怜小王，就为这一声叹息，心头忿忿，有点恨小王。谁请他来了？谁请他来了！可是璐璐到底又心软，小王像小孩子似的心实。璐璐好像也喜欢他，只嫌他略矮些；自己是个长条儿，跟他走在一起，娘带儿子似的，人家笑。

璐璐觉得自己好像更喜欢汤宓。他不知怎么的叫人撇不下。可是家里嫌他穷。母亲说学化学的一辈子不能做官。小王是学政治的，他父亲现是个大官，家里又有钱，小王脾气又好。据

算命的说，璐璐和她母亲一样，都是官太太的命。璐璐自己也想，如果嫁汤宓，就好比和命运作对，不行。况且璐璐还想出洋呢。等美国的免费学额到手（璐璐正等着回音），路费和零用钱是父亲早答应了的。出了洋，谁还说得定——！

璐璐和小王差点儿订婚了。小王曾不远千里到璐璐家去见过她父亲；她父亲看了还中意，只嫌他不够气概。她母亲说不要紧，将来到三四十岁，留上胡子就神气了。璐璐喜欢他有趣，和他一起玩，不会厌倦。他们是大学同学，小王比她高两班；两人原是溜冰场上玩熟的。小王毕业那年，他们一起玩了一暑假，照了好些相。小王在照片背面，细细密密记了许多不告诉第三人的回忆。璐璐觉得小王真心；他矮，璐璐也忘了。可是一开学，汤宓又来找璐璐。不知怎么的，汤宓就叫人撇不下。小王又待她这么好。真是愁死了璐璐。怎么办呢？留心把他们分开：这个周末跟汤宓玩，下个周末跟小王玩，他们还尽吃醋。这个周末该小王来，可是璐璐心上有事，正等着汤宓。

因为上礼拜她跟汤宓吵架了。也不是吵架：汤宓又向璐璐求婚，璐璐还是回答“不知道”——璐璐真是不知道自己愿意不愿意。汤宓说璐璐耍他，问了两年总说“不知道”；不爱他，就别理他，大家撒开手。璐璐哭了。她说：“又没请你来！”汤宓静静地等璐璐哭完，客客气气告辞一声，就走了。汤宓总是这样的，叫人又恨他，又怕他。过几天，他又连连打电话说要来——汤宓从不肯请罪。璐璐赌气，说有事，不要他来。不过——如果骂他、不要他来，他还来，不显得他更痴心吗？所以璐璐在等。

第二天风更大了。璐璐没精打采，胭脂也懒擦，胡乱抹些

粉，也不穿高跟鞋，随便穿双青缎面薄底绣花鞋，懒洋洋地下楼去弹琴。不想才下半楼，就看见汤宓高大的背影；他正和林妈说话。他来了，璐璐倒又不高兴见他，扭转身想上楼。林妈却嚷道："可不是张小姐下来了！"接着汤宓也回过身来。璐璐想起前星期的事不免又生气，把她那双善于瞪人的大眼瞪了汤宓两眼，无限委屈似的一步步挨下楼来。

汤宓冷冷地说："有事吧？"

璐璐不理。两人默然进了会客室。璐璐坐下看着地毯，汤宓坐在旁边看着璐璐的侧面，大家不说话。窗外呼呼的大风，震得窗户格楞格楞响。璐璐心想，小王为她摔掉了牙，满脸紫肿，见不得人，她却陪着汤宓玩，心里七上八下地不安。面对着这一个，却觉得对不住那一个。心上一乱，胃里又隐隐作痛。璐璐委屈地想："你说我耍你，你知道我为你们添了多少烦恼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我说胃气痛，你还笑，说我是孩子，哪来这大人的病——"汤宓的脚尖在地毯上轻轻打着拍子。璐璐回过脸，汤宓的目光正锋利地射着她。璐璐最爱他的眼睛，会说话；也最怕他的眼睛，能放出冷刺来直刺到她心上。因此她避开他的目光，垂下眼皮弄手绢儿。汤宓偏会赌气，尽看她，尽不说话。璐璐更怕他不说话。她不肯照例问"看我什么"，心上乱乱的，好像有许多蚂蚁在爬。

又是林妈推门进来："张小姐，王先生电话。"

璐璐站起身。汤宓是醋罐子，也站了起来。

"对不起，打搅了。"他拿起帽子，躬躬身，一阵风走了。

璐璐满肚子气，手抖抖地拿起听筒。对方却是女人声音，是小王的表妹，怒冲冲地通知璐璐"小王在发烧"，又气急声促

她问：

“小王摔得那么厉害，怎么回事儿?”

“怎么回事儿！我知道吗?”璐璐大怒，砰一下按上听筒，忿忿回房，躺着生气。

汤宓竟一去不回。有这种没道理的人！巴巴的冒着大风出城来，一句话不说又走了。这一走，一辈子也别再来！——只怕真的不来了。璐璐越想越气恼，又怨汤宓无情，又愁他真的从此不理她。她想起小王这位表妹，恨得牙痒痒地。暑假造谣说她跟小王订婚了，说她图小王有钱，大概就是她——一定是她！这会子又要她从城里赶来，管闲事讨好。

不到五分钟，林妈又跑来送个便条儿，小王在医院写的，请璐璐去瞧瞧他。璐璐只怕那位表妹还没走，又盼着汤宓回来，可是不理小王吧，又说不过去。她起来拢拢头发，失魂落魄地到医院去。

那表妹已经走了。小王靠在软枕上，拉璐璐在床头矮凳上坐下，捉住她的手，喃喃诉苦。璐璐看他没了门牙的嘴，紫肿的唇，颊上贴了纱布橡皮膏，一张脸着实可笑。小王数落着抽抽噎噎地哭起来，简直像孩子，怪可怜的。可是璐璐又忍不住要笑，又怕给人撞见，怪不好意思的。看着他哭，觉得自己心太硬，眼睛里挤不出半滴水，只好干抱歉。好容易小王不哭了，璐璐忙给他倒了一杯白水。小王接了杯子，感激得望着璐璐笑。两人很快乐地消磨了一个上午。

回来问问林妈，汤宓竟没有再来；等他电话，也没有。一天，两天，毫无音信。一个铅砣子压在璐璐心上，挪移不开。小王走，她也没送。第三天，汤宓寄来了双挂号的小包。璐璐脸

色一变，拿了包飞跑上楼，锁上房门。完了！一切完了！汤宓把她的信全部退还了。拆开看，果然。英文信、中文信总共一二十封。璐璐不爱写信；写，也只寥寥几语。她看看包里只是自己的旧信，心直往下沉，身子疲软，伏在枕上，呜呜咽咽哭起来。许多亲密的往事又兜上心来。汤宓粗暴得可爱；奇怪的是他又能体贴入微。她去年病后回家，汤宓为她整理的小皮包，药棉、纱布、药水、药片……样样俱全。完了，现在都完了，剩下的只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心。大颗眼泪源源不断地滚出来，把枕头湿了碗大一块。她起来照照镜子，可怜，几天寝食不安，脸都黄瘦了。汤宓刷了她！不理她了！失恋……悲剧的主角……璐璐对着镜子又悲泣起来。她带着满面泪痕翻看自己寄出的金边洋信纸，看见写的称呼，又忍不住滚下泪来。狠心狠心的汤宓！璐璐由怨而恨，拿出他的小照，剪个粉碎；可是两张大的却舍不得剪，叹了一声，塞在抽屉底里。可怜璐璐，伤心得饭也不想吃。

下一天是星期日。璐璐清早就起来，洗了脸，对着镜子，擦了两层粉，仔细匀上胭脂，画好眉，涂上口红，换一件深红色的衬绒袍，进城去看表姐。表姐和汤宓同学，汤宓和璐璐认识就是表姐介绍的。

璐璐到了表姐那儿，表姐照例打电话找汤宓。汤宓冷冷地回说有事。璐璐嗔怪表姐打了电话。表姐盘问璐璐怎么回事，璐璐就瞪着大眼生气。表姐再打电话给汤宓，那边回说他有事出去了。表姐没办法。回房和璐璐对坐着，闷闷地嗑人家送给表姐的苏州薄荷瓜子。

一会儿，老妈子上来通知，汤宓在会客室等着她们。表姐

笑着把璐璐拉下楼，推进会客室；自己不进去，站在门口，听见璐璐抖声说："我不懂，你算什么意思？"接着汤宓过来轻轻关上门。表姐就回房，写自己的情书去。

好久好久，璐璐轻快的脚步上楼，小鸟儿似的飞进房来，两颊添了红晕，嘴角抖着余笑。问她话，支支吾吾不肯说，躺上床去装睡。半晌，璐璐坐起来，告诉表姐明天要回家。

"回南？"

璐璐点头。表姐对她看了好久，疑疑惑惑地说："反正也弄不明白你们的事——几时回来？要请我们吃蜜糕了吧？"

璐璐嘴角往上一掀，满脸笑。停一会，很正经地说："家里要是通不过，我不出来了。"

表姐说："别装蒜了！姑夫什么不依你！姑妈不赞成，也不过嘴里说说。你一定要，他们又怎么样！况且他们又没见过你的心上人儿；见一面，准会中意！不过，哼！璐璐，你的洋可出不成了！"

璐璐认真了，睁大了眼睛。表姐说："少瞪眼吧！将来出了洋，把那群留学生都瞪糊涂了，把你当奶油点心吞下肚去！汤宓准不肯放你出洋！"璐璐心上快活，啐了一声，又掀起嘴角笑了。明天汤宓要送她上车，约定她到家就写信给他。

晚上八点，璐璐回宿舍，林妈说王先生来了几趟，留下两包东西送她。一包是一盒糖，另一包是一大块百果糕。璐璐想明天回家，这块糕还是送人吃了吧，就叫林妈搁在厨房里，蒸了请王小姐、李小姐吃，她明天要回家呢。正说着，林妈向她身后努嘴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小王站在背后摆手，一脸的笑。

"璐璐你好！约定了今天吃饭的，怎么躲了？"小王嘴已不

肿，只是牙没镶好，说话有点漏风。

真的！怎么忘了？璐璐不好意思，瞪瞪眼说："谁答应你了？人家有事。"说着话，两人已进了会客室。

"研究$C_6H_{12}O_2$去了？"小王上下打量着她，话里酸酸的。

璐璐瞪了他一眼："我看表姐。"

"你明天回家？"

"谁说？"

"刚才不是你在说吗？"

璐璐不能抵赖，忍笑把脸一板："回家有事。"

"什么事？能问吗？"

璐璐说："大事。"

"一个人走吗？那位'表姐'送？"

璐璐知道"表姐"指谁，赌气说一个人走，没人送。

"小姐，我能送您吗？"小王开玩笑，半站起，半躬着身子，眼里的表情像讨肉吃的小狗。璐璐看他笑得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处，嘻着没有门牙的嘴，心里起了一阵说不出的感觉，不由自主地坐远了些，不耐烦地请他别送，说有李小姐陪她进城呢。

"那么我到车站等你。"

扭缠不过，璐璐只得告诉他上午十点的车走，不过再三再四请他不要送。他们俩说了一会闲话，小王叫璐璐早点儿睡，满面笑容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小王买了好些水果、点心、糖食、罐头，到车站等候。左等右等，不见璐璐的影子；看看表，只差六七分钟就开车了。他心里焦急，又怕璐璐早已上车，叫脚夫拿着东西进车厢去找。找遍头、二等，不见璐璐。难道她乘三等？火车轮

子已经动了一下。小王想，还是补票到丰台吧。他自己抱着盒儿罐儿，提着两大蒲包水果，打算从火车第一节找到末一节。三等车里他碰到一个老同学，说是和璐璐同汽车进城的，看见璐璐在××大学下的车。××大学！不是去看汤宓吗？小王细细一想，恍然大悟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下车就回他工作的地方去了。

璐璐是乘下午五点的车动身的。

回家以后，父母都很奇怪，璐璐也不知怎样开口，只说回家过旧历年。转眼一星期过去，璐璐也不知道怎样写信告诉汤宓，愁得没办法。幸亏汤宓连着来了两封信，母亲看见××大学的信封就问："你还跟那个学化学的来往吗？"这样谈起了璐璐的问题。

父亲还是上次的见解：女儿如果看清楚了喜欢谁，他并不反对，只要不是糊里糊涂地着了迷，分不清好歹。母亲也是这样说。她说有那种男人会迷人；给迷昏了，觉得他一举一动都是好的，将来看穿了一辈子受气。况且璐璐是吃惯用惯的。她那次手边没多带钱，没让璐璐吃冰，璐璐回家不还发了半天脾气吗？这是终身大事，别昏了头，懊悔也来不及。

璐璐回家多天，心里渐渐清醒，听了母亲的话更清醒了。她可不是给迷糊涂了。汤宓有什么好？图他些什么？真的，她越想越觉得自己糊涂。小王的性格就比汤宓好得多，以前功课不错，现在做事也很能干，将来和他一块儿过，一定顶舒服、顶随心的。不像汤宓那样脾气大，爱使性子。璐璐对父亲母亲说，将来要远着汤宓了。学期就要开始，不能多逗留，而且突然离校，耽搁久了怕招人议论，她打了个电报叫表姐接，冒着冷，再

不远千里赶回学校。

车站上只汤宓一人在接；表姐叫他接的。汤宓意定事情圆满，喜冲冲地一把捏紧了璐璐的手，埋怨她不早点儿写信。璐璐避开了他的目光，局促不安。汤宓忙忙地招呼脚夫搬东西到汽车上去，扶璐璐上车，问她累得怎样，坐舒服没有。璐璐心不在焉，勉强敷衍。汤宓只当她累得没精神。汽车快要到学校的时候，璐璐照父亲教她的话对汤宓说："请不要再来看我，那些问题都谈不到，我还要念书呢。"汤宓呆了，手都冷了，半晌，叹了口气，想说什么又咽下了，脸上结了一层冰，两人都默然。直到车停，汤宓帮她搬出东西，强笑着点点头说："祝你幸福！"转身就走了。

璐璐心上惭愧；再想想，许多事也对不住小王，也许小王要怪她呢。回到房里，想不到桌上信堆里赫然有小王的笔迹。"一定埋怨我车站迟到了——只说我误了车。"她微笑着拆开信封。怪极了！怪极了！真有这事？小王和他表妹订婚了。真是不要脸的东西！抢人家的！怪道要造她的谣言。璐璐恨恨地把那张订婚帖子扯成四片。"人心是这样难测！所以爸爸老说我太老实。"又气又羞又恨，璐璐忿忿地滚出泪来。想想方才汤宓的细心体贴，想想自己对他说的话，十分懊悔，不该早说的。汤宓的脾气决不肯再来就她。璐璐觉得浑身没了着落，悬在半空中。定定神，再仔细想想，越觉得无边无际的空虚，思前想后，活着只是没趣。璐璐怔怔地坐着，长叹一声，再把桌上的信一一过目。

璐璐的手指又抖了。美国的来信！呀！她请求免费学额成功了！璐璐快活得心蹦蹦跳。她对镜掠掠头发，照照自己的脸。

镜里一对大眼，似笑非笑地瞪着自己，好像不懂事地那样瞪着：能使懂事的人也不懂事。璐璐嘴角往上一掀，满脸甜笑。璐璐，不用愁！不用愁！

璐璐笑着，轻轻舒了一口气。

1934年9月19日

ROMANESQUE

叶彭年把舅妈的一只钻戒、一只细钻石镶成的镯子去掉盒儿，包上些棉花，塞进一个旧信封，很谨慎地放在贴身口袋里。隔着外衣再摸摸，走近穿衣镜照照，衣服并不鼓起。他把领带拉拉直，一溜烟跑下楼去。客堂外面，抬头喊一声："我不吃晚饭了！"不等有谁答应，逃也似的干他的要紧事去。

拐了两个弯，彭年想起陈家不远，几天没见令仪了，几分钟也好，这事要告诉她。

令仪好像正等着他。她穿一件淡青衣裳，越显得纤瘦苍白。彭年总不懂令仪为什么只讲究衣服鞋袜的贵重雅致，从不肯把自己打扮打扮。彭年自愧是俗物，喜欢令仪别那么淡。她在宴会上或逢喜庆大事，略施脂粉，显得清秀端妍；换上柔滑的颜色衣裳，衬出细软婀娜的身材，并不像平时瘦硬。也许她的美，是珍藏着有事用用，不肯家常消耗的。这时她挟着一本青面白线的书，站在阶石上笑，问彭年忙些什么，跑得满头是汗。

彭年没功夫上楼，只能在下面客堂里略坐一会。他很了不起地告诉令仪：舅妈赌输了，托他卖东西。

彭年专替亲戚朋友们跑腿。他不爱读书，不会对付抽像问

题。可是处理事情，他有天才；又生成一副忠厚心肠，肯替人出力，不怕被利用。近来他偷做了几次生意，认识的人愈多，胆子也愈大了。叶太太直为儿子担忧，人长得比父亲都高大，心地却老实得像孩子。看他相貌俊秀，不像笨，却不肯念书，近来生意上认识了各等各色的人，舞场赌窟，时常走动，难保不被坏女人引诱上斜路。她希望彭年快和令仪结婚，别等毕业。可是彭年并不想结婚，虽然他跟令仪很要好。他们世交，不知从几时起，早有不成文法，规定他们俩是一对。彭年崇拜令仪聪明高雅，自愧不如，只希望将来能赚钱供养她过顶闲适的日子，让她能继续做诗填词画画弹琴，并且希望他们的孩子，别像他庸俗，而能像令仪一般聪明爱读书——只要令仪不嫌弃他。可笑彭年，他从没知道令仪对他的热情，只把她当做一个娴静的小姊姊，只要常看见她，把所做的事都告诉她，就很满意了。结婚，还太早。

舅妈这事是瞒人的。不过令仪当然例外。彭年告诉令仪，已经有个姓钱的有意思要这两件首饰。介绍的朋友姓朱。他一会儿就要到朱家去；因为已约了那姓钱的，他先要看看货。今晚上他们俩请吃晚饭。

“你几时认识了这些朋友？”令仪的口气中，包含着另一句话：“跳舞场里的新相识？”

彭年红了脸道：“喝咖啡人家介绍的。”

令仪不放心他带了东西晚上跑。彭年说，原先约定今天下午在朱家会那姓钱的，怕我有课，所以改在晚上。

令仪把书卷着卷着，装做不介意地笑道：“少喝酒啊！可别让人家抢了去。”

彭年大笑道："多大一堆宝贝，人家还绑我的票呢！"

令仪懊悔又说他喝酒，彭年不爱听，她不好意思再提这事。闲话了几句，彭年忙着要走了。他笑着叫令仪放心：姓朱的朋友不是流氓；他有房子，有家眷，绝对靠得住。

彭年还是第一次拜访朱家。应门的是个十分修饰的中年胖太太，声音软腻得调着浆糊一般。她迎出来便问："可是叶彭年先生？我们先生才来电话，说有要紧事给绊住了。请您稍为等一等。"她连声道歉，把彭年让进客堂。

他们住的是公寓房子。这间客堂布置得很讲究，只是头顶上三四尺长的太阳灯太亮，把这位太太脂粉下的原形都显了出来。皱纹不用说，那两弯细细的眉毛下面，乌青青两道浓阔眉痕，上面一根两根劫余的残毛都看得清楚。彭年觉得不好意思抬眼看她，只低着眼。妙在这位太太毫不自觉，只把指上的钻戒耀着光发亮。她应酬了几句，自己殷勤地送茶送烟，又忙去料理别的事。彭年坐在沙发上，翻看旁边堆置的画报。

忽然一阵脚声，风也似的扫进一个穿深紫衣裳的女人；随着她飘过一阵香。彭年抬头，只看见她的侧影：苗条而又丰腴的身体；一头卷发，很工整的梳成一个个松松的大圈儿。耳朵上戴着三四圈细金丝大耳环。腕上也戴着四五只细丝金镯子。彭年暗想，看这打扮，不知又是怎么个蠢女人，却生成这么美的身体。

门外腻软的声音轻轻唤了一声"梅"，紫衣女郎立即转过身来。彭年不觉呆了，摄去了神。没料到面前是个光艳照人的女孩子，站在强烈的灯光下，耀得人眼花。她看见了彭年，惊诧地对他打量一两眼，很快的走出客堂，随着门外软腻的笑声，掩入另一个门后去了。

彭年呆瞪着门外，用力要收留住眼前的印像，却已经像筛子盛水，都漏掉了。他只约略记得她肩颈腰肢间绰约的风姿，眼角眉梢的妩媚，和顾盼间流动的光彩。还记得她颔下深深一个涡，把脸衬得怪孩子气的动人怜爱。彭年很见过些漂亮小姐，还比她打扮得高贵雅致。可是这女人有本事嵌进他心里去。这不相干的人，彭年心上并不要留她。他乱翻着画报，觉得焦躁不安。

外面电话叮铃铃地响。那主妇去接了，过来请叶先生听朱先生电话。彭年站在电话机前，注意到旁边门缝里，有人在张望他。他觉得很窘，说话都不自在，只连说“好，好，好。”朱先生说：他这时不能脱身，问他东西带了没有。带了？很好。他就约那姓钱的直接上饭馆去，叫彭年也去吧。彭年挂上电话。看见半开的门后面，那紫衣裳女郎毫不客气地正注视着他。

一路上，彭年狠狠的责骂自己是俗物。可是，何必雅呢！令仪就太雅些。她像她所爱喝的苦涩的清茶。彭年从未坦白承认自己不能欣赏清茶风味，可是他老老实实爱喝咖啡，爱咖啡的浓郁。

他才进饭馆，劈面碰到一个招风耳朵刨牙齿的瘦长汉子，穿着簇新的西装，一见彭年，便好似碰见了久别的老友，一手来拉彭年，一手拍着他肩膀，笑道：“嗨，老叶！吃饭？”彭年一愣，觉得面善，却记不起姓名，忙含糊着笑笑点点头。那人却拖住不放道：“我们就在下面大桌上，回头过来说话。”又问彭年在哪一号房间。彭年说等人，一抬头看见面前黑牌子上写着朱先生七号，便问堂倌朱先生来了没有。“朱先生么？楼上。”堂倌殷勤地领他上楼。

七号里坐着一个青蛙似的人，穿一身淡青西装，紧绷绷的，

鼓着肚子在抽烟。见了彭年，他就像扳动了弹簧机关的小泥人儿，立刻跳了起来。烟卷儿地下一扔，脚一踹，呼鲁鲁吐了一口痰，对彭年上下打量了几眼，笑道："叶先生么？敝姓钱。"彭年忙和他招呼，看见他指上戴着肥肥的透绿翡翠戒指，胸前露出一条小指头粗细的赤金链。他说了一大堆倾倒仰慕的话：夸彭年是好学问，又能干；大少爷，又精明。他大声使唤堂倌换热茶，点香烟，又掏出记事簿，查出两个号头，叫堂倌去打电话；一面向彭年道歉，说糟蹋了你们大学生的宝贵光阴。

一会儿堂倌上来说，两个地方都没这人。彭年想他大概在路上了。钱先生也说，一定快到了，他们不妨先点起菜来。好在两人谈得挺热闹。钱先生满肚子商业新闻，小报消息，杂拌着对彭年的恭维，称他未来的经理，厂长，行长，又问他几时留洋，问他某某"大亨"近来怎么，好像彭年已经是"大亨"之一。彭年虽觉有些儿反胃，却不过他的好意，并且谦虚得也累了，只把他太肥厚的恭维大口的吞。

菜来了，朱先生还没到。两人正踌躇，门口探进一个头来。不是朱先生，即是方才的瘦长汉子。

"嘿！老俞！"钱先生也认得他。

俞先生笑得一口牙齿闪着光。"你们俩！"

彭年忙又跟他招呼。俞先生看着热气腾腾的菜，忙说："吃呀，吃呀，我不耽搁你们。"

彭年和钱先生同声说："不忙，我们还等人。"他们说，朱先生立刻就来了，再等他一会。

"朱栋臣么？"俞先生哈哈大笑了。"等他呀！你们还是先吃吧！"他附着钱先生耳朵说了几句话，回过脸对彭年翘起食指，

挤挤眼睛道："对不起啊，不敢教坏了你！"惹得彭年不好意思，像幽居深闺的小姐听见了粗话，讪讪的红起脸来。

钱先生一脸正经，正经得一对青蛙眼睛越发凸得出了。他十分慨叹地摇摇头嘿了一声。又问那瘦子："你看见的？"

"嗳！我才打那儿来！"

钱先生皱着眉头，好像很失望。他强打精神似的对自己说了声"好，好，"举起筷子，对彭年道："咱们乘热吧。"筷子夹，匙子舀，斟酒，换茶——忙着让叶先生吃。"今天能认识你叶先生，就够快活的。生意经，忙什么！"他又鼓起兴致来。俞先生又凑热闹，说他们那边桌上有好酒，这儿菜又做得好，今天大家开怀喝个痛快。桌上本来摆着三份碗筷，俞先生强不过钱先生的盛意，就留下抵了缺。

彭年能喝两斤黄酒，不醉。今晚还没喝满斤半，酒都装在头里似的，已觉重得载不起，昏昏沉沉，右太阳穴一条筋微微抽搐得痛。他们俩还尽灌他，又一杯，又一杯——两人勒起西装袖子，大声猜拳。彭年觉得自己沉浮在热腾腾的烟雾中，一阵阵闹哄哄的声音，像浪头，一浪又一浪，把他越打越远。远远的隔着烟雾，他看得见钱先生的两眼泡一鼻尖闪亮着灯光，俞先生的一排牙齿在光里闪烁。彭年的头直往椅背上沉，还听得他们犬吠也似的嚷，怪声的笑。他心里想，认真我会醉？他合上了眼睛。模模糊糊，记得他们俩扶他下楼，扶他上双人的三轮车，又在什么地方给他喝茶，再以后便完全不知道了。

彭年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空屋的地上。太阳光从一扇天窗里照下来，斜斜的一柱灰尘，悠闲地在飞舞。屋子收拾得还干净，空洞洞没一些家具，只有一条草褥，一床被。被，居

然也干净，红点子洋布面，白布被单。旁边一个大热水壶。一方报纸上有一个面包。彭年立刻清醒了。赶忙坐起来摸摸口袋里的戒指手镯，当然没有了。旧手表还在腕上，停在四点半。皮夹没有了，皮鞋也给脱了。

对面暗取里，两扇窗虚掩着。彭年先去推窗。离窗三四尺，一道高墙挡着，和旁边的墙，砌成一个扁狭的深井，有六七层楼那么深。他伸出头望下叫喊一声试试。那声音却回上来，轰隆隆的。他回头看看那扇门，明知打不开，不死心还去试试。门非但锁着，门钮上生满了锈，好像几十年没人摸过了。门缝里张出去，外面亮，隐约可见堆着许多废铁。好像有一个升降机的铁栅门，门口堆满了生锈尘封的铁条。显然这栅门是久废不用的。彭年回到草褥上坐下，拍着袜底的灰，忍不住笑起来。太奇怪了！这算怎么一回事呢！笑声落在空洞的房里，立刻被静寂吞没了。彭年忽然害怕起来。

虽然是白天，只觉四周阴森森的，除了那一柱阳光中悠闲飞舞的轻尘，好像亲切地和他作伴。彭年看着阳光，不知道是上午下午。也不觉得饿。热水壶里的水，不烫也不冷。他抱起瓶子，喝了几口。背靠着墙，手抱着膝，细细盘算：难道一个戒指一只镯子值得人家费这些心思把他关起来么？难道他有什么仇人么？难道他父亲竟那么阔，值得绑他票么？除了已经结婚的哥哥姐姐，他还有五个弟弟妹妹。绑他干吗？

想了一会，渐渐平静些，彭年觉得还头晕，又喝了些水，心上想："怕他们！总不成要害死我！与其坐牢似的闷守着，不如睡觉。"彭年本来会睡，这时候费了大劲儿才清醒，一不费劲，放倒头、闭上眼就睡熟了。

彭年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梦。忽然一个念头，从睡梦中透入他的意识，快刀似的把他的梦割断。“我不从窗里进来，不从门里进来，难道从墙里进来的？”他这样想着，睁开眼睛。

屋里漆黑；染黑了的静寂，有斤两似的压着他。彭年立刻觉得屋子里还有别人。他屏住呼吸，尖着耳朵听。没一点声息。黑暗变成了活的，黑暗生着眼睛，守着他。彭年从没有这般害怕过。他动都不敢动，只把两手抓紧了身上的被，大睁着眼睛。

过了好一会。彭年想：“是我自惊自怕么？”他扪着墙坐起身，鼓足勇气，使大劲咳嗽一声。黑暗里，一声轻轻的咳嗽答应他。彭年一跳站了起来，挑战似的再咳一声。听见轻轻一笑，是女人的笑声。彭年厉声道：“谁?!”

“哦！好凶呀！”柔和的声音，带些讥讽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来救你的。”

这不是开玩笑么？彭年冷笑了。他说：“多谢。我这儿很舒服。”

脚步移近了，暗中飘来一阵香。一只手摸索着碰到彭年的肩膀。这人两手抱住他胳臂，小声说：“我说的是真话。”

彭年好像记得这香味。他伸手去摸她的手腕，光光的，并不戴一丝镯子。她立刻捉住了彭年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别动。”又把嘴唇贴近彭年的耳朵道：“当心！这里还有别人！”彭年还以为是防别人知道他们要逃走，没提防自己一双手被这女人紧紧的缚住了。待要挣扎，记起她的话：“还有别人。”原来这是恫吓。也罢，听她安排吧。手缚住了，又叫他闭上眼睛。她用温软的手心抚摸他的眼皮，按上一块绒布似的东西，一个膏药贴

上左眼。同样，右眼也贴没了，还替他戴上一副遮风眼镜。她捧住彭年的头，很关切的问："觉得怎么？"

彭年没好气的只能笑了。他说："舒服极了！"平心说，彭年有几分感激她。

她掖着彭年走了几步，摸索一会，叫他坐下。彭年预备坐下地去，却撞在一张凳上。他没有跨过门槛，没有踢到任何障碍，难道已经走出了这间空屋子？女人蹲下去替他拉挺了袜子。替他拂拭袜底的灰土，然后替他穿上皮鞋，系好鞋带。扶起彭年，很高兴的笑道："走吧。"

他们走了些平路，渐渐儿难走了。女人一手扶住他胳膊，一手围住他腰，叫他跨，叫他低一级，高一级，拐了许多弯。后来她停步说："慢，这是楼梯。"很陡的楼梯，每十几级便拐个弯，转得彭年头发晕，脚一滑，差些儿摔下去。那女人一把拉住他，两人都坐下地，免得往下滚。那女人喘息着笑起来。彭年恶狠狠的问道："那么乐么？"她不回答，也不再笑，站起来扶着彭年，慢慢地往下爬。

好容易跨下末一级楼梯，踏着破碎的水泥地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转东又转西。后来他们跨出了门槛，走在泥地上。晚风吹在脸上，好像已经走出了房子，路又平了。彭年这时又注意到这女人身上的香。挨近了。辨得出发香粉香。紧偎着她的身体，彭年能觉到温软。他忽然停步道："我知道你是谁。"女人轻轻的笑了，笑得真乐。彭年不耐烦道："叫你领我搬家？还是叫你送我回去？"女人止了笑，拍着他手背道："别响。后面有人。"彭年不信后面有人。他没听见后面有什么声响。可是他不冒险，也不必跟这种人说话。两人紧挨着慢慢地走，像一对

情人。

走了不知多少路，女人站住了说："好吧，这儿分手。"她把一包东西塞在彭年口袋里，笑着拍拍那口袋说："别追究了。"彭年想："好便宜！"他鼻子里笑了一声。女人凑近耳朵，低声急促地说："后天下午五点，公园门口电车站等我。别招呼。"

"我又不认识你。"彭年说，

女人不回答，只轻轻一笑。她抽开缚住彭年双手的带子的结，叫他慢慢儿自己解，别嚷也别动，一面扳下彭年的脸，把自己的脸颊一偎，转身便跑了。

彭年把两手扭着扯着，渐渐儿带子松了，脱出手来，拉下眼镜，揭下膏药，舒服得像脱了一层壳。彭年发现自己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，站在一堵高墙外面。他定一定神，随脚跑了一段路，就转入热闹些的街上，还有三轮车载着客人在街上跑。

口袋里摸到自己的皮夹，还有一个纸包，软的裹着硬的。难道是原物？越摸越像。他这时像惊弓之鸟，不敢在街上抖开看。走了些路，雇到一辆三轮车，坐上车，战战兢兢的摸出来，撕开些纸，剥开棉花。昏黑中，光闪闪的，可不是原物！他将信将疑。难道他们已经假造了同样的一对？可是他们何必假造？彭年越想越不明白。难道真是那女人救了他？那么，她不是同党，又怎么会拿到这些东西呢？要是东西换了假的，怎么向舅妈交帐？更要紧的，这事怎么向家里说？彭年不会撒谎，没开口先就脸红。怎么办呢？离家不远。他忽然想到眼圈儿上准有膏药的黑痕，忙摘些棉花，耐心地把眼圈擦了又擦，免得戴了幌子回去。

到家已经半夜两点多。家里人除了几个小的孩子谁都没睡。

他们听见声响，见是彭年回家，都七嘴八舌的急要知道究竟。彭年一听他们问话，就知道事情已经闹开了。失踪了一天一晚，当然令仪要把实情说出来。于是彭年的父亲立刻报了捕房。他母亲立刻通知舅舅。（可见姑嫂间的敌意！）舅舅舅妈吵得要离婚。彭年忙把口袋里的纸封当众解开。灯光下，这戒指，这手镯，谁都认识。大家惊喜的问怎么回事。彭年要开口，忽觉得不能据实说。他预先想不出一句谎话，这时好像现成在口边。他笑道："那些混蛋！想把我灌醉了，哄我贱卖。我就装醉，睡他一天一夜！他们还看住我不放走。我乘他们打牌，溜了回来。"父亲放了心，狠狠地训了他一顿："不是真醉，何必睡一天一夜？"彭年也不辩。母亲已经急慌了，幸喜只是一场虚惊。她庆幸不已，再没心肠埋怨儿子了。彭年发现这个谎话意外的成功。

第二天吃完饭，彭年说要去看令仪。但是他先找到朱家。那家人很奇怪，说不姓朱。主人主妇都在家，他们是多年老房客，并不知道什么姓朱的。彭年没奈何，一肚子纳闷，去看令仪。他好容易应酬完了陈伯母，便把经过从头到底告诉令仪，问她这算怎么一回事。

令仪道："一个很普通的骗局。"

彭年觉得扫兴，强笑道："当然——可是，为什么又把东西还我呢？"

"也许害怕了。"

彭年摇头说不会。他想来想去，没有别的解释。照他猜想，那个女人，大概是个女侦探，讲侠义的那类人。

令仪噗嗤一笑，手里一杯茶，都泼溅在身上，忙用手绢去拂拭。彭年羞恼了，赌气说："你笑，你笑。天下奇怪的事多着

呢！我一个同学的姊姊就是要学做侦探的。学骑机器脚踏车，开手枪，跳电车，化装，钉梢，和坏人混在一起！……”

令仪淡淡一笑道：“romanesque！”

“什么？”彭年不爱听她卖洋文。“洋文儿不懂。”他使气说。

“不是么？不像浪漫故事么？”令仪抿不上嘴，又笑起来。

彭年不服气，愤愤地争辩：“我亲身经历的事，我哄你不成！你自己没经过，就说是假的！浪漫故事！”他气恼得坐不定，站起身，大踏步走到窗口，又跨大步回到原处，气呼呼的坐下。令仪笑着解释，并不是不信他，不过那女人要不是同党，为什么蒙他眼睛？这句话彭年回答不来。他所说的也不过是猜想，无论如何，经过的都是事实。不料人生能这般新奇有趣。令仪书虫，难道新奇事只能在浪漫故事里找吗？他不甘心。电车站约会的事，彭年不愿意告诉她，免得她再笑他“浪漫故事调儿”。他随口说声：“老时候再见。”带三分赌气回家。

巴不得到了约会的时候，彭年早在电车站等了。正是最拥挤的下午五点钟。公事房出来的职员，下课的先生学生，疲倦又焦急，站立不定的等车来。彭年很退让地看电车载走一批，又是一批。他心虚怕人家看透他在等人。（他自己还确不定等谁。）东西张望，只见转角处过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学生。可不就是她！穿着深褐藏青短裙子，白西装衬衫，短袜子，平跟鞋。她挟着两本书，雪白的皮肤，不搽一些脂粉，嘴唇也不涂红。她毫无兴趣的对彭年看看，站在一个胖女人旁边。彭年偷眼看她，越看越疑惑起来。是她么？只十六七岁？她头发随便地披着，她的嘴弯弓一般，她眼睛是这般沉静的么？都记不真了。好像她颔下有个涡，可是她略略别转了头，似乎觉察彭年在偷看。假

如约彭年的就是她，为什么不撇个眼风？可是第一眼见她，彭年毫无疑惑的认识。

车来了。这女孩子很轻捷地挤上车。彭年不及思索，忙也挤上去，却又立刻后悔，怕跟错了人。约他的，会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学生么？过了四五站路，车还没停，她挤近门口去，看见彭年还看着她。她垂下眼皮，弯弓似的嘴角微微一动，像笑不是笑。彭年心上万分狐疑，不由自主地又跟她下车。

她从热闹的大街转入稍为僻静的小街，走入一家小小的饭店，直往楼上跑。女学生这时不回家，上饭馆？彭年大了胆子，立刻跟上楼去。她掀起布帘子，走进一间仅有的小房间。彭年跟脚也钉进去。这女学生回过身，把两本书往桌子上一扔，对彭年眉一掀，眼一亮，很乐的笑起来。彭年记得这笑声。她演戏似的对彭年一鞠躬说："请问先生贵姓？"彭年先给她搅傻了，听她这一问，也想着了回答。他说："小姐，好像哪儿见过。"她两眼跳闪着顽皮的笑，皱起精致的小鼻梁，做个怪可爱的鬼脸。两人都笑起来。

这时堂倌进来倒茶，问吃什么。女孩子立刻敛了笑容，很斯文地坐下。这是个尴尬时候，点心太迟，晚饭太早。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彭年问她吃什么，她说这里头一次到，不知有什么可吃。两人胡乱点了几道菜，打发走了堂倌，对坐在小桌子两面。

彭年替她斟杯茶，看定了她的眼睛笑道："现在咱们认识了么？"

她摇头半笑半正经地说："怕你认错了，当我坏人。"

彭年急道："我那么糊涂么？我要疑心你，会一个人来么？"

说着，他忽然想，她不肯招呼，是怕他疑心？怕他会带了别人去捉她吧？他心上疑惑起来。

“可是，你为什么来了？”她微微眯上眼，猫候耗子似的看着彭年。

“第一，要谢谢你。第二，我不明白——”

她嘴一堵，双肩微微一耸，受了冤屈似的睁着怨望的眼睛道：“我明白么？我不过偶然多事。你要真心谢我，就别对我追究。除非是疑心我。”

彭年不很真实地说：从来没疑心她，只是事情太离奇了。女孩子说：“你相信我，就听我这一句话：管他离奇不离奇，别再问；别再找上那些人。他们再碰见你，不饶你。”

彭年道：“当然。”他心里想：“我也不饶他们呢！”

“并且，人家要是知道你东西没丢，知道我混在里面，你就对不起我了。”她诚恳得脸上老了十年。

彭年好像明白了，暗想：“是她把东西偷给我的？”彭年不想再追究了。他很爽气地说：“好，我听你的话。”

“一定？”

“我再也不问。我再不找那些人。再也不！”

她立刻笑了，伸出手，摊开手心。彭年不明白她的意思。她作势向手心唾了一口，和彭年拍一掌。彭年忍不住笑了，她也笑，两个人孩子似的乐。不知谁把一杯茶碰翻了，女孩子用手把桌上汪着的茶抹下地去；湿手不用手绢儿擦，只对手心吹气，要吹干它。彭年掏出大手绢来把她这只手裹住乱揉，问干了没有。她要缩回手，彭年捉住不放，涎着脸道：“我冒昧得很，还没问过尊姓。”她笑笑不回答。“可是我知道芳名。”彭年调皮地

笑着说，“梅，梅小姐。”

她立刻缩手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那天，在那间客堂里头一次见你——”

“噢！”她放下了心。“可是并不是梅花的梅。是五月的梅：M-AK-Y。”

“洋名儿！”彭年又奇怪她在哪儿念书，她的确像一个学生。“先生起的？”

她点点头。彭年想：这孩子一定背着家里在外面胡闹，也许跟他一样，不安分读书，交些不三不四的人。他好奇地问：“在什么学校念书？”

她笑笑。不肯说话的时候，她总是笑笑。

彭年要看她的书。她抢过书坐在身下说：“要查问我功课么？我考零。”

这时堂倌已经送进饭菜来。布帘子外面，好像有了一二个顾客。他们也觉得饿了。梅抢做主人，夹菜让彭年。彭年抢做主人，道歉菜不好。两人痴笑乱谈，把饭菜都吃个精光。彭年说，从没吃得那么香。梅说，从来没那么乐。他们互相看着，毫无掩饰地各从各人眼里望到心里。笑渐渐凝成爱恋，停滞在两人眼睛里。

梅全无羞涩，霎霎眼笑了。她问彭年：“今天乐么？”彭年不觉叹了一口气。梅觉得他可笑，问他干吗？彭年也说不上干吗，只问她几时可以再见。

梅想了一会，脸上的孩子气全没有了，微皱着眉，也叹了一声，慢慢地说出一个地名。下礼拜今天，下午三点半，彭年可以去找她。那是她好朋友家。可是别的时候切切不能去。并

且别去得太早。彭年问："能通信么？"她摇头。"能通电话么？"她又摇头。彭年站到她旁边直逼着问"为什么？"她回过脸，看着地下。"那么，"彭年说，"你至少可以打电话或是写信给我。"他说出自己的地名和电话号码，叫她写下。梅说不用写，她记得。

这时候外间屋里很热闹了。梅先掀起帘子张张，对彭年说："我要走了。让我先走十分钟，你再出去，行么？"彭年当然答应。梅斟了两杯茶，两人碰碰杯子，喝酒似的一饮而尽。她放下杯子，挨近一步，手搭在彭年肩上，抬起脸，闭上眼睛，微笑着等待。彭年本能地立刻接受了她的请求。左颊，右颊，左眼，右眼，下颌涡儿上，嘴唇上。梅两腕渐渐勾紧了他的脖子，分不清是谁吻谁。

梅突然放开手，挣脱身，灵活地扁着身子挨出布帘，走了。彭年心乱跳，差些儿疯狂地追出去。他定定神，自己再斟杯茶喝了，看见梅座上两本书没拿，心上一喜，想她还会回来。随手翻开书：一本是破残的安全戒烟奇方，剩了后半本，都是些药店的广告；另一本完整些，是佛学会的因果报应劝善篇，都包着簇新的书面。

堂倌打帘子进来抹桌子收碗筷，帐早已付清了。

彭年闷闷地回到家里。半楼梯，令仪正慢慢地一步步下来，还扭过头去对楼上说话。彭年不愿意碰见任何人，尤其是令仪。他要关上门一个人静静地想想。他有想不通的事情，想不完的回味。可是令仪已经看见他了，落落地说："好，彭年，我可要走了。"

彭年随口敷衍："那么忙！"

令仪忍不住说："不忙，再等你半天！"她头也不回地出了门。彭年才记起今天是所谓"老时候"。令仪每星期这一天到俄国人家学琴回来，总在彭年家里吃点心说闲话的。他忘得影儿都没了。

彭年从不失眠，这一夜却醒了大半夜，想来想去，这女人蹊跷。假如神秘对别人有吸引，彭年最受不了。分明是坏人，假装什么女学生？她行踪诡秘地安着什么心？并且，在她面前，彭年会没了主意，什么都听她信她。他对自己都不放心了。下次约会，决计不该去。彭年想出一个办法：明天看令仪，对她赔罪，并且挑和梅约会的日子，约令仪看话剧。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赴约。可是要不要告诉令仪梅的约会呢？彭年不愿意。他对自己说："不必了。反正我决心忘记她了。"

下了这个决心，彭年对自己很满意，沉沉地睡熟了。梦中迷糊断续，只和梅在一起。醒来觉得甜蜜；再清醒些，又觉惭愧，不该梦她。穿衣起来，茫茫若失，悒悒不欢，自己没个摆布处。

访令仪，看话剧，上课，吃饭，睡觉。日子特别长，因为无聊。日子又像短，因为没意思。他现在和梅断绝了（她没来信，也没电话），不妨恣意想念。怎么能疑心她呢？无论她行踪多诡秘，彭年只能感激她。即使她是贼是强盗，她还是可爱；并且彭年断定她决不是。人家对他一片真心，为什么怕她？

百般无聊，彭年用功读起书来。这天黄昏，他想找同学做一道算题。他走错了路，走上一条又脏又挤的小街。人行道一半塌陷成高低不平的泥地。三轮车急急忙忙的乱闯。走路的人，快的杂着慢的，在街中间和两旁乱挤乱推。彭年一会儿闪东，一

会儿闪西，在车隙里钻。前面的人，故意拦他似的又不向前，又不让开。彭年正焦躁，看见前面隔着几个人有两个奇装异服的小姐，很闲散的勾着手在散步，说说笑笑，旁若无人。(在这么挤的街上！) 一个穿西装长裤，花上衣，蓬松着粗黑的头发。一个穿猩红短大衣，看不清什么衣裳，微带棕黄的细软头发，很工整的梳成一个个大圈儿。彭年立刻认得了，这是梅。

彭年心乱跳，想追上去招呼。再一想，不，他且跟着她们走。她们才买了东西。梅手里抱着一个大面包，还提一包油渍的纸裹，慢慢地踱进一条很脏的弄堂。弄口几个灰色头发、棕色头发的瘦白孩子在玩"造房子"。一个孩子尖声叫"梅"。穿西装裤的抛给他们一把花生。两人同走进一个后门。门口一个灰色脸的混血胖女人在洗衣裳。彭年站在垃圾箱旁等着，一会儿看见穿西装裤的女人又走出来。她俏丽年轻，皮肤带些灰绿，眼睛比梅的还大。她抬头向楼窗上嚷一声"Bye—bye。"上面照样回答一声，是梅的声音。

彭年站了一会，打不定主意，怕人家注意，又跑出弄堂去。他想，决没有到人家乱闯的道理。他记住了地名，打算写信。可是，睡上了床，他直怪自己懦怯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便是走错人家，便是被人赶出来，也有什么了不得！

第二天黄昏，彭年找到这地方。棕色头发、灰色头发的瘦白孩子们还在弄口玩。灰色脸的胖女人还在后门口洗衣裳。彭年跨进门，挤过胖女人的身体，她并不理会。昏暗中摸着楼梯，正对前面厨房。羊肉味，洋葱味，融化的麦淇淋味，浓厚得粘住人挥洒不开。彭年很小心地拾级上楼。第一个拐弯处忽然烘的冒出一尺多高的火来。他忙停步。原来是亭子间里人家在生

打气炉，他们居然还有洋油。生火的一个中年男人见有人来，就把炉子搬过一边，让他上去，对上楼的人毫无兴趣，继续忙他自己的事。彭年要问讯，看他那么忙，想还是自己上去看吧。

又跑上几级，是二楼正房，门关着。彭年正迟疑，闻到浓厚的鸦片味。抬头看见上面亭子间的门半开着。他悄悄地跑上去张望。这亭子间裱糊着粉红花纸，圆屋顶，像一间小小的船舱，里面铺着一张大床，床前一张方桌，床上叠着红红绿绿的很脏的绸被。一个大白圆脸的女人，脱了鞋，半跪半坐在床沿上，对着桌上的镜子画眉毛。另一个瘦女人，脸背着他，在搅弄凳子上一小锅鸦片。彭年忙闪过身，蹑足又往上跑。他想，人家熬鸦片，好意思闯进去么？他后悔冒失，想还是回去吧。看见了那一间船舱似的房间，他很明白这是个什么地方了。

再往上八九级便是三楼的正房。彭年走上了五六级，眼前忽然一亮，上面的门砰地开了，随着吵骂声、顿脚声、摔东西声跌撞出一个女人来。她嘴里还在嚷："倒让大家来评评理！是我错待了你！是我错待了你！"她和彭年撞了个满怀。

"哎？"她站定脚。"你找谁？"

同时门口跑出一个红衣裳女人。可不是梅么！两手叉腰，正预备接口吵架，看见彭年，她愣住了。彭年没来得及开口说话，早被梅一把拉上几级楼梯，直接进屋里，砰的把门踢上，忙又锁上门。她两手扯住彭年的西装衣领，脸埋在他胸前，又是笑，又是哭，疯了醉了一般。

门外的女人不得进来，把门踢得冬冬响。

彭年看见满屋凌乱。地下乱摔着雪花膏瓶子，拖鞋，高跟鞋，衣裳，丝袜子，衣架，鞋撑。地下、桌上、凳上都是纸牌。

梅看看屋里自己的战绩，又看看傻站着的彭年，奇怪起来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使劲拧自己胳膊上的肉，怕是做梦。

“这是你的家么？”彭年走近一步，低声问。

“不是也是！我偏要住！我偏不走！”她声音越嚷越高，顿着脚。

踢门的声音突然停了。那女人在偷听吧？梅看看门，立刻住了声。一手扯住彭年，把他拉到相连的浴室里，小声急切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儿不能来呀！”她紧捏住彭年的手，很不相连的继续道：“我天天想你，天天想得你要死。”说着，眼睛里立刻汪满了泪。彭年不能回答，只把她拉在怀里。

于是他告诉梅，昨天怎么看见她和另一个女孩子。梅说那就是她的朋友。两人都联想到上次的约会。梅叹了一声说：“我知道，有一天要看不见你的。想不到今天——”

彭年搂紧了她说：“不让你再躲起来，这回找到你的窝了。”

“这是莉莉的房。”她指指门外。门外又继续在踢打。

“她是你的谁？”

“我妈。”她说着忽然笑了，抬脸看着彭年说：“你现在都知道了？你还理我？”她笑得有些凄苦。

彭年吻她头发说：“该早告诉我。”

“我要早知道，你正是我心上想的你——”她难得羞涩起来，只说了半句。

外面的女人嚷了：“梅！怎么的？”

梅低声匆忙对彭年说：“走吧，千万别再来了。她会去告诉。”

“告诉谁？”

“明天细细讲。明天，吃了饭，三点半，还是到我朋友屋里

——你知道那地方。”

彭年说记得。

“你一定去？一定一定去？”

彭年看着她恳求的脸，惭愧地说：“一定。”梅说，等她一开门，立刻出去，头也别回，快走，省得麻烦。

门外的女人发狠了。背靠着门，冬冬冬，把脚往后蹬。梅无声地把钥匙一转，拉开了门。莉莉顺势跌进房来。彭年侧着身子在旁一溜溜出门，就听得门关上了。他头也不回直往下走，好像在做梦。

第二天，梅坦直地告诉彭年，她父亲是外国水兵，母亲早死了，是莉莉把她带大的。亭子间里的女人都是朋友。她今年十八岁，五月生的。不知谁起的名字，都叫她梅，没有姓，也用不着，因为她没进过学堂。她认得几个字，可是不会写。

彭年捧住她的脸仔细认认，她像十五六岁，又像二十八岁还不止。

梅讲起骗彭年钻戒的事。那些人她都认识。姓朱的这几天躲了。住那房子的也是他们同伙。反正他们做事，节节脱空，活些。

原定的计划很简单：灌醉了他，送他回家，路上就夺了他的东西。可是离开饭店的时候，彭年不能太醉，至少扶住了得站得直。想不到彭年醉了还有几分明白，虽然自己不知道，他扎手舞脚的把自己护得很紧。天还不太晚，同车的瘦子原是个说大话没脑袋的人，不会叫车夫绕冷路（车夫也是他们自己人），却把彭年弄到他们的一个地方，灌了他一杯药。彭年睡得死了一样，车夫当然不肯送他回家了。他们黑夜把他运到那间

空屋里。两个糊涂蛋自遮面子，说彭年家有钱，在他身上还可以出豁一笔。后来李永贵知道了——李永贵就是头脑——大发火，于是梅说："我就打圆场，我说我来放你。"

"你跟他们那么熟么？"

梅凄然笑道："永贵要了我好久了。我没肯，因为他不是好人。镯子和戒指是他送我的。"静默一会又叹道："我本来不要他的。我从来没要过他什么。——他肯白给么？"

彭年没料到他为舅妈无聊的热心，会叫梅赔上这么大的牺牲。

"因为我替你着急。"梅的解释很简单。她从没问过自己，为什么要替彭年如此着急，甘心为他接受"不是好人"的东西。

彭年说不出话，紧握着梅的手。

"他还有别的女人呢，可是——"她颧上现出两朵红，愤恨地说："我不爱跟他好，他偏要跟我好，一时一刻不放松、防我。"

"怕你出卖他？"

"也有些。可是他的事我并不知道多少。他冤我和别人好——"她怯怯地抬眼看看彭年道："因为我从前有别人。"

彭年点头。

"别人也不是我自愿的。况且，他们谁敢！莉莉都不肯留我。——他要看见咱们在一起，我就完了。"她两眼注视着鞋头，眉间隐隐三条皱纹，像个饱经忧患的中年女人。

彭年忽然道："你不能逃走么？"

"逃哪儿去？除非逃出上海。"

"容易，我带你上天津。"

梅喜得跳起来。彭年告诉她，有个朋友在天津办厂，招过

他帮忙。两人认真把这事细细商量，越讲越乐，谈得不着边际了。还是梅记起了时候，急忙要回去。彭年说，他今天立刻进行计划。明天再当面和她约逃走的步骤。梅有些踌躇，不敢相会得太勤。“怕什么！”彭年乐观地笑着说：“明天后天大后天，咱们就走了！”他们太高兴了，很大意的一同走出大门才分手。

彭年筹划了一个夜晚，奔走了整一上午。他吃完饭，兴冲冲地便去会梅。梅的朋友住的那房子，二房东是白俄。每间房连家具租给有职业的单身男女住，多半是白俄和混血儿。吃完饭这段时候，整宅房子沉静得没一点声息。梅小心，锁上了门，两人舒舒畅畅的谈。彭年很乐观，因为他事情办得很顺手。梅也乐观，因为“他”昨天只随便问了几句话，今天出来，也没为难。“不过，”梅很紧张的说：“昨天出门，我好像看见那位‘朱太太’，你也见过的。我心虚得要命。后来想想，不会那么巧。她要看见了咱们，早去告诉了，我哪还能出来！”彭年也笑她心虚，决没有这样不巧的事。

正谈着心虚不心虚，门钮忽然轻轻地转动，有人在外面，很小心地想开门进来。他们本来还不会留心，因为没听见脚步声音。门钮也许已经转动了几下了。梅说起心虚，才不由自主地把眼光移到门上。她先还以为是错觉。接着，门外轻轻地敲了几下，又重重地敲几下。两人紧拉着手，恐慌地对看着，气都不敢出。屋里小床小桌小橱小椅，没个可躲的地方，除非窗口跳出去。可是他们在三楼。彭年想，外面人要是破门而入，他就跳上去一把卡住他的脖子——彭年觉得人生愈来愈像浪漫故事了。

敲门的人等了一会，就走了。彭年忽想笑。梅对他尽摇手，

侧着耳朵听。脚声一级级下去，她才舒了口气，无力地在床沿上坐下。彭年笑道："虚心事真不好做，咱们非得赶紧。"梅摇头说，糟极了，她不该把钥匙塞在洞里。外面一定知道里边有人。彭年扶着她肩膀笑了。这么心虚，离神经病还远么？"别忘了这不是你的房间呀！人家没朋友来看她么？也许她在房里睡觉，不高兴开门呢？"梅只是心魂不安。还是彭年讲到了未来，怎么安排，怎么着手，梅才慢慢地定下心，承认自己是神经病。

"你不知道我多怕他。"梅承认。

彭年很英雄气概的拍胸说："有我护着你了，还怕么？"

梅抬头看着彭年，一脸感激。彭年告诉她，家里兄弟姊妹多，不在乎他一个。将来他们俩做个小小的窝，一个看家，一个找食。"好么？乐么？"彭年指头按在她颔下的涡儿上，扳起她的脸来。"从今以后，人家问你姓什么，你就姓叶。——好吧？答应，对我笑一笑。"

梅笑得像哭。嘴角抖着，好容易，噙着泪笑出来。她说："我乐得笑不动。"

他们约定了后天怎么走，很轻易的分了手，满以为以后能常在一起了。可是彭年永远没再碰见她。

火车站白等了一天，全没有梅的影子。冒失地找她那朋友，也说很奇怪，找不到她。彭年请她有了消息，打电话通知。什么消息都没有。彭年更冒失地去找莉莉。莉莉搬走了。谁都不知道梅的下落。

电话总是令仪打来的："彭年么？别忘了，老时候——"

1946年

小　阳　春

其实是秋天，俞斌博士心上只觉得像春天。谁说他老了！四十岁正是壮年有为，他皮底下还流着青年的血。他的兴致，像刚去了盖的汽水瓶里的泡沫，骨嘟嘟直往上冒。他推开满书桌乱堆着的政治思想社会问题的世界名著。什么研究！什么著作！他只觉得一对脚尖儿，着了魔似的站立不定，不由自主地想跳舞。而俞斌从没功夫学过跳舞。他哼哼了一会，发现唯一会哼的半个调子——他小儿子唱的"小耗子"上半节——太单调些，不够传达胸中生意。跑向窗口，望望楼底下大门前的一小方草地；虽然绿得憔悴，还没枯黄。白石盆里的兰花，正晒在夕阳里，阳光中的绿叶，好像对他会心微笑。俞斌立刻决定要出去散散步。

他还没转身，听见太太的脚声，便喊："小宝贝呢？"

俞太太忙接口喊："小弟！爸爸叫。"

俞斌听见她进来了，灵巧地用跳舞步伐把身子一旋——在一个四十岁稍微发胖的从不运动的人，实在灵活得出人意外。他转过身子，拦腰一把，把太太搂住，在她丰腴的颊上，扑地贴上一个大肥吻，笑道："这宝贝儿不认得自己！"

俞太太不耐烦地挣脱身，半嗔半恼瞅他一眼道："你干么？"一面抽出小手绢儿来擦脸。

俞斌觉得没意思。推开他也罢了，还用手绢儿擦脸，不是分明嫌他？可是他这时的大圆脸儿，连皮带肉都在笑，没处容纳恼怒，只涎着脸道："秋胡戏妻呀！"不等她回口，忙又拉住她说："咱们出去走走。"

"走哪儿去？回头裁缝要来，我想把你那件丝棉袍重翻一翻。还有半斤丝棉，不知搁哪儿了。0"她忙着开橱开柜子开抽屉——这屋是他们的卧室。俞斌喜欢在这里用功，比楼下兼做客厅的书房亮。

看光景，太太不会肯出门。俞斌故意大声怨叹道："好！好！我是个老鳏夫，没人陪伴的！"一面跑到太太的梳妆台前去打扮自己。他笨拙地打开太太的杏仁蜜瓶，把瓶盖滚得老远。

"唉！你尽看中我的杏仁蜜！"俞太太拣起瓶盖，过来盖上。看丈夫翘着十个指头，两手心捧着脸颊搽蜜，不禁笑了。"好个老鳏夫！太美了！"

俞斌端详着镜中的自己，很满意地说："也满漂亮呀！也不算老呀！"

太太说："本来谁说你老！"

俞斌刷着头发，叹道："不过头发略为秃些，略为！"他故意对镜挤眉弄眼，表示自己很幽默。

太太笑道："什么秃，越显得脑门子高大呀！"她不耐烦地抢过刷子，替丈夫刷整齐了头发，又给他换一块干净手绢儿，便催他快走。

下了楼，出门之先，他抬头看看卧室的窗口，再叫一声：

“蕙芬!”(这回不再叫什么小宝贝了)太太探出头问什么事，俞斌只笑着对她挥挥手说：“回头见。”太太怒道：“人家有事呢!”缩进头就不见了。俞斌头上好像淋了一杯冷水。

表示不屈精神，他脚底下的弹簧，弹力越发振足。他不顾道上行人看他笑他，挺着脖子，挺着肚子，撅呀撅的走得真起劲。可是拐了两个弯，兴致泄了一半，像吊在沟水里的出了气的皮球，出掉几分气，灌进几分污水。俞斌渐渐觉得心上重滞得浮不大起。没趣么?真没趣!当然，蕙芬是好太太，头等好太太。可是，一个女人，怎么做了太太便把其他都忘了?太太，便不复是情人，不复是朋友，多没趣!她这样就满足了。做个好太太，称心满意的发了胖，准备老了!俞斌觉得自己的发胖，全是太太传染给他的。难道胖不会传染吗?她心气平和，感情懒怠，影响了自己，便也发胖了。俞斌真不愿意胖呀!没人知道他多么嫌恨肥人。“给我瘦的!全身是筋的瘦人!”他指女人。皮肤白的他也不喜欢。“白有什么好?生面粉似的!给我太阳晒熟的颜色。宁可晒焦，不要生的!”这是俞斌的择妻条件。像一切开列了择妻条件的男人，他恰恰选择了和条件绝对相反的太太。俞斌并没有什么不满于太太的，虽然和他的条件相反。只是有时候，对于现实不满，模糊地希冀着什么——譬如这时候，他就因发胖而联想到皮肤的黑白：“白是没感情的颜色。黑，表示涵蕴着太阳的热——或者——像一朵乌云，饱含着电。”俞斌微微的笑了，知道自己在颂赞谁。反正，胡想想，又不是当了胡若蕖小姐的面恭维她!

他已经顺脚进了公园，在僻静的乱石小道上，踏着树影，慢慢地走，做着梦——也不是做梦，不过在想着那俏丽轻健的身

体，薄薄脸儿，灵巧的口鼻，修镊得细而弯的黑眉，浓黑的睫毛，乌黑的眼珠，一笑一亮——俞斌脚下一绊，险的摔交。他就势坐在树下石条上，自己嘲笑自己：想不得！危险！——咄，想她！她眼睛生在头顶上呢！男同学哪一个在她眼睛里呀！从前还虚心常上门向自己讨教，现在把先生都不放在眼睛里了——放在眼睛里又怎么？一个秃了顶的老头子——一阵风过，俞斌觉得冷。原来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去了。满地斜长的树影儿都不见了，只剩些半青半黄的落叶，显得冷落可怜。他不觉连叹了两声气。“老了，老了，老了，”他无限感叹的踱回家去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太太忽然说：“刚才一个女学生来找你。”

小弟立刻道：“胡若蕖！”

俞太太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，快吃饭。”

大哥很老成的说：“是她。”

俞斌只觉热烘烘的，不知是心上，还是脸上。他装作满不在乎地问道：“她来干么？”

俞太太毫无兴趣地说：“谁知道她！”

“你没问问她？”

“我说你刚出门。”太太索然说。

俞斌再要追问，又觉得没什么可问的。看看太太的脸，找不出一丝表情，只得扯淡道：“小弟怎么都认识？”小弟和大哥都忙着啃鸭翅膀。太太微笑道：“我就一辈子也分不清谁叫什么，只记得一个乌黑乌黑的锅底脸，一脸黑毛，说话哼呀哼，像要哭出来似的。”

俞斌大声诧怪道：“胡若蕖么？何至于像你说的那样！”

"也不知道胡若蕖不胡若蕖，就是刚才来的一个。"太太很冷静的放下筷子，起来洗脸。

俞斌满心愤慨。胡小姐黑是黑，可是离锅底还远着。她汗毛重些，又何曾一脸黑毛！人家年轻小姐一股子娇劲儿，怎么是"哼呀哼"！真真的女人全不懂审美，只把自己做标准。俞斌瞪视着热气腾腾的热毛巾后面的太太尊容：鼻子、嘴、脸颊、眼泡，全是油光光的嫩粉红色，半根毛都没有，连眉毛都没有。一个赤裸裸的胖大的嫩粉红脸儿。当然，蕙芬平时并不整个脸儿嫩红。谁都承认她相貌好。不过"美"也有休息的时候，俞斌不是不讲理的男人，一定要太太每一分钟都好看。可是说人家一脸黑毛，叫他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她那无毛的脸，她真该照照镜子！

恰好这时候，门铃响，张妈开门请进来一位小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"满脸黑毛"的胡若蕖。

俞斌丢下饭碗，哑着声急促地赶两个孩子："快，快，上去吧，上去。"因为他们吃饭的"饭厅"，不过是会客室凸出的一小四方。让客气的客人看见，俞斌总觉得很不体面。孩子们果然放下碗要跑了。可是俞太太很坚定的叫大哥大弟坐下慢慢吃。她高声请胡小姐坐坐，自己却坐在饭桌旁看孩子吃饭，替他们夹菜。

俞斌拿湿毛巾抹了一下嘴，忙迎过去。只见胡小姐站在灯底下，穿一件墨红夹呢旗袍，罩一件深灰色狭腰身的夹大衣。她黑得静、软、暖和，像一朵堆绒的墨红洋玫瑰花苞儿。她扇下浓密的睫毛，半含羞、半撒娇地笑道："我又来了。"

俞斌忙道歉方才失迎，请胡小姐坐，问胡小姐脱大衣么？胡

小姐吃了晚饭么？他匆忙得一句句话都互相磕碰，意思都撞乱了；一阵不自在，忙搭讪着回头叫“蕙芬”。可是俞太太不知和孩子谈着什么乐呢，押着他们俩说笑着上楼去了。

胡小姐慢慢的脱下大衣，一面撑起眉头，嘟起小嘴，如怨如慕的看着俞斌道：“我真过意不去，一次两次来打搅俞太太。”俞斌只顾说：“哪里哪里”，也没辨明人家是在道歉，是在告状。她接着很矜持地说：她是负着使命来的，要不然，决不敢一次两次上门。她在编辑级刊，一定要俞先生大文，以光篇幅。俞斌得意地嘻着嘴道歉：“没有好稿子。”胡小姐歪着脸怪调皮的笑着说：“只怕太好。”俞斌翻着抽屉，踌躇了半天。胡小姐站到抽屉旁边，偷望着宝藏，更顽皮的说：俞先生舍不得，她就抢了。俞斌挑了一篇旧文章，自谦“不好”。胡小姐捧着就读，读着坐下沙发。可是她知道俞先生在读她的脸。顶坏的俞先生！她收起稿子，很正经的道谢。于是——两人忽然觉得没什么话说了。俞斌便问胡小姐近来看什么书？忙得怎样？胡小姐便问俞先生，近来有何新作？说完，两人更觉得没话说了。可是，胡小姐并不想起身，俞斌也生怕她告辞。

此时无言胜有言！俞斌只觉得这时会客室里，充满了“饱含着电的乌云”里流散出来的阴阳电子。他自己活像一支颤巍巍的铜丝，等候着触电。忽然，他灵机一动，拍着腿笑道：“对了！胡小姐请坐一坐——”他起身太急，差点儿踹在胡小姐脚上，忙移开脚尖，身子一倾，正跌在胡小姐坐的沙发上。她立刻两手扶住，没说什么，大家眼对着眼笑了一笑。俞斌这时真是触了电，道歉都忘了。他像个害羞的女孩子，逃也似的往楼上跑。

冲进房间就喊蕙芬，问她：“小弟的糖呢？”俞太太正坐在

梳妆台前拢头发，镜子里，看见丈夫兴奋的脸。她手停在半空，也不回头，只看住了镜中的丈夫。她平时吃过饭不再打扮，今晚非但搽粉画眉，还涂了胭脂。不过俞斌并没留意。他不等太太回答，便去开橱门取小弟的糖匣，知道两兄弟都在三楼玩，不会来抵抗。可是俞太太赶过来把他一把推开，关上橱门，再把身子倚在橱门上。她坚定地说："小弟的！"

想不到太太会这般小气。俞斌陪笑道："我买还他一匣。"

太太越发铁青了脸："谁要你还！"她索性锁上橱门，自己下楼。

这又算什么呢！为一匣糖！俞斌怪冤屈的跟下去。

太太的脸变得真快。她已经满脸堆笑，对胡小姐道歉："简慢胡小姐了，不能早来奉陪。"胡小姐怪甜醇的笑着，也一再道歉："打扰了俞太太。"俞斌忽然发现俞太太在笑的空隙中，两只眼睛里，放射着刀枪剑戟似的目光，在剁人刺人。"胡小姐真能干啊！"——一刀。

"哪里，俞太太！"她满不在乎的笑着，垂下浓密的睫毛作盾牌。

"您真是能者多劳！"——一枪。

"您笑话了，俞太太。"

"啊！！"俞斌恍然大悟。"怪不得！！胡小姐不来，是太太得罪了她。"他不由自主的对太太起了敌意。看她那敛了笑容的脸，实在替胡小姐难堪。人家那么个骄傲的人，为老师一篇文章，平白无辜的受怠慢，看颜色。俞斌感愧之余，更增添了对胡小姐的怜惜。她睫毛掩映着乌黑发亮的眼珠，装做不知不觉。难道她会不知觉！这么个活泼伶俐的脸！比了她，太太的脸，真呆

滞黯淡得无光无色。 俞斌把眼光转向太太，才觉得太太的眼光，一刀一枪的搠向自己脸上来了。俞斌既没本事和她交战，也没浓长的睫毛作盾牌，只把眼睛看着鼻子，不敢再欣赏胡小姐抵御的艺术。听太太小姐技巧纯熟地交换恭维，又插不进话去。呆坐着，傻笑了两次，不知这般局面如何打破。

胡小姐准备告辞了，一只手慢慢地拿起大衣。唉，真对不起人家。

她还没起身，楼上两个孩子，一递一声地高叫着“妈妈”，越叫越响。胡小姐站起来说：“该走了。”太太也站起来，忙得不及留她，匆匆说再见，她得上去看看那两个吵闹的孩子。就这样她先告辞退场。俞斌很抱歉地说：“不再坐会儿？”胡小姐只疲乏地摇头，自己披上夹大衣。

俞斌送她出门，懊悔没帮她穿外衣。他又抱愧太太简慢，无从表白自己，只能利用洋规矩，临别热诚地握一握手。还不知是他太热诚了些，捏痛了胡小姐的手；还不知是他们没行惯这种洋礼貌，时间握得太长了——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胡小姐一缩手，俞斌还不及放开，她往前一栽，恰好撞在俞斌怀里，俞斌恰好吻着了这位堆绒的墨红花儿小姐。

俞太太打发两个孩子睡了觉，等着等着，怎么丈夫还不上来？她悄悄的蹑足下楼。只见客堂里雪亮的灯下，俞斌独自痴呆呆的坐着。半晌半晌，他没动一动。

钟打十下，俞斌如梦初醒的跳起来。方才打的“补血针”或“刺激针”反应已过，药力已到。他浑身轻健的两步并作一步，哼着“小耗子，上灯台……”跑进房间，只见太太呆呆的坐在镜台前，看他进来了，才忙着拆散头发，拿起刷子，慢慢地刷。

俞斌吓了一跳。怎么回事？她知道了么？

他假装打两个呵欠，先表白一句："我看书看得眼睛都合下来了。"

太太不理。

"胡小姐对你楼窗上招手，看见么？"他再试探一句。

"没看见。"太太非常冷淡。

俞斌越发狐疑了，不敢再多问，怀着鬼胎到洗脸室去洗脸漱口，等待太太发作。可是太太只说："今儿暖和，少盖一床被吧。"难道这句话是双关？

他躺上床，合眼装睡。在半醉情绪中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沉沉一觉，醒来已天亮。睁眼一看，向来晚起的太太，已经不在房里。忙看钟，还不过七点。怪么？俞斌一奇怪，便想起昨晚所有的事。恰如酒醒后回味，觉得没意思。假如蕙芬为他气得一夜没睡，怎么对得起她。当初，他们俩不是恋爱而结婚的吗？半老的人了，还跟年轻小姐们胡闹什么？他的春天已经过去了。春天是别人的了。

俞斌披衣起来，一面下决心，一面又觉悲凄。春天是别人的了。自己的春天已经过去了。就没知觉怎么过去的。挣扎着，挣扎着，为生活，为学问。人生真和流水一般，不舍昼夜。他现在是有声望有成就的俞博士。可是，才站定脚跟，才有闲暇睁眼望望这世界，这世界已经枯黄憔悴，变了颜色。

这时，太太进来拿东西。她脸上有些浮肿，却粉刷得很鲜艳。俞斌关切地忙问："怎么一清早就起来了？"太太很高兴的样儿说："睡得熟，就起得早。"

"你也不叫我一声？"

太太笑道："让你多做几个好梦呀！"她头也不回的一直出去了。

俞斌忙叫："惠芬！惠芬！"太太又折回来，脸上冰冷。刚才的笑容原来是勉强的。她一双冰冷的眼睛，打着问号，停在他脸上。俞斌没看见太太这般冷过，很不舒服的避开了脸，强笑道：

"我说，假如我做的好梦，不跟你——"

太太摔手道："有你的自由。"

"你不吃醋？"

太太像一块冒着汽的冰。冰冻的眼睛里，腾腾地冒出忿怒。"我从来不爱吃醋。"她坚定地只说了这一句，紧抿着嘴，好像真有人要灌她喝醋似的。俞斌讨了老大没趣。原想借此招认求饶的，太太既然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叫他也无从亲近了。况且，俞斌想："她在乎么？她还爱他么？她不过占有着丈夫罢了！逼他一同老，不许他再有春天，不许他在别人的春天里分一份。"

"该放心了！"太太看他半天不说话，心上抱歉起来，忙笑着补上这一句。

俞斌不答理，也没看见太太陪笑的脸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"她才不在乎。"

太太赌气也不答理。乘他转背，忙从自己枕头底下挖出一团皱结成一块的手绢儿，拿去浸在水盆子里。

这一天俞斌不上学校。第二天到校，却不见胡小姐。他心上纳罕，她生气了么？好糊涂！现在不能指望胡若蕖上门请教，该自己先看她去！两天浸沉在墨红堆绒花儿的回味中，饥渴着要再看见她。不知道再见她时，该怎么个态度。她在避不见面

么？恼了么？俞斌不安得很，打定主意要冒昧到胡小姐家里去一次。

胡小姐住在某街某弄，他早在无意中留心过。这天上完课，且不回家，先到理发店去剃头刮面。修饰整洁了，鼓足勇气到胡小姐家去。借口是：上次那篇稿子有几处要修改——假如需要借口。他找到了弄堂，找到了出入的后门，可是应门的女佣说："这儿是丁家。"俞斌忙退出来，心想："糟了！搅错门号了。"那女佣却很伶俐地打量着俞斌道：

"您找胡小姐么？"

俞斌忙应："是。"

"您贵姓啊？"

俞斌说了姓俞，那女佣越发把他细细地上下端详了好几眼，笑道：

"您是俞博士先生啊？胡小姐不在家，可是有一封信给您的。"她进去拿信，俞斌莫名其妙的站在厨房里等着。一会儿，那女佣拿着一封信来了；信面上没有地名，只有"俞斌先生台启"几个字。

"是您吗？胡小姐没在家。"她再申说一遍。

俞斌很失望。人家不请他进去坐，总不成强赖在厨房里。退出后门，再抬头向楼窗上望望，希望看见胡小姐伸头看他，可以证实他的疑心。但是胡小姐即使偷望，决不肯让他看见。俞斌怏怏的走出弄堂。

他对于情书早已不感兴趣。好几年前，偶然看到自己结婚前给蕙芬的信，他脸上发烧，身上起鸡皮疙瘩，不敢想蕙芬之外有谁偷看过；乘太太不在家，一顿火烧个干净。叫他再干这

一套傻事，他可没本事了。不过他怕胡若蕖的这封信还不是情书，十九是埋怨他或是和他决绝的信。

信很简短："俞先生：我不知道该快活还是该害怕。请你教我。——若蕖。某月某日"月日旁边，名字底下，两行细字："这位小姐今晚没洗脸就睡了，猜，为什么？"

为什么？俞斌步出弄堂，恍然大悟。"啊！她怕擦掉了——她愿意留着——"羞愧感激，俞斌恨不能把她搂在怀中挤挤。这孩子可爱，"美人才调太玲珑"，正是为她说的。俞斌又抽出信来，看看日期，正是那天晚上。好糊涂，两天冷搁了她，这孩子一定气坏了。"该快活还是该害怕？"这句话他不喜欢。"请你教我。"语气是严冷的还是撒娇？总觉得有些儿咄咄逼人。并且，她怎么预定他会上门去取这信？

俞斌对于恋爱，恰像老年人对于生命，只企求安逸的享受，懒得再赔上苦恼挣扎。"我亦阴符满腹中"，可是要他再运用机智，太麻烦些。然而胡小姐这信不能不复。他得搁开正经，费神好好儿回复她。

对着太太写信不方便，借端一人在楼下写。偏偏的太太不识趣，说是节省电灯，抱了一包绒线活儿来坐在对面。俞斌对着手不停织的太太，一个字都落不下纸。

床上翻腾着，又觉写信太落痕迹，不如写一首诗，飘忽，灵动，还可以缚住胸中捉拿不定的情感。他闭上眼睛，抓住这个字、嵌下那个字，把半个恬静的夜，涂抹成一幅字迹模糊的诗稿。末后，合上的眼睛前也模糊了。诗稿像白布幕上的电影，停了电，只剩下一幅白布。俞斌睡着了。

醒来立刻记起，难题还未解决。还是当面讲吧，比动笔省

力。可是俞斌虽然有机会看见胡若蕖，却从没机会跟她说半句话。在俞斌面前，她眼皮儿都不抬一抬，分明是恼了。怎么办呢？明知是自寻烦恼，那天晚上他不应该——可是，那是不可避免的偶然呀！

俞斌毕竟是个有学问的人，知道哪里去找参考书本。像学生做论文，他抄袭修改，制成了很长的一封情书，这般交了卷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夫妇俩正吃早饭——孩子们早已吃了上学了——忽然前门有人按铃，女佣接进来一封俞先生的信。俞斌一看笔迹，就知道是谁的。信封上也分明写着胡缄。他只觉一颗心直往下沉，然后又左右上下乱撞乱跳。这孩子太莽撞，还是她故意捣乱？忙抢过信。觉得脸在发烧，不知怎么好，硬装出一阵咳嗽。下文如何，还没想出来，只得咳个不停，假咳变成了真咳。太太放下筷子问："怎么了？米到了鼻子里去了？"他借此抓了信直咳到楼上，把信妥藏在里面口袋里，忙在自己书桌上另拿一封同样信封的旧信，一路看下来，一面笑着说：

"我要紧说话，偏罚我说不出话来。可不是一颗粥米跑到鼻子里去了！"

"谁的信？"太太样子很随便。

"没关系的。"他把信一扬，随便放在一旁。

太太偷偷儿斜过眼去看信，于是她问："你刚才要说什么？"

"忘了。"他把指头擦着太阳堂，笑道："忘得一干二净。"他拍拍胸口，表示还咳得痛。

太太要说什么，一顿，没说，继续吃她的早饭。俞斌疑疑惑惑放下半个心。

哄过了太太么？他不敢探问，只忙忙的吃完上楼，换了衣

裳出门。怀了信，躲到公园僻静处，准备在到校之前把这信细读一过。

信却短得不经一读，只两句："谢谢你的信。我今天下午在家。你的——"

"你的"下面一竖，使他反复玩味，把各式称呼填嵌进去，俞斌试填了几种，觉得是自哄自，觉得失望、无趣，他更怀疑她故意送信上门，是对他太太宣战。可是，除了他家，叫她往那儿寄信呢。

当天下午，胡小姐在丁家客堂里接待他：很自然，很大方，不太冷，也不太热。她穿着一件软绸夹袍，很清楚地衬出浑身轮廓。怪精致的脚，穿一双半新的绣花鞋。这般动人打扮，使俞斌踢蹬不安，不敢看她。她却自在地酬答，告诉他许多细碎的事，同时，放任他吹牛并谈他"自己"。她说，她笑，她静听，她谄媚：好像他们中间从没有过那晚的事——那事好像是俞斌的幻想，他背了人做的梦，只在临别时，胡若蕖把她瘦小的手，钻入俞斌肥厚的手掌中，俞斌心醉地捏紧了这一只可怜的彷徨的小手，又跑进了那晚的梦境。可是门外的脚声，把俞斌从那梦中直拖出来。他笨拙地站起来告辞。胡小姐好像什么都很自然。她送俞斌出门，请他再来。

原来胡小姐课余在丁家处馆。她自己的家在乡下。胡小姐和东家相处得好，能随时借用客厅。俞斌从此做了这客堂里的惯客。这里，幻想是实在，梦是真，白水是酒，谈笑是诗。"你们平庸人，忠实的丈夫，循规蹈矩的公民，你们知道什么叫人生！什么是恋爱！"俞斌胜利地自觉不平凡。他非但年青了，并且尝到了人生真滋味。他常在图书馆"写稿子"，他从胡小姐那

儿收到的“稿子”，藏在贴身衬衣口袋里的，也愈积愈厚。

俞斌整个人，已经从“散文”改变成“诗”。因此，常嫌恨他的“稿子”（俞太太奇怪丈夫近来灵感之富，写那么多稿子）不配传达自己。诗，还嫌有文字的渣滓，最好用音乐。可是他不能抱一堆音乐送人，所以俞斌到花店去选了一大束紫红玫瑰，买了一大匣非常体面的巧克力糖，等不及胡小姐指定的日期，兴匆匆的去寻他的“梦”、他的“幻想”。

照规矩从常开着的后门进去，穿过厨房进客堂。俞斌一只脚才踏进客堂，便冻结在门口。套着青布套的长沙发上，胡若蕖扭着腰扬着脸坐着，恰好是他看惯的姿势。只是，离她脸不到三寸的另一个脸，不是俞斌的。这位先生，正是俞斌的另一个得意高足陈谦。

胡小姐立刻跑过来，两手护着花，把脸颊偎上去嗅着笑道：“好美的花儿！”

陈谦把礼貌都忘了，只方方正正地坐着，一脸威严，两眼义愤，把俞斌收缩成一个赤手就擒的小偷儿。

所谓情急智生，俞斌捏着花不放手，笑道：“不错吧？这是送我内人的生日礼。”

胡小姐立刻改演另一角色，顽皮地笑道：“师母生日么？啊呀，俞先生，不请我们吃面！陈谦，咱们立刻买了寿礼钉着俞先生回去！”，陈谦咕噜了一声不知什么话。俞斌紧捏着花儿，挟着糖匣，也不坐下，只含糊说：

“我路过，进来通知你一声，稿子排好了，让我自己校样。”

胡小姐踢踢陈谦的脚道：“听见没有？”

陈谦懒怠地移动一下座位，眼看着地下道：“好吧。”

胡小姐礼貌周到的送老师出门，陈谦也懒拖拖的跟着送出来。俞斌捧着花，挟着糖匣，尴尬的笑着告辞回去。

可怜俞斌，活像一只雨淋的大公鸡。快到家了，才想起手里的东西怎么处置。扔了？舍不得。送别人？没别人送。好在上面并没写胡若蘪名字，尽可以将错就错，送给太太。只是老夫妇忽然送起花来，未免突兀。而且做家的太太，一定还要怪他不买便宜的菊花，却买珍贵的玫瑰；不买称磅散装的糖，却买匣子。她一定埋怨一顿，留下糖匣送人情。

俞太太非但不嫌突兀，也没怪他浪费。傻女人，傻得不可思议。你把情人待她，她便情人自居；珍重地接过这一束玫瑰，嗅嗅，笑笑，还摘下一朵，戴在鬓上。她抱着糖匣，脸上糖一般甜蜜。这不是丈夫向自己请罪的意思么！俞太太懊悔连日心上冷淡了丈夫，把他撇得老远。原来他都觉得，原来他跟自己还是好好的，是自己太小心眼儿，冤他厌弃自己。其实，还不是自己冷落了他！俞太太怪有意思的看了丈夫一眼，打开糖盒子，自己先吃一块——不像太太，不像母亲，小女孩儿一般。她咬着糖——俞斌偷看太太，确定她不在赌气，才放心陪吃，也叫孩子们来分享。

胡若蘪原约俞斌明晨大清早在公园僻静处等她。昨天没取消这约会，当然他还得赴约。他急要听胡小姐的解释。她有许多男朋友，俞斌早知道。可是他并不必吃醋争风，因为胡若蘪对他的感情，只安慰了他，增添了他的自信，觉得自己原来远在这群追随者之上。可是胡若蘪没欺哄他么？她不过是帮助自己欺哄陈谦么？她没有误会自己的花和糖的原意么？俞斌心上像有蚂蚁在爬。天没亮他就起来了，惊醒了太太。

“起来了？”

“好天气，想到公园走走去——你去不去？看菊花？”俞斌拿定太太决不肯去，万不料太太吃了情人糖也变成了情人，她一骨碌从被窝里钻了出来。俞斌忙按住她，叫她再睡一会。可是，他越体贴，太太越巴结：立刻下床，立刻梳洗，立刻穿衣打扮。俞斌偷不出一分钟的空隙，能让他思索个对付良策。大哥小弟还没吃早饭，他们夫妇俩已经并肩出门了。

俞斌心里直在着急：“糟糕！糟糕！”嘴里却不停的和太太说话。太太今天的话偏多，兴致偏好。她要到池边去看鱼，她要站在桥上照水看自己的影子，她要走那条小路，看青苔多厚……

胡小姐远远看见，实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们迎面走近来了。可不是俞先生，臂上挂着个鲜妍愉快的俞太太！这分明是俞先生对自己的侮辱。她迎上去笑道：

“俞先生，俞太太，你们早呀！”

俞太太再想不到，他们夫妇游园，正好让“她”瞧见，太称心满意了！她满脸骄傲的笑道：“您也早啊！”

“在等人。”胡小姐说。

俞太太不愿意为胡小姐耽搁，她笑着一点头，扯扯丈夫的衣袖。俞斌没说一句话，傻笑着给太太带走了。走过几步，俞太太鄙夷地说：“一老清早，在等什么情人呢？”一面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看她。恰好胡小姐也在回头。她忙回过脸来恶笑着道：“她在看你呢！”

俞斌掏出大手绢来，抹着汗道：“咱们到那边儿看菊花去。”

“哼！”太太想，“这回开了眼吧！人家在等人！”俞太太的

胜利，满了一百分。

她哪里知道，情人间的误会，好比木柴上的根节，着了火，燃烧得分外旺。两汪泪，一个吻，俞斌和胡若蕖的交情，又斩进一关。俞太太还自满自傲的兀坐在“太太”宝座上。

这个建筑在错误上的快活，也依照盈虚消长的原则，满了就亏损。她这天偶然尽心，在丈夫换下的衬衣口袋里掏摸一下，防里面有遗忘的钞票。没想到袋里厚厚一大叠纸，正是胡小姐的“稿子”。她饿鹰抓小鸡似的攫取了这叠情书，看了一封又一封，简直不能相信。她怕丈夫赶回来抢，又怕张妈撞来看见，索性躲进浴室，锁上了门。

假如她读到丈夫的“稿子”，也许会伤心。可是，读到胡小姐写给自己丈夫的信，只使她无限鄙夷，几次对信纸狠狠地“啐！”一下。“不要脸的贱女人！讲神圣的爱情呢！讲心！讲灵魂！偏有这种糊涂下流男人把她当真，反把太太蒙在鼓里。”她气愤地倚坐在浴缸边上。事实渐渐沁入意识，她一下子发现自己完全孤独，她被欺骗，她被遗弃了。她成了无人需要的多余的东西。没有一滴眼泪润泽她心上的干枯烦躁，只觉自己是脱了仁的壳，去了酒的渣滓。

“好哇！跟你那黑毛女人去吧！我希罕！”真的，有了这么个好太太而不知珍贵，他也只配跟那黑毛女人混去！可是，俞太太切实的头脑，立刻又把这话推翻。“为什么？倒让她！没那么容易！我做弃妇免她做姘妇！”单为了不让人家称心，她也绝不退让，得实行伊索寓言中占据马槽的恶狗。并且，她还得为孩子们着想啊。

忽然，她敏锐地听得下面开门声。是丈夫记起情书赶回来

了么？俞太太警告自己，千万留心，装不知道，别跟他闹。胡小姐不妨当她是个没头脑的当家女人，她可有她的心眼儿，才不闹离婚便宜别人。俞太太很快地把一叠信塞进原来的口袋，扭开水龙头，把脏衣裳连带情书冲了又冲，再在口袋上用力乱捏，让水进去，把那叠肉麻东西溶成一块墨糕。这是件快意的事。她擦着手，恶笑着开了浴室的门。

她等待着，故意拣起绒线活，闲闲地编织。只听得张妈滞缓的脚声一级级上楼，说卖酱油的来问要不要送酱油。打发了张妈下去，俞太太觉得紧张后的松弛，挟着无限烦厌。做一个太太什么好？还怕别人抢了地盘去？她得占住这地盘，把自己搅拌在柴米琐碎中间。丈夫的世界，她走不进。孩子的世界，她走不进。用剩了，她成了累赘。俞太太觉得不服气。什么地方错了？也许错的是她自己，女人自己。

可是俞太太没力量理论，只觉得无限烦倦。厨下饭菜的味儿在往上浮。一会儿孩子们就回家了，丈夫也就要回来了。俞太太忽然觉得不愿意看见他们。她要独自一个人。已经十一点了。她也不打扮，披上大衣。拿了钱袋，下楼告诉张妈她不在家吃饭，一个人走出门去。

哪儿去呢？出了门又踌躇。一阵风来，冷得很。俞太太抬头看看天，像要下雨。早晨的太阳冷冷淡淡，这时完全给黑云遮没了。她无目的地走了一会，买了点儿东西，觉得乏了，便到平日丈夫常带她吃点心的地方去吃饭，赌气自己款待一下。可是她把菜单读了半天，只叫了一碗面；对着一碗面，没缘由的伤心起来，簌簌地眼泪直抛。这时不愿意哭，偏又泪多。勉强怂恿自己，一个人看戏去。无聊无赖的在街上闲荡了一阵，跑

进戏院去呆等。上了戏，看了一半，觉得实在没味，没看完便出来了。外面，天已黑沉沉的下雨了。斜斜的细雨，下得很认真。俞太太只能雇了车回家，一路上冷得真哆嗦。

大哥小弟早已吃完热点心，在偷空玩儿。丈夫呢？“刚回家，”张妈笑着说，“先生淋得一身是水。”她正忙着打热水。

俞斌光着一双脚坐在床上，地下是湿了的鞋袜，头发上全是雨水。他瞪着自己的两个大脚趾头，在发呆。

“该死！你要着冷了！”俞太太还是习惯地怜惜丈夫。

俞斌抬起脸。从雨湿模糊的眼镜里，雾中看花似的看着太太。他有几分心虚，却厚皮涎脸的笑着说：“我说，蕙芬，咱们到杭州去。”

“杭州去？”俞太太眼睛都睁圆了，她只想破口骂他发疯，可是管束住自己，掩饰着心上的怀疑，假装冷静地问道：“干么？”

“玩儿去。”俞斌偷看着太太，把两个大脚趾对碰着。

“杭州去？玩儿？跟谁？”

“咱们俩啊！”

俞太太冷笑了。“咱们俩！到杭州！看菊花去吧？”提起这事，她一肚子怨愤，再也按捺不住。“当我不知道！我跟你上杭州！听你们星呀月呀灵魂儿呀的谈神圣的恋爱去！”

俞斌尴尬着脸在笑。他回家吃饭时，已经发现了那块墨糕了。他手扳着脚，往后一倒，滚了一个元宝。

俞太太越发生气了。原先决定假作痴聋的决心都撇开，她一连串的冷笑道：

“你乐呀！带了你的姘头新娘子度蜜月去，何必再拿我开心！”

俞斌床上爬起来道："你说谁？"

"说谁？还要人家多说几遍你心上人儿的芳名？说谁？我就知道有红莲白莲青莲紫莲，就没听见过黑荷花！"

俞斌认真大笑了："你说胡若蘋么？你放心，人家已经订了婚了。"

"跟谁？跟你？"

"跟陈谦。"

俞太太不言语，猜疑地看着丈夫，然后恍然道："所以气得你失魂落魄，把自己弄成个雨淋鬼似的。"

俞斌骄矜的自夸道："我气么！就是我劝她的。"

"为什么要你劝！"太太冷笑了。"你是她的谁？"

"我，我，我决不肯对不起你——我怎么能够呢。"他一把拉过太太，"你不相信么？我——"

太太摔开手，背过脸去。俞斌赤脚下地又拉她回来。

"她自己要跟我谈，她说陈谦对她怎么怎么有意思，我就劝她——我——我劝她——"他想起方才胡小姐探问他时眼睛里的表情，听了他的劝告伏在桌上呜咽哭泣，使他觉得自己真是个懦夫，对不起胡小姐。幸而事情都过去了，不愿意再想起，便大声唤张妈怎么热水还不来。

张妈等他们夫妇间风平浪静了，立刻提了热水上去。俞斌手指微微在抖，眼看着鼻子，正襟危坐的洗脚。太太挂好自己的大衣，呆站着，长长地吐口气。张妈走了，俞斌强笑着问道："怎么？"

"什么怎么？"

"我说，咱们杭州去玩儿呀。只许年轻人乐，咱们不乐！"

俞太太强笑着应道："好呀。"

"咱们明后天就走。"

俞太太叹了一声说："好呀。"可是她知道，他们决不会去。

因为毕竟是深秋天气了。十月小阳春，已在一瞬间过去。时光不愿意老，回光返照地还挣扎出几天春天，可是到底不是春天了。窗外的风雨，只往屋里打。俞太太觉得冷，她一手护着肩，过来关上了窗子。

“大笑话”

（一）

从前，北京西南郊有个温贝子坟园。园很大。国民党时期，洛氏基金生物研究所占用了西南角的坟堂、祠堂一带房子。有个法政学社占用了东北角的三馀堂、藏书楼一带房子。两个机构为了前途发展，都要独占这座坟园，各不相让。不久，法政学社也请得洛氏基金的补助，两家就合并为一，增设了几个科学、人文科学的研究室，修葺并兴建了许多房屋，改名平旦学社。

社员名额控制很严，须有学位，有著作，由指定的名流推荐，经专设的委员会批准。学社的经费充足，社员生活优裕，家眷住在园内，称为温家园。里面设备应有尽有，自成天地。社员定期还出国休假。谁进得温家园，仿佛蛆虫钻入奶酪，够钻一辈子的，所以往往忘了园外还有一个世界。

不过，社员资格要求虽严，标准很难捉摸。譬如副社长蔡胖子蔡逵先生，尽管有学位、有著作，却是不学无术出了名的。他是国民党一位大官僚的姑爷，夫人是有名的朱三小姐朱丽。社里也有些知名的学者，如专研近代史的程涣、专研民法的林子

瑜、生物学家章润之等。抗日战争前夕，平旦学社大搬家迁入后方，和其它机构合并，从此消失了独立存在，它的名字也许只会在《近代中国学术史》等书里出现，它留下什么成绩，也只在那些书里记载；但有件小事，当时的园中人至今还偶尔谈起。爱嚼舌的，只当作笑话讲。认真的人，当作一个谜，从各方推测。也有些人，心上留下了很深的刻痕。

当时陈倩刚三十岁。她十年前的几张新娘照片——含情凝睇的半身照、亭亭玉立的全身照、和王世骏博士的新婚俪影，平旦学社的社员几乎都瞻仰或鉴赏过。结婚照上不仅新娘是画中人，连新郎都风度翩翩。大家不禁说：“唷！王世骏博士真是俊啊！”心上却不免怀疑他那位夫人是否真像照片上那么美。他们俩的一见生情、新娘子的温柔和顺，曾是温家园里流传的佳话。那都是王世骏自己讲的。他无论在谁家，或在办公室里，坐下沙发，点上烟卷，就讲他那位留在上海的夫人，总说要接她北来。可是他的安排无限周到，他的顾虑与日俱增，结婚了七八年，他突然血中毒去世，他那位夫人还在上海，当时流产住院，只有王世骏的姐姐——一位眼科大夫北来参加丧礼，带走了骨灰。谁料王世骏去世将近两年，暑假将尽，他的寡妇夫人忽翩然临社了。

沈凤消息最灵通。人家说她熟悉行情，不愧为金融专家的夫人。她昨晚看见生物研究室主任褚家麟的太太接了这位远客回家，当时不便就去察看，所以清早守在办公大楼后面的大槐树下；那里是主妇们每晨聚会的地方。因为附近就是银行、邮局、合作社和进城班车的停车处，旁边儿间旧屋连一个院子是园内的菜市。太太们尽管家里有老妈子，都喜欢亲自出来领领

市面。沈风看见矮胖的褚太太鹅行鸭步而来，忙迎上去，凑在她那花白的鬓边嘁嘁喳喳了一会儿。她是褚太太的亲戚，前年嫁给《上海金融史》著者王亚孚做了续弦，是北院宿舍里最年轻的太太。褚太太听着话，两眼直瞪起来。说：

“是吗？怎么我倒不知道？”

沈风圆睁一双白多黑少、可是黑白分明的大眼，高高掀起两弯新月样的纤眉，抿着嘴得意地点头。“有好戏看了吧？”可是她忙又严肃地叮咛：“千万别说啊！”

褚太太点头沉吟说：“好倒是好——昨晚是孙秀陪我到车站去接的，她知道吗？”

“哦！是冯太太陪你去接的！那就对了！她当然知道。”

褚太太忽然笑道：“你知道家麟怎么说？昨晚临睡，他一本正经告诉我：‘那陈倩原来是一碗高汤。’”

褚家麟专看显微镜，看得一只眼几乎瞎了，另一只眼也模糊得利害，除了显微镜里的微生物，其它有生、无生之物都视而不见。沈风听他如此品评美人，忍不住大笑。沈风虽然没见过陈倩，她妹妹和陈倩的表妹是朋友，对陈倩略有所知，颇感兴趣。她正要追问究竟，忽见朱丽穿着她那件红红绿绿、叫人看了头晕的花纱旗袍，撑着小花阳伞，挎着个花篮似的菜篮跑来。沈风立刻止笑，撞了褚太太一肘说：

“奶油咖喱汤来了！”她临时想出这个绰号很得意。朱丽眼里没有她，她也瞧不上这种活一年、小一岁的女人。蔡逵已经五十出头，她亲生的儿女都上中学了，她至少也该有三十七八了吧，还恨不得把自己扮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呢。但她是官小姐，又吃过洋面包，又当过官太太，目前是平旦学社副社长夫

人。她轻蔑的眼风扫过，叫人不大好受。沈凤瞧她直奔褚太太，就抽身走了。

朱丽果然是找褚太太，她招着手袅娜而来。

"说是你家来远客了？"

"是啊。"

"左不来，右不来，怎么这会儿来了呀？"

褚太太解释说：生物研究室里还留着王世骏的一套狗脑子的切片；王大夫——王世骏的寡妇姐姐那次拿了骨灰盒，拿不了那一大盒切片，又不能和别的行李一起慢运，研究室里还要借用，就搁下了。现在王大夫要，叫陈倩来取的。

朱丽说："王世骏的家具还在你那儿吧？我看中他那张书桌，不知那个陈倩打算怎么处理。"

褚太太也看中那张书桌。她说："我一直没好意思问，回头以为我多嫌那些东西，或者以为我想图她的呢。"

朱丽脖子一扭，脸一扬道："总不成老搁着呀！图她的也得化钱问她买呀！"

褚太太觉得话里有刺，却不知怎么回敬，只说：

"你自己问她吧。家麟因为王先生向来住在我们家，这回又是自己研究室里的事，所以接他太太在我们家住。我们不认识她，也没有交情。"

朱丽耸耸肩，摊开两手，做了个洋姿势，笑说："反正你有便问一声就是了——真的，那位太太是什么个样儿？和照片上像吗？"

褚太太记着沈凤说的事，思索了半晌，句斟字酌地说："有点儿像吧。"

朱丽不知这是经过一番苦思的外交辞令，又恼又笑道：“真废话！没点儿像还叫像片吗？”

“你也废话，人都来了，还问什么像片！”褚太太回敬了这一句心上舒服些。

朱丽转着挂在小指上的团扇道：“我听说，王博士不死，早离了。”

“你信他们胡说！”褚太太忙着要回去陪陈倩拜访孙秀，没功夫闲聊，而且对这位蔡太太向来有三分畏惧，急着要脱身。

朱丽笑道：“咳！你们俩真是好一对！什么也不看见、也不听见。难道你没听说过——”她未说先笑，挥着团扇驱除恶臭似的说：“博士一身烟臭，含着一口痰去吻他的新娘子，新娘子急得哭了。”

褚太太笑道：“谁编的？——倒也像。王世骏就爱含着一口痰，一会儿又咽了。”

“谁编呀！你不问问，谁不知道！新娘子怀孕了直住娘家，做完一个月子，博士只寄了十块钱！你真的都不知道？博士死了，你们研究室里‘那个人’哭红了眼睛，陈倩却没有来呀。”

褚太太最忌讳人家提这套话。她不愿意人家说褚家麟不知本研究室的事。况且王世骏多年住在他们家，难道他们夫妇倒一无所知！几年前她听到闲话，曾问过王世骏。他红了脸一口否认；当时褚太太确也动了疑心。可是不久“那个人”就和别人结婚了，可见并无其事。她正色说：

“冯先生——还是冯太太？——有个亲戚在上海，是王大夫的老病号。上次王大夫来了，他们夫妇不还请她吃饭了吗？王大夫亲口告诉冯太太，陈倩接到电报，急着要去买车票，下楼

一滑，从半楼梯直滚下来，就流产了，冯太太亲口告诉我的，我总不会骗你吧？”

冯彦猷是平旦学社的总务长，最一板三眼；冯太太孙秀又是最稳重、最识大体的，他们的话当然可靠。不过他们向来“逢人只说三分话”，不必向人传播的事也不会去告诉褚太太。王大夫在冯太太探问下曾坦率地告诉她，世骏三心两意，那次回上海原是准备办离婚的，却又让陈倩怀孕了。王大夫把弟弟狠狠训了一顿。王世骏很后悔，答应和他那助手决裂——确也决裂了。反正事情都已过去，何必再惹陈倩气恼，这事就瞒着了。其实王大夫是忙人，草草收拾了兄弟的遗物运回上海，没看见他女友原封退还世骏的末一封信就插在箱盖的袋里。王世骏没再拆开，只在信封背面抖抖索索写了一个日期。那封信是陈倩拆的。

陈倩料想平旦学社里知道这事；这一次满不愿意来。可是王大夫对她说，有人要那套切片，恰逢暑假，顺便可以处理寄存的家具。陈倩不知道姐姐早知弟弟的事，不便推却，只好硬着头皮跑这一趟。她哪会想到这是林子瑜太太周逸群为了平旦学社的声誉、为了朋友的前途、为了照顾丈夫同事的寡妇，精心策划的大好事呢。冯太太是参与机要的。她虽然知道逸群的用心，也承认是好事，所以由她写信给上海那位亲戚，和王大夫商妥办法，把陈倩撮弄了来。可是孙秀见到陈倩之后，忽生疑虑，匆匆吃完早点，忙去找周逸群。

孙秀是个乾瘦的小个子，梳着个髮儿，虽然才四十出头，只比逸群大两岁，看来老十年不止。逸群发胖了，像一朵开翻的月季花。她薄施脂粉，淡描着两撇柳叶眉，看见孙秀来，忙问：

"怎么样?"

孙秀笑道:"我真荒唐死了。胡瑞琴糊涂,以为我见过陈倩。我可更糊涂,好像陈倩烧了灰都认识,忘了自己还没见过她。你想,上火车站去接几年前照片上的人,哪儿去找啊!"

"没接到吗?"

"后来碰巧在问讯处看见个单身女客,带着些上海的盒儿罐儿,一问果然是陈倩。"

"老了?不像了?"逸群有点担忧。

孙秀慢慢地摇头说:"倒不老,好像还比照片上年轻些呢;眉眼也比照片上清秀;鼻子瘦些,牙齿有一个不很齐;身材不错,顶有风头;皮肤太白些,没一点血色,也不搽胭脂粉;头发也不烫,不像照片上那么时髦——哦!大概是头发像中学生,短短的,斜挑,所以显年轻了。她不像上海客人:旗袍不长,领子不高,袖子不短,开叉不深,穿一双平底鞋。"

逸群忙问:"邋遢吗?"

"不,太干净些,有点矜持似的。我只怕她不惹眼。而且王世骏和那助手的事,王大夫是瞒她的。你说她知道不知道?会不会古董脑筋,什么从一而终,要守节一辈子呢?"

周逸群瞧孙秀那么认真担忧,忍不住哈哈大笑道:"我不信谁会对王世骏那么多情!他的'那个人'没等他死就嫁人了。"

"我怕事情不成,空叫人恨得咬你肉。"

逸群说:"我只问你,她比朱丽怎样?"

"另是一样——你以为赛过朱丽就行吗?她——我指陈倩那方面,就没问题?"

逸群说:"你放心。她对王世骏都一见倾心呢!"

林子瑜急要到办公室去。可是孙秀来讲陈倩的事，他不好意思听都不听。他给孙秀倒了一杯冰水，又开了电扇；坐了一会，起身转了两圈，又坐了一会，这时忍不住插嘴道：

“有意思就有，没意思就罢！”

逸群恼道：“要你不耐烦！你甭管，蔡逵不会怨你！”

林子瑜笑说：“朱丽怨你，蔡逵不怨我？”

逸群没好气说：“朱丽气死了，蔡逵也不会怨你！”

孙秀笑道：“那倒说不定——反正陈倩一会儿要到我们家去，你们撞来看看，怎么样？”

林子瑜说他有事。逸群说：“哪就忙得这样！”她自信会探口风，准有本事套出陈倩的话来，要林子瑜同去，“多一双眼睛帮我看看，多两只耳朵帮我听听。”

林太太驾驭丈夫的本领和林先生的怕老婆是名满温家园的。林子瑜直认不讳，还说他不仅怕自己的老婆，谁家老婆他都怕。同事太太倒不生气，只当作笑话。他这时一心想去写他的讲稿——他兼任城里一个大学的法政系民法教授，正虚拟各种各样的案件，供学生公平审判。学生对他的课很有兴趣。尽管蔡逵背后笑他纸上谈兵，他自己也知道事实上没有这种公平，可是他很固执，认为心目中有这个观念，总比没有强。他乘暑假正在搜集些资料，要使那些假设的案件五花八门。逸群的策划他不感兴趣，只嫌她多事；不过管不了她，“免淘气”吧，他懒得为这种细事争执。

（二）

林氏夫妇到冯家，客堂里不仅有陈倩和褚太太，还有沈凤和程涣的夫人李淑君。她们要看看陈倩，不约而同都到褚家去扑了个空，就合伙找到冯家来。冯彦猷早已到办公大楼去了，只孙秀在陪客。陈倩穿一件淡青色细白条子的纱旗袍，平底白麂皮凉鞋。她起身和林氏夫妇握手寒暄，风度很斯文。

林太太热情地拉着她说："啊呀，陈老师，我们不但久闻、久仰、也久盼了！"

陈倩带些腼腆，笑说："不敢当，我不是老师，叫我陈倩吧。"

李淑君爽直地说："我可不客气，就叫她陈倩——陈倩，你不怪我卖老吧？"

她和逸群、孙秀都比陈倩年长十岁左右呢。

陈倩微笑。林子瑜注意到她笑时不嘻开嘴，也不像逸群一笑两酒涡。她撮着上唇，不露牙齿，那样儿并不很大方，可是有几分小女孩儿的娇气，倒也不讨厌。而且她的笑都留在眼里，一双眼睛很活泼顽皮。

李淑君接着说："咱们虽然初见，名字早听熟了。"

逸群"咳"了一声，感叹说："可不是早听熟了！年年盼着'陈倩'、'陈倩'……"她成功地摹仿王世骏的腔调——"现在陈倩来了，世骏却不在了！"

李淑君颇怪逸群失言，怕触动陈倩伤心，忙偷看陈倩一眼；只见她静静的，脸上毫无表情，也默不作声。大家都像空谷回声：

"唉!"

"真想不到!"

"真可惜。"

褚太太说:"我们真是一年年的盼哪!"

沈凤埋怨说:"你怎么不早来?"

陈倩低着眼皮,脸上泛出红晕,顿了一下说:"是啊,年年说来,总是来不了。"她好像谈别人的事,也不再多说。

林子瑜想把话漾开去。他说:"北方比不上江南好。"

逸群立即把话扭回来说:"南方人秀气,受不了北方的风沙。"

褚太太老实,重述了王世骏常说的话:"学校出来,没管过家事,一下子又要当家,又要带孩子,也受不了。"

孙秀说:"这里离城远,什么都不方便。"

周逸群接口说:"而且土里土气,你到了这里,就好比城里人下乡来了,怎么过得惯呀!"

陈倩笑道:"哪就那么娇!我从前住王大夫家一个亭子间,后来搬到学校去住。我们那儿,街上死掉的叫化子,雨里淋一天也没人理会。我们学校在弄堂口,后面挨挨挤挤都是小房子。邻居争吵、小孩子哭闹,人静了好像就在耳边。尤其夜里听着小贩叫卖、叫化子讨饭,心上直不安。你们温家花园就是世外桃源了。"

林子瑜说:"坟园,不是花园。"

陈倩满眼是笑,道歉说:"对不起,'温家园'——我老爱说'温家花园'。"

沈凤使劲说:"那你为什么不来呀?"

陈倩诧怪地看了她一眼，咬一下嘴唇说：

"我先是有孩子了——"

周逸群说："啊呀，谁家没孩子！"

陈倩不理会，接着说："后来我又有工作了。"

褚太太说："有了孩子，还工作？"

陈倩也不答理，接着说："孩子又病。"

大家七张八嘴，关切地问那孩子是怎么病的，怎么死的，全不理会这也许是陈倩悲痛不忍提的事。她们在关怀的幌子下，无耻地好奇，无礼地盘问。陈倩很有点恼怒的意思，两颊红晕，双目放光，只顾咬嘴唇。大家为那孩子直埋怨她不该工作。她索性坦率说：

"我还有个生病的爸爸，家里还有妈妈、弟弟、妹妹，不成都叫世骏负担。"

逸群笑道："你管了他的孩子，他管不了你的父母？况且你负担得了多少！他的收入，一人也化不完呀！"

陈倩干脆说："他留学不是官费，还背着债呢。"

沈凤说："你不是从小跟你外婆吗？——他们家顶阔——"她看见陈倩眼睛睁得很大，带点儿虚怯说："你外婆不管你妈妈？"

陈倩约束住自己，只说："外婆没了。"

她们问到外婆。她声音带哽，不像说到王世骏时平静，也不像说到死掉的孩子时沉着。她们也就不便再多问。

褚太太叹了一声说："其实，你若来了，添置家具呀，搬房子呀，找老妈子呀，我们都能帮忙。"

陈倩耐着心说："是啊，我留在上海，本来是暂时的。我也

早想来。老扔世骏一人在这边，我也不大放心——”

褚太太忙说：“王先生顶老实，人家闲话你别听。”

陈倩满不是那个意思，脸上越添了红晕。偏偏李淑君一片好心，还帮着解释；愤然说：

“有人就是吃了闲饭没事干，专爱捕风捉影，胡说八道。你早来了，闲话就没了。”

孙秀忙打岔说：“陈倩，你这回来了，北京的名胜该去看看，我陪你一处处逛去。”

陈倩说，她打算耽搁一二天就走。她是学校里打杂儿的，开学前最忙。大家哗然说，哪有老远来了，一二天就走的！孙秀说，让陈倩今天休息一下，明晚给她接风，会会几个朋友。逸群说，后晚到她家吃饭。沈凤未及邀请，李淑君说时候不早了，当场要拉她家去便饭；程涣带了自己的孩子连同林家的两个儿子到秦皇岛度假，她只一人在家。褚太太说，家里已经准备了午饭。李淑君说，让陈倩晚上回去吃，不由分说，硬要拉陈倩一同家去。陈倩却不过情，就和她一起告辞。别的客人也各自辞归。

林子瑜这才舒了一口气。他代逸群一伙人直惭愧，觉得她们简直把陈倩当个口袋似的翻了一个过儿，把她的老底都翻出来了。

孙秀没料到陈倩脸一红、眼一亮，比照片上美得多，她顾虑全消，瞧着逸群点头微笑。逸群凭刚才的盘问，证实自己猜测得不错。她非常满意，颇有把握地说：“行！”

（三）

陈倩没睡好，清早一人出来走走。褚家在南院宿舍，东边花树丛密，她正站在一簇花前低头沉思，忽见前面添了个高高的影子，回脸一看，是林子瑜站在旁边。她昨天没很注意他，这时瞧他衣服虽然笔挺，身材并不呆板，长手长脚，很潇洒自如。他倒挂眉毛，眉短而毛长，配着和善的眼神，有点可怜相；鼻子是高高的，嘴角往上勾，笑时脸容很滑稽。他问陈倩要不要看看他们的图书楼，他的办公室就在楼下，他正要到那里去，顺便可以带她看看“温家花园”。

陈倩欣然跟着同走。林子瑜约略指点了几处：往南是科学实验楼；园中央苍松翠柏间是办公大楼，往东隔着个小树林子是东院宿舍，那里添造了好些西式平房，冯家、林家都在那院里；北面是新建的图书楼，后面还有北院宿舍；医院和警卫室都在西边。林子瑜指点完毕，带着陈倩绕过办公大楼往北去，好像忘了身边有客，只顾迈着大步走路，陈倩得紧跟着才不致落在后面。他到了图书楼，带她转入楼下一条长廊，拐了个弯，在一个门口停下，掏出钥匙开了门。里面有一张大书桌，还有几张椅子和沙发，沿两壁的书橱里满满是书。屋里很阴凉；他开了窗子，请陈倩坐在书桌旁的沙发上，自己坐在书桌后的转椅上，对陈倩说：

“王太太，我是请你来谈几句话。”

陈倩抗议说：“叫我陈倩吧，谁也不叫我王太太。”

林子瑜听而不闻、视而不见地望着她，好像有话不知从何

开口。陈倩料想他是替老婆做说客——可是为什么要他来说呢？昨天李淑君把包袱底儿都向陈倩抖搂了。李淑君并非周逸群的密友，她是从沈凤那里得知的消息。她对逸群策划的事十分赞成，唯恐朱丽和逸群互相攻击，破坏了好事，所以把事情的底里仔细告诉了陈倩。她请陈倩别笑她"直筒子"，她自己就喜欢陈倩那样坦率的人。她说这里的太太们心眼儿多，嘴又贫，惯爱造谣污蔑，显得只有自己第一。她希望陈倩来了就此留下，她可以有个好朋友。她没有讲到林子瑜。

林子瑜单刀直入说："北京有个很不错的大夫，叫赵守恒，你听见过吧？"

陈倩点头。王世骏的病就是他诊断的。

"这赵大夫和我们这里许多人是老朋友。他常说不愿娶女护士或女医生，不要家庭变成医院。他立意要娶一位会弹钢琴的夫人，并且要'像王世骏太太那样的美人'。他今年三十七了，还没有结婚——"他看见陈倩噘着嘴笑，自己也笑了。"我大概像个媒婆，可是我并非做媒。逸群和冯太太想做媒，你们姐姐——王大夫也同意，所以打发你来了。当然，王大夫只听到媒人一面之辞。我认为做媒该双方公平对待，不能单为一方考虑。彼此的长处短处，该全摊在桌面上，尽管不明说做媒，该让对方心里都有个数。你这里无亲无故，我怕你是蒙在鼓里；我不愿意逸群对你不起。"

陈倩看着他和善恳切的脸，心上感激，脱口说：

"昨天程太太全告诉我了。"

"她怎么说？"林子瑜很诧异。

陈倩笑了。

"她叫我别听信人家造谣胡说。"

林子瑜听了陈倩的口气，看了她讥诮的神色，料想王世骏的事她都知道，所以对李淑君所谓"谣言"，自有她的认识。他微微点头说："李淑君是头等好人、头等天真。"接着迟疑了一下，笑道："那我就不用'造谣胡说'了。"

陈倩笑说："我很感激你的意思，不过说不说都一样，冯太太、林太太很不必多此一举。况且——我昨天也跟程太太说了，我既非美人，也说不上会弹钢琴；我不过跟着表妹学过一点，连世骏都不知道，那准是沈凤说的。"

林子瑜说："逸群就为听了沈凤这句话，记起赵大夫常称赏照片上的王世骏太太，才起意做媒的。赵大夫的长处，李淑君想必都对你讲了。"

陈倩含笑点头。林子瑜看出这笑对守恒不利，忙为他辩护说："赵守恒是个热心的好大夫，不是拿架子、弄钱的那种。可是他太讨人喜欢——太讨女人喜欢；他又太软弱。这样下去很危险。守恒自己也知道。他如果娶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夫人，也许从此就专心一意了——我这么希望。可是逸群至少该让你听到些'造谣胡说'，让你心里有底，自己把握；而且事先也该透个风，不该蒙着，叫你没一点准备。"

陈倩笑说："做媒都这样，先让一方看看，中意，再介绍。如果说在前里，对方看了没意思，那一方不丢脸吗？"

林子瑜勾起嘴角，舒坦地往后一靠，放心地笑了。他如释重负。昨天看陈倩脸上红一阵、白一阵，心上怪可怜她。谁料她这么老练，他大可不必为她担心。他老实说："我直不安，又怕害了人，又怕破坏了好事。"

陈倩敛去笑容，认真地说“我实在是非常感激。可是我——我也不是十年前了。”

林子瑜坦率地说：“我希望你这次能冷静点儿。”

陈倩苦笑道：“我上次不是不冷静，倒是太冷静——世骏都说我是图他的钱呢。”

林子瑜掀起眉头，眉毛全倒挂下来。他和冯彦猷曾私下讲究：王世骏大概对自己的婚姻有所不足，所以老爱吹卖；也许事实不符理想，后来又失望了。看来两种猜测都对。林子瑜总觉得王世骏对不起老婆，这时听了陈倩的话，添了义愤，睁大眼睛问道：

“他这么说吗？”

“没这么说。”陈倩不愿提他给女友的末一封信，撒谎道：“我是后来看到了他的日记。——这两年来，我仔细想想，他的话确也不错。那时我外婆没了；我不懂事，却自以为懂事。舅舅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靠托终身的丈夫，我就同意了。尽管他没拿现钱来买我，我还不是为了他的学问、地位，能够赚钱养家吗？尽管他没有当面说我，他的心思我还是很明白的。我除了一次，没再向他要过钱。不过我毕竟还是化了他的钱。说得难听点，就算我出卖了自己。卖一遭也够多，我不想再卖了。”她顿了一顿强笑说：“程太太直怕我错过好主顾，一再叮嘱我今晚务必好好打扮，压倒朱丽。她生怕主顾看不上眼。”

林子瑜代李淑君解释道：“她是怕你太素淡——”

这个“淡”字，触动了陈倩的一个疑团。她在褚家常听到他们讲“高汤”，好像指人不指物。昨晚吃饭时，他们小弟拿匙对她做了一个舀汤的姿势说：“妈妈，我喝高汤。”褚先生瞪出

近视眼，差点儿要打他；褚太太涨红了脸很不好意思。她这时心上一亮，高汤是淡而无味的，显然是指她。她这么一想，脸上烘烘发热，林子瑜的下半句话都没听。

林子瑜以为她听到当面恭维不好意思，下半句吞掉没说。瞧她双颊嫣红，眼里添了光亮，暗想赵守恒准会着迷，只不知女人烧盘儿是否像开电灯似的能自己控制。他打算几时问问逸群——也许得拐着弯儿问。

陈倩不愿多坐，说认得归路，想各处随意遛遛，不要林子瑜陪送，自己一人走了。

（四）

当晚冯家宴会出了两桩意外——其实都该是意中事。

林氏夫妇到得最早。逸群帮孙秀做鸡茸，林子瑜和冯彦猷同在书房里看吴楷从国外寄来的信。吴楷原是生物研究所所长。成立了平旦学社，他就是社长。去年休假，全家出国已经一年有余。

林子瑜说："我看他是在另作打算，不想回来呢。"

冯彦猷叹口气说："我常听他开口激昂慷慨，总怀疑他是个做官的。他那时候别那么圆，稍为硬些，顶一顶，蔡胖子就挤不进来。"

林子瑜说："蔡胖子荐的修缮科长，后来怎么了？"

冯彦猷说："我不答应，卡住了。吴楷若老不回来，蔡胖子还会有文章。他荐那种王八蛋来，不贪污才怪。可是现任的修缮科长太无能，恐怕他手下人也靠不住　　油水多，招苍蝇。"

林子瑜说："吴楷不回来，我就走了。"

冯彦猷瞪着眼说："你走哪儿去？这里若不是靠了洋人的规章——"

正说着，电话铃响。孙秀接完电话，喊了逸群同到书房，大声说：

"你们听见吗？蔡逵谢我'赏饭'，说朱丽也许要迟到几分钟，可是一定来，先谢谢！"

四人面面相觑。

孙秀摇头说："我看朱丽是疯子！可是她怎么知道的呢？"

逸群气得鼻子都尖了，恨恨说："守恒死没出息！"

逸群的鼻子本来是尖的，靠两颊笑涡的温软，像猫爪子藏在毛里，平时隐而不显。她脸一铁青，鹰嘴似的鼻子就伸出来了。逸群大守恒四岁，现年四十一。七年前，她虽然已经不如二十多岁时鲜妍美丽，身段还很苗条，脸盘儿也还不嫌肥大。那时候，赵守恒曾对她有非礼之求。逸群拒绝了他的身体，却霸占了他的心。从那以后，守恒结交什么新相好，得把他们的关系向逸群一一交代。逸群以姊姊的身份责备或警诫，只要守恒毫无隐瞒，她并不吃醋，守恒也乐于从命。反正他们认为这和林子瑜无关，林子瑜也不问他们的帐。尽管也有人说他们俩的闲话，逸群自己觉得不同凡俗，知情的朋友也承认她"纯洁"。可是赵守恒自从和朱丽相好，渐渐变了态度，说话不尽不实，甚至把从前承认和朱丽的关系都赖个干净，好像他们俩的交情，也像他和逸群的关系一样"纯洁"。逸群听他有些话分明是朱丽教的；也许他反把逸群的话都告诉了朱丽呢。逸群不仅失去了霸占多年的心，她自谓"纯洁的友谊"也给朱丽拉到污泥里去。她

这回煞费苦心，好不容易把他心许的美人和理想夫人老远找来，他却又去告诉朱丽，怎不叫人气恨呢。

紧接着刚才的电话，李淑君又来电话问孙秀："刚才是蔡逵的电话吗？他们也来吗？"

孙秀问："你怎么知道？"

"我胃病发了，想告诉你，拿起听筒，听见你们说话呢。我一算，一桌恰恰十三个人。我干脆饭后来吧。"

孙秀说："不相干，你旁边坐着，我给你准备牛奶。"

孙秀向大家转述了李淑君的话，对冯彦猷说："咱们园里的电话线得好好修理呢，老这么乱！拿起听筒先得听旁人罗嗦。"

冯彦猷说："去年刚修理过。这得彻底来，不是几条电线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

孙秀说："保不定朱丽也是电话里听来的。我不信守恒会告诉她。我只不懂她今天闯来存什么心。"

她和逸群如临大敌，只顾推测。朱丽向例是最后光临的贵宾，这次却一反常态。孙秀和逸群还直在议论她，忽听得她和沈凤的笑声，蔡逵夫妇、王亚孚夫妇已经一同跑进院子来，朱丽勾着沈凤。她穿一件紧紧贴身的深红间银丝的蕾丝纱旗袍，银色高跟鞋，还戴着耳环钻戒，衬得身边的沈凤非常朴素。沈凤得意自己的真眉像假眉，朱丽的假眉却赛过了她的真眉。朱丽眼睛不大，特把眉毛修镊描画得又长又弯又细又黑。她下颔稍尖，嘴稍阔，要和长眉呼应，总把嘴唇涂泽得丰满浓艳。她身材适中，富有曲线。蔡逵和王亚孚还在院子里看冯彦猷栽的花，朱丽勾着沈凤先进客厅。

逸群一见朱丽，暗想："哦！她'赛新娘'来了！"故意扫

她的兴说：“啊呀！朱丽，你哪里找出这么一件衣服来！看着就烘烘发热。”

朱丽笑道：“老啦！胖啦！衣服深色点儿，遮丑呀！”逸群穿的是浅雪青色。

孙秀忙问沈凤和朱丽：“你们约齐了来的？”她们虽然同住北院，平时极少来往。

沈凤两手端着朱丽的胳膊肘儿，笑说：“我一步步扶她来的！”

朱丽横了她一眼，正要开口，蔡逵和王亚孚也进来了。王亚孚短小精悍，唇上留着一撮牙刷胡子，脸刮得干干净净，虽然只小蔡逵两岁，看来并不比他的年轻夫人老大。蔡逵比他高得有限，却胖得多，满面红光，笑呵呵地接口说：

“我们顺道找了他们同来的。”

原来蔡逵真以为冯家请他们夫妇作陪。他有他的一套应酬经，照例要打那么个电话接受邀请，又照例先要探听一下主客的底细；所以先去找王亚孚的夫人沈凤，问问陈倩的来历。朱丽今晚闯席有点心虚，也愿意找个女伴同来。她刚才和周逸群交锋了一下，余忿未平。幸亏李淑君来了，话题转到胃病上去。

一会儿听得一辆汽车在侧柏围篱外停下。逸群立刻说：“守恒来了！”想迎出去，忙又止住。

赵守恒打扮得非常整齐漂亮。他迎头看见朱丽，愣了一下，几乎要退出去，硬着头皮进来见了主人和其他朋友。朱丽瞅了他一眼，爱理不理地退到一边去，对林子瑜说：

“你看见他们的盆景石榴吗？结了真不少！”

林子瑜很熟悉。他说四盆石榴连大带小总共五十六个。朱

丽不信，要一一去数。他们慢慢出来，刚到窗口，只见陈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人急急慌慌跑来。她没看见林子瑜，含羞带窘地直跑进去找冯太太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”

孙秀不见褚家麟夫妇，忙问：“他们呢?”

陈倩说：“我就为等他们，等晚了。后来我去催褚太太，她说他们不来，叫我替他们谢谢。”

逸群“咳”了一声说：“地道是他们俩!”

冯彦猷也笑说：“地道是他们!”一面过来和陈倩握手。

林子瑜虽然是远远望去，加上刚才的一瞥，看出陈倩是全副盛装。她穿一件水绿色的乔其纱旗袍，长得拖地，新的高跟鞋，身上好像还戴着些首饰，脸上还涂抹着脂粉。他想到昨天亲耳听她讲的话，瞧她这副打扮，大出意外；又看到赵守恒两手捧着她一手，好久没放下，觉得可笑，又有点反胃。他回脸看见朱丽一手紧抓住自己胸前的衣服，直瞪着赵守恒。他好像窥见人家秘密，不大好意思，转过头去，发现沈凤正在偷看朱丽。他避开沈凤的眼光，低声对朱丽说：

“你还没见过这位王太太吧?”

朱丽好像没听见，也不回答。林子瑜就不声不响，靠在窗槛上，看陈倩飘飘然在那里和这个握手、那个说话。一会儿看见大家往饭间走，就推朱丽说：“吃饭了，咱们去吧。”

孙秀推陈倩坐首席，陈倩红着脸不肯。

逸群说：“你是远客——汽车来的是第二远客。”她推守恒坐在陈倩左边。

冯彦猷说，圆桌不分上下，推蔡逵坐在陈倩右边。朱丽忙

抢了离赵守恒两个空座的椅子坐下。孙秀给她介绍陈倩，她只遥遥点头，坐着不肯动身。结果沈凤坐在赵守恒左边，林子瑜坐在沈凤、朱丽之间。王亚孚最仰慕朱丽，欣然坐在她的左边。逸群坐在蔡逵右边，下首是主人，再下是主妇。赵守恒站在陈倩椅后为她挪近椅子，若即若离地扶她坐下。李淑君不肯入席，笑说大夫监视着她呢，馋了不好偷吃。她傍着沿墙的茶几坐下，举着一杯牛奶说：

“祝你们一桌十人十全十美！”

大家领会她含蓄笨拙的言外之意，不禁笑了；只陈倩佯作不解。

大家喝酒欢迎陈倩，蔡逵摇头晃脑说：

“陈倩女士，我在上海见过你舅舅，你们母校的校长我也认识，你们的钢琴老师不是珀莉小姐吗？——”他向赵守恒说：“陈倩女士家学渊源，而且名师出高徒。”

陈倩直不好意思。赵守恒却得意地听着，一点不嫌肉麻。他亲切地问长问短，殷勤地为她夹菜。李淑君凑趣插话，沈凤也在旁附和。朱丽虽然笑得勉强，也二三次站起来为陈倩夹菜；陈倩欠身道谢。逸群向来喜欢大说大笑，这时看孙秀一面张罗应酬，好像还直怕朱丽半途杀出来，也就带着几分戒心，和冯彦猷低声说话。她看陈倩喝了点酒添了妩媚，害羞似的别过脸只和蔡逵酬对；赵守恒却对陈倩心醉得把身边的沈凤全忘了。林子瑜得左右照顾两位太太。逸群不时向对面的朱丽偷偷瞥一眼。王亚孚为朱丽夹的菜堆满了一碟，她都没吃。逸群踌躇满志，暗想：“老啦！尽管不发胖，深红色也遮不了丑！”可是朱丽今晚分明是输在她手里了；她不妨宽弘大量，不与计较。

朱丽饭后特地过来和陈倩握手，还应酬了几句。然后，她又要林子瑜陪她到院子里去数石榴。林子瑜说，只怕暮色昏沉数不清，不过他也不耐烦听酒醉饭饱后的废话，尤其对陈倩很反感，借此在外面闲散一下，又在阳台上坐了一会。只听得里面说笑得很热闹。一会儿又听得逸群胜利地哈哈大笑，大家随着大笑。陈倩好像在央求，大家笑着叫逸群别理她。林子瑜起身向窗里望了一眼；朱丽只懒洋洋地坐着。阳台上很凉快，他们坐了好一会，朱丽就进去找了蔡逵辞谢主人回家。

陈倩坚不要赵守恒送。李淑君也住南院，她们俩一同辞出。王亚孚夫妇接着也走了。孙秀和逸群就问赵守恒：

"怎么样？"她们都不提朱丽。

赵守恒表示十分满意。他明晚有事，预约后天晚上由林家做东，请个精致的家常晚饭，只他们五人再加上陈倩，大家可以谈得亲近些。

周逸群在她和林子瑜回家路上说："陈倩一打扮可真有风头！朱丽是一败涂地了！"

林子瑜鼻子里冷气直冒。他说："何必那么臭打扮！"

"啊呀，我们直怕她小寡妇似的清清淡淡，真像一碗高汤。你瞧朱丽，今晚竟会闯席做不速之客！简直是疯了！就这么情不自禁！她跑了来，可气傻了！——她和你谈什么呢？"

林子瑜说："数了五十六只石榴。她说要买王世骏遗下的家具，说是褚太太也要，不知陈倩怎么打算。问我多少价钱行不行——我怎么知道。"

逸群说："陈倩留着那些家具干吗呀！结婚当然再买新的。瑞琴专爱打小算盘。瞧他们俩！临时又不来，就怕还席呢！你

借她敲朱丽一下竹杠，说瑞琴愿意出多少，反正比朱丽说的价钱再高些，朱丽决不输这口气；你就叫她付现款成交。”

林子瑜说：“我才不管她们的闲事！”

“这是陈倩的事呀。”

“那我更管不了。她一会儿卖，一会儿又不卖呢？”

“她当然卖。刚才你没听见吗？她忙着要回上海，今天不知乘了哪班车一人悄悄儿进城，预买了车票。我假装不信，叫她拿出来给我瞧。她真从小提包里掏出来；我就势把票抢来了。我说：‘你的事还没了呢’。她说都了了：王世骏的那套切片已经送到褚家；世骏的几件家具，她可以托褚太太处理。”

“她真的买了车票？”

“在我这儿呢！”逸群得意地拍拍自己的手提袋说：“明天叫人给她退掉。”

林子瑜说：“她真要走，就让她走。她假要走，不用你留。”

逸群说：“怎么叫‘假要走’呀！她算是来取东西的；取到了东西还不该走吗！”

林子瑜瞧逸群那么兴头，没再开口。

（五）

林子瑜在他的办公室里写讲稿，听见门上轻轻敲了两下，进来的是陈倩。她还穿着他初见时那件细白条儿淡青纱衣，脸色苍白，两手捏着一把小阳伞，迟疑地说：

“对不起——”

林子瑜不欢迎她来打搅，半抬起身子敷衍说：“回来了吗？”

这一清早，逸群和孙秀带着孙秀的三个孩子，陪陈倩进城游北海、划船去了。

“刚回来，她们都在休息。”

林子瑜并不请她坐，只勉强说：“你不歇歇？”

“我买了车票，明天下午动身。可是林太太把我的票拿去了，不肯还我。”

她瞧林子瑜不回答，迟迟疑疑地央求说：

“能不能请林先生帮帮忙？”

林子瑜放下笔说：“那是你们的事。”

“我明天得回去。”

林子瑜记得明天是他家请陈倩和赵守恒吃晚饭的日子。

他说：

“你明晚不是还——”

“我没答应，我早说要回去的。”

林子瑜不耐烦道：“你们的事我不清楚，没法儿管。”

他拿起笔，低着眼只顾在纸上乱画；再抬眼时，陈倩已经转身往外跑。他目送她悄悄出去，又轻轻关上门。

林子瑜放下笔，想了一想，又拿起笔来，继续写他的讲稿；可是给陈倩扰乱了思绪，很没好气。他起身翻了一会书，在屋里转了两圈，坐下还觉烦躁，就出门去洗个手。他回来看见陈倩在长廊尽头面窗而立。她等什么？还在等他吗？

林子瑜有点厌烦。可是他立即吃了一惊。陈倩虽然乍看好像站着闲望窗外，她的身体在微微震动。是哭吗？——是的；憋不住地直在抽噎呢。林子瑜最怕的是女人哭。他不胜厌恶，走近几步，粗声大气地喊了一声“陈倩！”她索性不加抑制地抽噎

起来。他更厉声喊"陈倩!"又怕人听见，就赶上几步，不客气地拉了她胳膊，拦腰一扫，把她直扫到自己办公室里。他说：

"你要哭，也可以找个合适的地方。"说完自己退出，关上门。

他在长廊里慢慢儿踱了一个来回。暑期的下午，大家休息呢，没碰见一个人。他回去悄悄开了一缝门，瞧哭完没有；只见陈倩坐在他的转椅上，一面拭泪，一面看他的讲稿。他含怒直冲进去。

陈倩忙起身让开，打算立即出门去，一面道歉说："林先生，对不起，打搅了你。"

林子瑜没好气说："该我道歉，是我无礼。"

陈倩说："我不是怪林先生，我是和自己生气，昨晚我不该赌气，因为不甘心做'高汤'。"

"——?"

"那不是我的绰号吗?"

林子瑜忙问："李淑君告诉你的吗?"

陈倩虽然泪光满面，听林子瑜老实招认，不禁好笑。她说："我听了你的话自己想出来的。"她抬眼看到林子瑜惊佩的目光，噘着嘴笑了。

林子瑜心上好像解开了一个大疙瘩。他往转椅里一坐，往后一靠，说：

"自己想出来，太聪明；赌气，太笨!"他声音的严厉，掩不了眼睛里怜惜的神情。

陈倩好像浸浴在和煦的阳光里，心上很舒坦，不等主人邀请，自己在书桌旁的沙发里坐下说：

“我做事总没个得当。姐姐——王大夫嘱咐我带两件新衣，说作客保不定得打扮打扮。我本来以为不必。昨晚赌气，实在是我太虚荣。‘高汤’又怎么，现在倒好像是我有意撩人。可是——蔡先生顶恶心，我还是宁愿敷衍他，也没跟赵大夫说几句话呀。”

林子瑜说：“也许那样更撩人呢。”

陈倩涨红了脸，默然半晌道：“那就是活该我了！”她站起身，指指林子瑜的稿子说：“你讲的公平，我还没看见过。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公平，只有活该！”

林子瑜叫她坐下，和悦地解释：“我没说你活该，谁也没说，何必跟自己那么生气？”

陈倩赧然说：“假如为了世界上的不公道动义愤，可以理直气壮；自己受了委屈，可以豁达大度；可是做了错事，就只好活该！后悔是最窝囊、最没意思的。”

林子瑜笑道：“理直气壮有什么用？豁达大度又谈何容易！错也有个轻重大小，况且‘来者可追’。”

陈倩摇头说：“我只恨活一辈子不能先打个草稿。”

林子瑜安慰她说：“谁没错！后悔至少是知道该怎样、不该怎样。还有不知后悔的呢——只要是自己干的，总没错。”

陈倩低头想了一下，点头说：“给你这么一讲，我心上好过些。”她深长地叹口气，站起来说：“那我不打搅了。”走近门又回头说：

“林先生，我请你原谅。我从来不爱哭。刚才不知怎么的忽然一下子忍不住了，没有准备，来不及找地方。”

林子瑜看着她的脸，忽然着急说：“你这个脸，怎么见人呢！

你有梳子吗？"

陈倩摇头。林子瑜过来笨拙地代她掠了一下头发，又不愿再动手碰她，就问："你有镜子吗？"

陈倩只有一块泪湿的小手绢。

林子瑜客观地端详着她，不禁笑起来。陈倩有点不好意思，可是还等他有什么办法。后来林子瑜指指书橱上的玻璃说："你照照玻璃吧。"

陈倩料想自己眼肿发乱，玻璃里也照不清。她勉强掠掠头发，擦擦眼角说："不要紧，我撑着伞呢。——林先生不生我的气了吧？"

林子瑜忽悟到自己确是生她的气。陈倩太鬼，给她看透了；而且她分明是为此才大哭的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慈厚地看了她一眼。陈倩洽意微笑，不需他再回答。林子瑜指着沿墙的沙发说：

"我看，你且坐一会儿——'时间是最好的治疗'。"他把书桌整理一番，过来坐在旁边说：

"我告诉你，陈倩，你的家具，不用托褚太太，我会给你料理。车票呢，听说已经退了，车钱大概交给褚太太了，你可以问问。你一定要走，我托人给你再买。"

陈倩感激点头。

林子瑜说："其实，你何必急着回去打杂儿呢？打些什么杂儿？"

陈倩说，她是校长的秘书，校长是个老姑娘。她给校长写写信——有中文信，也有英文信——帮她记着些该办的事；教师缺席，没请代课，就由她代——什么课都代。林子瑜又问薪水多少，陈倩告诉了他。

林子瑜说："打杂儿是没完没了的，这多少年了，还只那么一点薪水？"

陈倩说："林先生，我是中学都没毕业的，还差一年，就结婚了。假如我外婆在，也许我不致那么糊涂。我爹妈向来不大管我，没有谁为我打算。我那堆杂事，几年来也做熟了，都少不了我了。"

林子瑜说："这叫价廉物美。你就没想换个工作？"

陈倩说："不是老准备到这儿来吗？"

林子瑜暗想：假如起初是陈倩不热心北来，往后分明是王世骏不要她来。他惋叹说：

"你那事没有前途。我看，——"他顿了一下慢慢说："你若在这里找个事——程涣的研究室里，用得着一个整理资料的，要懂外文，中文也通顺，我想你能胜任——我且给你问问。"

陈倩高兴地说："问问程太太行吗？"

林子瑜忙说："千万别和她讲。她知道了准热心帮忙，事情就糟了。我告诉你，程涣是个弄学问的。弄学问的一般只知道爱惜时间，不爱揽权。揽权的有几个能为国家爱惜人才！用一个人，是培植自己一份力量。程涣是不管事的，而且很受排挤，谁是他的来头，准没希望。"

陈倩点头说："我们那么个小小弄堂中学，芝麻绿豆的权力，也抢得厉害呢。"

林子瑜说：程涣那研究室里他有熟人；另几个研究室里，他也有人可以问问。他为陈倩打着算盘。陈倩毫无掩饰地把她过去、现在的境况一一告诉；林子瑜有许多牢骚感慨，两人谈得很相投。他觉得陈倩的眼睛并不说话，却善于听话，静静地把

他没说出来的话都听进去。他们直谈到日暮，把时间都忘了。

朱丽进城忙了一天，晚饭前回家，将近图书楼看见林子瑜和陈倩并肩而来，且说且走，旁若无人；朱丽迎面过来他们都没看见。她忙闪在树后，看他们一路过去，简直情人似的；她从没看见林子瑜和哪个女人这样亲密。他们走过石子小道上一块塌败的地方，林子瑜好像怕陈倩绊脚，还搂了她一把。朱丽骇异得睁大眼睛，眨了好几下。

她躺在床上还直在捉摸。昨晚林子瑜对陈倩够冷淡的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吃醋？她只恨当时天还不黑，不便跟上去听听他们说什么话。

（六）

第二天，陈倩由李淑君和沈凤陪着游览了故宫，在城里午饭。她回来休息了一下，把王世骏的那盒切片仔细包好，正写信给王大夫。忽见帘外人影一晃，林子瑜来了。她出乎意外，高兴得满脸是笑。林子瑜一手掖在衣袋里，洋洋得意，滑稽的笑容带着几分淘气，好像忽然返老还童，变成了顽皮孩子。他进门就在书桌旁的椅上一坐，看见桌上有半袋糕点之类，倒挂着眉说：

"我饿了。"

陈倩笑问："真的饿？还是假的饿？"

林子瑜认真想了一想说："也许是假饿，因为看见这儿有吃的。"

那是火车上吃剩的一点蛋糕，陈倩说已经干了，她另有几

片薄脆饼干，也许还好吃些。她像哄孩子似的一一摆出来，含笑看他吃，又要跑到褚太太那边去给他倒水，因为屋里没有水瓶。林子瑜忙摇手悄悄说：

“我刚在褚太太那儿喝过水。”

陈倩住的这间厢房是王世骏从前住的，在小院子门口，里面单独有一套简陋的卫生设备，和褚家一溜正房不相连。

林子瑜低声说：“我只算是来点家具的——我给你卖掉了。”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，放在桌上说：“我没让朱丽杀贱。”

他按逸群的妙计行事，这时拿了朱丽的现款，又假意来找褚太太，说朱丽愿出多少价钱；褚太太果然表示愿意让给朱丽。他把两边交涉的经过偷偷告诉陈倩。陈倩又要笑，又抱歉，又感激。她说：

“好意思吗？——我上次说过这两把硬木椅子送给褚家，你给我留下没有？”

“留下了，刚才和褚太太也说了。她没有想到，很高兴。我和朱丽讲好，等你走了交货。”

他掏出大手绢来抹抹嘴，起身要走，忙又坐下说：“我刚才跑了几家——问你那事，看来很有希望。可是你先别说——连逸群、孙秀—个也别告诉，免得事情还没有眉目，就传遍了全园。我刚才打电话只说不回家吃饭。”

“啊呀！那你是没吃饭呀！”

林子瑜拍拍肚子说：“这会儿吃了——我现在回家吃西瓜。”他看看陈倩的随身衣服说：

“你这会儿和我一起家去吗？还是耽会儿我来接你？”

陈倩说：“昨天划船回来，已经到过你们家，我认得路，不

用接；你已经跑得够累了。”

林子瑜确是跑得累了。他说：“那么我就在家里等你了，早点来！”

他一走，陈倩忽觉得很寂寞，许多不愿想的事都兜上心来。她不愿意再见赵守恒，可是无法推掉今晚的晚饭。人家没明说为她做媒，她怎么表白自己无意呢？既然无意，又怎么好意思受人款待，留连不走呢？即使她谋到了这里的事，也得先回上海，把旧事交代妥贴。她写完信，故意挑了一件最朴素的白夏布旗袍换上，一路投了信，就到林家。

冯彦猷和孙秀已经先在。逸群迎出来说：

“我叫子瑜来接你，他说你说的，你认得路，不用接。有这样的主人！”

陈倩笑说：“我是认得！连你们的后门都认得了！”原来林家后门上的撞锁坏了，键不住，外面从门缝里用头发夹子一拨就开。这是他家的秘密，只有相熟的几个人知道。逸群贪方便，不愿修理，昨天划船回家就是拨开了锁进去的。

逸群哈哈大笑，一面端详着陈倩对孙秀说：

“瞧她一脸喜气！穿了这么素净的衣裳，就像出水芙蓉。”她顺手摘了盆里一个玫瑰骨朵给陈倩簪在鬓边。陈倩看见林子瑜在旁偷眼看她，好像很欣赏。她脸上泛出红晕，乖乖地戴着花，打算等赵守恒来再摘掉。

林子瑜倒了一杯冰水给陈倩，告诉逸群说：

“好像陈倩屋里连水瓶都没一个。”

孙秀说：“陈倩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说，住到我家来吗？”

逸群说：“搬我这儿来。”

林子瑜说："住哪间呢？"

逸群偷偷瞪了他一眼，笑说："陈倩，你听听！知道的，说他是关心；不知道的，准以为他不要你来，表示没房间呢！"

冯彦猷知道林子瑜最怕逸群留客住宿，捧着烟斗忍不住笑。

陈倩心虚得不敢抬眼。她说："那套切片，我都包好了。我已经和褚太太讲过，买到车票就回上海。我想明天去买票。"

逸群笑道："你放心，我们买票有门路，只要一个电话，车票就随着班车来了，还用你自己买去！"

孙秀忽然灵机一动说："彦猷，你们的宋翩不是明天早车到上海去吗？那盒切片可以托他带去呀。怪沉的，陈倩哪里拿得动。"

冯彦猷立即打电话。逸群按住陈倩说："你不用客气，我们给你安排。"

冯彦猷掩住听筒，问东西送到哪里。孙秀问了陈倩，代她说了地址。冯彦猷打完电话说：

"没问题，他马上到褚家去拿。"他叫陈倩放心，宋翩是他手下的能干人，决不误事。

逸群说："你让朱丽把家具搬走，明天你就搬来，好好多住几天。近郊的名胜，你一处都没去呢。"

陈倩急红了脸说："一客不烦二主，我马上就要走的，已经有信通知姐姐了。"

孙秀悄悄拉了她说："我的客房空着，早就准备你来住的。"她以为陈倩看透林子瑜不欢迎她。

林子瑜拿了陈倩还没喝完的水杯说："我给你换些冰凉的。"

陈倩忙跟过去说："谢谢，我自己倒。"

林子瑜低声说：“陈倩，你别走，我有话跟你说呢———大堆话。”

陈倩说：“我也有一大堆话，可是我得走。”她接过杯子，忙着回来。

林子瑜在她耳边恳求说：“陈倩，你不走。”他慢慢地关上冰箱，慢慢地跟过来。

大家说着闲话等赵守恒。逸群越等越焦躁，直说：“怎么还不来。”等到七点多，赵家老太太来了电话，说守恒有急诊，没吃晚饭就走了，临走嘱咐七点打电话给林家，请别等他，给他留点饭菜，他能来就来。

逸群很失望，说再等会儿吧。林子瑜倒挂着眉，苦着脸，两手捧着肚子。他原是偷偷做给陈倩看的，却给孙秀看见了。孙秀忍笑说：

“饿了吗？”

陈倩关心地说：“林先生饿了。”

逸群看了子瑜一眼说：“咳！子瑜，你怎么办呢！”说着自己也笑了，赌气说：“别等了，咱们吃吧。”

逸群把每一道菜都留下一份温着，不时地看表。幸亏林子瑜谈笑风生，颇能做主人。饭后大家回到客堂喝茶。逸群叫子瑜去洗果子，请陈倩监督，说子瑜洗不干净。她支使开陈倩，悄悄问孙秀：

“你觉得这里有鬼吗？”

“你说朱丽？”

冯彦猷说，好像这两天老看见朱丽进城。孙秀怪他怎么不说。冯彦猷说：谁管得了她的闲事！他劝她们别忙着瞎猜，做

医生的向例吃不到安顿饭，除非是没饭吃的。她们两个却不放心，只顾捉摸。

林子瑜和陈倩洗果子的水池子，在饭间和厨房之间的过道里，老妈子出出进进收碗碟、抹桌子，他们没机会讲话。林子瑜只能断断续续地说："陈倩——你不走——你搬来——"

他们吃完果子，聊了半天，赵守恒始终没影儿。逸群打电话到赵家去问，赵老太太反问守恒来了没有。逸群说，等赵大夫回家，请他来个电话。

陈倩先告辞。逸群因为赵守恒没到，非常抱歉。她要等电话，叫子瑜带个手电送送。因为冯家在东，褚家在西南，而且冯家近，他们夫妇还要多坐会儿呢。

到褚家去是小道，四周花树繁密，又没有路灯。林子瑜扶着陈倩说："小心，这里的树根最爱绊脚。"两人一路走去，林子瑜又说：

"陈倩，你别走，你搬来住。"

陈倩笑道："你的一大堆话，就这一句吗？"

林子瑜说："一大堆话并作一句，就是叫你别走。"

陈倩笑道："今天大好运气，赵大夫来不了。我还特地耽着等他！"

林子瑜说："医生最被动，自己做不了主。守恒总是自己开个汽车，有空就来，约他不容易。所以逸群愿意你来住着，守恒有空，可以常来。"

陈倩说："可是我又不想常和他见面。"

"见见面怕什么！也许彼此熟了——"

陈倩笑说："我觉得他好像倒喜欢生，不希罕熟。他和朱丽

的那副样儿，你没看见吗？假如他们那样的交情，见我一面就变了，那样的人，你说——”

林子瑜说：“我确是怕他不能爱惜你、了解你。逸群是为守恒打算。可是，你不愿意，她也不能怪你。过些时，等你事情成了，再回上海结束你那边的事。你本人在这里，事情好办些。”

“这话也对。可是我除非没打定主意，耽在你家还说得过去——所以我的一大堆话，并作一句是‘我得走’。你再仔细想想，我能不走吗？”

林子瑜说：“好，我再仔细想想，可是我的话也有道理，你也再仔细想想。明天我来找你，好不好？”

陈倩同意。他们已到褚家院子门口。

林子瑜说：“那么明天见，你等着我。”

他走了一段路，回头看见陈倩还在门口站着。两人遥遥招手；林子瑜看陈倩进了院子才回身。

（七）

林子瑜回家路上，好像瞥见朱丽往北院去，料想是城里回来，并未放在心上。

朱丽这几天没有闲着。

冯家为陈倩接风是星期二晚上。星期三清早，朱丽乘第一班车进城，直入赵守恒卧房。赵守恒一脸肥皂沫，正对镜剃胡子。朱丽靠门站着，无限怨屈地看了他一眼，叹气说：

“守恒，你就急得这样！我跟你讲的周小姐，你决计不考虑了？”

赵守恒心上惭愧，幸有肥皂沫遮脸。

朱丽说："温家园里没有秘密，我都知道。我不怕人家嫌，亲自为你去相了相人。你也见过点世面，怎么千挑万挑，挑上个三十岁的穷寡妇！娶一个，就娶了她们一家子！而且十足的寡妇相！你眼睛花了吗？你至少也先看看那一位，比一比再说呀！——人家是对付我，不惜牺牲你。我可不愿意为了我，害了你。"

几句话，说得赵守恒全听她摆布。她没等守恒吃早点，也没见赵老太太，就匆匆走了。

她马上去看张太太。张太太是恒丰银行的经理太太，最慕风雅，专爱结交名流学者，和温家园里许多太太有来往，和朱丽尤其亲密。朱丽说起明晚想借她家请几个城里的客人，张太太一口答应；等朱丽邀定客人，明天上午通知她。朱丽随即到周家——她亲戚家去。她所说的周小姐是有名的大学校花，赵守恒久慕芳名，朱丽说是她的亲戚。这位小姐未必看中赵大夫，朱丽也无意介绍。她去探了一下周太太的口风，透露了一点意思，说哪天带周小姐看张家的金鱼去，因小姐本人不在，没定日期。她打算先稳住赵守恒再说。可是她那天晚饭前回家，将近图书楼看见林子瑜和陈倩并肩喁喁密谈的情景，晚上躺着左思右想，忽然心上开窍，变了主意。

星期四早上，林子瑜为陈倩那几件家具的事去找朱丽。朱丽狡猾地探问了几句，瞧他一片忠心为陈倩卖力，越发坚定了昨夜新打的主意。她本来再要看看那几件家具，可是忙着要进城，就全权委托林子瑜。林一诺无辞，好像陈倩的事他全做得主。他向来最不屑过问这等事，这回却甘心代她去送款子，并

和褚太太交涉。朱丽暗暗好笑，立即再进城去找张太太。

张太太说，她丈夫天津去了，他答应托人明天带些螃蟹来；怕还不饱满，没敢多要，反正够朱丽请客的。朱丽说，她的客人没有邀定，温家园里的太太都爱吃螃蟹，如不多，何不单请女客，不请男客，来个洋人所说的"母鸡会"。张太太欣然听她调度。那天，朱丽就在张家午饭；晚上，周逸群痴等赵守恒的时候，朱丽和守恒正在馆子里同吃晚饭，商量怎样约会周小姐而不着痕迹。

朱丽晚饭后末班车回园，心上得意，很想看看逸群是否还在呆等。她下了班车，不往北去，故意往东绕。东院各家的院子只围着矮矮的侧柏，客堂开了灯，外面望得见里面。可是她还没到林家，就看见花树丛中隐约有一对男女缓缓向南院走去，凭身材姿态，看得出是林子瑜和陈倩。她听不见说话，可是两人挽手缓步和依依惜别的情景，都落在她的眼里。

星期五上午，朱丽得了张太太邀吃螃蟹的电话，料想周逸群抓不到赵守恒，上午准进城去。她闪在大槐树附近，果然窥见周逸群和孙秀一起上了班车。她暗暗得意，立即去找林子瑜。

林子瑜本要去找陈倩，偏偏逸群要他打电话找赵守恒。逸群刚走，朱丽来了。他说：

"嘿，朱丽，找我吗？"

"找你们二位，不知赏脸不赏脸？"

"唷！请我们吃什么好东西？"

朱丽笑道："林子瑜，你可算得一个玻璃人儿，可惜还不是水晶心肝；我们哪有好东西！我请你们吃冰，今天下午四点，好不好？"她家有电冰箱，她做的冰淇淋是温家园里有名的。

林子瑜诧怪说："啊呀，贵友张太太不是请你们各位母鸡吃螃蟹吗？"

"谁说？现在才几月？——哦！北方的团脐该饱满了。我可看不上这种螃蟹——反正我去不了。"

林子瑜说："她不是请了你吗？"

"不知道呀。我一早出来了还没家去呢。她们谁去？"她听林子瑜说了，一歪身坐下，丧气地说："怎么办呢？主客已经邀定了。"

"谁主客？"

朱丽很神秘："不能告诉你，来了就知道，反正不是生人。逸群她们来不了，你就非来不可，不能拆我的台。"

林子瑜推辞有事。朱丽摆出霸王请客的姿态，用洋文说："我不接受任何推诿！"她抬身就走，一面回脸说：

"现在我得登门去请那一位主客。"

林子瑜一听，料想是陈倩；已经约定的那一位主客，难道是赵守恒吗？他满处打电话找守恒不到，朱丽又是什么时候约的呢？他冒她一句，问道：

"你是什么时候邀的守恒？"

朱丽并不遮掩是守恒，只说是老蔡邀的。

林子瑜说："朱丽，你既然要我陪客，总得告诉我陪谁呀。"

朱丽耍无赖道："我的客人是老虎！吃了你！你放心，我自己去请，我自己会去接，不用你操心。"说得林子瑜反不好意思再问，因为那位客人是谁，已经很分明。

林子瑜不知朱丽搗什么鬼，想不去，又不放心。朱丽既要登门去请，又要亲自去接，他就不便上那门去。他想抢先打个

电话给陈倩，话又很难说，电话保不定有人旁听。他送走了朱丽直焦躁不安，却无法和陈倩通消息。

陈倩直在自己屋里呆等，还到褚太太那边借书借报跑了两次，不听说有什么电话。她由失望而气恼而自觉好笑，心想那盒切片既已带回上海，她一身轻轻便便，不必预买车票，随时可走，留在这里等什么呢。正转念，不料朱丽掀帘进来。陈倩以为她是要看家具，忙起身让坐。朱丽一手扶着椅背，目光四扫，把满屋子的东西看了一遍，笑说：

"不坐了，我顺带谢谢你的家具，沾了你的便宜；不过我是特来请你，今天下午到我家吃冰去。"

陈倩辞谢。朱丽说："又不费事，不过是我亲手做的冰淇淋。也算是名牌货呢！你来尝尝。"

陈倩说："只好心领了，我今天就要回上海去。"

朱丽把嘴一撇，笑道："别哄我，我刚从林家来；褚太太也说你不走呢。——只几个老朋友聚聚，又不是什么请客——也许我该向你道歉，今天顶不热闹——"她讲了城里张太太请的"母鸡会"，"我说改期吧，又怕你要走；想想人少也好，静静地说说话，别宴会似的大家尽客套。"

陈倩还要辞谢，朱丽假装生气了，一扭身说："我本来想托人代邀，怕不够郑重，巴巴地亲自跑来。瞧！就是没面子！"

陈倩盛情难却，只好答应。

朱丽立即回嗔作喜，笑弯了眼说：

"那么，回头见！我让林子瑜接了你一起来。"她忙着走了。

朱丽回家就打电话给张太太，托故辞谢了"母鸡会"；又利用温家园里电话走漏消息，叫通了一位专爱传布谣言的太太，假

装和别人说话，如此这般，暗示了一个地点、一个时间。蔡逵饭后就要出门，老晚也不会回来；孩子在家反正不相干。朱丽全盘计划都布置妥善，仔细检查，觉得很完密，没一点漏洞。

（八）

陈倩午睡起来，就洗了脸，换了衣服，等林子瑜来。她心上直纳闷：他分明在家，为什么一上午不来找她，也没个电话；昨晚约她的话全忘了吗？她也想不明白朱丽为什么这样殷勤，要亲手做冰淇淋请她。

她直等到四点，来了个穿短褂的人，说："蔡太太让我来接您，她说林先生一直到她那儿去了。"

陈倩不知那人身份，不便多问。

蔡家住一所四合院，中式房子，西式装备。冯家、林家都不像褚家邋遢，可是和蔡家一比，又简陋多了。蔡家院子里绿荫一片，进屋踩上厚软的地毯，就觉和别家不同。朱丽为她开了风扇，倒上一大杯冰汽水，请她先歇歇；又要为她放唱片，问她爱萧邦还是贝多芬；又拿出一叠照片簿，是自己历年的美术照相，供她赏鉴。她开了唱机说：

"林先生来了，你请他先等等，我还得洗个脸才见得人呢。"

其实她已经从窗里瞥见林子瑜一面看表，忙忙地进院来。她躲在门后偷看。

林子瑜一进客厅，看见陈倩独坐在长沙发上翻看照片簿，就赶上去说：

"哎！陈倩！我简直没法儿和你通消息！"

朱丽在门后一缩脖子，差点儿笑出来。

陈倩对他摆摆手。林子瑜忙举目四看，然后坐在她旁边说："你等急了吧？"

陈倩阖上照片簿，放在一边，两人低声说话。朱丽听不见讲些什么，因为正放着音乐，只看见他们话真多，见面就说个没完。朱丽故意让他们说去。

林子瑜讲了他为什么不能去找陈倩，也不便打电话。

陈倩说："可是她说叫你来接我的呀。"

"没那话。她压根儿没肯说客人是谁，只说了赵守恒。逸群若知道，今天准不肯进城。"

"她没提赵守恒——"

"她没明说有你，只说自己接你去。"

陈倩形容了去接她的人。林子瑜说，也许那是替各家打杂儿的老汪——反正供她使唤的人多的是。两人讲完彼此一天来的焦躁等待，唱片已经快到尽头。陈倩等片子开完，起身关上唱机，回来坐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。静寂的客厅里，只有呼呼的电扇声，两人的话，减略到一字两字，彼此只会心地点头微笑。

朱丽系上一条洋娃娃式的贴花小围单，故意放重脚步，咚咚地跑出来，高兴地对林子瑜说：

"啊呀，谢天谢地，你来了！老蔡这家伙！我叫他找了赵守恒早点来，这时候还没影儿。"

她又进去，亲自倒了冰汽水给林子瑜说：

"你代我招待陈倩吧，我打个电话去。"

陈倩跑到窗口，假装看院子里的花树。林子瑜跟过去，脸

半朝里、半朝外。

陈倩说："我恨不得马上就走！"

林子瑜笑了笑，转脸向窗说："我可以打赌，今天守恒决不来。"

"不来就不来，干吗老叫我等他！"

林子瑜听朱丽在里间正大声打电话——也许是假装打电话，忙悄悄说："你又笨了！我知道守恒。他决不是不愿意来。他或是来不了，或是压根儿不知道。我告诉你吧，朱丽在演戏呢！叫你瞧瞧，守恒对你无意。"

"也许他确是表示生气。"

"他哪里生气！决计是朱丽演戏。"

陈倩说："好吧，咱们就看她演。"

朱丽进来说："大概快来了吧，赵大夫不在诊所，咱们还等一会儿吗？"

陈倩不置可否；林子瑜说再等等。朱丽陪着说了一会闲话。她发现他们俩背着她话可真多，当着她却不言不语，得她想出话来，他们才勉强敷衍。

朱丽出出进进忙了一会，说："咱们先吃吧，别等了。"

老妈子端出几盘精致的什锦小酥饼，放在沙发前的矮几上。朱丽亲自用银盘捧出三银杯粉红色的冰淇淋，上浇绿色的法国薄荷酒。她直道歉简慢了客人，说那些小饼饼还是香港来的，怕不新鲜了；薄荷酒只怕太甜些，可是她知道陈倩不喝茅台。

林子瑜忙对陈倩说："你别上当，这种酒甜虽甜，也够凶。"

朱丽心想："要你这么护着！"她差点儿对林子瑜横一眼。

陈倩微笑，只客气地称赞朱丽调味恰到好处。朱丽殷勤地

要他们吃完再添，至少添些甜酒，免得胃里寒冷。

吃罢，撤掉杯盘，她从照片簿底下抽出一大本装潢精致的西洋名画影印集，放在矮几上，供陈倩和林子瑜并坐赏鉴；又为他们开了唱机，说抱歉得很，她再要去打电话。

陈倩还是坐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。林子瑜拿起画册翻看了两页，都是古典裸体画。陈倩瞥了一眼，忽想起方才在一个小红门口看见老妈子抱的一个半裸体的胖孩子。她笑说：

"离这儿不远有个小红门，门外有一棵大杨柳，那是王亚孚家吧？我看见一个孩子活像沈凤。滚胖的男孩子，一张脸却和沈凤一模一样。"

林子瑜说："没错儿，那是王亚孚家。"他想到那孩子忍不住就笑。"那小子丢不了，谁看见都知道是沈凤的儿子。"

"沈凤是瘦瘦的，那小胖子怎么和妈妈那么像！"

两人都笑。林子瑜合上画册，放在几上。陈倩又看了一遍手表，悄悄说："咱们可以走了吧？"

可是朱丽久久不出。好半天，她脱了围单出来说："你们今晚在这儿吃晚饭，都准备好了。"

陈倩说：不行，褚家要等她的。林子瑜说：他家张妈的婆婆有病，这几天每晚回家，他得早早回去。

朱丽说："放心，早给你们打过电话了。因为老蔡刚来了电话，说他们马上回来吃晚饭——"她还待撒她的一大套谎。

陈倩站起身，客客气气道谢一番，然后放下脸说："林先生再坐会儿吧。我有点要紧事，不能耽搁。"她不待主人许可，只顾走了。

朱丽本来要他们吃了晚饭才放走，没料到这一着。她急忙

对林子瑜说："不好了，陈倩生气了！我刚才是撒谎，电话还没打呢。你家去有饭吃。快给我送送她，代我道歉。"

林子瑜巴不得这一说，忙脱身出来。只见陈倩走得飞快。她经过王亚孚家，向院里望一眼，才看见林子瑜在后赶来，就停步等了他同走，一面说："怎么？你也来了！"

林子瑜倒挂着眉说："赔了冰淇淋，还要赔晚饭，这出戏演得太蠢了！"

陈倩说："当初就不该赏脸！反正我明天就要走的。"

林子瑜说："你该赌气不走！她这出戏骗不过我。守恒昨晚不来，准也是她捣鬼！不信你等两天瞧瞧。也许一会儿逸群回来就有分晓。"

陈倩说："我才不赌这个气！我已经把你的话仔细想过。你说吧，我能不走吗！"

"我认为你对逸群没什么抱歉的。不过，也许在你想来，好像不合适。我尊重你的意思。"

两人默然走了一段路，林子瑜叹了口气，强笑道："我承认自己有点返老还童了。我记得小时候得了第一支汽枪，舍不得放一放手，睡觉也抱着，生怕再睁眼就不见了。"

陈倩默然，过一会，也轻轻叹了一声说："我从前听世骏讲温家园，觉得里面都是超人一等的享福人。可是我不羡慕。也许只因为我来不了——是'酸葡萄'。也许因为我是做穷亲戚长大的，当然同情和我同样的人；你们的日子，我过了心不安，不会舒服——你大概不能理解。"

"谁说！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理解？我还有许多事没跟你讲过。"

陈倩笑道：“是我胡说。我很想听你讲。——我若能换到一个有前程的工作，我是很希望的。可是再想想，假如到头来，也不过是自己能过好日子，那和嫁一个赵守恒又有多大分别呢！”

林子瑜叹息说：“是啊。这类事，你来了我有许多要和你讲究的。”

陈倩笑说：“好吧，希望你为我谋的事成功，我回去了就来——你说我还会来吗？”

林子瑜只把陈倩的胳膊紧紧地掖一下，以示鼓励，也借以坚定自己的希望。两人默然走到分路处。陈倩说：“咱们都得赶紧回去，你不要送我了。”

她声音虽然冷静坚定，林子瑜看见她满眼依恋。他但愿这条路走不完，可是他也得赶早回家，只能相看一眼，点头分手。

朱丽换上平底鞋跟出来远远瞭望，要坐实自己的估计。她没忘记林子瑜说的张妈要回家，以为陈倩不肯留下吃晚饭另有缘故。万不料他们分头各自回去。这是她没有预计的一个大漏洞。幸亏发觉得早，还有补救。

（九）

陈倩晚饭后回房，看见门缝里夹着个字条，上面说：“倩：晚饭后来我家谈谈，我在卧房等你。逸群、即日。”陈倩忙忙洗完澡，向褚太太说了一声，就到林家去。

林家客堂里电灯亮着，敲门却没人答应。她免得惊动林子瑜，就绕到后门去，用头发夹子拨开锁，很顺利地进去了。

厨房漆黑，下房也漆黑。她穿过后院，走进通连卧房的盥

洗室，看见卧房有灯光。她一面进屋去，一面低声喊："林太太！"

林子瑜特地亮了客堂的灯等逸群回来，知道她带着钥匙呢。他浴后换了一身破麻纱睡衣，光着脚，正歪在床上看书；听见脚声，以为是逸群，一听是陈倩的声音，吃惊地立即坐起来。他急要穿拖鞋，却把一只拖鞋踢进床底下去，只好坐在床沿上。

陈倩很窘，站在门口说："林太太呢？"

"她还没回来，末班车还有二十来分钟吧？怎么？有什么事吗？"

陈倩说是逸群留了字条。林子瑜很诧怪，问她要来看。陈倩说，没带着，在屋里呢。

林子瑜不好起身，只叫陈倩过来，反复细问字条上怎么写的。陈倩一字字背给他听。

林子瑜皱着眉头想了一会，忽然抬头说：

"我明白了！朱丽对我们报仇呢！可是把你陪在里面，太不公道了！"他瞧陈倩还莫名其妙，拉她坐下，悄悄说："朱丽下流，想叫逸群抓住咱们俩，闹出来——"

他摸着陈倩的手冰凉，觉得她浑身在哆嗦，忙说："不怕，你回去找了那字条，明天拿来，咱们瞧瞧笔迹——逸群还不回来呢，你定定神，别慌。"

"你还叫我搬这儿来——我永远也不该再来了。"她簌簌滚下泪来。两人都想到刚才说的："只怕一放手，再睁眼就不见了。"

逸群还得二十来分钟才会回来。可是李淑君胃病没好，没到张家去吃螃蟹。她下午找陈倩不见，晚饭后又去，看见桌上的字条，就直闯到逸群的卧房来，因为林家后门的秘密她是知道的。她看见了卧房里的林子瑜和陈倩，吓得回身就跑，把一

块洗衣板都撞倒了。

两人只听见砰的一响，都以为是逸群呢，却听得脚声直往外跑。

陈倩惊慌得抬起泪眼说："咱们落网了。"

林子瑜赤脚拉着陈倩穿过客厅，开了大门，悄悄说："快走！碰到人，堂而皇之，别躲。"他用衣袖拭净陈倩脸上的泪——有她的，也有他的——看她轻快地下了台阶，才慢慢地关上门。

陈倩并没有碰见人，只听见李淑君的声音说："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是他们两口子呢！"和她说话的好像有两个人，却不知是谁。陈倩一口气跑回家去找那张字条，遍觅不见；李淑君随手拿走了，哪里去找呢。陈倩想，幸亏撞来的是李淑君，又想到自己出门前还特地告诉了褚太太，心上稍安。

她第二天起床又找那字条，白找了半天。她等褚氏夫妇各自出门，就去打电话通知林子瑜。刚叫通，只听得传来一阵哈哈大笑，一个声音说：

"大笑话！要抢人家的情人，给偷掉了自己的丈夫！"

"谁说的？"

"李淑君涨红了脸死不肯说。她若不亲眼看见，还不信呢。"

"正在什么阶段？"

"你想吧，李淑君干吗涨红了脸！"

陈倩气得放下听筒，不知林家是否也听见了，只自幸褚太太不在旁边。她不知褚太太到了菜场，比电话里更详细的新闻都听见了。逸群那里，更不愁没人传话。

她呆了半晌，再叫林家的电话。才"喂"了一声，只听见

逸群的声音说："林子瑜不在家。"电话就挂上了。她又打电话到林子瑜的办公室，只听见电铃响，却没人接。她不死心，过一会再打过去，还是没人接；再打到林家，还是逸群的声音，她一定听出是陈倩，一句话不问，只说："林子瑜不在家。"电话又挂上了。

陈倩想，她还找谁解释呢。她的旅行包早已整理好，半空的，很轻。她开发了褚家老妈子的赏钱，听说褚太太在沈凤家。她得去找褚太太面辞一声，也打算向孙秀辞辞行，不管卧车票能否买到，反正她马上动身了。

陈倩到沈凤家，听见里面大说大笑，十分热闹。她刚一露脸，大家立即鸦雀无声，沈凤脸上的笑容还未敛尽。褚太太呆着脸迎上来，孙秀也在那里。陈倩硬着头皮，老着面皮，向她们辞行道谢，说种种搅扰了她们。孙秀说："耽会儿我们送送你。"陈倩辞谢，含糊说还要进城买点东西，她们并不坚持要送。她刚转身出来，客厅里那群人就轰然大笑，孙秀的"嘘"也禁压不住，像个大炮似的把陈倩直轰出来，踉踉跄跄跑回褚家，取了东西，赶上班车。

她上了火车只觉得身心俱惫。忽见一人高高的个子，穿一身浅灰西装，好像在远处找人。难道是找她吗？她料想不可能有谁找她。车已经开动，她只怕会有人找她，忙伸出头去，向那边挥手绢儿；反正认错了人，人家也不认识她。她缩回脑袋，擦掉眼角的泪，自觉可笑。全列火车的轮子，有节奏地齐声说：

"大笑话！大笑话！大笑话！"

刚才那阵笑声，一路直追着她。

但温家园里所见不一。有人说："周逸群发神经病。"有人

说：“朱丽是造谣专家。”有人说：“‘猪屎拌牛屎’。你知道谁是谁非？你管它谁是谁非！”有人直截了当，悄悄儿去问李淑君。李淑君总矢口否认，可是制不住又涨红了脸。

“玉　　人”

（一）

宝宝和贝贝在临街的铁门内、大门外等候爸爸回家。一九四三年的上海，街上汽车稀少，来往的除了无轨电车，只有双人或单人的三轮。他们等着等着，果然看见爸爸和妈妈合坐一辆三轮来了；姑夫坐一辆单人的跟在背面。

宝宝忙回屋大叫：“姑姑！爸爸回来了！”

贝贝忙学舌：“嘟嘟！爸爸孩呀呀！”他比哥哥小三岁，才二岁半，舌头还转动不灵。

宝宝睁着大眼看妈妈和姑夫把爸爸扶下三轮，姑姑抢出门去，帮着扶进门，扶上沿墙搭的铺板床。宝宝虽然跟着妈妈或姑姑到医院去瞧过爸爸，却没注意到他的大石膏腿，这番见了有点害怕，对爸爸也有点陌生，只远远站着，呆呆地看。贝贝却挨在床前，几番差点儿被姑夫撞到。

姑姑忙抱起贝贝，又牵了宝宝，大声说：

“我们出去遛一遛，就回来。”

她带着两个孩子从后门走了。那条石膏腿好容易安放停当，姑夫也告辞出门。田晓把一个个塞满宝宝贝贝冬衣的枕头垫在

靠窗的墙头。郝志杰靠稳了，瞧着自己那条雪白、簇新的石膏腿，没好气地说：

“我就是不服！都还说我好运气！”

“啊呀！还不是好运气！”田晓几乎噙着眼泪。“你那辆自行车都压成铁饼子了。我还直想不明白你是怎么摔的，只断了一根骨头！”

志杰忍气睁大了眼睛：“你还要我摔断多少骨头？”

田晓心想：“若给那辆卡车撞死又怎样。”可是她不忍提这话，只耐心说：

“假如火车票不是在你身上，老方把咱们的行李都结了票，剩咱们一家子光身留在上海，你想想吧。”

这话正碰上志杰的气恼。他说：“正因为半路发现车票在身边，心上着慌，想赶紧把那辆车骑到老张家去交还了他，好搭电车到车站结票。你想想，拐弯儿只几步路就到他家了。”

田晓说：“若不是老张跑到门口等你——咳，我们直在车站傻等呢。”

志杰不服气道：“当然，多亏你带足现款，到医院来拍胸脯，把我送进头等病房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不住头等，哪来头等大夫马上给你动手术！而且到头来，不还是兴隆洋行赔偿了医药费？你还要怎样呢？”

“我没撞他们的卡车，是他们的卡车撞了我——这就是我的好运气！现在咱们的家呢？拆了！咱们的饭碗呢？砸了！咱们最得力的朋友呢？走了！”

这倒是实话。他们拆掉的那个家，还是三六年志杰结婚以前搬的房子。那时他父母都还健在。志杰和田晓结婚、宝宝出

世、志杰的父亲去世、母亲中风瘫痪、贝贝出世，直到最近志杰的母亲去世，全都在那个家里。房子虽然旧式，地段也较偏僻，究竟是他们的家，他们的窝儿。这回是志杰立意不要那个家了，田晓还舍不得。现在他们就像原始森林里失去巢穴的小动物，只觉得四周都是眈眈而视的鸷鸟猛兽。

郝志杰十年前大学毕业就在二乐中学教高中英文。田晓是二乐附小兼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老师。二乐的校长一再挽留，说现在行路难；到了大后方，也同样是教书。但他知道田晓家人在抗战初期就随机关转入后方，郝志杰是为了他瘫痪的妈才留在上海的；这回没有牵绊了，又有个新大学聘作讲师，肯留下不走吗！他另聘的英语教师在大学兼课，架子大，从不改课卷，学生很不满意。田晓的课由本校一位职员暂代。那位先生只会用代数方法解四则题；有个学生怎么也不懂，发脾气就此要换学校。校长觉得这对二乐的声名很不好。他听说老郝给卡车撞伤，忙上医院探望，说希望他们夫妇回去，甚至答应把一间储藏室腾出来供他家住。田晓说，早知道，就不用找房子了。可是志杰坚不肯回去，他说再过三四个月，断骨养好了，还是要走；如果住进那间储藏室，他就一辈子卖给二乐中学了。他只愁聘请他当讲师的大学等不及，又另聘别人。

志杰的同窗老友方谦受，因为他任职的广告公司正需人去后方，他那位胆小的夫人怕上海遭轰炸，撺掇丈夫带着全家老少和郝家结伴同行。那天老张赶到车站，找到田晓，报告老郝出了事。老方上有老太太，下有三个孩子，夫人多病无能，而且行李都结了票，他已经身不由己。田晓跟着老张赶到医院去了。火车马上要开。车站上只剩志杰的姊姊带着宝宝贝贝守着

大堆行李。他临行匆匆，只留下个名片，写了地名，介绍田晓找房子。田晓居然找到这间住房，不用金条顶，十分自幸。志杰性命无忧，未成残废，而且不是当初猜测的双折骨，田晓觉得真是天大的好运。她瞧志杰还只顾发他的"牛脾气"，就扬着脸说：

"那就怪你的'玉人'吧！"

"'玉人'？和'玉人'又什么相干？"

"你不是去找你的'玉人'吗？"

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郝志杰闭上嘴巴。

（二）

说起"玉人"志杰觉得委屈，可是和田晓无理可喻。

田晓初来二乐，人家叫她小甜，或甜俏，或小黑俏。她并不美：狭长脸儿，弯眉毛，细眼睛，右嘴角有个又深又细的笑涡；也许因为她犬牙稍稍凸出，笑时有一副涎皮赖脸的腔。她身躯娇小，细胳膊长腿，穿上高跟鞋，脸上稍加脂粉，确还俏丽。当时颇有人看中她。她最善讲解四则题，难题给她讲解，就明白易晓。她对生活上的困难，也像解答算题一样有兴趣。例如她婆婆半身瘫痪了，她就给床屉开个洞，铺上能开能合的褥子，病人便溺不必下床。家里什么东西坏了，她能修理；缺什么，她会变出来。奶粉罐能变成小炭炉；一对大蛤蜊壳，装进两片破碗屑，用彩色布条糊上，就成了孩子的玩意儿。旧衣破裤，经她一剪裁，都成了孩子的新装。志杰身后靠的垫子就是她变出来的。不过她只有这一类的发明和创造，自惭是个俗物。

她爱慕风雅，看重郝志杰有才学，尤其怜惜他一双大眼睛忧忧郁郁，像怀才不遇的诗人。他们不久就成了眷属。

志杰确有“诗人”之称，不过那是他的绰号。英语课本上选的英诗，他朗读时感情丰富，几乎饱和着眼泪。学生就送了他这个雅号。他确也有一肚子诗情诗意，只是表达不出，常苦自己像不能人言的哑动物，或出水的鱼，张口喘气却吐不出话。他有时也做做歪诗打油，例如他的《自嘲》：

老郝好先生，
教书死卖命，
天天粉笔灰，
年年冷板凳。

又如他说田晓眉眼距离远，是快乐相，赠诗一首，题目是《算算》：

眉是初二月，
眼是月初三，
二十四小时，
等于一寸半。

田晓不解后二行什么意思。志杰说：“初二到初三不是二十四小时吗？中间距离一寸半。你这个算术老师！怎么算不出来？”田晓笑着特地拿了一支短尺，对镜自量。这种歪诗，她倒欣赏。偏偏他难得写出一首得意之作，却使田晓气伤了心。

那时宝宝已经快三岁了，田晓正怀着贝贝。郝志杰忽感到生活的压力：上有病母，下面将有两个孩子。他想到他父亲常感叹自己像推磨的老牛，蒙着眼，驾在磨上，踏着旧脚印，转一圈，又一圈，走了一辈子，没迈前一步。他是个银行小职员，勤勤恳恳，只保住饭碗，嫁掉了一个女儿，培养志杰这晚年的独子上了大学。志杰在大学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前途不知多么远大，多么光明。谁料一转眼，他也快成推磨的老牛了。他年轻时候也算得漂亮：身材不高不矮、眼大、鼻直、口方。虽然鼻骨稍露些，耳朵招风些，下颔略短些，整齐的门牙稍长些，到渐入中年才渐觉显眼。志杰发觉自己的相貌也更像他父亲了，因此他对田晓感叹说：他和爸爸同是老牛，一代又一代驾在磨子上，转了多远的路，哪儿都没到。

田晓说：“我宁可老老实实做牛做马，不羡慕人家吹吹牛、拍拍马，就飞上天去。”

志杰说：“我不是要飞黄腾达。不过老驾在磨上当老牛，什么意思？却又由不得自己，我心不甘。”

田晓说：“牛就牛；你发牛脾气也没用，还是得推磨。反正做牛也罢，做马也罢；拉车也好，推磨也好，我只要和你在一起，都好。”

志杰当然也感激她的情意。可是他常有找不到归宿、寻不到出路的彷徨苦闷，田晓既不能体会，只好闷在肚里，有时很感寂寞。他常记起大学二年的暑假在老方家里过夏的快乐。老方的妈妈在苏州租了刘家花园里的几间房子养病，嫌园大人少阴气重，叫儿子带个朋友来陪陪热闹。那时候他年纪多轻、兴致多高呀！园主家的枚枚小姐大概是十五六或十六七岁吧？常

随着她妈妈过来作客，“方家哥哥”、“郝家哥哥”叫得很亲热。他闭眼还能看到她新鲜的脸容、轻盈的体态。约莫一年以后，老方忽有一次对他说：

“刘太太问起你呢。”

志杰惊喜地问：“枚枚好吗？”

“唔。刘太太想要你陪她的枚枚出洋去。”

志杰说：“高攀不上呀！”他嘴里这么说，两眼却企望地看着老方。老方一笑，没有接口，随就顾左右而言他，从此再没有提起这话。他看破志杰思慕这位小姐，故意撩逗他吗？老方不是这种人。他把志杰的话当真吗？老方也不至于这么死心眼儿。可是老方既然绝口不再提起，志杰总不好意思追问，因为确是高攀不上。枚枚的父亲是大官僚，枚枚是刘太太的独生女。但他深悔当时回答得太草率。他自己也不明白，怎么脱口而出地就这么回答。老方的话实在也太出人意外。假如——有时他偷偷儿在“假如”后面生出许多幻想。他怀念过去无忧无虑的岁月，似有如无的情意，写了一首诗：

玉人何处

常记那天清晨，
朝霞未敛余晕，
她在篱旁采花，
花朵般鲜嫩！
冰雪般皎洁！
白玉般莹润！
如初升的满月，

含苞的青春，
美好的想望，
蠢动的欢忻！
几度星移月转，
往事皆已成尘，
伊人今复何在？
空自怅惘怆神。

他读了两遍，自觉不妥。他和那位小姐虽然见过面，说过话，还曾为她攀折过篱笆高处的月季花，彼此究竟没什么交情。可是他押了那几句韵，又舍不得扔掉，便拿来夹在书里，没想到会给田晓看见。

半夜，他醒来忽听得枕席上"滴"一声、"嗒"一声，一伸手摸到田晓满眼是泪，吓了一跳。

"怎么了？甜？"

田晓一骨碌起来，远远地坐在床尾说：

"别管我！你找你的玉人去！"

志杰才知道做诗出了岔子，又急又窘，忙陪笑解释，"那不过是做诗呀！"

他竭力想把"玉人"解释为乌有，指出那首诗只好比古人的"无题"，一再申说：读诗不能死心眼儿。

田晓不屑寻根究底，只齉着鼻子、哽着声音说："随她是谁，反正她不是我。你的心到了别处去，就是泼出的水了。哪天你找到你的玉人，你就跟了她去，孩子都归我就行。我现在就休了你了！"若不是她声音哽咽得可怜，志杰骇异得简直要笑。

志杰不敢多说，怕闹醒小床上的宝宝和相隔一板壁的妈妈。他直惶恐了半夜。第二天，田晓没事人一般，并不再提“休他”的话。志杰自幸一场风波已经平息；可是他渐渐感觉到田晓变了。她有时带些生硬，有时很冷淡。她不再像往常那样打扮完毕、扭头笑着叫他品评。她也不再执意和他争辩什么问题。志杰怎么说，她就照办，好像他的事她管不着似的；尽管有时也指出什么不便，那不过是尽责。譬如这次破釜沉舟的远行，她并不赞成，却也没有一力反对。志杰原是好性子，但有时爱发个“牛脾气”。田晓不复像先前那样温言劝慰，只用“玉人”作棍子打他一下：“你找你的‘玉人’去吧！”或“谁像你的‘玉人’呢！”或“我们不过是你的眼前人，不比你的心上人！”

“玉人”越长越大，一切非现实的想望，都成了“玉人”；一切不满现状的情绪，都是为了“玉人”。这回他要到后方大学去当讲师，也是去找他的“玉人”。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

志杰由累积的经验，学得一个最好的对策，就是不予理睬。他的不理睬，渐渐由自卫变成进攻，好比是说：“对！我确是想我的‘玉人’！”今天志杰自仗是死里逃生的伤员，越发闭了眼睛，加上一声长叹。这就好比说：“‘玉人’哪里去找！”

田晓没有余闲、也没有心情和志杰斗气。她好强，不过也讲理。她既然不合志杰的理想，她并不强求；这不能勉强。不过她当初并没有冒充什么花容月貌的美人去勾引志杰，所以她也不用抱歉。反正你想你的“玉人”，我尽我的本份。她尽管不是理想夫人，却是日常生活里少不了的实际妻子。她的感情也不全在孩子身上，对志杰还是非常尽忠的。她早答应宝宝贝贝等爸爸回家，要庆祝一番，给他们吃大块大块的红烧肉；贝贝

已经念了几次"红叉叉"。厨房里煤炉上炖的肉已经开始喷出肉香，她忙着要去加料调味。

姑姑带了孩子回来，没肯留下吃晚饭，只帮田晓把小饭桌挪到志杰床前。他们一家子吃了一餐团圆晚饭。饭后田晓洗净锅碗，洗净孩子和病人，安排他们睡下，自己搭上帆布床，倒头就睡熟了。

志杰独在铺板上转侧。路灯光里，照见这间沿马路的底层房间多么简陋。临街南窗下是他撇在姊姊家的旧书桌，沿东墙是他的床，床尾三只箱子拼成的铺，宝宝贝贝各睡一头。田晓的帆布床搭在旁边，防孩子滚下来。沿北墙整整齐齐堆放着未打开的行李。沿西墙对着大门是不知何处借来的一只长柜，上面放着瓶儿、罐儿、热水瓶和碗碟之类。北窗临后院，窗下是姊姊家借来的小饭桌，旁边是面对楼梯、通往厨房的门。他陷在什么泥坑里了？"找你的玉人去！"哪里去找呀？"玉人"！那是多么遥远的梦！他不禁长吁一声。

（三）

志杰转侧好久，正待朦胧睡去，忽听得后院门外一个带苏州语音的女人声音，急不能待地催促说：

"快点！快点！尿急杀哉！"

志杰不禁暗笑，料想这就是他家里人到医院探望时经常痛骂的房东太太——贝贝所谓"猴屁屁"。

姑姑向来厚道，从不品题人，可是对这位房东太太实在看不顺眼，"猴儿屁股"这个绰号是她取的。她一再说："胭脂也

不用搽得那么红呀。”田晓比姑姑眼睛尖，她说：“那么红还不够，压不下脸上那股黑气。”她说那女人准是抽大烟的，至少上过瘾，还没戒净。房东家里经常摆一、二桌麻将；有时夫妇俩黄昏出门，半夜三更回来，据说是上赌场。一次他们家的沈妈漏出一句话：“麻将不比轮盘；‘小姐’发过誓：再也不赌轮盘了。”据他们家的大丫头巧娣说，沿马路一溜十来幢房子都是他们家的，大部分顶掉了，有二幢卖了。据说那位姓许的少爷——巧娣称“少爷”，沈妈有时称“姑爷”——是做交易所的；他有本事只赚不亏，打麻将也只赢不输。可是，他们家为什么还穷得那么刮皮呢？

巧娣曾警告田晓：晚上说话要当心，她家少奶奶爱掩在门后偷听。今晚她高跟鞋的脚步，登登登一口气赶上楼去。后门轻轻关上，滞重的男人脚步声也跟着上楼。

好像就在志杰头顶上，男人咕咕哝哝不知说什么话。只听得澡房兼厕所的门砰的一声，女人尖声争辩。显然是吵架。开始听不清吵些什么。女人嗓子尖，声音越来越大。她朗朗地说：

“你吃的是我家的饭！住的是我家的房！花的是我家的钱！”

男人汹汹然抗议。

女人打断他说：“哦！多亏你！这幢房子是你保下来的！”

男人咕哝了一大串，末了发狠说：“拉倒！我不管！”

“不管？不管也得管！我就吃住你！给我把这家子赶出去！撑拐杖断腿的，知道他们几时走！”

男人的声音也提高了：“当初是谁要出租？叫你别答应，你却贪图房钱和押租。”

女的抢着说：“你的裁缝帐老不还行吗？人家王师父坐了包

车上门来讨帐，还亏我面皮老，只说美金兑不开，改天吧。今天对付过去，明天怎么说？你的钱呢？"

"裁缝帐是我的？衣服谁穿的？"

"饭谁吃的？吃到狗肚子里去了？"

"屎谁拉的？也会赖在别人头上！"

田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来；听到这句话，轻轻笑了一声，又发恨说："害我兑了一只金戒指。"

"怎么回事？"志杰不明白。

楼上的吵架牵涉到他们家，田晓听得正关心。"耽会儿讲给你听。"

可是楼上两人忽然放低了声音。吵架并没停止，声音一会儿又高上来。

男的粗声嚷："都是你的主意！房子只卖不顶了，不是你自己说的？"

女人也嚷："我错了吗？自己的房子，倒眼看着别人家靠它赚钱。

"租了房客，还卖得出钱？"

"所以叫你赶呀！我又没叫你自己动手，只叫你到写字间去催催。"

两人的声音又低下去。可是一会儿又高上来。女人连声冷笑说：

"你是大贤大德！我是没有人心、人肚肠的！我还是贼！谁叫你买的煤球不发火？一桌子客人等着吃饭呢！夹他们几块钢炭又怎么了？他们不靠我这房子，行李堆在火车站，他们破箱子里尽是金子银子，也给人偷光！几块炭，咱们不烧，他们自

己不也烧了！”

男人还低声说个不了。女人尖着嗓子大嚷：

“唷！唷！唷！你的面子！你有面子！我为的是怕蒸破了咱们的细磁碗；他们家的是粗碗，破了也只是粗碗！胳膊折了往里弯，你倒派起我的不是来了！”

男的声音更小。

女人说：“对！我就是有理！没理还跟你讲理？”

男人的话，声音虽小，却伤了女人不知什么要害，她竟哭闹起来。

“亏你说得出！姆妈倒是我气走的！我的娃，你都听不顺耳；我的儿子女儿，你还容得下？姆妈看透你！她不放心，才带着他们走了！是我不好？对！是我不好！顺了你！狗咬吕洞宾！你这个狼心狗肺！倒抬出姆妈来气我！”

男人冷笑了几声，底下的话又多又急，滔滔不绝。

忽听得高跟鞋一阵乱蹬，豁朗一声，摔了一个不知什么东西，把两个孩子同时惊醒。

贝贝像他妈妈，闭眼就能睡着，睁眼就很清醒。他张眼说：“猴屁屁。”

男人的皮鞋脚狠狠地顿了两下。

宝宝还朦朦胧胧，吓得带哭说：“妈妈，楼顶会掉下来吗？”

贝贝说：“倒呀呀——爸爸——打——猴屁屁——屁屁。”

田晓说：“别胡说，闭上眼睛。”

贝贝睡在妈妈头侧。他伸手拉过妈妈一只手，握住一个指头，闭上眼就睡着了。宝宝在脚边，摸索着把手搭在妈妈腿肚上。

志杰说："每晚这样吵吗？"

田晓说："不是每晚——经常闹——没今晚凶。"

"贝贝说的什么？"志杰离家多日，听不懂贝贝的话了。

宝宝翻译说："楼顶掉下来，就让爸爸打猴儿屁屁的屁屁。"他能连串说这许多"屁"字，十分得劲。

田晓说："别多嘴，快睡，贝贝都睡着了。"

楼上的高跟鞋一路顿着脚上了三楼。笨重的皮鞋脚来回踱了几趟，也跟上三楼。田晓和志杰都不说话，等宝宝睡熟。然后志杰诧怪说：

"老方那里去认识的这种人家？"

"我不是跟你说过？不干老方的事，我自己撞上的。"

"会自己撞上？有那么巧的事？"

"你没听见？他们不是穷急了要钱吗？老方介绍的是吴老太太，还有个王太太。这家没有老太太，猴儿屁屁是许太太。"

"刚才不是说'姆妈'吗？"

"谁家没个'姆妈'。"

"也许就是吴老太太呢？"

"那么王太太呢？"

"你不是说猴儿屁屁结婚还不到一年吗？刚才说什么儿子女儿，以前准嫁过人。"

田晓想了一下说："对了——我记得巧娣说过，那姓许的不愿意沈妈称姑爷、小姐，要称少爷、少奶奶，说他不是逆赘女婿——是不是从前有个姑爷——下次写信问问老方。他来过一个电报，我也回了一个电报。他还没来信呢。"

"还等你写信去问！人家都要赶动身了。"

田晓很镇定地说："没那么容易——"

她发现宝宝并没有睡着，还在悄悄转侧。她脱下贝贝的手，搬过枕头换一头睡，对宝宝又呵又哄，一面小声对志杰说："睡了，明天讲。"

（四）

楼上那位少奶奶大概一夜没睡，天没亮就在二楼客堂里大声噫气。每次吵架后照例如此。楼下全家也老早都醒了。

贝贝说："猴屁屁，啊欧！啊欧！"他学着噫气的怪声。

宝宝问："妈妈，她干吗老那么叫？"

妈妈说："她生病了。"

宝宝听那声音好像病得很凶险，担心地问："妈妈，她会死吗？"

贝贝忙学舌："妈妈，她黑喜吗？"

田晓一起床就忙个不了，只叫孩子别胡说，也不许学那怪声。

尽管志杰还不便行动，有他在家，田晓可以放心把俩孩子撇在临街铁门内，让他们看马路消遣，不必寄放姑姑家去。她也不必挤时间到医院去探望志杰。这天是星期日，她也不用当补习老师。她从卧房到厨房出出进进忙着家务杂事，一面就断断续续把她兑掉金戒指的事讲给志杰听。

田晓租定了那间房，立即把寄存车站库房的行李搬入新居，独单一人去打扫整理了两天。孩子还寄在姑姑家，晚上她也回姑姑家住。第三天早晨，她置备了一些日用必需的东西带往新

居；刚转入后门弄堂，就闻到臭气触鼻。她用钥匙开了后门，邻居一人赶过来，怒冲冲指着门外横流的粪水，对田晓说：

"瞧瞧！瞧瞧！"

另二人直闯入后院内的厕所，嚷道：

"可不是！压着块砖呢！"

一人用棍撬起砖，粪水就漫上来；再一拉水箱的链子，立刻粪水流溢，满地都是，直流出后门去。

一人讲理说："这个坑，是三家合用的。你压上一块砖，你家的马桶不漫水，就算不堵了？掏粪坑就没你家的事了？"

田晓忙解释她是刚搬来的新房客。一个邻居愤然说："你们房东说了，这个马桶是你们一家独用的。你压上一块砖——"

田晓再次说她没压上砖，马桶是和房东公用的。她请两邻略等等，让她和房东说去。

最愤怒的那人站在后院不肯走，只反复说：

"倒好！压上一块砖！"

田晓又解释自己是新房客，还没来住呢。旁人把那人劝开，让田晓关上后门。

田晓早发现那马桶堵了，不知谁为什么又压上一块砖。她忙上楼敲亭子间的门，一面喊巧娣。

巧娣打着呵欠，只说不知道。

沈妈说："马桶是你们家的。"

田晓听见那位少奶奶在二楼客堂里大声嚷气。当时她还是第一次听到，很惊讶。巧娣在沈妈背后只顾做鬼脸向那边努嘴，示意叫她上去。她就三脚两步跑上那七八级楼梯，去打二楼客堂的门；没人答应，就自己推开了门。

许太太胸口焐着个热水袋，半合着眼倚在长沙发的靠垫上。绣花鞋一只穿在脚上，一只掉在地下。田晓探进半身，说了马桶的事。许太太坐起身，慢慢儿套上地下的那只鞋。田晓乘间进了客堂，可是许太太并不请她坐，只对她叫了一声“田师每”——上海人对秀才娘子不称“太太”，也不称“老板娘”，只称“师母”，读如“师每”。她说：

“我这间房子本来是不出租的。可是——田师每，我们世世代代是书香人家，喜欢和读书人打交道——读书人懂道理。而且，我租这间房给你们，不是凭空一句话，是写字间里订了合同的：白纸黑字，有凭有据。”

田晓曾把合同仔细读过，没看到这间厕所由她一家独用。她忙问：“厕所是我家独用的吗？”

许太太说：“你家能不用厕所吗？”

“可是我们还没来住呢。况且全宅的粪都流进一个坑，不是哪一个马桶的问题。”

许太太说：“有什么问题，你自己找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讲去，我从来不管这些事。他们吃什么饭，管什么事。能不用他们，我省多着呢！他们汽车洋房，哪里来的？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！可是不靠他们行吗？上海滩上，都是枪刀头上舔血吃！田师每，你们住现成房子的，哪里知道做房主的苦！”

后门外不等这位少奶奶发完牢骚，早又在打门叫嚷。

田晓一面暗打主意，一面问许太太：“照你说，这间厕所是我们一家独用的？”

“由你们一家管。”许太太不耐烦地说。

田晓说：“你白纸黑字给我写上行吗？”

许太太一摆手说："不是早订了合同吗？"

后门外吵成一片。田晓想："合同上没说厕所一家独用。许太太口风很紧，决不肯平白添上这一项。掏粪的钱，看来她是不肯出的。"田晓决不错失时机，笑说："由我们一家独用，就由我们一家管。我把你这话写在纸上，贴在门上，行吗？白纸黑字，有凭有据。"

"你写你的。"

"许太太，你说这间厕所归我们一家独用，你这句话算数吗？"

许太太嘴硬，说："怎么不算数！"

"好！那我就写下，贴在门上，一言为定。"

许太太并不抗议。田晓忙出后门去，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掏粪费。掏粪工人只等她一句话，就动手干活。刚才火气最大的邻居这时变为最和好的一个。他恨恨地指着二楼对田晓说：

"就只她家！没一次爽爽气气！"

那天田晓把房间整理完毕，又收拾了厕所，冲洗了后院。她找出一对鸡脚钉在厕所门上，加上一把大锁；又在门上贴个字条，写明这间厕所归楼下住户独用。掏粪的钱很可观，可是能有一间独用的厕所是意外收获，田晓兑了金戒指也心甘情愿。她当时没告诉志杰，免得他担心破产。

第二天，她就带了孩子住进新居。可是一进后门，只见厕所门大开。她的锁虽大，鸡脚却不够坚固，断了一只。马桶里还有粪便没冲掉。许家少奶奶正睡觉呢。田晓想找沈妈质问，巧娣却鬼头鬼脑地叫她低声。她悄悄说：

"你换上一把撬不开的锁。"

"谁弄断了我的鸡脚?"

"少奶奶叫我用榔头敲断的。——我们巴不得这扇门打不开;我们用二楼的马桶多方便!"

"是啊,为什么不用二楼的呢?"

"少奶奶不答应啊。那一间好比是她的小厨房。她的精致好小菜都在里面那只绿纱橱里。还有小电炉——煨莲子桂圆的——她不让说——怕你们不肯多摊电费。她自己的屎是香的!我们放个屁就熏臭了她的火腿、熏鱼、肉松、香肠。还怕我们偷嘴呢!——你可别说,我和沈妈都帮你。"

田晓回房去,找出一具旧的弹簧锁,又找出她的一盒子工具——锤子、钳子、锥子、钉子,什么都有。她安排两个孩子在大门外、铁门里玩,自己收拾了厕所,就在厕所门上安装那具锁。她已经安上了一半,正在试那钥匙。忽见房东少奶奶未涂脂粉就下楼来看,笑说:

"田师母,不是我说你,上马桶是风火事,哪有谁要上马桶了,还找钥匙——还把钥匙插进窟窿眼儿——拧开锁——拔出钥匙——"

田晓说:"许太太,你昨天亲口说过,这间厕所归我家独用,你的话是算数的,怎么又把我的锁撬了?"

"啊呀,田师母,巧娣她们在厨房里,急了要用个马桶,总不能叫人家撒在裤子里!"她一面动手翻看田晓的工具盒,问这问那,一面恭维田师母手巧,夸她能干,粗粗细细,件件来得。

田晓回房点数钥匙,记得有四个,找来找去,只有三个。是她记错了吗?后来巧娣告诉田晓,少奶奶偷了一个钥匙,又配了两个。巧娣和沈妈一人一个白钥匙,少奶奶手里有个黄钥匙。

二楼厕所仍是小厨房，不让巧娣和沈妈使用。少奶奶叫她们用小马桶；下午田晓带了孩子出门，她们就开了后院厕所倒马桶、倒痰盂。这事巧娣不说，田晓也能料到。因为她尽管每天把厕所收拾干净，她出门回来总发现又臭又脏。一次宝宝坐了一屁股拨，田晓为他洗了两遍，裤子都换过，他还嫌腻得哭个不完。

田晓对志杰说："我要等你回来了，收回那三个钥匙。"

"她肯还你？"

"我告诉你，三个钥匙得同时收回；若留下一个，她可以再配。"

"你不能换个锁吗？"

"说得容易！那扇门上再也找不出一块能安锁的地方；木头不结实了。"

"可是我有什么用呢？她也不肯交还给我呀。"

"你听我说。我已经和巧娣讲好，我三个钥匙都拿到手，就送她一块花洋布料——我嫌太花的那块。"

田晓怕沈妈狡猾，只和巧娣暗打交道。巧娣已经把沈妈的那个钥匙偷来交给田晓。沈妈找钥匙的时候，巧娣撒谎说，刚在哪里见过，一面慷慨地把自己的钥匙借给她。她又说：钥匙不敢带在身上，怕掉了；藏在针线匣里，又找不到了。她老问少奶奶借用。可是少奶奶防她丢失，等田晓和孩子出门，总亲自用钥匙给她们开厕所的门。田晓曾打算带孩子从后门出去之后，偷偷儿从前门回家——她只要带着铁门内大锁的钥匙。可是她每天得把孩子交给姑姑，得上医院看一下志杰，然后还得到学生家补习。她不愿放弃上医院探望，更怕误了她同事介绍的临时职业。而且她孤单单带着两个孩子，不敢和房东太太闹

翻脸。她心上已经有个主意，只等志杰回来立即实行。

她说："我今天既不用上医院，也不用到姑姑家去，也不用去补习。可是我还在老时候带着两个孩子从后门出去，过了马路走一段路，再偷偷儿过马路绕回来，从前门回家。猴儿屁屁在楼上只看见我出去，看不见我回来。我先悄悄儿把你扶进厕所，你坐在马桶上等着。她一开门，我就跟上去抢那把钥匙，说是你插在门上的，忘了拔出来。"

"我坐在马桶上，让女人进来，好意思吗？"

"你连裤子坐着呀。"

志杰躺在医院里，老听家里人痛骂猴儿屁屁而自己无能为力，今天能帮一手来对付她，不禁童心复萌，高兴地说："我就用拐棍狠狠地杵她一下。"

田晓忙说："那不必。"

"我扮成个恶鬼吓她一下。"

田晓笑了。可是她说："不行。她真以为见了鬼，忙叫巧娣把小马桶里的尿屎往你头上泼，你不吃了眼前亏？"

志杰想了想说："她又没见过我，开门忽见马桶上坐着个人，以为是鬼，就把小马桶、痰盂罐都往我头上淋，怎么办？"

田晓说："不会。"可是再想想，说：有了，你压根儿不用进那厕所。要悄悄扶你进去就不容易。你只要坐在临后院的北窗前。我不是挂着个布窗帘吗？外面看不见你。你守在帘子后面，瞧她开了厕所门，你就把窗子砰一下推开，大喝一声。我乘她不备，就去拔那钥匙。

事到临头，志杰又迟疑说："人家都要赶搬家了；拿回三个钥匙有什么用。"

田晓说："赶搬家？没那么容易！我先拿到了钥匙，再要和这个猴儿屁屁斗两个回合呢！瞧她有本事把你和这条石膏腿搬到马路上去！"

他们吃午饭的时候，一切都已计议停当。志杰连午觉都没睡，不时的清嗓子，准备砰一下推开窗子，大喝一声。

（五）

猴儿屁屁喝下烟佛手煎的汤，胃气渐渐平复，不复噫气。楼上已经平静。田晓只愁这位少奶奶午睡不醒，耽误了她按计行事。

两个孩子记着妈妈的叮嘱，悄悄从前门回家后，一声儿不响。田晓没等多久，果然听到巧娣和少奶奶下楼。窗帘缝里，张见巧娣端着小马桶和痰盂跟在许太太背后，许太太掏出钥匙开了厕所的门。志杰立即把窗子砰一下推开；田晓立即赶入后院，掩在许太太身后。

"啊呀——啊呀！——郝家哥哥！！"

志杰未及大喝一声，却哑声说："枚枚吗？"

许太太回身就往里走。田晓一颗心全在那个钥匙上，听见许太太嘤然作声，并未注意到"郝家哥哥"和"枚枚"的称呼，只以为她仓皇逃跑了呢。田晓抢前去拔下门上的黄钥匙，一面伸手向巧娣要了她的白钥匙，得意地向她笑笑、点点头。她没料到许太太闯进她家，忙也跟进去。

许太太好像他乡逢故知，尽管志杰不是苏州人，她却是一口吴侬软语：

“喔唷！郝家哥哥呀！！方家哥哥说啥个‘田先生’，落里想到就是倷！！”

志杰坐在窗前的籐椅里，一只石膏脚搁在凳子上；窗没关，窗槛上那支拐棍的头还直指着厕所。

田晓进来关上窗，请许太太坐。许太太挑个背光的地方坐下，斜对着志杰。志杰指着田晓说：

“是她姓田。”

“喔！田师——”她赶忙改口：“郝家嫂嫂。”

志杰说：“老方当时还不知我的死活呢。他大概急昏了头，把刘伯母说成吴老太太。”

许太太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讲起来话长。我爹爹看上了一个野女人。要和她正式结婚，请了律师讲条件，把刘太太让给她做，姆妈姓娘家的姓——当然，我还姓刘，我的一男一女生下来就姓刘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急忙收住，口风一转，笑着说：

“田师母——郝家嫂嫂，你真是好福气！我姆妈常说：郝家哥哥好脾气，要他方就方，要他扁就扁，人材又好，又有出息，真是打了灯笼也没处找！”

志杰涨红了脸，问老伯母现在哪里，身体可好。

“她不喜欢上海，带了我的大毛和香囡回苏州，和王福卿的姆妈住在一起……”许太太忙又收住口。

志杰记得枚枚的表哥王福卿。志杰在方家过夏的时候，常看见他到刘家去。他和老方很熟。

“啊，王福卿！他好吗？”志杰话刚出口，立即想到这人准是枚枚的前夫，觉得不好意思。

许太太悠然说：“他好——郝家哥哥，你倒还是这个样。”

田晓陪坐一旁，不时伸手到衣袋里去盘弄刚到手的两个钥匙。姑姑曾说：“‘猴儿屁股’其实长得还满端正的。”今天田晓第一次看见她的笑脸。背着光，只见她眼波欲流，还颇有几分姿媚，料想这就是志杰的“玉人”了。她起身泡了一杯茶端上。

许太太欠身连说：“折杀”，然后端起茶杯，又放下说：“真想不到，原来是郝家哥哥家里！咱们自己人，好说话。当初我只是看方家哥哥面上，想到人家遭了难，尽管不认得，也该帮帮忙。你看，郝家哥哥，我这幢房子原是自己住的。三楼是姆妈的房；她人走了，她一房红木家具我不能动。我只好把自己新房里一套新式柚木家具贱价仍了出去；我搬上三楼，客堂挪上二楼。田师母——”她忙道歉改口：“郝家嫂嫂，我知道你着急，马上给你腾出房子，我是为你应急，我没有对不起方家哥哥。”

志杰正要道谢，给田晓看了一眼，就没开口。

许太太接着扯谎说：“前不久，有人要我这幢房子。我就让了人了。郝家哥哥，郝家嫂嫂，上海滩上是人吃人的世界。买房子的都有来头：认得日本鬼子，认得巡捕房，认得白相人；咱们是干不过人家的。我看郝家哥哥这条腿，一时还不能上路吧？”

田晓说：“医生说，至少还得养半年。”

“是啊，所以我乘早说明白，让你们先想想办法，或是到姑太太家去挤挤吧，免得人家来赶。你们吃了眼前亏，我也对不起你们。”

田晓笑道：“我们租这房子，也不是凭空一句话，白纸黑字订着合同呢。谁买这房子，就连我们这家房客一并买下来了。许

太太，你让掉了房子，就不用再管我们的事。”

许太太忙说：“我是为了大家的好。郝家哥哥只有一条腿，郝家嫂嫂瘦小伶丁，能有多少力气？你打得过人？”

田晓笑道：“我们也有点来头，也认识些人：东洋人、南洋人、巡捕房、包打听……”

许太太一双眼睛，灵活地在田晓脸上打转，不知她几分是真、几分是假。

志杰好像和房东有了交情，情况都变了。他老实说：“许太太，正是你说的：‘自己人，好说话’。我没处搬。养半年不必，三四个月却少不了。”

田晓看了他一眼说：“别打如意算盘！一年八个月还怕养不好呢！我们一家四口，因为姑太太家里实在挤不下，我才顾不得房价辣，还要出两个月的押租……”

许太太忙说：“你们马上搬，押租可以退还。”

田晓说：“许太太，你难道不晓得，现在的钱，一天是一个价吗？”

“你们真是搬出去，好商量，给你们硬币折价。”

志杰听了田晓的话怪不好意思，只软商量说：“我现在没处搬；过三四个月——三个月吧——我腿没完全养好也走。”

许太太斩截地说：“若是我家的房子，住三年也不要紧；可是让了人了，由不得我……”

田晓笑说：“许太太，你放心。自己人呢，好说话。不是自己人呢，我也会不好说话！叫他们等着瞧吧！”

志杰却负气说：“许太太，你不用操心，我们总有办法！不靠你这间房！”

许太太满面堆笑说："郝家哥哥，谢谢你！你是最通情达理的，我知道你说一是一，靠得住！我心上放下了一块石头。"她说了一堆好话，才告辞出去。

田晓怒得闭紧嘴唇一声不响。

两个孩子给田晓安排在爸爸床前玩。他们没什么可玩，听着大人说话的口气似懂非懂，各有见解，直在小声吵架。贝贝只顾骂"猴屁屁"；他瞪着眼，咬着牙，顿脚说："透屁屁！打喜她！"宝宝只觉得"猴屁屁"不复是"猴屁屁"了，不许贝贝骂。其实贝贝的话，外人也不懂。

宝宝告状说："妈妈，贝贝说猴屁屁、臭屁屁，打死她！"

田晓转怒为笑说："不打死。贝贝跟妈妈出去买糖吃。"

宝宝也要去。田晓带了两个孩子要出门，回头问志杰："你刚才的话，就是答应她了？"

志杰气忿忿说："和那种女人有什么可说的？"

"你的'玉人'吧？"

志杰发狠说："你的玉人！"

"我的？"田晓忍不住笑了。她看看志杰气恼的脸，对宝宝和贝贝说："你们在家陪着爸爸的'白白腿"，叫爸爸讲个《大老虎》。妈妈一人去买糖。"

她出外转了一圈。

晚饭后两个孩子吃了糖乖乖地睡了。志杰专等着田晓发话，可是她不说什么。志杰假装睡熟，却直在思忖捉摸。忽然他心上一亮，解了一个谜。

他记起方伯母向来不喜欢刘家的枚枚，常说她不要好，不肯念书，只贪玩；又说，这样娇纵的小姐，将来谁娶了一辈子

倒霉。他当时只以为方伯母防儿子看中枚枚。现在想来，准是刘老太太看中自己"好脾气"，要他做女婿；准是方老太太一力反对，不准老方做这个媒。也地道是老方：刘老太太要他传话，他就传到；方老太太不赞成这门亲，他就凭志杰的话回绝了刘老太太——据老方后来回信，确是这么回事。但当时志杰不用证实，深信自己没猜错。

他躺着思前想后，听听田晓好像还醒着呢，就说："你没睡着吗？"

她说："嗯，我说呀——"

"我专等着你的话呢。"

田晓笑了一声说："不是你等着的话。"

"你说呢。"

"我在想——我倒怪你的'玉人'抢了我的丈夫——原来是我抢了她的！"

"胡说八道！"志杰愤然；可是他心上有点惭愧。

"假如你娶了她——"

"早离了！"

"也不见得。假如她有个好爸爸，就不会让她老早结婚；假如她结了婚称心，就不会赌钱；假如不赌，大概不会抽大烟——你瞧她那脸色，我怀疑她是抽了大烟——假如——"

志杰代她接口说："假如她不抽大烟，脸上没那股黑气，就不用搽成猴儿屁屁——"

"仍然是你的玉人！"

"别废话！我现在承认自己确是好运气，天大的好运！明天你到二乐去一趟，咱们搬去住那间储藏室吧。我不走了。"

“唷！为了你的‘玉人’，甘心一辈子卖给二乐了！”

志杰郑重声明：“我是想明白了。我原是驯良的牛马，不是吃人的老虎狮子——或臭虫跳蚤。反正我到了后方，照样还是推磨。推磨是我的活儿，推磨也顶好。”

田晓说：“你不走是一回事，我可不怕你那位‘玉人’！我出了好大代价换来的厕所，还得享用一下；让她的熏鱼火腿熏得臭烘烘，我也开心！”

许太太的小厨房当然只好开放。不过她居然找到了买房子的主顾，买主急要租户出屋，直接和田晓交涉，很慷慨地按硬币折算了那笔押租。志杰家不久就搬入二乐中学的储藏室。他们搬家那天，许太太把脸搽得比往常更红，娇滴滴一口苏州话说：

“郝家哥哥，郝家嫂嫂，有空来白相相，叉两圈小麻将。”但她家将搬到哪里去呢？志杰夫妇当然没问。

志杰不免还要发他的“牛脾气”，田晓照旧还说：“找你的‘玉人’去吧！”于是她嘴角的细酒涡一现，加上一句苏白：“有空来白相相，叉两圈小麻将。”

志杰气呼呼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那位‘玉人’已经砸得粉碎了！”

“我那位‘玉人’也许是砸碎了；你的‘玉人’却砸不碎，好比水里的月亮，碎了又会拼上。”

鬼

（一）

胡彦说他遇见过一个真的鬼。

人家问他："怎么叫真的鬼呢？"

"着着实实的，不是影子，也不是心里想出来的。"

"就是说，你真的见鬼了？"

胡彦固执地说："不是，我遇见过一个真的鬼。"

胡彦并不逢人诉说遇鬼的事，怕人家不信。他只在自己结婚之后，才和亲人和知友当作一件自己也不信的奇事来讲。他对自己的老婆讲得尤其仔细，因为对别人讲来还有不便。

那是在一九三二年秋天，他大学刚毕业。

他是物理系的高材生，自以为已经内定留校当助教，谁知以善吹、善拍、善钻绰号"三宝"的同班生，竟把他满以为拿稳的职位占去。胡彦坐实这项消息之后，再求人荐事，已经晚了。

他爸爸直唉声叹气，他妈妈直埋怨：

"没到口的馒头，怎么就拿稳了？"

胡彦的那位"她"，当然也是"没到口的馒头"。可是他曾

对两个妹妹夸下海口，说等八月中秋，准带“她”给她们看看。他不得留校，“她”忽然变得非常冷淡，三封信去，没一字回音。胡彦不仅觉得前途渺茫，不仅觉得无颜在家坐吃，还怕到了中秋佳节，不识趣的家里人会扫他面子。他经人介绍，得了一个补习英文的馆地。他自以为可以胜任，暑假里忙赶去就业，打算等谋到合适的事，随时脱身。

馆地离他家居的上海不远。学生姓王，是个多病的大少爷，因寡母姑息，从未上过学，只延师在家课读，英文还是初学。

王家少爷拜门的先生，都是名师宿儒，只胡彦到他家处馆。因为王家少爷认为英语教师起码要上海来的才够洋，本地的太土。胡彦不过是个大学毕业生，王太太不屑请上大厅待茶，只带着儿子到安顿先生的外书房来见见。她是个端重的胖太太，五十多年纪，冷静的目光，把先生一览无余，然后慢吞吞转文说：“小儿寿楠生来单弱，在家有养无教，只怕朽木不可雕，屈抑了先生大才。”又说她家的老门房赵荣年迈耳聋，打杂的阿福是个傻小子，伺候不周，还请先生海涵。那位少爷却一言不发，只嘻嘴笑着连连鞠躬。他是个长脸的瘦高个儿，背微驼，头发乌黑油亮，眉淡目秀，很像女人，只是那狭长的下巴和“一”字形的宽嘴若生在女人脸上就怪了，生在王少爷脸上还可以。他笑时露出疏疏的短牙，那副露齿的笑，给他脸上添了几分稚气。他跟着王太太走出书房，还回脸对胡彦嘻嘴点头。

胡彦站在门口，目送他们母子穿过轿厅进里面去。他转身继续整理自己的房间。这间外书房在轿厅西侧，很大，还连着个厢房。厢房朝东一排明角窗，外临轿厅前铺黄石的大院，窗下摆着书桌和椅子；面窗壁上挂着字画，沿墙一溜是茶几、椅

子、书箱、书架。朝北又有一排明角窗，靠东墙铺一张床，挂着夏布帐子。这是给先生铺设的床，床尾还摆着脸盆架等日用什物。

北窗尽西头一扇的关插坏了，只虚掩着。推开一看，窗外是个极幽静的死院子，三面高墙，遍地青苔，成片的白海棠，从西到东蔓延了大半个院子。北墙正中是一堵水磨砖砌的门楼，下面两扇紧闭的大黑门。黑门后面想是王家内院，但静寂得没半点声息。

破落的轿厅虽是出入必经之处，也阒无人声。西边歇一顶旧的绿呢大轿，遮着些黄不黄、灰不灰的帆布。东边歇一辆簇新的包车。靠东墙歪歪斜斜竖着些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的头行牌，还有好些大灯笼，上面有“王府”两个很大的红字，都是些保存着的清朝官绅家排场的遗迹。

胡彦踱过轿厅，步入后轩，伸出头去，望见一个铺青石的大院，前面想是大厅。关闭的门窗和四周游廊的柱子、栏杆，油漆犹新。大厅前廊，东、西两头都有门。西头的门是锁着的；东头的门是开的，大概通里面内室。胡彦又慢慢踱回来，站在轿厅前面的台阶上，望望铺黄石的大院。这个院子的出口不在南而在东，是个大圆洞门。洞门以外是门房赵荣、车夫阿二、小打杂阿福的世界，他们乘凉都不进洞门。胡彦觉得自己的领域很安静，大可偷闲读书。

一日三餐，送饭的总是赵荣。胡彦问他黑门后面是不是他们家。那老头儿自己耳聋，却怕人家听不见，大声说：“白海棠！”

胡彦指点黑门说：“那后面——”

老头儿更大声说：“就是秋海棠！”

胡彦不便再问。

收碗碟的总是阿福。胡彦问他几岁了。他一目斜视，瞪着不一致的两眼，嘻嘻笑着说：

“七、八、十几岁。”说完逃也似的端起食盘就走。

胡彦想起少爷嘻着的嘴。少爷也是个傻小子吗？

少爷到外书房来上课，不像拜见先生的时候那样缄默。他彬彬有礼，问先生起居如何；又问先生住这屋里怕不怕。

“怕什么呢？”

“一个人，不怕吗？”

少爷坦白承认怕鬼，他深信凡是他感到怕惧的地方，一定有鬼，只是肉眼不见罢了。他掉转话题，向先生问这、问那，一面介绍自己，说英文也学过，到上海逃难的时候，跟外国人都说过话。胡彦想不到他几句洋泾浜很漂亮，口音比自己的正确。

胡彦问：“逃什么难？”

“呀，数不清啊！奉直之战，齐鲁之战……”

胡彦觉得他一蹙眉、一定神的表情很老成，像他妈妈，远不是什么傻小子。他请问少爷“多少贵庚”。

“三十。”

胡彦吃了一惊，少爷光光的脸，看来好像十八九岁，想不到比自己还大着七八岁呢。

“结婚了吧？”

“十年了。”少爷很老成地说。

“多少孩子了呢？”

“啊！”少爷笑着叹息说：“这是我不孝之大焉者。”

胡彦觉得问错了话，改口问他为什么要学英文。

"有用啊！我和家母所见不同，我是个不肖子！"他嘻着嘴笑，笑得像阿福。

他对课本毫无兴趣，只叮着问上海的生活、上海的金融市场、跑马厅、跑狗场、回力球场、电影院等等。他知道的事真不少，胡彦自愧不如。两人胡聊了半天，无所不谈。胡彦只抱愧没教他英文，打算明天从文法入手。

少爷走了，胡彦想起没问问黑门后面是哪里。饭后，轩厅前后寂无一人，胡彦悄悄跳出北窗，踏过青苔，就门缝张望。两门中间有缝，但后面有竖闩挡住；门和墙之间，左右都有空隙。他从东边张到西边，只看见地下的白海棠和一所关着门窗的房子。过一天少爷来了，胡彦问他黑门后面是不是他们家。少爷说，那边是他家的祠堂，祠堂前面是个死院子。

胡彦诧异道："那边也是死院子？"

少爷点头："也是个死院子。"

胡彦想了想："祠堂是南北开门的？或者东、西还有门？"

"不，祠堂北面是墙，没有门，东、西都没有门。"

"那院子怎么进去呢？"

少爷笑了。他说："大厅前廊的西头有门出入，不过经常锁着，过节向祖先上供才开。那个院子就好比是个死院子。"

"哦！"胡彦见过大厅前廊那两扇锁着的门。

当晚他写信给妹妹夸口，说他一人享用的房子、院子，比他全家人住的大七、八倍不止。

少爷不爱文法，上一、二堂课要病三、五天。胡彦闲时居多，就坐在厢房书桌前用功，看自己带来的物理学书本。开窗正对圆洞门，他看得见住外面的男佣人进去，里面的丫头、老

妈子出来。她们或到门房去吩咐什么事，或出门上街。有一个年轻的不像丫头，也不像老妈子，好像也从不上街，只到门房就回里面去。胡彦猜想她大概就是少奶奶。胡彦想认认她，可惜自己有点儿近视，还没钱配一副好眼镜，远远望去看不清，而且也不敢放肆看人家内眷。他的处境，从没像当前这样宽畅清闲的，可是他却感到从来没有的寂寞无聊，因为成天只一个人。他要用功而心不能专，只无聊无赖，看着窗口解闷。

他凄凄凉凉，独在王家外书房过了中秋节。十六晚上，月亮比中秋晚上的还圆。只是天上有白云，也有乌云，又有风，使一轮满月不得安定，忙忙地直在云后疾驰：一会儿隐入乌云，一会儿裹着轻罗也似的白云，一会儿又滑进黝黑的深潭，清光四射，照出碧蓝的天空。

胡彦在西厢看月，心情恰似那轮月亮时明时昏。他妹妹来信劝他投考留学；那位"她"还是不理他。胡彦正对月伤感。忽听得北窗外有声响，好像滞重的大黑门在开阖。他向来胆壮，立即赶到窗前去；从虚掩的窗缝张望，只见月光下一个浑身雪白、没头没脸的怪，站在黑门前。胡彦浑身毛发一根根倒竖起来。一晃眼，那怪变成了一个女人，浮浮荡荡直向窗前飘来。胡彦忙闪到床前。虚掩的窗咿呀一声自己开了，那怪已跳上窗台，原来是个艳装少女——不是女人，是一具艳尸。死白的粉脸，两颊鲜红胭脂；嘴下唇印着个樱桃大小的血红点儿，比圆规画的还圆。她不是时装，也不是古装，穿一身浅妃色钉黑花边的袄裤，上截是大圆角的紧身，下截是大腿裤，像多年前烟草公司月份牌上的美人。脚上一双白布底的绣花鞋，分明是棺材里死人穿的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她在窗台上一扭身，轻盈地跳下

地来。

胡彦厉声大喝道："谁?!"

"不认得我吗?"细小的声音，嘤嘤然不像人声。

真所谓"人怕鬼、鬼也怕人。"那女鬼听了胡彦厉声呵叱，徬徨畏怯，转身就要逃跑，给胡彦冲上去一把揪住。

不揪时万事全休。这一揪啊，他立即着了鬼迷。他刚接触那只鬼手的时候，还觉得澈骨冰冷。一碰之后，却感到了温软。看她回眸一笑，只觉楚楚可怜，柔媚动人。她不像艳尸，像个艳丽的少女。

胡彦回忆中最可怕的是着了鬼迷，使他失掉理智，失掉意志，完全不由自主。他就像《聊斋》里的书生一样，把鬼拥入帐中。

他告诉自己的老婆："她和你一样一样。"

他老婆说："也许她压根儿不是什么鬼呢?"

胡彦保证说："我不是个见神见鬼的，你听下去就知道。她若不是鬼，定是妖，也许是海棠花妖。"

胡彦天明醒来，床上空无所有。枕上被里，没留下脂粉的余香，只隐约有点草木的生腥味和刺鼻的凉气。那扇北窗还虚掩着；两扇紧闭的大黑门，照样好好儿关着。满地青苔潮润润的，海棠叶上还带着水滴，好像下过雨了。死院子里，不见有践踏的痕迹。胡彦想，主人家中秋夜里上供后，大厅前廊西头的门没上锁吗?他悄悄走出轿厅去侦察。只见那两扇门关得严严的，光漆的门闩和光亮的铜锁上蒙着一层轻尘，谁要碰过，准留下手迹。

他回到床前细细回忆。忽见床脚边半幅花笺，拣起一看，上

面淡墨写着两行细字："西厢看月上，北窗待我来。"字迹稚嫩，墨淡得快要没有了。胡彦只怕那几个字会渐渐变浓，或渐渐隐没不见。他看到这两行字，忽记起昨夜耳边听到的话。她说："我是跟定你的了。水里火里，我也跟着你。"她说："我马上再会来看你，等着我。"对了，她还说："我会墙里过来，谁也挡不住我。"当时他都没想想，血肉之躯，能从墙里过来吗！

赵荣送上早饭，先生还没有刮脸。早饭后，阿福撤走食盘，他还在发呆。怪道少爷问他怕不怕，他可真有点怕了。倒不是怕鬼，怕的是又着鬼迷。他瞪着那几个淡墨的细字，想划枝火柴烧掉了一干二净。再一想又觉不妥，烧纸怕会把鬼又招来。忽记起书架顶上有一只研朱砂的砚台，据中国旧迷信，相信鬼怕这件东西。他上过洋学堂，又知道十字架能压邪。他小时也曾模仿道士驱鬼，会把五个手指绾成个驱鬼的"王灵官结"。这时他土洋并用，把那半幅花笺拿到书桌上，取下朱砂砚，右手绾成"王灵官结"，中指蘸些剩茶，染上朱砂，在那半幅花笺的周围画上无数的十字，然后用朱砂砚镇在桌上，料想过一会纸上的淡墨会消失无存。

他觉得书房里阴森森的耽不住，可巧看见阿福又出来，就想抓住他说说话。

阿福照例又是来找车夫阿二；阿二就把包车拉出去。胡彦常看见阿二把空车拉出去、又拉回来，不知干什么，向来也没有理会。这时他就跑出来问阿福：拉一辆空车出去干什么。

"少爷上茶馆。"

"少爷呢？"

阿福回身往里指指。

胡彦想了一想，恍然说："到后门去接他？"

阿福瞪着一只斜眼，一只正眼，嘻着嘴使劲点头。

当然，他早该知道，少爷不过是称病，不好意思当着先生坐车出门。胡彦心想："我傻了吗！我在这里着了鬼迷，少爷只嫌我碍着道儿！他最近索性十来天没上课，这碗闲饭吃不了多久，难道还等人家来辞我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！"他回房收拾了自己几件衣物，留下个条儿给少爷，托门房转交，只说家有急事，召他回去，自己叫个车就上车站了。

胡彦从此没有再回这间外书房。王家由介绍人转给他一笔"车马费"，也没有再请他回去。不到一年，胡彦听说王家死了一口人，少爷怕鬼，全家都搬走了。

胡彦遇鬼和王家死一口人其实毫无直接关系，不过间接确有牵连。胡彦如果知道实情，不知会有何感受。

（二）

王家少爷结婚十年没生孩子。早在四五年前，太太就对少奶奶说："少奶奶，你总不能眼看我们王家断了香烟。"

少奶奶满面含笑，满口应承说："只要妈妈'相'中了人，寿楠愿意，马上讨来，生了儿子，和她姐妹相称。"

少奶奶从不顶撞人。她说的话和她的笑容一样甜软。她是正室夫人的独生女，继母没生孩子就死了，弟弟都是姨娘生的；太太那番大道理，她哪有不懂的。可是每逢亲友家有姨太太进门，她总"勒令"少爷再一次发誓："决不讨小"。少爷发誓都发腻了，常另出心裁，结合当时娶小老婆的人，发个别开生面

的誓。比如说：

“我若讨小，就变成一只秃头胖乌龟。”

少奶奶笑得把一杯茶都泼翻了。她说：“我倒愿你讨一个来，让我瞧瞧你变成什么样儿。”

太太虽然听不到小两口子的私房话，也能料定儿子受少奶奶的牵制。他们每次“相”了人，少奶奶的品评总和太太的一致，少爷却另唱一调：不是太单薄，就是太壮硕；不是太轻浮，就是太粗蠢。他还提出要好人家的女儿，还要识字的。他一方面又提醒太太：不论他顶几房香烟，重婚都犯法；买卖人口也犯法。太太总不露声色，安详地说：“没有死法有活法。”或说：“慢慢挑，总有合适的。”

胡先生来处馆的那年春天，果然挑到一个合适的。她出身没落的书香门第，还上过几年学，据说人材不错，而且性情和婉。王家约定地点，“相”过那姑娘，确是相貌端正，身材适中，更难得的是举止很大方。少爷无可挑剔，就嫌她面黄肌瘦。

太太说：“啊呀，要像少奶奶这样好皮肤、好颜色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第二个呀！”

少奶奶说：“人家给哥哥嫂子逼得要投井、上吊，天天眼泪拌饭吃，哪得不面黄肌瘦。”

少爷说：“脸黄不要紧，怕的是有病。”

太太沉吟不语，半晌说：“只怕她本人还不愿意呢。”

这件事暂又搁下不谈了。

原来那姑娘的妈妈是个无能的“才女”，丈夫一死，家产全被过继的儿子占去，连她箱笼里的私蓄都给儿媳偷光。她不知是气死的，还是吃了什么藤黄花青。那姑娘如今虚岁十八，嫂

子要把她嫁给自己娘家一个不成材的独眼侄儿，哥哥贪图财礼，要她嫁个老头儿当续弦。据说那姑娘想投井，又怕井底寒森森；想上吊，又怕吐出舌头。有个好心肠的远房姑妈说这孩子可怜，听说王家在物色一个二房，就介绍了她。

那位姑娘果然不愿意。她说："做丫头老妈子都行，小老婆可不做。"

做媒的姑妈说："也该看看是什么人家、少爷什么人材。人家好，人材好，做二房胜如给老头儿做填房，胜如给混蛋做花烛夫妻。他家少奶奶身体虚弱，不生育；你生了孩子，就是你大了。"

哥嫂听说王家愿出三百聘金，不要一文钱的陪嫁，而且和娘家断绝关系，千肯万肯，只怕姑娘闹别扭。对付这位姑娘并不容易。人家只说她是受气包，不知她是个惹气精。哥嫂在屋里关着门说私房话，她总会听见。一事不随心，就眼泪汪汪，饭也不吃。当着哥嫂，装得稳嘴善面，背后却会逢人哭诉，东告状、西告状。以前她同学来家，都对她嫂子瞪眼睛。后来不让她上学，同学朋友都渐渐断了。可是东邻西舍、亲戚朋友在她哥嫂面前背后，常说些批评哥嫂的话，不都是她捣的鬼！甚至有人唆使她找律师和哥嫂打官司呢。所以非乘早打发她不可。幸亏她年纪还轻，胆子还小，哥嫂也摸透她的脾气。当面的好话，她是一句不听的；背后骂她，却有意想不到的效力。哥嫂不肯放过王家的亲事，关了门在屋里一吹一唱。

哥哥说："真想不到，一贞倒交上狗运了！哎，也就算我们吴家的体面吧。"——那姑娘原名懿贞，哥哥改为一贞。

嫂嫂说："别胡说，我们侄儿没死心呢。她有了这样阔人家，

还肯嫁我们侄儿！——我告诉你，有些话你千万不能说，你记着。你千万别说王家少爷顶两房香烟，她是去做二房奶奶。千万别提大奶奶的话：什么'姊妹相称'。千万别说王家太太厚道，少奶奶脾气好。"

哥哥说："不说不说。"

"就算我侄儿不要她，我也不输她这口气！她飞上高枝儿，倒远比我好了！哼！休想！"

哥哥说："我看她就没这么大福气。"

一贞把姑妈和哥嫂的话告诉她相熟的裁缝娘子和西邻的大丫头阿桂。

裁缝娘子说："贵妃娘娘、西施娘娘、昭君娘娘，哪一个不是小老婆？我朱大嫂倒是大老婆呢！怎么样？"

阿桂说："依我看，大老婆是拴死的，跑也跑不掉；跑了还可以抓回来。小老婆却是活的：好就好，不好就逃走。"

那姑娘急要跳出哥嫂的手心，听了各方的议论，就答应了。做媒的姑妈说她脸色不正，还带她到医院去看了一次病。

王太太拿出医院证明，说吴家姑娘身体健康，毫无疾病。少爷一时上竟没话可说。太太打铁乘热，说吴家哥嫂既然那么混帐，不该让那姑娘尽受气、受欺，还是叫她赶早过门，再挑好日子圆房；衣服首饰，等进了门慢慢添置。这样，王家就"讨"来了一个"贞姑娘"。

少奶奶偷偷儿哭了两场。圆房的吉日选定后，她借故到上海的亲戚家去回避了十来天，因为照她当时的心情，实在不愿回娘家。

少爷对于娶小老婆一点不热心。少奶奶是戚友间公认的美

人；虽然近年来身体发福，仍然是个雍容华贵的美人。少爷并不讲究什么用情专一，不过他对别的女人从来不感兴趣。他的心意另有所属。

少爷是三十岁的人了。王家的田地房产都在他名下。王太太觉得她过世的丈夫虽然无能，还守得住家业；她看透这个儿子是不能守的。所以她把家产抓得死紧，尽管不放心经管帐房从中私肥，也不敢让少爷插手。连小夫妇的月费她都交给少奶奶管。少奶奶自己有奁田、有房产、有存款，可是她也把拳头攥得一缝不漏。少爷常劝说她卖掉些家产，搬到上海去住。他说："家产死搁着，白养肥了经管的人。变了活钱，我拿点儿来给你开个馄饨铺，也稳给你发财。"

少奶奶笑得甜软，主意却拿得坚固。她只见少爷钱到手就光，不信他会赚钱。少爷手里不名一文，成天盘算的只是怎样弄钱。人家并不知道他的底里。他凭自己的身份，对产业买卖等事经常打听行情，议论价钱，各方比较；碰到关键问题，他就刹住口或避而不谈。人家觉得他倒有一手算盘。他在茶馆结识的三朋四友，什么人都有。有想做掮客图回扣的；有想借钱的；有想合股同谋的。太太看不顺眼，吩咐门房一概回答"少爷不在家"。尽管这些人不能上门，少爷在外边门路很广。少奶奶娘家常派车来接姑奶奶家去听书——她娘娘在家里请着个说书的。少爷同去，倒不是去听说书。他和少奶奶家的经租帐房等人混得很熟。少奶奶有个叔叔在上海工商界做事，她娘家常有上海来往的人；少爷爱和他们谈生意经。假如少爷手里有钱，说不定早已上了不少当。可是他只在"摹拟演习"，打"假想战"。他忙着演习种种交易，多年来倒也累积了不少学问，略略

识透了些人。

少奶奶到了上海去，少爷可苦了。他没钱上茶馆，少奶奶家也不来接他去听书。少奶奶常带他出去吃个小馆子，看个电影。她走了，他只好成天闷在家里。平时太太要他每天临帖、读古文，他却只要看看白话小说；连小说都不大爱看。他对黄瘦的贞姑娘毫无情意；贞姑娘讲她娘家的琐碎，他更不耐烦听。好容易盼到少奶奶回家，他简直快活得又哭又笑，两口子谈了半夜体己。

贞姑娘住在祠堂后面的西小院里。那儿一溜三间房：西头一间是少爷的书房，中间全是书柜、书箱，东头一间是贞姑娘的房，和少爷少奶奶的卧房后厢通连。少爷和少奶奶夜间私语，贞姑娘当然很关心。她至少听到了大半。他们说到她，照常还称"黄面丫头"。少爷说的有几句话听不清，大概不是好话，是糟蹋她。他还冤枉她说："黄面丫头想要我给她买胭脂粉。"贞姑娘气得恨不能抗声辩白。她当时不过说：她嫂子连胭脂花粉都没给她买些。

少奶奶问："你怎么说呢？"

"我说我们王家不兴得搽胭脂抹粉；我们家没有胭脂粉。"少爷说的是真话，因为王太太是青年守寡的，少奶奶爱惜自己的好皮肤，怕脂粉会使脸色发黄，毛孔变粗，所以她也不用。

"咳！你也真是！"少奶奶笑着埋怨："我来给她买！"

少爷说："哼！瞧妈妈不说你嫌她脸黄！"

少奶奶笑说："黄是黄，不过她顶老实，不声不响的，像个可怜巴巴的养媳妇儿。"

他们一点没想到那个不声不响的、可怜巴巴的"黄面丫

头”很不老实，正在黑地里偷听。“黄面丫头”是什么心情，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理会。

（三）

祠堂的北墙上爬满薜荔。祠堂和大厅之间有一条一尺来宽的“落水”，两边墙上也爬满薜荔，掩合了墙缝。贞姑娘问丫头阿土：缝里是否走得通，出去又是哪里。阿土对这事从没注意过。她说，问张妈就知道。可是贞姑娘决不敢问张妈。张妈睡在太太卧房外间放箱子什物的房里，她什么细事都报告太太。贞姑娘曾想和阿土一起探个险，钻一次试试。不过阿土虽然只比贞姑娘小两岁，却是个小正经。她已有婆家，动不动说：“婆婆家不喜欢的”。她决不肯胡闹，而且她是个矮胖子，也许挤不过去。

西小院三间屋全归贞姑娘收拾，那边是她的天地。有一天，她特地起个早，偷偷钻了一次墙缝。只要闭着气、扁着身子横走，很容易过，因为祠堂只有大厅一半的进深。钻出墙缝就是祠堂前的院子，满地白海棠，南墙正中是一堵雕花水磨砖砌的门楼。两扇大黑门不但有竖闩上下顶住，还有个大横闩，左右有铁圈套住。竖闩上有个大铁搭，攀住横闩，上面锁着一把大铜锁。钥匙挂在门旁钉上；贞姑娘踮起脚就够得着，只是她没功夫开锁。门两侧的缝里，张得见前面也是个满地海棠的院子，贞姑娘不知那边是哪里。直到胡先生来处馆前不久，太太叫她帮张妈去布置外书房，推开北窗，才知道窗外那个海棠院子就是她门缝里张见的。

贞姑娘当时对这项发现并不在意。可是不久以后，她就老在想着这条通路。

少爷常和少奶奶笑话那位先生的英语口音，说他把英文单数的“你”字读成“杂污”——就是江浙土语的“拉屎”。又形容他塌鼻子、厚嘴唇，却多情得很，正在失恋伤心。

贞姑娘借故出轿厅去，望见那位先生粗眉大眼，相貌不错。

少爷还告诉少奶奶，胡先生把女朋友的照片带在身上，看看，叹叹气。

少奶奶说：“女学生漂亮吧？”

“我看了照片。一对小眼睛凑得很近，嘴巴却很大，脸形像只梨。”

少爷接着说：“我就安慰安慰他，叫他再找个更漂亮的。可是他说，他对恋爱早已看破，而且再也不找女学生了。他只要找个老老实实的当家女人，吃得苦、耐得穷就行；女学生心大眼高，没有情分。”

贞姑娘觉得自己正是那位先生要找的人，而且拿定自己比他的女友美——只要他别瞧她脸黄而不屑一顾。她几次出去，发现那先生已经注意到她，常隐在窗后偷偷看她。有时贞姑娘独在房里，他忽然会闯到她心上来。贞姑娘就怀疑是那先生在想她。他大概老在想她，直在她身边打转，赶都赶不开。贞姑娘为太太抄地藏经，给他缠扰得连连写错字，只好放下笔来做针线。他甚至睡梦里都跑来，还不老实，要调戏她。贞姑娘想正色告诫先生不要那样。她在王家不过是个“黄面丫头”，并没给王家拴死，尽可以和他光明正大做夫妻。她进了王家的门，看明自己先前的种种希望全是妄想；只有阿桂的话最中肯，她经

常放在心上一再思索，打算哪一天和先生从长计议。

八月节太太给少爷的拜门老师都送了节敬。太太和少奶奶商量，给胡先生送礼、还是送钱。她们认为该送钱；只是少了不好看，多了又怕先生当作每月的薪水。她们打算过些时一总送。

少爷说："不如把钱送我，把胡先生送回家。"

太太说："当初要学英文，也是你的花样。"

贞姑娘听在耳里，担心胡先生耽不久了。她不敢再迟疑，决计大着胆子，过去找他谈谈。

八月十五祠堂里要上供。她得过了节才能过去。十六日饭后，贞姑娘乘大家歇午，悄悄挨过墙缝。她本想马上和先生隔窗谈心。可是时间太匆促，又保不住先生那边会有人撞去，而且她还想把自己打扮得美些。所以她先去开辟道路，准备晚上和他细谈。她开了锁，把钥匙挂在原处，把锁放在门臼旁边。她脱下横闩，靠在门左边墙上；然后抱住竖闩往上一顶，松脱了臼，抱过去靠在门右边墙上。大黑门很重。她拉住门环，慢慢儿轻轻、轻轻地拉开一缝，扁着身子挨进门，蹑足走过院子，直到外书房的北窗下。她记得西尽头的窗走扇，窗缝里张见先生躺在床上，大概睡得正熟。她拿出口袋里的半幅花笺再看一遍：是她学做的对句，不知通不通；纸是拣少爷写残的；墨太淡，因为她匆匆忙忙，只蘸水在砚上篦了两下。她把纸条送进窗缝，忙抽身回房。

她已经准备好当夜穿著的衣服和鞋子。少奶奶曾叫她拆一套旧衣裤，因为上面的花边还有用，衣服已经过时，而且小得不能再穿。贞姑娘偷偷试穿，衣服恰恰合身，裤子略长些，提

高点就行。她镜中自照，觉得俏丽极了，所以那套衣服还舍不得拆。鞋是她为少奶奶绣的。她还特地做了一双布底，用簇新的白布包了边，亲自绱了鞋。因为少爷不信贞姑娘会自己绱鞋。她一来要卖弄本领，二来是要讨好少奶奶——少奶奶说过，布底鞋比皮底鞋舒服。少奶奶试穿了这双鞋直笑，说“好极了”。可是背后她偷偷儿问沈妈：“像不像死人下棺材穿的？”少奶奶是沈妈带大的。沈妈嫌这话不吉利，沉着脸责怪少奶奶“胡说！”她自作主张把鞋给了贞姑娘，只说少奶奶嫌紧些——其实她们脚寸相仿。

贞姑娘一天事毕，故意还在张妈屋里坐了一会，因为张妈睡得最晚。沈妈和其他女佣人睡在下房，贞姑娘不用提防。她回房先铺好床，放下帐门，洗过脸，就对镜理装，细细致致地搽脂抹粉。她把一堆夜来香的花子一一剥了壳，研去皮，拼成粉，一层又一层往脸上抹。要抹得匀净不容易，好在那只是粉底。她留着些擦银器的牙粉，这时匀匀地敷在脸上，灯光下照着，觉得一张脸粉团儿也似，没一点黄色。厨房里有的是胭脂棉，因为糕团上印红点儿要用胭脂水。贞姑娘扯了些胭脂棉，这时蘸水匀在掌心，拍在颊上。然后她撕了一块包赏钱的大红纸，剪成樱桃大小的圆形，贴在下唇，舐上唾沫，过一会揭下，唇上便印着一颗樱桃——她妈妈出门就这样打扮。她还学她妈妈烧些杨柳炭，描了眉毛；因为她把眉毛都糊白了。她对着镜子浅笑轻颦，转侧自看，非常满意。得这样雪白的脸，才配得上那套浅妃色的衣服。

她换上衣裤，穿上绣花鞋，把换下的黑布鞋端端正正放在床前，然后拿了一条被单，准备裹着过墙，免得沾脏衣服。她掩

上门，站在阶下。事到临头，不免犹豫。可是人家在等着她呢。天上一轮满月，在云后疾驰，没一刻停留，贞姑娘看着心上也着忙起来。她把白单子兜上脑袋，浑身裹住，一纳头钻入墙缝。

她简直生了翅膀似的飞落在那位先生面前。这还是第一次和他相近，只觉他完全陌生，并不是她闭眼常见的模样。她几乎想回身逃跑。可是他认出她来了。他确是看中她的！显然他就是睡里梦里常来纠缠她的人。贞姑娘满肚子的话都不用开口说，彼此都已心照。以后事情怎么安排，也就好商量。

可是倒也不好商量，因为他睡着了；睡得烂熟，便把他身下的褥子抽掉，他也不会醒。贞姑娘不忍搅扰他，又不敢逗留，反正她还得再来呢。她推开窗。觉得风里寒飕飕地带些潮润。月亮刚从云后出来，照见满地海棠叶上湿漉漉闪着水光。不知什么时候下过雨了。她跳下窗台，轻轻掩上窗，蹑足找没有花叶的地方走。

她背着窗走向大黑门的时候，背后还好像有人护着。可是挨过门缝，转身拉上了大黑门，背后就寒凛凛地没了保障。当初她来的时候，不知是哪儿来的一股子劲，竟没想到害怕；她卸下笨重的横闩，竖闩，也不知是哪儿来的力气，竟没觉得沉重。这时抱起那根竖闩，真不知有几千百斤。月亮恰隐在轻云后面，她找不到上下的臼，只狠命往上乱顶。上面忽然落臼，下面却撞死了，再也挪移不动。她没奈何，且去抱那横闩，用力托起，居然把一头套入铁圈。可是竖闩既没有落位，横闩就不肯服贴。她正挣扎着想把那一头纳入右边的铁圈，月亮忽然全给乌云盖没。一阵风过，只听得墙缝里的薜荔唏哩哗啦乱响，远近的门窗，有的格登格登震动，有的咿咿呀呀叫。她冷汗直冒，

一失手，把横闩没套上的那头掉下地去。她蹲下去把横闩扛起，正伸手去摸索右边的铁圈，忽觉冰冷的一只手搭在腕上，吓得失声惊叫，把扛起的那一头又跌落地下。她这才发现贴在腕上的，不过是一角沾湿的被单——她蹲下时沾湿的。她觉得背后不知多少鬼在笑她；祠堂里的祖宗都在那里指指点点。她连打两个寒噤，浑身冰冷，两腿发软，顾不得横闩还倾斜在地，忙把被单蒙在头上，直往墙缝逃跑。她一阵乱窜乱撞，挣扎出墙缝，身后的那一群鬼还叮着不放。她喘着气摔掉被单，连揪带扯地脱下身服，一头钻进帐子，把被蒙上脑袋，才松了一口气，开始发起抖来。这一阵抖是她硬撑着忍住的，这时开了头，咬着牙也收不住，直抖得骨头都疼。好久好久才渐渐抖定，觉得热烘烘浑身发烧。贞姑娘昏沉沉失去知觉。

（四）

沈妈早在灶上为贞姑娘打好热水，只等她去提。水都快凉了，还不见她出来，沈妈到西小院看看贞姑娘怎么回事。只见她房门也没关，一条被单横拖在地下，少奶奶叫她拆的一套软缎衣裤撂在床前凳上，一双泥污的绣花鞋一颠一倒落在黑布鞋旁边，贞姑娘在帐子里哼哼呢。沈妈掀起帐门，吃了一惊。贞姑娘抹着个大花脸，两手撂在被外，手心也搽得鲜红，额头、身上，摸来滚热沸烫。沈妈出门，看见一路泥脚印，由浅到深，从贞姑娘床前直到墙缝。

沈妈背着张妈，悄悄告诉了太太，陪着太太同到西小院来。太太看了，半晌不语，只低声问："张妈知道吗？"

沈妈说："没告诉她。"

太太点头说："很好。"她顿了一下，吩咐沈妈："你给收拾了吧。"

等张妈知道贞姑娘发烧、跑来探望的时候，贞姑娘乱扔的被单、衣服、鞋子都已收好，她的大花脸和泥脚印都擦洗干净了。

贞姑娘昏睡到黄昏醒来，热还没退清，心里却明白。她睁眼看看屋里一切如常，暗想：难道她只做了一场梦吗？

阿土端来半碗粥汤，问她怎么病了。贞姑娘装傻，反问阿土，自己是怎么病的。阿土说，"沈妈说你没给少爷奶奶提洗脸水，发烧了。"

贞姑娘略为放心。沈妈不爱多话，很可能她把少奶奶的东西一一收好了。至于泥脚印，贞姑娘压根儿没想到。她只惦着大黑门没闩好——可是她还得过去呢。她还不知道胡先生叫什么名字；还得问明他家的住址。她想，最好别跟他同跑，各走各的，比较妥当。太太和少奶奶给的首饰和历次得的见面钱、赏钱，都由少奶奶给她收着，她打算一件不拿、一文不要。她在王家半年，别的不说，针线活儿也做了不少，没白吃他家的饭。她准备只穿自己的一身旧衣服动身，料想胡先生不会嫌她光身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她不顾头重脚轻，急急忙忙又挨过墙缝去。大黑门关得好好的。一个竖闩，一个横闩，一具铜锁，都和原先无异。难道她只是做了一场梦吗？可是她一抬眼，钉上不见了钥匙。她明明挂在钉上的，难道她没挂好吗？她在花叶间找了一番，不敢耽搁，又回房躺下。

她要侦察的事正多，不能孤零零躺在床上生病。她硬撑着

起来；到了厨房，就知道胡先生已经回家。据张妈说，太太说的，胡先生回家成亲去了。据赵荣说，胡先生的家信是前儿天来的。阿土估计说，先生是要领了节礼再回家。

贞姑娘仿佛心上扎了一刀。假如他们讲的是实，胡先生就是一个大混蛋。贞姑娘心上的伤口里，含着一大包血泪。

可是胡先生说家去成亲，安知不就是打算娶她呢？他也得和家里人先谈谈，做点准备再来接她同去。这样一想，她又忻喜得心蹦蹦跳。

可是外书房都锁上了，床也拆了。太太大概是乘此把先生辞了。胡先生怎样再和她通消息呢？他能想到她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吗？他知道她的名字吗？其实他可以假意写信给少爷，开上自己的详细地址；他会有这心眼儿吗？

可是少奶奶的那套衣裤、和给了她的那双绣花鞋又哪里去了呢？贞姑娘始终没敢问。大黑门怎么又闩好了呢？钥匙哪儿去了呢？听见太太和少奶奶商量，要托人给先生送一点车马费。先生结婚，该送贺礼呀！看来先生是给太太赶走的。——假如先生是赶走的，她贞姑娘就会没事儿？

她像蜗牛似的伸着触角，四向探索。她有时怒，有时喜，有时忧虑，有时希冀，有时怕惧；一颗心只在这种种感情的漩涡里浮沉打转，弄得茶饭无心，梦魂不安，一天天越见黄瘦。

一天清早，她到厨房打热水，一阵头晕恶心，吐了两口酸水，恰给张妈撞见。张妈忙把腌桂花用的制酸梅拿来，掰了一块给贞姑娘含在嘴里，问她觉得怎样。贞姑娘觉得舒服些，闭着眼含笑点头。她歇了一下，提水回上房，听见张妈对太太说："恭喜太太，要抱孙子了！"贞姑娘吃了一大惊，心突突地乱跳。

吃饭时，太太和往日不同，给贞姑娘夹了不少好菜。张妈还倒了一小碟镇江香醋，悄悄放在贞姑娘饭碗前面。一连几天都是如此。贞姑娘暗暗道声惭愧，原来她很不必怀着鬼胎！

一天下午，少爷跟少奶奶回她娘家了，太太叫张妈出去买一批南货，又叫阿土到厨房去剥莲子；然后把贞姑娘叫到自己屋里，问她是不是有喜了。

贞姑娘不敢回答。

太太问："过期多少天了？"

贞姑娘还是低头不语。

沈妈不声不响从外屋进来，拿出一双泥污的布底绣花鞋，一张打着许多红黄色××的字条，上面那两行字，便烧成灰，贞姑娘也认得是自己的笔迹。

贞姑娘画着大花脸发烧的那天，胡先生不辞而归。太太带着沈妈到书房去，一眼就看见了那张字条。她们打开大厅前廊的西门，看了大黑门前倾斜的横闩，彼此会意地看了一眼。这件事，只她们两人知道。

贞姑娘看了泥污的鞋和那张字条，吓得脸更黄了，簌簌地掉眼泪。

太太说："你打算怎么样？"

沈妈补充说："少奶奶听说你有喜，很高兴，只是——少爷跟前，怎么交代？"

怎么交代呢？贞姑娘无言可对。不过她已经横下一条心，如果赶她回娘家，她就上吊——她已经决定上吊比跳井好，至少是干的。

沈妈沉静地催促说："问你有什么打算。"

贞姑娘哽咽道："吃点儿毒药把它——把胎——毒死，或者叫我死，都行，我可怎么也不回去！"

太太忙安慰说："哪能有这种事！"

沈妈说："你可以让少奶奶替你生。"

贞姑娘不懂怎么能替。沈妈对她细细解释，又屈指计算着月份说："目前不相干，冬天衣服宽大些也看不出。让少奶奶把穿不下的大肚皮衣服撩给你穿；你只说舍不得改小。到春天，你跟着张妈下乡去住一程。"

沈妈和太太商量过，这事瞒不过张妈，并且也要用到她；但不必向她露底，只说少爷定要自己的孩子是嫡妻正出，不是小老婆生的，所以不说贞姑娘怀孕。

贞姑娘对沈妈的建议完全同意。沈妈就点上香烛，叫贞姑娘对天发誓：她的胎给了少奶奶了，她决不对少爷说破，决不对任何别人说破，将来也决不对孩子本人说破。贞姑娘很感激少奶奶给了她这条出路，一片诚心向天叩了头，发了誓。从此她包扎起肚子，少奶奶就怀孕了。

张妈只是太爱拍马屁，人还是很热心的。她带着贞姑娘住在乡下的时候，代抱不平说：

"贞姑娘，你太老实。少爷也不讲理——我看还是沈妈的主意，她死护着少奶奶。孩子是你生的，或是少奶奶生的，有什么上下？一样是少爷的骨血。"

贞姑娘说："到底还是做少奶奶的孩子体面。"

张妈说："你只为着孩子，忘掉了自己。我只怕……"她忽然住口不说。

"你意思是，他们有了孩子，会把我撵走？"

“撵走也不会。太太总要好好儿打发你，给你找个好人家，再陪你一份嫁妆。”

贞姑娘自从对天发了那个誓，觉得肚里的孩子已经不是自己的，只等把孩子交还少奶奶，就可以一身轻。她对王家并不留恋。她也断定那个胡先生不是好人，为什么把她的字条打满了肮里肮脏的××扔给王家。

贞姑娘产期将近，端午前两天，张妈带她回王家，给她裹着一床薄被，说是发疟疾。

沈妈看了张妈一眼，悄悄说：“还不到秋天呢，发疟疾？”

张妈不卖帐，辩解说：“贞姑娘有这个老毛病，你看她的脸色就知道。去年八月半，不就是犯了这个病？”

沈妈不得不承认，疟疾是很合适的病，不怕传染，也不惹麻烦。贞姑娘发疟疾，少奶奶就很顺利地生下一个大胖儿子。

少爷快活得把他几个月来为儿子起的一大堆名字一一写在红纸上，请太太挑选，太太都嫌不雅，叫他浓墨恭楷，写信求老师给娃娃取名。她自己只取了一个小名，叫“望”。因为是望了十年才来的，也是她一切希望的寄托。她当初指望少爷读书成名，虽然少爷才三十岁，她已知无望。现在靠这阿望，王家又有了读书种子。少爷另有他的希望。他要阿望大了上大学，读洋书，还要送他出国留学。少奶奶虽然盼望生个女儿贴心贴肉，得了这么个肥头大耳的儿子，也非常得意。三朝戚友来看望，有的说娃娃像外公，有的说像祖母，有的说娃娃皮肤现在又红又皱，将来一定白嫩，像少奶奶。少爷早把阿望一再端详。断定阿望一副耳朵完全像他自己。

少奶奶的娘家和亲戚朋友，陆续不断的给少奶奶送月子。淡

的白炖蹄膀，淡的白煮鸡汤，淡的鲜鲫鱼汤……。少奶奶在人前总得呷两口；强不过少爷的关切，还得勉强吃点。她产前已有一星期不思饮食，产后吃这些淡而腻的东西，不胜其苦。她怀孕九个月，实在够吃力的。当然都是靠沈妈的艺术，可也难为她始终没露马脚，从“爱吃酸”到“只吃淡”，她的模仿都力求适合身份，谁也没觉察她不合真实。

天下事常出人预料，所谓“人有千算，天有一算。”往往说来万无此理的，却会真有其事。少奶奶装产妇装得太像，竟害“产褥热”去世。她只连发几天高烧，就昏迷不救。

少奶奶初发病，太太只以为她是寒暖不调，当着人捂得太热，背着人把被全掀掉，下床也不披上些。少奶奶平时小有病痛，总请她信任的老西医来家诊视。这九个月里，她硬撑着没请过一次医生，怕给他识破底里。九个月都熬过了，怎肯功亏一篑。所以她说那位老西医不是妇科，不请他。少爷请来一位素不相认的妇科大夫，断定少奶奶是产褥热。少奶奶几乎笑出来，竟把自己的病也看成笑话。太太不信西医，瞧少奶奶迷迷糊糊眼都不睁，热度只顾上升，忙请了熟识的中医来。大夫诊完脉，皱着眉沉吟半晌，脉案上虽然断为产后的病，太太略知医理，认为他用的药不是为产妇的，可是太太仍然怀疑大夫开错了药，或用药太轻。后来沈妈向太太透露：少奶奶从来不喝汤药。她也不公然抗拒，可是有本事变戏法似的把药变掉——经常是倒在毛巾里。所以少奶奶压根儿没有服药。也不知她害了什么病，一下子就送了命。

少奶奶年纪轻轻，才二十八岁，虽说身弱多病，其实并没什么病，只不过是娇些。怎么好端端一个人，一下子就没了。人

人震惊，觉得世事无常，都慨叹“空得很”。事后大家纷纷揣测，都要说出个理来。烧饭的陈妈引一句老话说：女人生一个孩子，就是在开着盖儿的棺材边上走一圈。赵荣说：一个人不能太美满，少奶奶福气十全了，所以不能长久。张妈说少奶奶人中稍短，是短寿相。奶妈说，少奶奶太疼小宝宝，不顾自己身体，夜里听见宝宝哭，黑地里就赶到后厢房去，她还不该下床呢。少爷当时睡在太太的套间里，听了奶妈的话，认为少奶奶是撞到了鬼；他坚信家里空房太多，有鬼。

沈妈伤心得糊涂了，直哭少奶奶苦命。她说：“你们只见她笑得甜咪咪，谁知她心里肚里。”现在少奶奶人都没了，少奶奶有没有子息，和她沈妈还有什么相干。她在王家的地盘，不妨都让给张妈。她淌着眼泪，在老赵的聋子耳朵里大叫大嚷着口述了一封家信，请老赵代笔，叫女儿来接她回乡。少奶奶的棺材抬出大门没几天，沈妈就回老家了。

少爷像小孩子般号哭了几场，仍睡在太太的套间里，再不肯住自己原先的房，除非偶尔回去拿些东西。他帮着料理少奶奶的后事，心上老惦着阿望，怕奶妈不尽心，又怕太太事忙照顾不到，常抽空到后厢房去伺伺。贞姑娘已经扶病起床。她倒是顶关心，自己不吃饭，守着望宝，叫奶妈去吃饭；自己不睡午觉，叫奶妈好好歇午，晚间警醒些；还教奶妈别睡歪了望宝的脑袋，喂奶小心，别挤塌了望宝的鼻子。

少爷都看在眼里。他告诉了太太，并说：

“贞姑娘倒顶有良心。”

太太说：“姨娘也是娘。”

少爷把贞姑娘叫来，当着太太嘱咐说：“少奶奶就这一点骨

血，你好生照看，我们不会亏负你。太太在说呢，'姨娘也是娘'。"

贞姑娘从此升作姨娘了。

一天，太太神色仓皇，问贞姑娘知不知，少爷把少奶奶的田地房产全卖了，她偶尔听见少奶奶娘家人说的。贞姑娘怎会知道呢。少爷那天一早出门，整天没回来。她们俩好像同遭了祸事，晚饭也无心吃，急要等少爷回来问个究竟。左等右等，到八九点钟，少爷才兴冲冲地回家，直嚷肚子饿；他还没吃晚饭，刚从上海回来。

太太等晚饭后才慢慢盘问少爷。他两手一拍，嘻着嘴说："都送还少奶奶娘家了！"

太太铁青了脸说："这是少奶奶留给阿望的家当。"

少爷说："放心！没杀贱！昨天成交。今天我到上海去买下了一所两上两下的小洋房。咱们搬上海去！这里我不住了！"他早已肯定这宅子里有鬼。

太太说："咱们这许多家具，这许多书，哪里搁？"

少爷头头是道。哪家书铺肯出多少价，哪个家具店收买哪些货。反正有用的留几件，多余的一概出脱，包括全部书和一套丛书的木板。少爷说："留着喂蛀虫，干什么？"

太太一听书价出乎意外。她默默盘算，少爷的办法确也不错，没想到他倒是相当精明。少爷还说：撑着个空架子花冤钱，不如紧紧凑凑过舒服日子。他们这所房子太大，没买主。后园可卖给东邻，已经议过价。前面房子可分租五六家。卖书的钱可用作押金，他凭这笔押金可在上海弄到一只好饭碗……

太太将信将疑。

贞姑娘给少爷去拿洗换的衣服，少爷跟过来，递给她一包东西。原来是香粉、胭脂、口红，都是名贵的外国货。贞姑娘这回做月子，虽然没满月就下床，却替少奶奶吃了不少滋补品，已养得皮肤光润，颜色由黄转白。当然脂粉还是她喜爱的，可是她不客气地问少爷：

“我的首饰和钱，少爷也都花了？”

少爷拿出一串钥匙，挑了个最小的，开了少奶奶的小铁箱，拣出一个红绸小包，里面是贞姑娘的全部家当，还附有少奶奶记的一笔细帐。然后他把少奶奶的首饰盒打开给贞姑娘看看，他说：“这些留给阿望娶亲用—— 你好好给他收着吧。后房一箱箱都是她的衣服，你也见过，她理得多整齐……”少爷含着眼泪把一串钥匙交给含着眼泪的贞姑娘。

贞姑娘紧紧握着这串钥匙。短短一年多，她已经眼看自己和旁人的许多希望、许多算计，都像肥皂泡似的吹出来又破灭了。这串钥匙虽是铜的、铁的，安知不也只像肥皂泡一样。可是少爷母子对她母子的这一片心，她只有感激惭愧，不知是她成全了少爷母子，还是少爷母子成全了她母子，因为预定她儿子已是一家之主了。儿子总会认得妈妈，可怜的只是少奶奶。

事　业

（一）

她们聚在长走廊的灯底下，等着周默君先生——她们的“默先生”（其实该称周先生，可是从前还有她的母亲“周太先生呢，做女儿的只称“默先生”）。有些人是闻风而来看情势的，因为大家都很关心。

私立求实女中五六十年前的校舍还很小，没有校园可以散步；因此造成一个特殊传统，叫做“站弄堂”。大教室外面有条长走廊——本地人称为弄堂。正对教室门口挂着一盏昏暗的电灯。每天晚饭后、夜课前，校长、学生、偶尔也有部分住校教师总站在走廊灯下胡说乱道，什么话都说，师长没有架子，学生也没有顾忌。

这晚上“站弄堂”的只是几个初中学生。这伙十三四到十五六岁的姑娘，倒像落草的强盗，都有诨名。

“花生米”华绳以爱吃花生。她说将来死了，棺材里不用石灰，要满满垫上五香花生米，面上撒带壳儿花生——透气些。“花生米”和华绳以协音，就叫开了。

“晨莺”是陈倚云自己取的。她最佩服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弗

萝伦斯·耐亭给尔女士。她知道这个姓的意思是"夜莺"。她姓陈，就取名晨莺，还杜撰了一个洋名字，叫莫宁给尔（Morningale），自以为和英文的夜莺（Nightingale）对仗很工，特地写在纸上，乘"站弄堂"的时候请教校长而兼任英语教师的默先生。默先生脸上似笑非笑——这就表示她肚里在呵呵大笑。她故意把字条儿在灯下横看竖看，皱着眉头一本正经说：

"没见过这个字呀。是早起喝的什么啤酒吗？你改名陈酒了？"

大家哄然大笑。陈倚云急得一把抢过纸条来撕了。幸亏"晨莺"比"陈酒"语音更近原名，而且她那么认真地省下零用钱来买纱布药棉，为同学裹伤口、洗冻疮，这份痴心谁也不愿辜负，所以还是叫她"晨莺"，除非故意惹她才叫"陈酒"。

裘亦善是皮球脸，没有下巴颏儿，大家就叫她"皮球"，她可一点不顽皮，非常老实，只是爱笑。越是上课不该笑的时候她偏爱笑，只好死命忍住，把一张嘴紧紧收住，两颊的笑涡逼得又深又圆，肚子里逼不住的笑把她坐的凳子震得登登登登响。她的笑最坏事，等于告发。老师看见她笑成那副模样，就知道有人在调皮捣乱。

国文老师方先生班上淘气事最多。一次华绳以在他班上"弹古琴"——一支打毛衣的钢针插在金属的缝里，能弹出高低不同的声音。方先生本来没注意，看见裘亦善低着头使劲儿忍笑，就听见了"琴"声，立即转着眼睛满教室寻找。幸亏罪证已及时销毁。方先生目光扫向年岁最小也最爱淘气的陈倚云身上，接着就停在华绳以脸上打转。白白胖胖的华绳以和不白而瘦的陈倚云是朋友。她们在班上并不坐在一起，可是能互相通

气，彼此包庇。华绳以是透明人儿。别人犯了规，她就笑得眼睛眯成两弯细缝；自己犯了规，就眼观鼻、鼻观心、正襟危坐。老师一眼就知道她不是"正犯"就是"从犯"。陈倚云比她难捉摸。倚云有个"抹笑法"，经常和绳以一起练习。用手心从额上抹到颔下，凡是手心抹过的部分，笑容得抹净无余。倚云练习得很有功夫，再加她嘴角天生那么斩绝地坚决，她的"抹笑术"可得一百分；华绳以至多只能得七十分。当时倚云听到"古琴"声，也随着老师东看西望，偷眼瞧见华绳以销毁了罪证笑嘻嘻坐着，就睁着惊奇的大眼望着老师。方先生一时上给考倒了，没有追究。

有一次是在默先生班上。默先生教课最严厉，谁都不敢分心。她左耳微聋，上课就耳里插个助听的小管子。陈倚云坐在最前排，故意把个铅笔套塞在左耳里。裘亦善在后面看见了，紧闭着嘴，两个笑涡不断的隐现。默先生眼里什么都没逃过。她口不停讲，跑到倚云身边，把她耳里的笔套拔出来。裘亦善吓得一肚子笑都从半开的嘴里逃跑了。倚云却会撒赖。她大声埋怨说："我要听得清楚点儿呀！"默先生把自己耳里的管子取出来，和铅笔套并放在手心里说："瞧瞧！傻子，我这是两头通的！"满堂紧张之余，都放心大笑。下课后裘亦善挨陈倚云打了两拳，可是亦善怎么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笑。

刘霭青是"小霭"，她个儿最矮小；她比倚云大两岁，却矮半个头。"小霭"自然而然地成了"小矮"。她很在乎"霭""矮"之分，叫错了她决不答应；人家只在她背后叫"小矮"。可是倚云没心没肺，直嚷"小矮！小矮！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小矮！"霭青只好理她。这晚上她是倚云硬拉来的。倚云说："你是好学

生，帮我们说说好话。”可是鹮青打定主意不开口。她知道说也没用；她向来不爱多话。

吴澍的绰号“呜呼”是强加于她的。“呜呼法”并不是她提倡的，是倚云的“发明”。吴澍比倚云、绳以等高一班，个儿也最高，年岁也较大。她能演讲，善作文。华绳以和陈倚云常偷了她的课卷来数双圈。倚云恍然说：“明白了！只要‘呜呼’，就有双圈。开头只要说：‘呜呼，人生在世……’或‘呜呼，光阴如箭……’；或者到结尾说：‘古人云或孔子曰什么什么……呜呼，斯之谓欤——’”她这个“发明”，引起了作文课上一阵“呜呼潮”。方先生火冒三丈，拍着桌子说：“什么你也‘呜呼’、我也‘呜呼’，‘呜呼’可以当饭吃吗？”他当众把不通的“呜呼”一一历举。可是挨骂的人太多了，她们只厚皮老脸地笑。下了班华绳以悄悄问陈倚云：

“你‘呜呼’了吗？”

“我没有——我不敢。你呢？”

“我也不敢。只有吴澍是‘呜呼大王’。”

她们先是背后称吴澍是“呜呼”，也不知怎么的吴澍真成了“呜呼”，连她本人也承认了。

这时她们虽然在弄堂里，外面的风风雨雨还听得清楚。大家焦虑地等着。

忽一人说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刘鹮青猜得不错，默先生准是在厨房里和大师傅商量明天的包子。她是从饭堂那边过来的。

她们等她走近，一哄而上，同声喊：“默先生！”

默先生两手护着耳朵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陈倚云涎皮赖脸说："默先生！我们要跟你闹！"她末了一字说得特别使劲。

默先生看看手表说："今天没夜课，叫你们闹的？"

华绳以噘嘴说："我们睡不着。"

裘亦善规规矩矩说："我们在等你，默先生。"

"等我来闹？"

倚云软声说："不是——我们大伙儿齐声求求你——"她推吴澍说："'呜呼'，你说呀！你说呀！　'小矮'，你说——"

吴澍怪倚云开错了头，不愿接口。刘霭青最能察言观色。她乖觉地说："默先生有事呢。"

真的，默先生还等着带领春游的老师，要和她商谈些事；还有话嘱咐学生的领队。她还要掏出随身带的记事本子来查查，有没有遗忘什么该办的事。可是她两眼盯住陈倚云，耐心等着。

倚云急了。她说："默先生，一年好容易只有一次春游——"

默先生带些讥讽说："一辈子只有一个春天！"

倚云没听出默先生的语气，急切地点头说：

"对呀！可是一阵雨就断送了我们的春游，我们不甘心！"

默先生说："天要下雨，有什么办法！"

倚云大嚷说："有办法！有！！"

华绳以说："只要多给一天假！明天下雨呢，春游别取消，改后天出发。"

吴澍委婉说："明天下雨，也许后天就晴了。"

裘亦善补充解释："明天晴了就不用多给假。"

倚云央求说："一天！只要一天！"

默先生说："对呀，只要一天！明天不晴等后天；后天不晴等大后天！"她不再多说。

倚云看着默先生的脸，觉得她们那套非常充足的理由，一下子全驳倒了，失望得发狠说："我做了校长，才不那么小气！"

默先生说："好，等你做了校长，天天放假。"

倚云把整个嘴都噘起来，表示不满。

默先生说："还不快回宿舍去准备准备，明天得早早起来打铺盖。"

倚云赌气说："我们早就打好了！"她话刚出口，知道说漏了嘴，转身一溜烟往楼上宿舍逃跑。绳以、亦善两个"从犯"不打自招，也跟着就跑。她们听见默先生在说：

"吴澍，别忘了你是小队长。谁打了铺盖得拆开。陈倚云今晚不好好睡，明天不许春游。"

倚云对两人做了个鬼脸；三人悄悄说：

"快！把铺盖藏掉。"

偷偷儿预先打好的铺盖不止一个。早有别人替她们把铺盖塞在床底下了。大家都在检点随身带的衣服，打成小包。有人用白纸剪了一个"扫晴娘"贴在门旮旯儿里。还有人剪了连成一串的七只乌龟，据说也有"扫晴"的功用，不过得点上独生女儿的血才灵验。

华绳以说："'皮球'，你是独生女，快挤点儿血出来，为我们大家牺牲。"

"牺牲"是求实女中的口头禅，因为默先生经常要求大家为什么什么事业做出牺牲。

亦善急得涨红了脸，亟口否认自己是独生女，因为她后母生的弟妹一大堆呢。可是倚云不由分说，一把抱住她大叫：“‘花生米’！拿个大针来！”

她抱得好紧，亦善挣不脱身，急得直叫。

绳以在抽屉里乱翻，一面说：“只有绣花针，行吗？”

倚云说：“多扎两下，也行。”

亦善叫得好像人家要宰她似的。

忽有人对倚云说：“你也是独生女呀！你不是只有一个哥哥吗？”

“两个呢。小哥哥死了，剩一个大哥哥。”

“女儿只你一个呀。”

倚云很爽气，立即松了手，认真地问：

“我算独生女吗？”

绳以说：“也许比‘皮球’还‘独’些。”

倚云忙把左手中指挤成紫红，接过绣花针来就要扎血，一面抬头问：“假如我不是独生女，我算不算冒牌骗人呢？”

绳以说：“没骗人，骗乌龟。”

吴澍劈手夺掉倚云手里的针说：“别胡闹，你算什么独生女！乌龟也不信！”

大家正笑吴澍自比乌龟，忽听得邻室欢呼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听呀！”

“听什么？”

“听雨！”

原来雨停了。她们拥到窗口，伸出手去试探。雨果然停了。

裘亦善满面惊诧说："默先生竟是未卜先知。她怎么就知道天会晴?她准是算定了，才叫厨房里做好咱们路上吃的包子呀。"

鹞青说："也许大师傅知道。"

大家正在捉摸，全宿舍的电灯忽然熄灭，因为提早睡觉，明晨提前起床。可是谁都不想睡。分布各房间的朋友，乘熄灯就偷偷儿聚到一处来。照这次春游的规定，每人限带一床被，三人合打一个铺盖。预先打好铺盖的，就得挤在一处睡。所以这晚上全乱了套。各号房间的门也开着，黑地里大家直在说笑。

三号说："咱们默先生是诸葛亮!"

"女诸葛周默君!"

"不对！不是诸葛亮！默先生是万世师表!"说话的好像是吴澍。

六号说："咱们便宜了。我姐姐学校里春游得出好多钱呢。出不起只好不去。"

"咱们的钱哪儿来的?"

"膳余。"

"厨房不亏本?"

"你们可知道——我三妹念书的学校里，教师只和教师一起吃饭，伙食比学生的不知好多少；校长单独吃，顿顿像酒席——学生身上的油水不给捞光了吗? 咱们的厨房不会亏本。"

四号传来一阵笑。

二号问："'皮球'，她们说什么呢?"

"'花生米'说，等默先生死了，咱们给她立铜像。"有人代裘亦善回答。

"'晨莺'要'呜呼'做墓志铭。"

“胡闹！立铜像要什么墓志铭！”

陈倚云仿着吴澍的调儿说：“呜呼，周默君先生岂非万世师表哉！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……”

“不通！孔夫子不是诸葛亮！”

二号说：“默先生还不鞠躬尽瘁？一天忙到晚，不拿一个钱薪水——哎，默先生出不出饭钱？”

“当然出！”

“当然不出！”

“她就是个没工钱、白吃饭的？”

“求实女中是周太先生倾家创办的，默先生还不该吃一口白饭？和咱们一桌吃，又没吃好的。”

“你这是公私不分！默先生自己有钱；要不，怎么不拿薪水呢？”

“我说，她为什么不嫁人？”另一人问。

“真的，为什么？她又不丑……”

“她顶庄严……”

“‘庄严’？又不是庙宇！”

“反正咱们默先生该说是很好看的。”

“她不是等那位大博士第三次求婚吗？人家求了两次灰心了，没敢再求……”

“这套胡说早戳穿了。我问真的为什么？”

“太先生不让她嫁，要她办学校……”

“胡说！她自己愿意为事业牺牲！为咱们！”

“‘晨莺’！听见吗？该写在你的墓志铭里。”

倚云大嚷：“那是‘呜呼’的事儿！”

“嘘！嘘！”学生会会长睡在一号房，一号传出话来：“别闹了！睡吧！”

倚云假装正经说：“大家别闹！早睡早起！再闹，天又要下雨了！”

几间房里都传出压低的笑声。雨声虽已停止，大家还没放心。宿舍里渐渐静下来，可是还蠢动着希望和忧虑、欢忻和期待。默先生的反话说对了：一辈子只有一个春天。

（二）

倚云脱了鞋，抱膝坐在床上，背靠着蚊帐后面的板壁，感叹说：“真是‘呜呼光阴如箭、一转瞬间……’，记得那年春游下雨吗？”

绳以靠着床前的书桌说：“那时候咱们还在老校舍里呢。”迁校后的求实女中，无论教室、礼堂、宿舍、校园，都规模宏大，远非昔比了。

裘亦善坐在对床，笑说：“那时候咱们还梳辫子……”

刘霭青说：“‘呜呼’还穿裙子。”

“还梳个‘牛屎头’。”

大家记得吴澍的头发又多、又长、又不服约束，梳的头像一堆牛屎。一次演讲会上她正讲得慷慨激昂，“牛屎”忽塌下一股。绳以和倚云在台下笑得肚子痛，因为不敢出声。吴澍现在已经上了大学，倚云大概和她一般儿高了。如果妇女没行得剪发，没行得穿旗袍，她们都该梳“头”并穿上裙子。

她们这时聚在陈倚云和刘霭青的房间里，打算理一理该温

习的功课，准备毕业考试。可是她们上星期刚了却一桩大事——全班的大心事，人人肚里都有想说没说的话要在一起吐吐，像冒着气泡的汽水平静不下。连最用功的刘瀛青都不能专心。

绳以知道倚云的心情，她笑了一声，接着倚云的话说："咱们都要为默先生立铜像呢。"

裘亦善说："咱们那时候，对默先生简直是崇拜。"

绳以扮个鬼脸，责问道："现在你不崇拜默先生了？只崇拜——"她假咳嗽两声。亦善涨红了脸。

倚云的脚尖在绳以的腿上轻轻踢了一下。人家是"父母之命"，亦善经不起取笑，又该哭了。她看了绳以一眼，眼里含着一句话；别人不理会，绳以却心里明白。倚云不赞成绳以再和她那位表哥通信——其实也不是什么表哥，是表姐的丈夫、她哥哥的朋友。倚云说那人的信愈来愈像情书，看着怪肉麻的，劝绳以别再理他。可是这天上午绳以又得了"表哥"的信，偷偷儿藏过了。倚云只作不见，不过绳以知道她已经看见，这时她眼里的话就是责备。

裘亦善红着脸解释道："崇拜还是崇拜，可是我不服气了——尽叫咱们'牺牲'，什么都是为了她的'求实。"

绳以只怕自己脸红，忙附和说："我从前很感激她，好像她都是为咱们——"

瀛青坐在倚云身边，笑说："可是她总不是为自己呀！她得了什么好处吗？还不都是为了'求实'！"

倚云说："'求实'是她变的！她就是'求实'，'求实'就是她！"

绳以说："'求实'是默先生扩大的自我！"绳以自从交了

男朋友，学问顿长，用的辞儿不像倚云那么幼稚。

倚云说："所以她叫人家为'求实'牺牲，就是为她牺牲！——我现在懂了！——"她先心虚地笑了一笑，因为自知是偏激之谈："她不拿薪水是苦肉计，就是叫大家都别拿薪水！'小矮'，你明儿就得和她一样，一辈子为'求实'牺牲！"

霭青家境不好，无力升学，默先生已经约定她留校教附小和初中的课，还表示要培养她。霭青虽说不抱幻想，还是抱着几分幻想。她很谨慎，不肯胡说乱道，只打官腔：

"能为'求实'牺牲也是光荣啊！瞧，咱们'求实'现在多神气！该说是全城第一流的女中了吧？"

倚云气呼呼地说："当然第一流！毕业生可直升什么什么大学！曾考取什么什么大学！我明明不要进的大学，她偏要我考！我就给她考不取！"

"默先生拿定你不肯给她考不取！"霭青调皮地笑。

倚云赌气说："只有'求实'才是事业！"

绳以取笑道："'晨莺'有'晨莺'的事业！开医院！上午给穷人看病，施诊施药；下午给阔人看病，叫他们出钱！"

倚云不服气说："也不见得就是笑话！——难道只有'求实'至上、'求实'唯一！人家正要准备大考，还要考学校呢。可是不行！'不要念死书'！得为'求实'筹款！咱们上学没交学费吗？"——私立学校的学费是相当贵的。

绳以说："还有杂费呢！——杂费做什么用？"

她们不知道，学费加杂费，可保持学校的收支平衡。

霭青别有见地，微笑着问："可是，你们说吧，默先生叫咱们为'求实'筹款了吗？"

大家搜索记忆，默先生从没提出过任何要求。是她们自己觉得该对母校有所贡献，留作纪念。默先生只禁止他们伸手向家里要钱。历届毕业生都送纪念品，而上一届的贡献尤其大。她们演了一场戏，募得好一笔款子，在校园里修筑了纵横两条路。开了这个例，叫后来的班不好办。她们也没忘记吴澍累了一身大汗，还气得大哭一场。

霭青很公平地说："是'呜呼'自己觉得默先生好像说了她——说她爱出风头吧？其实默先生并没有那么说。"

绳以和倚云不明白是吴澍心眼儿多呢，还是默先生真的怪了她。反正她们班上没人能演戏，而且觉得吴澍演得并不好。所以她们挖空心思，想出开个"恳亲游艺会"。"恳亲会"当然不卖门票，可是走进她们的"游艺场"，处处都非钱不行。那一排缀着纸花、飘着彩带的教室，进去都要钱。

她们是模仿别校的游艺会，稍加改头换面。例如一角钱一看的"穿心美人"。她们不愿借"美人"卖钱，招牌上大书"活捉得'穿心国'人一名，一角钱一看"。下面小字说："加翻译费一角，可交谈三句话。"她们叫班上最瘦的人穿上宽大的衣服，化妆得神头鬼脸，穿心插一根管子——其实是从腋下穿过的，让看客从面前通过管子看到背后。华绳以当翻译。"穿心国"人叽哩咕噜几声，绳以瞧问话的人是何身份，回答得或正经、或胡闹；"交谈三句"的人个个满意而出。

"哈哈镜"是她们的创造。高中新考进一个善于模仿的学生，她们借她来做"镜子"。屋里架着一个大镜框，那学生站在镜框后面模仿照镜的人。门口招牌上写"哈哈镜！照三照，一角钱；看人照镜，二角钱。"可惜那个学生不会模仿生人，还老爱笑。

全亏陈倚云板着脸在旁赞礼似的把来客“照三照”的表情和举动妄加形容，逗得照镜和看照镜的人笑声不断。例如一位中年太太来照镜，倚云就赞：“一照：哈，我说我还年轻呢！二照：可我是这副嬉皮赖脸吗？三照：行！反正哈哈镜里都不丑！”一位老先生来照镜，倚云就赞：“一照：咦？！二照：我原来是个姑娘家？三照：咳！人苦不自知！”许多人挤在门口，听见笑声，就问出来的人“说什么？说什么？”

有一间“非卖品展览室”，她们借用了学校历年留成绩的字、画、绣片等。另外又有她们搜集的“业余工艺品”，如一串串缠五色丝的小粽子，缠五色丝的铜钱，绣花的香袋，抽丝的桌布，彩线结的樟脑球袋等。一个角落拦着绳子，招牌上大书“西洋镜”。下面小字：“只供本校师生观看”——这也是她们的创造。进去当然又要另加门票。里面只一张桌子，桌上放一个纸盒，盒盖上有个铜元大小的圆孔，糊着一层红玻璃纸。刘霭青管这一摊。她让人隔着玻璃纸观看本校教师的一张张肖像：有漫画、有速写，显然不是一人的手笔。大部分是华绳以的杰作。她上课爱给老师画像，画得很神似。有些画像很拙劣，但多少都有些特殊标识，一望而知画的是谁。虽是“非卖品”，每张都标着价，说是“赎价”。标价一般也不过六角、四角，方先生的肖像最多，所以最便宜，只五、六个铜板一张。方先生嗤之以鼻，一张也没“赎”。只陈倚云画的默先生有题名：“我们最敬爱的默君先生”；下署“晨莺特写”。这幅“特写”像七八岁小孩画的，但标价是“五元”。教师闻风赶来，有的笑，有的恼，都花钱把自己赎出。方先生虽然不“赎”，也来看了。他觉得一撮胡子、一副眼镜并不代表自己，所以满不理会。默先生却欣然付高价

“赎”出了她的像。小桌四周聚了一大群学生，家属只能好奇地远远观望。据说其中有裘亦善婆家的人。有人认识的说，她们看了亦善的绣片啧啧称好。亦善自幸她没管这一摊；她主管小吃部。

她们全班都出了大力，游艺会竟是意外地成功。霭青已把募得的款子结算清楚。将来建造什么“馆”、“室”、“轩”、“堂”，只等方先生题名，由校方自作具体安排。她们都松了一口气。

不错，默先生确实没有命令或要求他们为“求实”募款。可是，她们不为“求实”做出贡献，行吗？

倚云负气说：“我敲了她一笔！”那幅“特写”标价五元，原是闹着玩的，没想到默先生会当真。

绳以笑说：“其实默先生很不必花钱来赎。画得又不丑，又不怪——而且也不像。”

亦善忽然说：“默先生要破产了。”

她们知道默先生靠很小一笔存款的利钱过日子，生活俭朴到极点。

倚云忙伸下她的长腿，穿上鞋。

霭青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倚云站起身，又局促不安地坐下。

绳以忍不住笑了：“瞧‘晨莺’这性急鬼！——你这会儿把钱还她去？”

倚云好半晌看着霭青的脸。她很认真地问：

“就说咱们算帐的时候，发现写错了：五角写了五元。”

霭青说：“默先生会听你的！”

倚云像泄了气的皮球。她咕哝说："反正她也愿意。都是为她的'求实'。"

裘亦善愣头愣脑地说："所以我出了'求实"的大门，再也不跨进来！"

绳以笑说："你这个'所以'，真是方老头儿说的'浆糊也黏不上'。"

亦善只继续说她的话："默先生太会利用人了！"

绳以和霭青异口同声说：

"干事业能不利用人？"

"不利用人，成得什么事！"

倚云点头说："咱们的默先生呀，把自己牺牲得精光精光了……"

霭青说："'晨莺'，你说话老那么不通。什么'精光精光'？"

"我说她弄得谁都不跟她好了。"

亦善说："她就像个纵容孩子的妈妈，不觉得自己孩子讨厌。"

倚云说："那种妈妈也不知道自己讨厌。可是默先生不一样。她明知道人家不愿意，也有本事叫人家乖乖地顺着她的意思干去。随你恨她、嫌她，她害死了自己都不计较。"

绳以总结说："反正只要对'求实'有利，不管对自己有害！"

亦善忿忿说："'求实'最不是东西！"

绳以也学着她说："所以我出了'求实'……，哼！我也不回来了！"

霭青叹口气："我呢？"

倚云忙说："小矮，你放心，我们当然得来看你！"

她们话又说回来，承认自己太自私自利，为"求实"尽了几分力，就满肚子冤屈似的。

正说着话，传来了晚饭的钟声。那口钟也是前届毕业生赠送的纪念品。默先生嫌钟太小；在发达的"求实"中学里，那口钟的声音已显得太单弱了。

她们一同向饭堂走去，互相警戒说：大家得收收心好好用功。可是她们的心早已收束不住；都挣脱了"求实"的羁绊，准备各奔前程。

（三）

求实女中刚发展到规模齐全，所在的城市被日寇占领了。

默先生并不像倚云所说的"精光精光"。学生和同事之外，她还有朋友。她有事到上海，就住在老朋友王太太家——一宅花园洋房里。这次她要"求实"在孤岛的上海复课，到王家住了二十来天，招了吴澍等几个在上海的校友连日商谈，分头办事。

王太太说："默君，你们'求实'栽培了一批批贤妻良母，却没给你栽培一个接手的人。"

两人饭后在客堂闲聊。默先生的助听器已改用一个牛角式的铜喇叭，可拆成两截，盛在一只黑布口袋里。这时她把牛角尖塞入耳内，喇叭口朝着对方。

她说："目前有用的还是吴澍、刘鹭青这批人。再老的多半是贤妻良母，再年轻的资历不够——"

“你们有个出洋的陈什么——陈九？——”

“陈倚云——绰号晨莺——我叫她陈酒——她出去了才一年，我上次写信，叫她别忙着回国。”

“吴澍很能干，那老新娘子——刘什么——也不错。”

“刘霭青——她哪里老！矮一点——就叫‘小矮’。”默先生想到向来不打扮的霭青现在电烫了头发，穿了高跟鞋，乐得直笑。“我这次要她当会计主任。可是不行，那位丈夫爱惜得不得了，说她身体虚——每天早起诊诊脉，临睡再诊诊，咳嗽一声就忙着开方处药——是个中医，大概除了自己的夫人没别的病人。这是第三个夫人了。”

“唷！别又把三夫人医死了！”

默先生呵呵大笑：“甘草薄荷药不死人。”

“前头有孩子吗？”

“两个女儿都出嫁了，还欠个儿子。——霭青当‘求实’附小的主任很得用，不知谁给她做了这个媒，暑假结了婚就到上海来了。”

王太太不客气说：“谁愿意一辈子当‘求实’的老师！”

默先生慨叹说：“丈夫这么宝贝，就算是福气吧。”

“你们那个毕业就结婚、结婚就做寡妇的——教书怕脸红的——”

“喔！裘亦善——‘皮球’。她一直在医院里当配药员——抱了个孩子——还在家乡。她倒也罢了。她同班的华绳以最糟糕。多年的朋友，什么表哥介绍的，结了婚水火不相容，闹了几年离婚，生了两个孩子，还在闹。据说他们夫妇没有随校内迁，也到上海来了。我却没敢找她。”

"吴澍嫁得称心吧?"

"她那丈夫比她小好两岁，比她矮，比她白，比她嫩。我只怕——"

正说着，女佣报道有客，正是吴澍。她已是熟客，跟脚就进来。

王太太听了默先生没说完的话，对吴澍添了兴趣，偷眼细看，发现她十分打扮。她历年在上海教会女中教国文，服装看似朴素却非常入时，质料也讲究。头发是自己做的，很自然。脸上不敷粉，两颊润润地晕出暗红色，和唇膏一色而略淡。她招呼了王太太，不及坐下就说："默先生，倚云回来了!"

"她毕业了?"

"她还毕什么业?"

"她没念学位?"

"李大夫休假，带她出去一年，念什么学位?"

"还是没学成医?"默先生把牛角尖往耳朵里更塞进些，把喇叭口朝着刚坐下的吴澍。王太太已抽身走了。

"她早从医预转了生物化学——默先生，你忘了吗?"

"我怎么忘!我说倚云傻。爸爸没了，可以叫大哥负担。她又不肯。李大夫不是那时候就看中她了吗……"

"啊呀，还没成朋友呢，就叫他负担她学医?倚云肯吗!"

"所以我说她傻。现在她那娃娃有她妈妈照管，她出去了不多学几年?非跟着丈夫一步不离!"

"没有一步不离。李大夫香港下船转内地，还回到他那个医院当内科主任去了。倚云前几天刚到上海，小矮去接的。"

默先生忙拔出牛角，好像是要把这句话留在耳里。她顿了

一下，问吴澍："她还住在哥哥家吧？"

吴澍点头，又在她耳边嚷："蔼青会约了她一起来看你。"

默先生虽又戴上牛角和吴澍谈复校的事，她没谈多久；送走了吴澍，跟脚也出门去。她虽然耳聋，也上了年纪，却十分灵敏，哪儿都去得，像个老上海。她立即找到陈倚云哥哥住的一宅弄堂房子里。

倚云背着门站在窗口，一回脸，默先生吃惊地看见她满眼是泪。她连连眯了几下眼睛，才惊讶说："默先生！"然后像小孩子那样把两眼使劲一挤，挤净泪水，只睫毛上还有点湿。她右手扯过左臂的短袖来擦掉腮边的泪。

默先生记不起什么时候见过倚云哭，也没见过大人这般哭法，又笑又怜，不禁说：

"怎么了，陈酒？"她一面打开她的黑布口袋，戴上牛角式的喇叭。

倚云住在她妈妈和娃娃的房间里。她拉过一只椅子请默先生坐，又忙着倒茶，然后坐在自己的床上。

"我来接妈妈和娃娃，可是她们一个都不肯跟我走。"她脸上已经"雨过天晴"。她说："小矮约了我一起来看你——是她告诉你的吧？"

"我有耳报神，我先来看你了！"

"怎么敢当呢！"

"因为我有事求你。"默先生单刀直入。

"可是我马上就要离开上海的呀！"

默先生鼻子里出气说："哦！你知道我求你什么事吗？"

倚云不好意思，哑口无言。

“你的娃娃呢？”

“跟我妈妈上公园去了。”

“你准备把她们扔下就走？”

倚云咬着嘴唇。

“我告诉你，你写信向李大夫请半年假……”

“我干吗要向他请假呀！”

“那就更好了——反正你知道了吧？‘求实’要在上海复课——”

倚云不响。

“我只要你帮一点点忙——半年。”

“可是我帮得了什么忙呢？”

“只要你扶一把——”

“我不会扶，默先生，真的，我不会……”

“蔼青也斩钉截铁——好！好！——我白为‘求实’干了一辈子——到关键时刻，求校友伸手扶一把也休想！”默先生长叹一声，嘴角微抖，眼角好像有点润润的。

倚云这时才注意到默先生灰白的两鬓和枯瘦的面颊，惶恐说：“默先生，只要是我能做的事——”

“能不能只看你愿不愿呀！”

“我当然愿意，可是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又不会管事情。”

默先生立即说：“你放心，反正是你能做的事。你能什么、不能什么，我还不知道！——这就是说定了！”

倚云着急道：“没说定。”

“又反悔了？”

“不是，默先生，我也许能教一门两门课——”

默先生把手一挥说："不用先开细帐。我知道你最爽气。你说愿意，就是愿意了。这话你还收回吗？"

"只半年。"

"半年——你愿意了？"她看着倚云的脸："好！——你做什么事，只听我调度，你不用管。"

倚云笑道："你调度吧！你说，我能做什么？"

默先生从耳里拔出牛角，收入袋内，一面起身说："咱们明天再谈，我这会儿还有事呢。"她留下自己的住址，约定时间，匆匆告辞。

倚云如约到王家，预料会碰到吴澍等许多人。可是她只见到王太太。王太太把她带到默先生住的客房里。倚云一看没别人，忙把带给默先生的一包礼物拿出来说：

"默先生，千里鹅毛，我的一点小意思。"

"什么东西？"默先生好像很有兴趣。

"两件羊毛衫。"

默先生笑说："谢谢你，我心领了。——你该知道吧？我从来不接受礼物。"

"这不是礼物，是学生的孝敬。"

"你不是常爱说，'我做了校长就怎么怎么'吗？你做了校长就接受学生的孝敬，我只能心领。"

"默先生，你就是不领情！你这是魔鬼式的骄傲！"

默先生把手指在倚云额上点了两下说："你才是魔鬼式的骄傲！"

倚云知道默先生是说她不要男朋友的资助——虽然男朋友后来成了丈夫。她觉得默先生为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，可以

不择手段；可是倚云只着重心意。她气呼呼地鼓着嘴。

默先生看看手表说："咱们没功夫说废话，一会儿咱们还出去吃饭呢。"她看着倚云睁大的眼睛，一本正经说："校董请你吃饭。"

"请我？我又不认识校董！我不去！"

"倚云，你不是听我调度吗？"

"可也不能专制呀！"

"你也不能一味孩子气。你听我说——吴澍呢，可以做个教务长；你呢——"

"只要不是'长'，都行。"

默先生看看手表说："倚云，我和你约法三章。第一，"她扳下左手大拇指："我请你做的事是非你不可的。第二，"她不让倚云开口，又扳下第二指，"也是你胜任愉快的。"

倚云也屈下了两个指头，捏着自己左手的中指说："第三呢？"

"得听我调度。"

"可得讲理。"

"当然——现在校董会请你做校长。"

倚云急得大嚷："啊呀！那怎么行！默先生自己不做！我怎么会做！"

"咱们已经约法三章。"

"这可完全不合约法呀！况且吴澍比我大，比我班次高，什么都比我行——"

"吴澍，她很热心。她已经帮我们干了许多事。校舍就是她找的。事情其实也办得差不多了。吴澍有自己的工作：教务长

也不用她，有别人。目前就是欠一个校长——你听我说，校董的意思，这个时候，在孤岛上，我不宜自己出面。吴澍呢——资格还差些。”

“这不是气死人的话吗！我只比吴澍多坐了一趟大轮船。她不够格，我就够格了？”

“够不够格，是校董会决定的。”

“默先生别打官腔！谁是校董会呀！”

默先生正色说：“董事长就在上海；还有部分校董——我昨天会见了他们——都同意你做校长。你记得最关心咱们‘求实’的赵先生？他亲自到教育部立案去了。”默先生故意说得木已成舟，其实她只托了赵先生去办立案手续。“董事长一会儿放车来接咱们。”

“赵先生为什么自己不做呢？”

“又胡说！赵先生肯做‘求实’的校长！……你是最合适的，没有别人。我不是说只要你扶一把吗？你不是答应了吗？有什么不会的？我在这儿教你呢！”

倚云低头想想。事情很明白：默先生要找个无名小子充当门面，实际上校长还是默先生自己。可是她全没想到，好比囫囵吞下了一个糯米团子。她还未及消化，汽车已经来接她们了。

饭后，倚云随默先生回到王家，陆续会见了几个‘求实’的老同学和教职员。默先生得意地对倚云说：“多半是你认识的吧？‘求实’的旧人，有不少在上海呢！你瞧着，等你一招生，老学生都会来。”她再次“心领”了倚云的礼物，郑重退还。然后嘱咐倚云明天别出门，在家等着她。

倚云回家把经过告诉妈妈；妈妈很乐意，因为解决了她的

难题，不用再考虑走不走。哥嫂下班回来，听说了都一口赞成。倚云气呼呼地说："校董一定想我是个妄人，不自量力，就想当校长。他们谁都不肯当！"可是她家的人只觉得倚云意外得了体统差使。

默先生到了倚云家，坐下就说："咱们来看看，还有多少事。"她看见倚云也学她用个小记事本，不禁笑了，拿来和自己的对照，连连点头。

"对！教职员的班子——这些还落空。对！预算！将来招生多少、收费多少、薪水多少都是连着的。校长的薪水由校董会议定，教职员的还待教职员会议评定——其实是你校长定的。"默先生已经大致定下。"——看校舍——嗯，你可以找吴澍陪你去。订约最好你亲自出马，因为对方也是学校，也是女校长。添置家具可以交给事务主任去办。"

默先生教倚云把该办的事都写在本子上；完一件，注销一件。她把自己的本子给倚云参看，又传授好些秘诀，例如怎样挑选教师，怎样约束教师，怎样教一门拿手课、取得威信等等。然后她交出"求实"的银行存折和钤记印章说："归你全权处理。我就走了。"

这可是倚云没料到的。她急得说："啊呀，事情刚刚开始，你怎么能走呢！"

默先生似笑非笑说："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！我在这里，你什么都不会！我走了，瞧你会不会！"她只叮嘱："有事，给我来信——平常的事，教职员班子里的人都可以商量——还有，我说呀，刘霭青会答应你做会计主任。"

她当天就离开了上海。

（四）

吴澍的笑虽然勉强，她的话还是从心里出来的。她歪着脑袋端详着陈倚云对刘霭青说：

“很漂亮的一位年轻校长！”她和霭青同在饭馆为倚云接风。

倚云苦着脸说：“都是你，‘呜呼’——”

霭青笑说：“得佩服咱们的默先生！她就像盘空的老鹰，看见你这只小鸡，呼一下，扑下来就抓住了。”

倚云叹气说：“我当时软了一软——”

霭青说：“我对你不也是软了一软？”

吴澍问：“会计主任你答应了？”

“我只怕‘晨莺’做了校长比默先生还厉害；她会缠人。”

“大概只有默先生能一硬到底。”

倚云摇头说：“也不见得。默先生是学物理的。她自己说：女学生很少学物理；还顶得意自己的成绩——她怎么改行了呢？还不是对太先生软了一软？”

吴澍笑说：“所以，‘晨莺’，你真是她的好学生；你确也可以学她的样儿，把头发梳成髮儿。”倚云下船后还没理发，她说不剪不烫，要学默先生的打扮，老成些。

霭青笑说：“你把自己打扮成个传道婆婆，也不够老成。”

倚云一本正经说：“我得再画一张默先生的特写，天天对着学——狗耕田吧，反正只半年。”

跑堂的送上菜单，问客人是否全了。

霭青忙说：“‘花生米’昨天给我通了电话，她今天不能来。”

她们吃着饭谈论起绳以的家庭纠葛。倚云说：

"其实'花生米'横横心，离了也罢。"

吴澍说："你懂个什么呀，事情就这么简单！过半年，看你对默先生横横心吧，你脱得了身我才不信！"

倚云只笑笑，觉得有言在先，"横横心"都不必。

可是半年之后，默先生接到倚云辞职的信就赶到上海，对她说："倚云，你怎么还尽孩子气！在社会上做事，哪有做半年就罢手的！至少也得做一年呀！"

"默先生，你言而无信。"

"默先生得意地笑："你回忆回忆！我先是要求你'半年'，可是我答应你只干半年吗？"

倚云终究给默先生制服。不过她着实和默先生讲定，到暑假，得让她辞职。

倚云防默先生作难，把暑假后、下学期的事都安排就绪，可以顺利交卸。大考前她又向默先生提出辞职。默先生立即赶到上海。

她当着王太太对倚云说："我已经摸出你的规律。最好是英文信：'亲爱的默先生'；其次是白话信：'默先生'；再其次是文言信：'默师'；假如文言而称'默君夫子大人'，那就是来寻事吵架的。"她压根儿不肯戴她的牛角喇叭，只说自己的话："我先问你，是我不信任你吗？同事不合作吗？学生不服你吗？还是有什么事不好办吗？——当然，李大夫是年轻一代的杰出人才，放定是头号名医！你只打算做个名医夫人了！坐在客堂里，应酬应酬各种名流夫人，请请客，吃吃饭，听听音乐，享福！"她随倚云在她耳边大嚷，只似笑非笑地不加理睬。她自己

理由充足，却对倚云说：

"你只给我说出一个理由来！"

倚云强迫她戴上铜喇叭，然后说："我是学生物化学的。"

"我是学物理的。"

"人各有志。我最——"她想说"最不喜欢校长，"却咽住说："默先生你知道吗？我做了一年校长，没有训话一次。"

默先生呵呵大笑。"这就是你爱说的'我做了校长怎么怎么……'——也由得你呀！"

"默先生，你明知有人比我做得好，也愿意做，你为什么偏不要呢？"

默先生强不过倚云，承认吴澍可以做代理校长——如果她愿意。倚云探问了吴澍，告诉默先生吴澍愿意。放了暑假，默先生答应召开校董会。这次所谓校董会，连董事长都没请，只有赵、钱、孙三位先生。孙令仪先生是女界泰斗，默先生的老朋友。"求实"的高材生她多半认识。这时她对倚云卖老说："记得我一次到'求实'授奖，倚云，你还像只'长脚鸡'呢。"

默先生忽然问："吴澍怎么还不来？"

"她等冯益先生的汽车接她和沃尔德先生一起来。"

"什么？"默先生眼睛都瞪圆了，"冯益和沃尔德？他们也来？"

"我听见吴澍问过你，要不要请他们，你说可以。"

"可是我没请他们呀！——坐他们的汽车来？"

当然那两位也是校董，但只是挂名的，默先生从不找他们决策事情。倚云知道"求实"的校董会和别校不同，不过是个门面，实权全在校长手里。

默先生立即和赵、钱、孙三位先生关在一间屋里密谈。然

后赵、孙两位先生找倚云谈话。他们表示“局面”严重，要倚云合作。

赵先生说：“现在事情很尴尬。咱们自己人，有话好商量；可是怎么也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。倚云，你得顾全默先生。”

倚云莫名其妙。

孙先生说：“倚云，你得听我们的话。你辞职，可以，我们让你辞。辞完了，我们留你，你可不许再开口。”

倚云睁大了眼睛。她对孙先生不敢像对默先生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

孙先生笑说：“你放心，倚云，过了今天，我保证，默先生一定让你辞。可是——今天，倚云，你得听我们的话。赵先生已经说了，咱们是自己人，当着外人，不能拆默先生的台。知道吗？——你辞——我们留你——你就不响了。”

楼梯上已传来吴澍的笑声和冯先生、沃尔德先生的脚步声和谈话声。

孙先生说：“倚云，你去做主人吧。我们的话——记着。”

赵先生只对她点头，表示叮嘱。

吴澍十二分打扮。她新换了发型，很有点贵夫人气派。脸上薄施脂粉，容光焕发。身上一件米色旗袍，虽然在汽车里的软垫上坐过，并不见一点皱纹。沃尔德先生是洋人，曾是吴澍的老师；洋人洋礼貌，扶着她上楼。

倚云只修炼过“抹笑法”，只会抹去笑容，没本事抹去窘态。她这时的脸，和她被委任校长那天同样尴尬。假如刚才是默先生吩咐她那些话，她准要问个为什么。可是两位校董那么郑重其事的叮嘱，再加时间匆促，不容她多问，也不容违拗。

吴澍微笑着瞧倚云不够老练地主持会议，并提出辞职。然后赵、钱、孙三位校董和默先生都把她夸赞一通，一致挽留。倚云低了头一声不响。冯益和沃尔德先生都是老于世故的；他们也附和了几声，散会后神色自若地送吴澍回家。倚云看着吴澍铁青的脸，衬着俏丽的打扮，不禁想起她演讲那次散塌的“牛屎头”。假如她对吴澍不是深切同情，假如华绳以也在场，她们俩会彼此捏一把，肚里忍笑。可是倚云没心情笑。她自觉丢脸，也代吴澍不平；散会后急要找默先生，默先生已走了。

吴澍的小家庭只夫妻两人。倚云一早去看吴澍，她丈夫已到银行办公，她还穿着睡衣呢。吴澍开门一见倚云，就指着她说：

“倚云！你把我耍着玩吗？”

倚云只觉得她和吴澍一起受了作弄，同有委屈。她气恼中没想到自己多么对不起吴澍。

她忙说：“我——我——”怎么说呢？实在无法解释。她不能把默先生背后的决策说出来，而且吴澍知道了只会气上加气。

吴澍眼睛哭得肿肿的，满面气忿：“你要他们挽留，要他们称赞，不用拿我来垫脚呀！”

倚云小声说：“我向你赔罪——”

吴澍冷笑：“我要你赔什么罪！”她并不请倚云坐，说自己生病呢。她重又上床躺着，背过了脸。

倚云站了一会，吞声叫“呜呼”，吴澍不理。倚云坐下又等了一会，吴澍背着身子一动不动。倚云悄悄起身，悄悄开了门；吴澍还是不理。倚云只好出去；才关上门，就听见吴澍下床跑过来，把弹簧锁使劲键上，分明表示决绝。

倚云慢慢下楼，到王家见了默先生。默先生满面疲倦，不耐烦地说："倚云，你还要和我闹？"她坚不肯戴听筒，只说："你妈妈又不想走。李大夫也舍不得让你一人带着娃娃上路。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辞职。你这一年的成绩就是不错的。我们都在夸你。可你就是一味任性。倚云，你该让我回去歇歇了；我是你一封信召来的。"

孙令仪先生住得不远。孙先生居然在家。她很勉强地招呼了倚云，直捷了当，问她有什么事。

倚云说："默先生不让我辞。"

孙先生说："还为这事吗？"

倚云道歉说："孙先生保证她答应我辞的。"

孙先生呆着脸说："我也弄不清你和默先生的帐；我实在无能为力了。对不起，我这会儿还有事，你自己再找她谈谈吧。"

倚云晚上没睡好，早起只胡乱喝了几口粥，这时又饿又累，急要找个地方歇歇，没劲儿赶回家吃饭。她也不愿回家，因为妈妈和哥哥都不赞成她辞职；嫂嫂嘴里不说，心上却以为她和默先生为什么事闹翻了。倚云只觉得自己是逆水行舟。谁都认为她没必要辞职。辞是千难万难，做下去是一顺百顺。可是倚云觉得这番是她和默先生斗法。若让默先生做了她的主去，她一辈子都不由自主了。她的心情，也许只有霭青和绳以可以了解。可是霭青已经和丈夫到普陀游玩去。绳以自己苦恼不堪，只怕没心情理会她。

倚云进了一家西菜馆，打个电话给华绳以探探，说饭后想去看她。绳以却意外地问倚云何不到她家吃饭。倚云告诉她自己在什么饭馆，邀绳以吃饭。想不到绳以高高兴兴，答应"就

来!”倚云叫了一杯汽水，坐在电扇下慢慢儿喝。喝了几口，忽然心上开窍，自己对自己说：“我傻了吗！我还不够负责？不够守信？默先生临时变卦，倒害我背黑锅！我要走就走，何必等她批准！”她打定主意，气恼渐消，一面喝汽水，一面打着腹稿，准备回家就写信给“默君师座”，声明她马上要离开上海。默先生不愿出面当校长，让她自己再求吴澍去。

绳以跑来，她正捧着杯子出神呢。她起身高兴地说：“‘花生米’想不到你今天肯出来!”

“我自由了!”“花生米”坐下舒了一口气。

“离了?”

“离？那么容易！我上次不是跟你说，我妈妈要来吗。她把两个孩子带走了——孩子我要的！——我也好找事。”原来绳以的丈夫谋得上海一个私立大学的副教授，不肯随校内迁。绳以原是同校历史系的教师，换了新环境，给孩子和家务缠住身，一年来只干些临时的零活儿，例如为广告公司画画美人儿，为时装公司设计个时装——都是她业余的爱好。

“找到了事吗?”

“找到一个——等一会儿讲给你听。”

绳以说不想吃饭，只要吃个冰淇淋。

“我也不想吃饭，可是咱们得好好儿吃顿饭，我有一大堆笑话给你下饭呢。”

她们一起点了菜。绳以比前瘦多了，可是她一笑两眼还眯成缝；笑话，她也还爱听。

“昨天校董会，我大出丑。今天早上，我到‘呜呼’家去，领了她一顿臭骂；跑到王公馆，给默先生推出来；又找到孙令

仪先生府上，挨了她一下耳光。”

绳以笑得两眼成缝：“别胡说！”

“都是真的！差不多是真的。”

她们一面吃饭，倚云把事情一一告诉。

绳以点头说：“默先生是看中了你，要把‘求实’传给你。”

“不对。她因为我不肯做，就硬叫我做；‘呜呼’愿意，就偏不要她。”

“也不对。她因为‘呜呼’没出洋，怕低了‘求实’的名头；而且，她对‘呜呼’也许有点儿偏见。”

“也不对。她因为我是临时的，只怕‘呜呼’是永久的。”

“也不对。她要‘求实’是‘默君记’，不要‘吴澍记’。你是‘默君记’——至少是‘默莺记’。”

“我想，也许是为了那两位校董。默先生不要他们插手‘求实’的事。”

“‘呜呼’不该坐他们的车，好像投靠了他们。”

“咱们该请教‘小矮”，她准有讲究。我可弄不清这些微妙的心思。反正我不干就完了。”她把自己的主意告诉绳以。”我回去再写个信向‘呜呼’道歉：只说我一时窘了，不会说话了。她知道我无能，你说她会相信我吗？”

绳以想了一想，笑眯了眼：“她会相信！”

“我让她想想我在校董眼里多么愚蠢、多么可笑，她准会笑我。她就不生气了。”

“她不会老生你的气。”

“我的事就完了。”

"就走吗?"

"可走可不走。"

绳以不胜羡慕，长叹一声说:"我现在只要有个地方可走。"

"你找的事呢?"

"找是找到一个，没什么好，也没用。我不管什么事，只要有个地方可住——就这点困难。"

倚云忽然灵机一动说:"有啊!"

她为'求实'续订租约的时候，房东不同意事务主任住校，说假如是女先生，可以;男先生不便。

"你做校长吧!默先生知道你脱掉了牵绊，准会找你——我看她不会再找'呜呼'。"

"她要用到'呜呼'，还是会找她。"

"默先生有了你就不找'呜呼'，我可以打赌!"倚云只怪绳以不早把孩子送走。

绳以说:"都像你这么现成吗?我妈妈添了两个外孙不知要添多少麻烦呢!所以我的事一直是瞒着的。我家里人多，不知道也就不关心;知道了呢，爸爸就生气，怪我;妈妈又生气，护我;别人就七张八嘴。我已经够烦的，你说我受得了吗?可是这次我们到了上海，离家近了，我知道要瞒不住了。"绳以差点滚下泪来。"妈妈那天跑来，我们俩正吵得欢呢——"她含着泪忍不住又要笑。"现在孩子带走了，两孩子就是我一人的负担了。"

倚云料想绳以不但急要有个地方可住，也急要有个正式的工作。她给"默君师座"的信上，透露了绳以的近况。

默先生果然来信嘱她找绳以问问，是否愿意接替倚云。但

是信尾附了一句——是第二天早上写的，说她突然吐血了，要求倚云暂缓离开上海。下面又附一句，说她右手抬不起，梳头都不能。

倚云暗笑，心想："分明是假的！如果单说吐血，也许还可信——我也不信！"

她回信只答应找绳以接替，然后敷衍说，希望默师保重身体。她取得主动非常得意，立即把默先生的信给绳以看。

（五）

默先生从来不病，这回却是真病。她在上海动身前只觉烦躁，回家来疲乏不堪，想不到自己会这样全身无力，鼓不起一点劲来；也不思饮食。

她日常的饭食也实在太糟。半碗豆瓣酱炖糠虾不知要吃多少天，蘸点儿咸味下饭罢了。法币跌价，默先生的存款已经不值几个钱了。她有几间房子；自己住了前后两间，多余的出租给人，收几个房钱。钱不值价，她的生活愈来愈清苦。她和房西却相处得和洽。默先生多亏房西家的母女时常照应，走做的女佣也是两家合用。

她那天回了倚云的信，觉得不舒服，没吃晚饭就睡了。醒来右胁刺痛，起床连吐了两口带泡沫的鲜血。她惊讶得瞪着痰盂直发呆。默先生小时候得过肺结核；十八九岁曾发过一次，可是没大口吐血。幸亏她只吐了几口，以后是痰里带上些。她给倚云的回信只好托房西家大嫂代她投邮，也拜托了她去通知裘亦善，嘱亦善在医院里代找个床位。

裘亦善却不在原医院工作了。据她婆婆说，她靠娘家什么人的大面子，改在一个设在风景区的疗养院工作。过了两天，亦善才赶来看默先生，特地雇了船接她到疗养院去。

“我住得起吗？”默先生先要问问清楚，怕付不起帐。

亦善笑嘻嘻地说：“默先生，你不是病人。我已经托人和院长讲好，给你安排了职位。”

默先生烦躁得满面潮红，嗽了两声，挣出一句：“我病得都要死了！”

亦善忙解释：“不是真的做事，是去看病、养病。那个疗养院——哎，你得看见了才会明白。反正放心！不要钱！”亦善本来说不清话，着急了更说不清。

默先生恼怒地说：“我生了病要看病住院，又不是不想出钱；我不过先问问，我出得起、出不起。”

“默先生，你出得起；”亦善像哄孩子似地耐心说：“不贵的。”

默先生发了火自觉惭愧，可是她的脾气，向来一是一、二是二，有条有理，最厌恶这种糊涂帐。她说：“我是穷人，可是还不用别人替我花钱治病呢！”

亦善涨红了脸说：“默先生别生气，是我讲得不明白。反正，默先生——船钱都由你自己出。”

默先生料想亦善也无力代她垫付医院的帐。她平静下来，抱歉自己火气太旺。住院既然不贵，她就随亦善帮她挽上头发，由亦善和房西母女扶着出门，走几步就上船了，据说水路直达。

亦善让默先生靠舒服了，还给她打着一把大洋伞。小船悠悠荡荡从内城河出去。亦善看到远处一带房子，忍不住说：

“默先生，瞧！柳树后面那一带房子是咱们‘求实’的

校舍！”

默先生闭着眼睛。“求实”的校舍，她不用睁眼也历历如见。“求实”是她的创造，是她一生的心血凝成的。但“求实”好像只由砖瓦砌成，毫无情谊地蹲在那里，对创造它的默先生茫无感觉：她病也罢、死也罢，“求实”满不理会。

亦善担心说：“别给日本人占去才好。”

默先生并不睁开眼睛，只说：“他们要占去，你有什么办法！”

默先生不再说话。她想到自己还得从水上到陆上、到房间里、到床上——不知该有多远，得攒起所有的力气来对付。可是也不过半天，她已安然躺在亦善单独一人住的房间里——亦善腾给她的。不一会儿就有医生、护士为她诊视，还照了X光。

默先生以为亦善捣鬼，让她住了特等病房，担忧这番出院，怎么付帐。过了五六天，亦善经不起她一再追问，吐露了实话。默先生真有职务，不是住院的病人。疗养院长是她娘家的至亲，看情面为默先生在配药室挂了一个名；薪水很少，伙食却是哪儿都没那么好的。这所疗养院地点在风景区，收费高昂；不过有人肯花钱，不计较。这里的病房舒服，伙食非常讲究。肥鸡、火腿、鲜鱼、活虾任凭选择。医生、护士、管事人员吃得和病人一样好。病人究竟胃口差些；吃不了的，得有人帮着吃。疗养院的职员一大堆呢，多半是揩面子来的，人浮于事，默先生尽可躺着生病。

默先生躺不住，坐了起来。她拉下脸说：“亦善，我病了，求你帮我找个住院的地方。你怎么卖了我？”

亦善说：“我没用默先生的名字，我把这名字改成君珊——默先生不是行三吗？谁也不知道周君珊是谁——”

"我自己知道啊！我不肯和敌伪合作，倒靠着汉奸，揩油活命了！"

亦善委屈得哭了；她愣头愣脑地说："我又没做汉奸，我不过是个配药员。一所疗养院没人配药行吗？配错了药是性命交关的。这里真有经验的配药员只有我和另外一两个人——反正默先生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别人的性命还重！"

默先生倒笑起来："我没说你不该当配药员，只说我不能冒充配药员。"

亦善抹着眼泪说："我这两天一人顶着两人的事呢——因为另一个有经验的病了。我就算是替你干活吧。默先生你不过是睡在我屋里，给你看病的都是我的同事和朋友，该付的费用照职员的规章付，不就行了？"

默先生沉吟不语。亦善不知默先生在打什么算盘。她一面赌气不肯问，一面心虚不敢问。

第二天默先生忽然找到配药室，说躺着无聊，找点儿事干，要亦善教她配药。亦善不敢违拗。默先生稍经点拨，再加认真小心，很快就能帮着配。她工作半日，休息半日，不多几天就成了亦善的得力助手。她觉得这种事很简单，干一天也不累，渐渐延长了工作时间。

默先生对亦善声明，她不领薪水，帮着干点活儿吃口饭。亦善记起从前同学中间议论默先生是"没工钱、白吃饭的"，不禁暗笑。她一口赞成。可是过了一个月，亦善告诉默先生：她名下那份薪水没处可退；钱天天在跌价，不用退，放几天，那几个钱的薪水就和废纸一样了。

默先生说："反正我不要，随你怎么处置吧。"

亦善又愣头愣脑地说："领了薪水又怎么？默先生有本钱，可以清高；我们靠薪水吃饭的都是贪污！"

默先生向来瞧不大起裘亦善，觉得她思路不清，东牵西扯的。谁知她愣头愣脑的话，两次使她自觉理亏，并感到惭愧。她接受了薪水。亦善代她领来兑成硬币，准备她出院后能贴补一个时期的生活。默先生的工作简单，也不繁重，和同事又很和洽；她一面服药打针，天天牛奶鸡蛋，伙食又好，她的病渐渐的好了。

默先生当然放不下她的求实女中。

陈倚云的妈妈对倚云说："默先生若知道你没离开上海，校长不做，倒做个家庭补习教师，一定大生气。"

倚云说："她早知道了。反正那是我自己的事——她也不会再来找我。"倚云已由绳以接替；绳以已住在校内。

可是学期终了之前，一个星期天，默先生忽又来找倚云；见面就说："陈酒，你还理我不理？"

倚云道歉说："默先生，你上次假如只生一个病，没生两个病——"

默先生学着她的话说："两个病原是一个病呀！吐血、右胁痛、右胳膊抬不起——连着的。你以为是假的吗？"

倚云满心抱愧："我太浑了！我要早知道——"她忙咽住，心想："幸亏没知道！"一面改口说："可是绳以比我强，强多了。"

默先生把手一挥说："我无事不登三宝殿；咱们先谈正经。"

倚云睁大了眼睛。默先生看透她还心有余悸，故意郑重其事地说："你知道吗？你这校长是教育部立了案的，总不能一年换一个——不是吗？"她瞧着倚云不安的神色，故意顿了一下，

才慢条斯理说："学生的成绩报告单上，将来的毕业文凭上，都得借用你的图章。我是正式来向你借图章的。"

倚云立即拿出自己的图章，交给默先生。

"你倒爽气！"

倚云说："我就是爽气。"

默先生满面似笑非笑："我就是不爽气！啊？"接着却很妩媚地说："不爽气有用，就不爽气；不爽气没用，我也就爽气了！怎么样？咱们讲和了吧？"

默先生总有本事叫人认错抱歉。倚云心虚惭愧地笑，把娃娃的小椅子挪近默先生，挨着坐下，表示"讲和"，一面关切地问默先生的病。

"啊呀，倚云，我这回可享福了！我还以为要死了呢！"她把生病和治病的经过笑着讲了一遍。"我现在还是那个疗养院的配药员呢！亦善一定要我回去复查一遍，才放我正式离院。亦善不是瘦得笑涡儿都拉长了吗？现在又圆了，人也胖了——所以，倚云，我现在觉悟了……"

倚云认真地望着她，两眼里两个大问号。

默先生说："我从此再也不要求人家为'求实'牺牲了。'求实'也算办得不错吧？可是'求实'待人，不如一个腐败透顶的疗养院！——真是天地之大，无所不包，腐败也有腐败的用处！没那么个腐败的地方收容我，我哪儿养病去！我们这种人都等你陈湎开了医院来救济？你很不必费心，我糊里糊涂，也得了施医施药！"

倚云望着默先生的脸，觉得她那些话好比老虎的尾巴，在扫她——扫她的"大志"。她说：

"默先生，你灰心了？"

默先生把头一昂说："我从来不灰心！"

她拔出耳里的牛角喇叭，拆成二截，套在一起，慢慢装入她的黑布口袋；一面看着倚云点头，讥消的神色，分明是说："瞧你的事业吧！"她拿了倚云的图章，不再听她开口就告辞走了。

附录　《倒影集》致读者

敬爱的读者：

我希望这几个小故事，能在您繁忙之余，供您片刻的消遣，让您养养心、歇歇力，再抖擞精神投入工作。这就是我最卑微的愿望。假如您看完后，觉得还有点儿意思，时间消耗得不算无谓，那就是我更高的愿望。

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，都是旧社会的。在我们的新时代，从前的风俗习尚，已陈旧得陌生，或许因为陌生而变得新奇了；当时见惯不怪的事，现在也会显得岂有此理而使您嗤笑、使您怒骂。这里收集的几个故事，好比是夕照中偶尔落入溪流的几幅倒影，所以称为《倒影集》。

杨　绛

1980年6月

II

长 篇 小 说



洗　　澡

前　言

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——当时泛称“三反”，又称“脱裤子，割尾巴”。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，听不惯“脱裤子”的说法，因此改称“洗澡”，相当于西洋人所谓“洗脑筋”。

写知识分子改造，就得写出他们改造以前的面貌，否则从何改起呢？凭什么要改呢？改了没有呢？

我曾见一部木刻的线装书，内有插图，上面许多衣冠济楚的人拖着毛茸茸的长尾，杂在人群里。大概肉眼看不见尾巴，所以旁人好像不知不觉。我每想起“脱裤子，割尾巴”运动，就联想到那些插图上好多人拖着的尾巴。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，经过漂洗，该是能够清除的。假如生在人身尾部，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。洗澡即使用酽酽的碱水，能把尾巴洗掉吗？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，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。洗掉与否，究竟谁有谁无，都不得而知。

小说里的机构和地名纯属虚构，人物和情节却据实捏塑。我掇拾了惯见的嘴脸、皮毛、爪牙、须发，以至尾巴，但决不擅用“只此一家，严防顶替”的货色。特此郑重声明。

1987年11月9日

第 一 部

采 葑 采 菲

第　一　章

解放前夕，余楠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当——至少余楠认为他是上了胡小姐的当。他们俩究竟谁亏负了谁，旁人很难说。常言道："清官难断家务事"，何况他们俩中间那段不清不楚的糊涂交情呢。

余楠有一点难言之苦：他的夫人宛英实在太贤惠了，他凭什么也没有理由和她离婚。他实在也不想离。因为他离开了宛英，生活上诸多不便，简直像吃奶娃娃离开了奶妈。可是世风不古，这个年头儿，还兴得一妻一妾吗！即使兴得，胡小姐又怎肯作妾？即使宛英愿意"大做小"，胡小姐也决不肯相容啊！胡小姐选中他做丈夫，是要他做个由她独占的丈夫。

胡小姐当然不是什么"小姐"。她从前的丈夫或是离了，或是死了，反正不止一个。她深知"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"，所以要及时找个永久的丈夫，做正式夫人。在她的境地，这并不容易。她已到了"小姐"之称听来不是滋味的年龄。她做夫人，是要以夫人的身份，享有她靠自己的本领和资格所得不到的种种。她的条件并不苛刻，只是很微妙。比如说，她要丈夫对她一片忠诚，依头顺脑，一切听她驾驭。他却不能是草包饭桶，至少，在台面上要摆得出，够得上资格。他又不能是招人钦慕的才子，也不能太年轻，太漂亮，最好是一般女人看不上的。他又得像精明主妇雇用的老妈子，最好身无背累，心无挂牵。胡小姐觉

得余楠具备她的各种条件。

胡小姐为当时一位要人（他们称为“老板”）津贴的一个综合性刊物组稿，认识了余楠。余楠留过洋，学贯中西，在一个杂牌大学教课，虽然不是名教授，也还能哄骗学生。他常在报刊尾巴上发表些散文、小品之类，也写写新诗。胡小姐曾请他为“老板”写过两次讲稿。“老板”说余楠稍有才气，旧学底子不深，笔下还通顺。他的特长是快，要什么文章，他搖笔即来。“老板”津贴的刊物后来就由他主编了。他不错失时机，以主编的身份结交了三朋四友，吹吹捧捧，抬高自己的身价。他捧得住饭碗儿，也识得风色，能钻能挤，这几年来有了点儿名气，手里看来也有点积蓄；相貌说不上漂亮，还平平正正，人也不脏不臭；个儿不高，正开始发福，还算得“中等身材”。说老实话，这种男人，胡小姐并不中意。不过难为他一片痴心，又那么老实。他有一次“发乎情”而未能“止乎礼仪”，吃了胡小姐一下清脆的耳光。他下跪求饶，说从此只把她当神仙膜拜。好在神仙可有凡心，倒不比贞烈的女人。胡小姐很宽容地任他亲昵，只到他情不自禁，才推开说：“不行，除非咱们正式结婚。”

余楠才四十岁，比胡小姐略长三四年。他结婚早，已有三个孩子。两个儿子已先后考上北平西郊的大学，思想都很进步，除了向家里要钱，和爸爸界线划得很清。女儿十六岁，在上海一个教会女中上学，已经开始社交。宛英是容易打发的。胡小姐和她很亲近，曾多方拭探，拿定她只会乖乖地随丈夫摆布，决不捣乱牵掣，余楠可以心无挂虑地甩脱他的家庭。可是余楠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和胡小姐正式结婚，却总拖延着不离婚。胡小姐也只把他捏在手心里，并不催促。反正中选的人已经拿稳了

一个，不妨再观望一番。好在余楠有他的特点，不怕给别的女人抢走。

余楠非常精明，从不在女人身上撒漫使钱。胡小姐如果谈起某个馆子有什么可口的名菜，他总说："叫宛英给你做个尝尝。"宛英传授得老太太一手好烹调，余楠又是个精于品尝的"专家"。他当了刊物的主编，经常在家请客。这比上馆子请客便宜而效益高。他不用掏腰包，可以向"刊物"报销。客人却就此和他有了私交，好像不是"刊物"请客组稿，而是余楠私人请的，并且由他夫人亲手烹调的。胡小姐有时高兴，愿意陪他玩玩，看个电影之类。余楠总涎着脸说："看戏不如看你。"当然，看戏只能看戏里谈情说爱，远不如依偎着胡小姐诉说衷情。不过，胡小姐偶尔请他看个戏或吃个馆子，他也并不推辞。因为他常为胡小姐修改文章，或代笔写信。胡小姐请他，也只算是应给的报酬。有一次胡小姐请他看戏，散场出来，胡小姐觉得饿了，路过一家高级西菜馆，就要进去吃晚饭。余楠觉得这番该轮到自己做东了，推说多吃了点心，胃里饱闷，吃不下东西。胡小姐说，"我刚听见你肚里咕噜噜地叫呢"，一面说，就昂首直入餐馆。余楠少不得跟进去，只是一口咬定肚里作响是有积滞，吃不进东西。他愿意陪坐，只叫一客西菜，让胡小姐独吃。胡小姐点了店里最拿手的好菜；上菜后，还只顾劝余楠也来一份。余楠坚持"干陪"，只是看着讲究的餐具，急得身上冒汗；闻着菜肴的香味，馋得口中流涎。幸喜帐单未及送到他手里，胡小姐抢去自己付了。胡小姐觉得他攥着两拳头一文不花，活是一毛不拔的"铁公鸡"。听说他屡遭女人白眼，想必有缘故。不过，作为一个丈夫呢，这也不失为美德。他好比俭啬

的管家婆，决不挥霍浪费。反正她早就提出条件，结了婚，财政权归她。余楠一口答应。在他，财政权不过是管理权而已，所有权还是他的，连胡小姐本人也是他的。

时势造英雄，也造成了人间的姻缘。"老板"嘴里说："长江天险，共产党过不了江。夹江对峙是早经历史证实的必然之势。"可是他脚下明白，早采用了"三十六计"里的"上计"。他行前为胡小姐做好安排，给她的未来丈夫弄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主任。这当然是酬报胡小姐的，只为她本人不够资格，所以给她的丈夫。余楠得知这个消息，吞下了定心丸，不复费心营求。他曾想跟一个朋友的亲戚到南美经商，可是那个朋友自己要去，照顾不到他。他又曾央求一个香港朋友为他在香港的大学里谋个教席。那个朋友不客气，说他的英语中国调儿太重，他的普通话乡音太多，语言不通，怎么教书，还是另作打算。他东投西奔，没个出路。如今胡小姐可以带他到巴黎去，他这时不离婚，更待何时！

他对胡小姐说，家事早有安排。他认为乘此时机，离婚不必张扬，不用请什么律师，不用报上登什么启事，不用等法院判定多少赡养费等等，他只要和宛英讲妥，一走了之。胡小姐很讲实际，一切能省即省，她只要求出国前行个正式婚礼。余楠说，婚礼可在亲友家的客堂里举行，所谓"沙龙"结婚。胡小姐不反对"沙龙"结婚，不过一定要请名人主婚，然后出国度蜜月；"沙龙"由她找，名人也由她请。她只提出一个最起码的条件——不是索取聘礼。她要余楠置备一只像样的钻戒，一对白金的结婚戒指。余楠说，钻石小巧的不像样，大了又俗气，况且外国人已不兴得佩戴珍贵首饰，真货存在保险库里，佩戴

的只是假货。至于白金戒指，余楠认为不好看，像晦暗的银子，还不如十八K的洋金。

胡小姐并不坚持，她只要一点信物。余楠不慌不忙，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对椭圆形的田黄图章。他蘸上印泥，刻出一个阳文、一个阴文的“愿作鸳鸯不羡仙”，对胡小姐指点着读了两遍，摇头晃脑说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胡小姐满面堆笑说：“还是古董吧？”

胡小姐见识过晶莹熟糯的田黄。这两块石头不过光润而已。余楠既不是世家子，又不是收藏家，他的“古董”，无非人家赠送他和宛英的结婚礼罢了。即使那两块田黄比黄金还珍贵，借花献佛的小小两块石头，也镇不住胡小姐的神仙心性呀！她满口赞赏，郑重交还余楠叫他好好收藏。她敛去笑容说，还有好多事要办，叫余楠等着吧。她忙忙辞出，临走回头一笑说：

“对了，戒指我也有现成的！”

用现在流行的话，他们俩是“谈崩了”。

胡小姐择夫很有讲究，可是她打的是如意算盘。不，她太讲求实际，打的是并不如意的算盘。她只顾要找个别的女人看不中的“保险丈夫”，忘了自己究竟是女人。她看到余楠的小气劲儿，不由得心中大怒。她想：“倒便宜！我就值这么两块石头吗？我迁就又迁就，倒成了‘大减价’的货色了！”那个洋官的职位是胡小姐手里的一张王牌，难道除了你余楠，就没人配当了！她现成有她爱恋的人，只为人家的夫人是有名的雌老虎，抱定“占着茅房不拉屎”主义，提出口号：“反正不便宜你，我怎么也不离！”胡小姐只好退而求其次，选中了余楠。多承余楠指

点了她“一走了之”的离婚法和“沙龙”结婚法。她意中人的夫人尽管不同意，丈夫乘此时机一走出国，夫人虽然厉害，只怕也没法追去。反正同样不是正式的离、正式的结，何必委屈求全，白便宜你余楠呢！她在敛去笑容，叫余楠“等着吧”的时候，带些咬牙切齿的意味。他害自己白等了一两年，这会儿叫他白等几天也不伤天地。她临走回头说的一句话，实在是冷笑的口吻。她只是拿不稳她那位意中人有没有胆量担着风险，和她私奔出国。所以当时还用笑容遮着脸。

余楠哪里知道。他觉得胡小姐和他一样痴心，不然，为什么定要嫁他呢。

他“痴汉等婆娘”似地痴等着她的消息。不过也没等多久。不出十天，他就收到胡小姐的信，说她已按照他的主意，举行了一个“沙龙”婚礼，正式结婚。信到时，他们新夫妇已飞往巴黎度蜜月。行色匆匆，不及面辞，只一瓣心香，祝余楠伉俪白头偕老，不负他“愿作鸳鸯不羡仙”的心意。

第二章

这封信由后门送进厨房，宛英正在厨下安排晚饭。她认得胡小姐的笔迹，而且信封上明写着“南京胡寄”呢。胡小姐到南京去，该是为了她和余楠出国的事吧？宛英当然关心。她把这封信和一卷报刊交给杏娣，叫她送进书房去。她自己照旧和张妈忙着做晚饭的菜。

这餐晚饭余楠简直食而不知其味。他神情失常，呆呆地、机械地进食，话也不说。熏鱼做得太咸些，他也没挑剔。一晚上他只顾翻腾，又唉声叹气。余楠向来睡得死，从没理会到宛英睡得很轻，知道他每次辗转不寐的原因。第二天他默默无言地吃完早饭就出门了。宛英从字纸篓里找出那封撕碎又扭捏成一团的信——信封只撕作两半，信纸撕成了十几片。宛英耐心抚平团皱的碎片，一一拼上，仔细读了两遍。她又找出那一对田黄图章，发现已换了簇新的锦盒。

宛英不禁又记起老太太病中对她说的话："阿楠是'花'的——不过他拳头捏得紧，真要有啥呢，也不会"。西洋人把女人分作"母亲型"和"娼妓型"。"花"就相当于女人的"娼妓型"。不过中国旧式女人对于男人的"花"，比西洋男人对女人的"娼妓型"更为宽容。宛英觉得"知子莫若母"。显然这回又是一场空，证实了老太太所谓"真要有啥呢，也不会"。宛英和余楠是亲上做亲。余楠的母亲和宛英的继母是亲姐妹。宛英和余楠同岁，相差几个月。一个是"楠哥"一个是"英姐"。余老太太只有这个儿子。她看中宛英性情和婉，向妹妹要来做干女儿，准备将来做儿媳妇。宛英小时候经常住在余家，和余老太太一个床上睡，常半懂不懂地说自己是"好妈妈的童养媳妇"。她长大了不肯再这么说，不过她从小就把自己看作余家的人。她和余楠结婚后连生两个儿子，人人称她好福气，她也自以为和楠哥是"天配就的好一对儿"。她初次发现楠哥对年轻女学生的倾倒，初次偷看到他的情书，初次见到他对某些女客人的自吹自卖，谈笑风生，轻飘飘的好像会给自己的谈风刮走，全不像他对家人的惯态，曾气得暗暗流泪。她的胃病就是那个时期得

的。她渐渐明白自己无才无貌，配不过这位自命为“一表堂堂”的才子，料想自己早晚会像她婆婆一样被丈夫遗弃。她听说，她公公是给一个有钱的寡妇骗走的。她不知哪个有钱的女人会骗走余楠，所以经常在侦察等待。假如余楠和她离婚，想必不会像他父亲照顾他母亲那样照顾妻子。

余楠每月给老太太的零用钱还不如一个厨娘的工钱。宛英的月钱只有老太太的一半。宛英曾发愁给丈夫遗弃了怎么办。她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。她可以出去做厨娘，既有工钱，还有油水，不称意可以辞了东家换西家。如果她不爱当厨娘，还可以当细做的娘姨。她在余家不是只相当于“没工钱、白吃饭”的老妈子吗！出去帮人还可以扫扫余楠的面子。不过宛英知道这只是空想，她的娘家和她的子女决不会答应。

余楠“花”虽“花”，始终没有遗弃她。老太太得病卧床，把日用帐簿交给宛英说：“这是流水帐，你拿去仔细看看，学学。”宛英仔细看了，懂了，也学了。老太太不过是代儿子给自己一份应给的管家费。宛英当然不能坏了老太太的规矩。余楠查帐时觉得宛英理家和他妈妈是同一个谱儿。老太太病危，自己觉得不好了，乘神识还清，背着人叫宛英找出她的私蓄说：“这是我的私房，你藏着，防防荒，千万别给阿楠知道。”她又当着儿子的面，把房契和一个银行存折交给宛英，对儿子说：“你的留学费是从你爹爹给我的钱里提出来的，宛英的首饰，也都贴在里面了。这所房子是用你爹爹给我的钱买的。宛英服侍了我这许多年，我没什么给她，这所房子就留给她了。存折上是你孝敬我的钱，花不完的，就存上；没多少，也留给宛英了。”“留给宛英”是万无一失的留在余家，因为余楠究竟是否会“有

啥”，老太太也拿不稳。

老太太去世后，宛英很乖觉地把老太太的银行存折交给余楠说：“房契由我藏着就是了。钱，还是你管。”余楠不客气地把钱收下说：“我替你经管。”其实宛英经常出门上街，对市面很熟，也有她信得过的女友，也有她自己的道路。不过她宁愿及早把存折交给余楠，免得他将来没完没了地算计她那几个钱。

宛英料定余楠这回是要和胡小姐结婚了。据他说，“老板”报酬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什么职位。共产党就要来了，他得乘早逃走。尽管他儿子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，叫爸爸别慌，他只说：“我才不上这个当！”不过他说宛英该留在国内照看儿女，他自己呢，非走不可。宛英只劝他带着女儿同走，因为他偏宠女儿，女儿心上也只有爸爸，没有妈妈，从不听妈妈一句话。余楠说，得等他出国以后再设法接女儿，反正家里的生活，他会有安排。宛英明白，余楠的安排都算计在留给宛英的那所房子上。不过，她也不愁，她手里的私房逐渐增长，可以“防防荒”。两个儿子对她比对爸爸好；女儿如不能出国，早晚会出嫁。宛英厌透了厨娘生活，天天熏着油气，熏得面红体胖，看见油腻就反胃，但愿余楠跟着胡小姐快快出洋吧，她只求粗茶淡饭，过个清静日子。

可是老太太的估计究竟不错。胡小姐还是和别人结婚了。宛英的失望简直比余楠还胜几分。这会影响余楠的出国吗？她瞧余楠惶急沮丧的神情，觉得未可乐观。他连日出门，是追寻胡小姐还是去办他自己的事呢？

黄金、美钞、银元日夜猛涨，有关时局的谣言就像春天花丛里的蜜蜂那样闹哄哄的乱。宛英忍耐了几天，干脆问余楠：

“楠哥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要走，该走了。听说共产党已经过江了。”

余楠长叹一声，正色说：“走，没那么容易！得先和你离了婚才行。你准备和我离婚吗？”

宛英不便回答。

余楠说：“我没知道出洋是个骗局，骗我和你离婚的。”

宛英说：“你别管我，你自己要紧呀！”

余楠说：“可是我能扔了你吗？”

宛英默然。她料想余楠出国的事是没指望的了，那个洋官的职位是“老板”照顾胡小姐的。

她不说废话，只着急说：“可是你学校的事已经辞了。南美和香港的事也都扔了。”——余楠对宛英只说人家请他，他不愿去；宛英虽然知道真情，也只顺着他说。

余楠满面义愤，把桌子一拍说：

“有些事是不能做交易的！我讨饭也不能扔了你呀！”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，确实说了真话。

宛英凝视着余楠，暗暗担忧。她虽然认为自己只是家里的老妈子，她究竟还是个主妇，手下还有杏娣和张妈。如果和楠哥一起讨饭，她怎么伺候他呢？

余楠接着说：“共产党来也不怕！咱们乘早把房子卖了，就无产可共。你炒五香花生是拿手，我挎个篮子出去叫卖，小本经纪，也不是资本家！再不然，做叫化子讨饭去！”

宛英忽然记起一件事。二三月间，北京有个姓丁的来信邀请余楠到北京工作。余楠当时一心打算出国，把信一扔说：“还没讨饭呢！”宛英因为儿子都在北京，她又厌恶上海，曾拣起那

封信反复细看，心上不胜惋惜。这时说起“讨饭”，她记起那封信来。她说：

“你记得北京姓丁的那个人写信请你去吗？你好像没有回信。”她迟疑说：“现在吃‘回头草’，还行吗？——不过，好像过了两三个月了。那时候，北京刚解放不久——那姓丁的是谁呀？”

余楠不耐烦说：“丁宝桂是我母校的前辈同学，他只知道我的大名，根本不认识。况且那封信早已扔了，叫我往哪儿寄信呀？”

宛英是余楠所谓“脑袋里空空的”，所以什么细事都藏得住。她说她记得信封上印就的是“北平国学专修社”几个红字，上面用墨笔划掉，旁边写的是“鹁鸪子胡同文学研究社”。

余楠知道宛英的记性可靠。他想了一想，灵机一动，笑道：“我打个电报问问。”

他草拟了电报稿子，立刻出去发电报。

宛英拼凑上撕毁的草稿。头上一行涂改得看不清了，下面几行是“……信，谅早达。兹定于下月底摒当行李，举家北上。”他准是冒充早已写了回信。宛英惊讶自己的丈夫竟是个撒谎精。

电报没有退回，但杳无回音。不到月底，上海已经解放。她越等越着急，余楠却越等越放心，把事情一一办理停当。将近下月底，余楠又发一个电报，说三天后乘哪一趟火车动身。

宛英着急说：“他们不请你了呢？”

余楠说：“他们就该来电或来信阻止我们呀。”

宛英坐在火车上还直不放心。可是到了北京，不但丁先生亲自来接，社里还派了两人同来照料，宿舍里也已留下房子。宛

英如在梦中，对楠哥增添了钦佩，同时也增添了几分鄙薄。

第三章

北京一解放，长年躲在角落里的“北平国学专修社”面貌大改。原先只是一个冷冷清清的破摊子，设在鹅鸦子胡同“东方晒图厂”大院内东侧一溜平房里。中间的门旁，挂着个“北平国学专修社”的长牌子，半旧不新，白底黑字，字体很秀逸，还是已故社长姚謇的亲笔。这里是办公室和图书室。后来还有空屋，有几间屋里堆放着些旧书，都是姚謇为了照顾随校内迁的同事，重价收购的。姚謇的助手马任之夫妇和三两个专修生住在另几间空屋里。

姚謇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教授。北平沦陷前夕，学校内迁，姚謇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没去后方。他辞去教职，当了“国学专修社”的社长。这个社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，好像姚謇辞职前早已存在。反正大院里整片房屋都是姚家的祖产。姚謇当时居住一宅精致的四合院连带一个小小的花园，这还是他的家产。此外，他家仅存的房产只有这个大院了。有人称姚謇为地道的败家子，偌大一份田地房屋，陆陆续续都卖光了。有人说他是地道的书呆子，家产全落在帐房手里，三钱不值两钱地出卖，都由帐房中饱私肥了。这个大院里的房子抵押给一个企业家做晒图厂，单留下东侧一带房子做“国学专修社”的社址。

社里只寥寥几人：社长姚謇，他的助手马任之和马任之的夫人王正，两三个“专修生”，还有姚謇请来当顾问的两三位老先生，都是沦陷区伪大学里的中文教师，其中一位就是丁宝桂。社的名义是“专修国学”，主要工作是标点并注释古籍；当时注释标点的是《史记》。姚謇不过是挂名的社长，什么也不管。马任之有个“八十老母”在不知哪里的“家乡”，经常回乡探亲。王正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，是个足不出户的病包儿，可是事情全由她管。她负责指点那三两个“专修生”的工作，并派他们到各图书馆去“借书”、“查书”，或“到书店买书”。至于工作的成绩和进度，并无人过问。顾问先生们每月只领些车马费，每天至多来社半天；来了也不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。姚謇也常来聊天。

胜利前夕，姚謇心脏病猝发，倒下就没气了。姚太太是女洋学生的老前辈，弹得一手好钢琴。他们夫妇婚姻美满，只是结婚后足足十五年才生得一个宝贝女儿。姚太太怀孕期间血压陡高，女儿是剖腹生的，虽然母女平安，姚太太的血压始终没有下降。姚謇突然去世，姚太太闻讯立即中风瘫痪了，那是一九四五年夏至前夕的事。他们的女儿姚宓生日小，还不足二十岁，在大学二年级上学。正当第二学期将要大考的时候。她由帐房把她家住房作抵押，筹了一笔款子，把母亲送入德国医院抢救，同时为父亲办了丧事。

姚太太从医院出来，虽然知觉已经回复，却半身不遂，口眼歪斜，神识也不像原先灵敏了。大家认为留得性命，已是大幸，最好也只是个长病人了。姚太太北京没有什么亲人，有个庶出的妹妹嫁在天津，家境并不宽裕，和姚家很少来往。姚宓

的未婚夫大学毕业，正待出国深造。他主张把病人托付给天津的姨妈照管，姚宓和他结了婚一同出国。可是姚宓不但唾弃这个办法，连未婚夫也唾弃了。她自作主张，重价延请了几位有名的中医大夫，牛黄、犀角、珠粉等昂贵药物不惜工本，还请了最有名的针灸师、按摩师内外兼施，同时诊治。也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姚太太神识复元，口眼也差不多正常了，而且渐渐能一瘸一拐下地行走。可是她们家的四合院连小小的花园终究卖掉了，帐房已经辞走，家里的佣人也先后散去。母女搬进专修社后面的一处空屋去居住。姚宓还在原先的大学里，不当大学生而当了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，薪水补贴家用，雇街坊上一位大娘早来晚归照看病人。好在大院东侧有旁门，出入方便。

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，马任之却一去无踪。专修生已走了一个。社长去世后并无人代理，"专修社"若有若无。王正照旧带领着一两个专修生工作，并派遣他们到各处图书馆和书店去"借书"、"查书"或"买书"。丁宝桂等几位老先生还照常来闲坐聊天，不过车马费不是按月送了。

北京解放后，马任之立即出现了。不仅出现，还出头露面，当了社长。不过这个社不仅仅专修国学了，社里人员研究中外古今的文学，许多是专家和有名的学者。

马任之久闻余楠的大名，并知道他和丁宝桂是先后同学。据丁先生说，这余楠是个神童，没上高中就考取大学，大学毕业就出国留学。马任之对这种天才不大了解，不过听说他没有逃跑，还留在上海。他出于"统战"的原则，不拘一格收罗人材，就托丁宝桂写信邀请。余楠究竟什么时候写了回信，也许王正记得清楚，反正马任之并不追究，丁宝桂自认健忘，还心虚抱

歉呢。

那时候社里人才济济。海外归来投奔光明的许彦成和杜丽琳夫妇是英国和美国留学的。在法国居住多年的朱千里是法国文学专家。副社长傅今是俄罗斯文学专家。他的新夫人江滔滔是女作家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奔流的心》，不久就要脱稿。还有许多解放区来的文艺干部，还有转业军人，还有大学毕业分配到社里来研究文学的男女毕业生。专修社的人员已经从七八人增至七八十人。

不出半年，专修社的房屋也修葺一新，整片厂房都收来改为研究室和宿舍。马任之夫妇搬出大院，迁入分配给他们的新居。姚太太母女搬到宿舍西尽头的一个独院去住。只有姚謇家藏的书还占着图书室旁边的一大间屋子，因为姚太太母女的新居没地方安放这一屋子书，姚宓只拿走了她有用的一小部分。姚宓已调到文学研究社，专管图书。

“北平国学专修社”的招牌已经卸下，因为全不合用了。社名暂称“文学研究社”，不挂牌，因为还未确定名称。

第四章

旧国学专修社的办公室已布置成一间很漂亮的会议室。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，文学研究社就在这间会议室举行了成立大会。

大院里停放着一辆辆小汽车，贵宾陆续到会，最后到了一

辆最大最新的车，首长都到了，正待正式开会。

余楠打算早些到场，可是他却是到会最迟的一个。他特地做了一套蓝布制服，穿上了左照右照，总觉得不顺眼。恰好他女儿从外边赶回来，看见了大惊小怪说：

“唷，爸爸，你活像猪八戒变的黄胖和尚了！”

余楠生气地说：“和尚穿制服吗？”

宛英说，她熨的新西装挂在衣架上呢，领带也熨了。

余楠发狠说，这套西装太新，他不想穿西装，尤其不要新熨的。

余楠的女儿单名一个“照”字。她已经进了本市的中学，走读。这时她出了门忙又赶回来的。她解释说：

“我刚出去，看见‘标准美人’去开会。她穿的是西装。不识货的看着很朴素，藏蓝的裙子，白色长袖的上衣，披一件毛茸茸的灰色短毛衣，那衣料和剪裁可讲究，可漂亮呢！我忙着回来看看爸爸怎么打扮。”她说完没头没脑地急忙走了。

“标准美人”是回国投奔光明的许彦成夫人杜丽琳，据说她原是什么大学的校花，绰号“标准美人”。她是余照目前最倾慕的人。

余楠听了“黄胖和尚”之称很不乐意。经女儿这么一说，越觉得这套制服不合适，他来不及追问许彦成是否穿西装，忙着换了一套半旧的西服，不及选择合适的领带，匆匆系上一条就赶到会场，只见会场已经人满，各占一席，正待坐下。

中间一条长桌是几张长桌拼成的，铺着白桌布，上面放着热水瓶、茶杯茶碟和烟灰缸。沿墙四面排着一大圈椅子，都坐满了人。长桌四面都坐满了。面南的一排显然是贵宾、领导和

首长的位子，还有空座。余楠惶急中看见傅今在这一排的尽头向他招手，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，自己坐在最尽头的空椅上。余楠不及推让，感激不尽地随着大众坐下。他看见丁宝桂就在近旁，坐在长桌侧面，下首就是许彦成。他还是平常装束，西装的裤子，对襟的短袄，不中不西，随随便便。“标准美人”披着“嘉宝式”的长发坐在长桌的那一侧面，和许彦成遥遥相对。

社长马任之站起来宣布开会。全室肃然。余楠觉得对面沿墙许多人的目光都射着他，浑身不自在，生怕自己坐错了位子。他伸头看看他这一排上还有什么熟人，只见那位法国文学专家朱千里坐在面南席上那一尽头，也穿着西装。他才放下心来———不仅放了心，也打落了长期怀在肚里的一个鬼胎。看来马任之并没有看破他捣鬼，当初很豪爽地欢迎他，并不是敷衍，而确是把他看作头面人物的。他舒了一口气，一面听社长讲话，一面观看四周的同事。

长桌对面多半是中年的文艺干部，都穿制服。他认识办公室主任范凡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专家黄土。年轻人都坐在沿墙椅上，不过他对面的那位女同志年纪不轻了，好像从未见过。她身材高大，也穿西装，紧紧地裹着一身灰蓝色的套服。她两指夹着一支香烟，悠然吐着烟雾。烟雾里只见她那张脸像俊俏的河马。俊，因为嘴巴比例上较河马的小，可是嘴型和鼻子眼睛都像河马，尤其眼睛，而这双眼睛又像林黛玉那样“似嗔非嗔”。也许因为她身躯大，旁边那位女同志侧着身子，好像是挤坐在她的怀抱里。余楠认识这一位是女作家江滔滔，傅今的新夫人，余楠的紧邻。她穿一件蓝底绿花的假丝绒旗袍，涂了两颊火黄胭脂。她确是坐在河马夫人的怀抱里，不是挤的。余楠

忽然明白了，河马夫人准是他闻名已久的施妮娜，"南下工作"刚回来。她曾和前丈夫同在苏联，认识傅今。听说江滔滔是她的密友，傅今的婚事是她一手促成的。

马任之约略叙说文学研究社怎样从国学专修社脱胎发展，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，许多问题有待解决。余楠一只耳朵听讲，两只眼睛四处溜达。他曾听丁宝桂说，社里最标致的还数姚小姐，尽管这几年来太辛苦，不像从前那样娇滴滴的了。余楠到图书室去过多次，从没有看见标致的小姐，难道姚小姐比"标准美人"还美？他眼光一路扫去。一个女同志眉眼略似他的胡小姐，梳着两撅小辫儿，身体很丰满，只管和旁边一个粉面小生式的人交头接耳，一面遮着脸吃吃地笑，一面用肩膀撞旁边的"小生"。难道她是姚小姐吗？那边还有个穿鹅黄色毛衣的年轻姑娘，白白的圆脸，一双亮汪汪的眼睛，余楠认识她是上海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姜敏。两侧椅上挤坐着好些穿制服的。余楠不敢回过头去。他自信美人逃不过他的眼睛，可是他没有看见标致的小姐。

马任之简短地结束了他的开场白。他很实际地说，俗话"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"，这个文学研究社还只是蛋里没有孵出来的麻雀呢。有一位贵宾风趣地插话，说文学研究社是个"鸵鸟蛋"，或者可称"凤凰蛋"，凤凰就是大鹏鸟。

一位首长在众人笑声中起立，接着"凤凰蛋"谈了他的期望，随即转入正题，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，齐心协力，为新中国的文化做出贡献，为全人类做出贡献。他说：知识分子要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，为人民服务；文武两条战线同样重要，而要促使全国人民同心协力，促使全世界人民同心协力，笔杆

子比枪杆子的力量更大。

余楠觉得这倒是自己从未想过的，听了大为兴奋，并觉得老共产党员确像人家说的那样，像陈年老酒，味醇而厚。他忘掉了“最标致的小姐”，正襟危坐，倾听讲话。

丁宝桂却在伤感。这间会议室是他从前常来喝茶聊天的办公室。姚謇突然倒地，就在这间屋里——就在他目前坐着的地方。那时候姚謇才五十五岁。姚太太和他同岁，看来还很年轻很漂亮呢，现在却成了残废，虽然口眼不复歪斜，半边脸究竟呆木了，手不能弹琴，一只脚也瘸了。姚小姐当年是多么娇贵的小姐呀，却没能上完大学，当了一名图书室的职员，好好一门亲事也吹了。马任之那时候不过是姚謇的助手，连个副社长都不是，现在一跃而当了社长！那时候，他和丁宝桂最谈得投机。丁宝桂常常骂共产党煽动学生闹事罢课。另两位老先生谈到政治都有顾忌，只有马任之和他一吹一唱地骂。丁宝桂听说马任之当了社长，方知他原来是个地下党员，不觉骇然，见了马任之又窘又怕，忍不住埋怨说：“任之兄，你太不够朋友了。我说话没遮拦，你也不言语一声，老让我当着和尚骂贼秃。”他说完马上后悔失言，心想糟糕，马任之尽管不拿架子，他究竟是社长了呀，怎么还把他当作姚謇的助手呢！马任之只哈哈大笑说：“共产党不怕骂。你有什么意见，尽管直说，别有顾虑。”他还邀请丁宝桂到文学研究社来当研究员。据丁宝桂了解，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呢，他原先不过是个副教授，哪有不乐意的。马任之对他还是老样儿，有时也和他商量事情（例如聘请余楠的事）。丁宝桂渐渐忘了自己原是反共老手，而多少以元老自居了。他的好饭碗是共产党给的，他当然感激。只是想到去

世的姚謇和他的寡妇孤儿，不免凄恻。

他看见姚宓坐在沿墙的后排，和王正在一起。几个年轻人可能都是对她有意思的，也坐在近处。她在做记录，正凝神听讲。忽然她眼睛一亮，好像和谁打了一个无线电，立即低头继续写她的笔记。“呀！”丁宝桂别的事糊涂，对这种事却特别灵敏，“姚小姐不是随便给人打‘无线电’的女孩子，她给谁打‘无线电’呀？”他四顾寻找。坐在面南一排的余楠一脸严肃，他当然看不见后排的人。他旁边的许彦成呆呆地注视着他的“标准美人”。俊俏的河马夫人已经停止抽烟，和女作家仍挤坐在一处。那个粉面“小生”在打瞌睡。他一路看过去，都是他还不知姓名的中青年，看来并没有出色的人物。谁呢？丁宝桂未及侦察出任何线索，首长的讲话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，来宾的自由发言也完了。傅今站起来请大家别动，先让来宾退席。他通知全体人员下星期开会谈谈体会。

文学研究社就此正式成立了。

第五章

我国有句老话：“写字是‘出面宝’”。凭你的字写得怎样，人家就断定你是何等人。在新中国，“发言”是“出面宝”。人家听了你的发言，就断定你是何等人。

傅今召集的会未经精心布置，没有分组，只好仍在会议室举行。许多人济济一堂，彼此相熟的中青年或政治水平较高的

干部就不发言了，专听几位专家先生发表高论。负责政治工作的范凡不肯主持这个会，只坐在一隅，洗耳旁听。

傅今坐在长桌面南的正中做主席。他是个广额高鼻、两耳外招的大高个儿，虽然眼睛小，下巴颏儿也往里缩，他总觉得自己的耳鼻太张扬，个儿也太高，所以常带些伛背，做主席也喜欢坐着。姚宓坐在他对面做记录。她到社较早，记得快，字又写得好，记录照例是她的事。

经过一番冷场，傅今点了余楠的名。余楠显然是早有准备的。他从自己听了首长的讲话如何受到鼓舞谈起，直谈到今后要发挥一技之长，和同志们同心协力，尽量做出贡献。他谈得空洞些，却还全面，而且慷慨激昂，因为他确信自己是爱上了社会主义，好比他确信自己决不抛弃宛英一样。可惜他乡音太重，许多人听不大懂。那位居住法国多年的朱千里接着谈。他说同意余楠先生的话，接下就谈他几十年寒窗，又谈到他的种种牢骚，海阔天空，不知扯到了哪里去，也不知谈的是什么。许彦成但愿他把时间谈完，自己得以豁免。谁知朱先生忽然咳嗽两声说："扯得远了，就到这里吧。"大家舒了一口气。许彦成生怕傅今点他的名，只顾低着头。他觉得这种发言像小学生答课题。答得对，像余楠那样，他也觉得不好意思。答得不在点儿上，当然更可笑了。首长的话他不是没有仔细听；他还仔细想过，感慨很多。可是从何说起呢？在这个会上谈也不是场合。杜丽琳这次开会还是坐在许彦成对面，瞧他低着头不肯开口，就大大方方地接着谈了几点"粗浅的体会"，内容和余楠的相仿，只是口齿清楚，层次分明，而且简简短短。大家对这位十足的"资产阶级女性"稍稍刮目相看。许彦成看见傅今眼睛盯着他，

对他频频点头，知道逃不过了。可是这一套正确的话又让杜丽琳说过一遍了，他怎么再重复呢？

他平日常在图书室翻书，又常和年轻同事们下棋打球，大家觉得他平易近人，和他比较熟；又因为他爱说笑，以为他一定会“发”一个很妙的“言”。谁知他只蚊子哼哼一般，嗡嗡地自己对自己说了一串话。大家带着好意并好奇，齐声嚷：“听不见！”他急得抬头向着大家，结结巴巴吐出几句怪话来。他说：“人、人、人类从从有历、历、历史以来，只是互相残、残、残杀，怎么能同、同、同心协、协、协力呢！谁都觉得自己的理是唯一的真、真、真理……”他说不下去，就把手心当擦脸的毛巾那样在脸上抹了一把。大家都笑起来。

杜丽琳笑着举手，请主席让她插句话。她替彦成说：“所以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思想，要用马列主义为指针，统一思想，统一行动。”

余楠不示弱，忙也插话说，他们的重要任务是加紧学习马列主义。

施妮娜为了抽烟方便，带着江滔滔坐在长桌侧面。她这时忍耐不住，把她那双似嗔非嗔的眼睛闭了一闭，用低沉哑涩的声音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首先是把屁股挪过来。”

余楠正坐在她近旁。他瞪着她的这个部分，肥鼓鼓地裹在西装裤子里稳稳地坐着。他竟不敢当众重复她用的名词，只好顿口无言。杜丽琳却不知轻重，笑说：

“我们万里迢迢赶回祖国，我们是整个人都投入了。”她忘了自己是一脑袋的资产阶级思想，浑身散发着资产阶级的气息

呢。她的话引起会场上一段语言空白，接着是乱哄哄许多议论。傅今立刻掌握了会场，请许先生继续谈。

许彦成如梦初醒，惊跳一下，口吃都停止了，只傻乎乎地说："忘了——哦，没有了，完了。"接着又赶忙说："我同意大家的话。"大家又都笑了。

姚宓认真地想了一想，走笔如飞连写了好多行。许彦成不知她记录了什么，只看着她发怔。

经过这段插曲，会场活跃起来，很多人都围绕着刚才的论点阐发一句两句。丁宝桂坐在角落里，本来打定主意不说话的，这时也参加了"大合唱"。

傅今总结了这个会。他要求各研究人员本着首长讲话的精神，拟定自己的工作计划，并把自己前一段的工作写出小结。

杜丽琳随着散会的群众挤出会议室，站在门口等待许彦成，只见他还没出来，正在翻看姚宓的记录；看完后，他很有意思地一笑，把本子还给姚宓。姚宓背门而立，丽琳看不见她的脸，只看见彦成微笑着和姚宓点点头，才随着人流走向门口。

他们俩同回宿舍。丽琳装作不在意，随口问："记录上把你的话都记上了吗？"

"都记上了。"

丽琳冷睛看着他说："你好像很满意。"

彦成认真地说："难为她，记得好极了。"他想着姚宓的记录，的确很满意，并没注意到丽琳的脸色和她的沉默。

丽琳看看左右没有旁人，才叹口气说："说笑也该看看什么场合。范凡同志坐在一边听着呢，你就为了逗人笑，装起小丑来了。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说话结结巴巴的呀？"

彦成委屈说："我要是逗人笑，早不结巴了。小时候我妈妈打我，我就结巴。后来对老师也结巴。我伯父费了不少心思，我自己也下了好大功夫才纠正过来的。我又不是假装。他们笑我，我也没办法呀。"

丽琳也委屈说："我拉你一把，帮你接上一句，你却当众给我没脸：'忘了！没有了！完了！'"

"是完了呀。我开头说同心协力的重要。接下说，要促使全体人民同心协力，首先要彼此了解，相互同情，团结一致，不能为个人或个体的私利忘了全体的福利；因为一有私心，就看不清是非，分不出好歹，造成有史以来人类的互相残害——当然，这话也只是空话，可是，话没有错呀。"

丽琳睁大了一双美目，诧异说："这套话，我怎么没听见呀？"

"我声音小了些，也谈得有点乱——可是你又不在听，你在看人。"

"我看人？"丽琳不怒而笑了。"倒说我看人！不知谁只顾看人，连话也不会说了。"

他们已到了家门口。两人都住嘴，免得女佣看见了以为他们吵架。

第六章

许彦成和杜丽琳结婚五年了。他们同在国外留学，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却在英国，直到这番回国，才第一次成立家庭。这

也许是偶然，也许并非偶然。据说，朋友的交情往往建立在相互误解的基础上。恋爱大概也是如此。

杜丽琳家在天津，是大资本家的小姐。她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天津的大学，爱面子，补习一年后再次投考，就撇开天津而考进了上海的一个教会大学。她身材高而俏，面貌秀丽，又善于修饰，长于交际，同学送了她一个“标准美人”的称号。据说追求她的人多于孔门弟子七十二。

许彦成家也在天津。他是遗腹子，寡母孤儿由伯父赡养；伯父是在天津开业的西医。彦成的寡母是了不起的人物——至少在她自己心目中是如此。因为她是一位举人老爷的小姐，而她听说，守节的寡妇抵得大半个举人。举人当然了不起，该享特权。她父母在世的时候，她是“最小偏怜女”。父母去世后哥嫂把她嫁了个短寿的姑爷，对得起父母和妹妹吗？他们凡事都让她三分，也是应该呀。至于许家，更不用说了。新郎是“寒金冷水”的命，“伤妻克子”，害得新娘子没做妈妈先成了寡妇，许家人凡事当然更让她七分。唯一不纵容她的是自己的不孝之子彦成，一两岁的娃娃时期就忤逆。妈妈要他吃甜的，他偏要吃咸的。甜藕粉糊喂到嘴里，他还不肯咽下去，“噗噗”地喷了妈妈一脸，气得妈妈一巴掌把他从凳上打得滚落在地，还放声大哭。伯母把他拣了去，他竟忘本不要妈妈，专和伯母好。他上小学的时候，放学回家只往伯母屋里跑。做妈妈的说：儿子是她生的，大房有大房的儿女，不该抢她的儿子。彦成上中学，伯父干脆让他寄宿在校，省些口舌。他妈妈寂寞，不知哪里去买了个小丫头来陪伴并伺候自己。彦成中学毕业，小丫头已十七八岁，长得也还不错。彦成的妈妈想叫儿子收了房，好让丫头

死心塌地，更要紧的是乘早给她生下个孙子。彦成干脆不回家。他要到大后方去读大学。他妈妈当然死也不放，她认为大后方就是战场。伯父伯母说好说歹，讲定折中办法，让彦成到上海投考大学。他考进了一个有名的教会大学，和杜丽琳恰在一校，并且同在外文系。

杜丽琳比许彦成大一岁而低一班。她是个很要好的学生，十分用功而成绩只在中上之间，一心倾慕有学问的博士。她又像一般教会中学毕业的女学生，能阅读西洋小说，爱慕西洋小说里的男主人公：身材高，肤色深，面貌俊秀，举止潇洒。许彦成虽然不是博士，他学习成绩出人头地，杜丽琳认为他是博士的料。他虽然衣着不修边幅，在杜丽琳眼里，他很像西洋小说里的主人公。

许彦成有时也注目看看这位“标准美人”，觉得她只是画报上的封面女郎，对她并没有多大兴趣。他中学时期，周末怕回家，宁愿在图书室翻书，因而发掘到中外古典文学的宝藏，只可惜书不多。上了大学，图书馆里可读的书可丰富了，够他仔细阅读和浏览欣赏的。他性情开朗，脾气随和，朋友很多，可是没有亲密的朋友，也不交女朋友。这也许因为他有书可读，而且一心追寻着他认为更有意义的东西。

大学三年有一门必修课。那是一个美国哲学家讲授的伦理学。老师十分严厉，给的分数非常紧，学生都怕他。学期终了的大考，大家看作难关，因为不及格就不能毕业。可是许彦成大考前在图书馆看书，竟把考试忘了。等他记起，赶到考场，考试的时间已过了一半。老师生气，不让他考。彦成笑嘻嘻地说，他正在看一本书，思索一个伦理问题，想到牛角尖里去了。他

一面说，一面自己动手从老师手里抽了一份考题，擅自到教桌上取了一份考卷，从容坐下，不停笔地写答题。他的笑容软化了老师的严厉。他交卷也不太晚。老师好奇地当场就看了他的考卷。比他后交卷的人告诉他说："老头子对你的考卷好像很满意。"果然，那位老师不久就找彦成谈话，说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伦理的书，要彦成做他的助手。约定一年后带他同到美国去。

杜丽琳偶见许彦成注目看她，以为是对她有意。彦成从不追求她，她认为这是彦成的自尊，自知是穷学生，不愿高攀有财有貌的出风头小姐。彦成不追求她，在她心目中就比所有追求她的人高出一头。她明显地当众表示她对彦成的仰慕，同学间因此常常起哄，弄得彦成看见她就躲了，越发使丽琳拿定他是看中自己的。她倒是很大方，见了彦成总笑脸相迎。彦成却显得很窘，甚至红了脸。转眼彦成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将要结束，过了阳历年就大考；再过一学期，彦成毕业就出国了。丽琳还有机会和他亲近吗？

新年一九四四年是闰年。按西洋风俗，每当闰年，女人可向男人求婚。男方如果不答应，得向求婚的女人赠送一套绸子衣料。杜丽琳拿定许彦成是怕羞而骄傲，虽然对她有意也不敢亲近。她凭自己的身份，不妨屈尊向彦成求婚。

那天飘着小雪，丽琳拿了一把大伞到图书馆去找彦成，说有事和他面谈。她叫彦成打着伞，自己勾着他的胳臂，带他走入校园的幽僻处，一面当笑话般告诉他闰年的规矩，然后就向他倾吐衷情。她满以为彦成会喜出望外，如痴如狂。可是许彦成却以为杜丽琳作弄他，苦着脸说："我不会买衣料。"

她笑说："你非买衣料不可吗？"

彦成急得口吃的老毛病几乎复发，结结巴巴说："你你不是说，得送送送……"

她打断了他，干脆说："你非拒绝不可吗？"

彦成那时候正给他妈妈逼得焦头烂额。他家那个小丫头已经跟人逃走，他妈妈自觉丢脸，不再提丫头收房的事。可是她自从知道儿子毕业了要出国，就忙着为他四处求亲，定要他先结了婚，生下个孙子再"远游"。她已求得好几份庚帖，连连来信催促儿子回家挑选一个，因为庚帖不兴得留过年，得在除夕以前退还人家。如果彦成再不答理，她决计亲自赶到上海来。许彦成对妈妈还应付不了，怎禁得半夜里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！他苦着脸把自己的苦经倒核桃似的都倒出来。

丽琳却笑了，认为这都是容易解决的事。她问彦成："你就没跟你那些朋友谈谈吗？"

彦成说："这种事怎么跟他们谈呢？"

丽琳觉得彦成把这些话都跟她讲，就是把她看得超过了朋友。她既是求婚者，就直截了当，建议如此这般，解决一切问题。

彦成没想到问题可以这么解决，而丽琳竟是侠骨柔肠，一片赤心为自己排难解纷，说不尽的感激。但是他说：

"我怎么可以利用你来对付我妈妈呢？"

丽琳觉得他老实得可爱。她款款地说：

"别忘了我在向你求婚呀！我愿意这么办，因为我爱你。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求你爱我。你爱我吗？"她问的时候不免也脉脉含羞。

他们俩同在一把伞下紧紧挨着。丽琳不复是画报上的封面女郎，而是一个暖烘烘的人。她大衣领上的皮毛，头上大围巾的绒毛，软软地拂着他的脸颊。彦成很诚恳地说：

"你待我这样好，我什么都应该对你老实说。我——我——"

丽琳凉了半截，以为彦成要拒绝她。可是他只说：

"我实在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经验。"

丽琳笑他傻，她自己也没有经验呀。在她的诱导下，谈话渐渐转入谈情的正轨。雪仍在飘，两人越谈越亲密。一个是痴心，一个是诚恳；一个是爱慕，一个是感激。丽琳说，她只爱他一个，永远永远只爱他一人，问彦成嫌她不嫌。彦成当然不嫌，可是他很惶恐，只怕不配受她的爱重，只怕辜负了她。丽琳拉着他的手说：

"答应我，彦成，我只要你永远对我真诚，永远对我说实话。"

彦成一口答应。他们直谈到晚饭时，丽琳送彦成回宿舍。她的求婚算是成功了。

彦成都按丽琳的建议办事。寒假两人同回天津举行婚礼。两家都无异议，彦成的妈妈更是喜出望外。婚礼完毕，新人到北平度蜜月——其实不满一月，然后又同回学校。彦成毕业后出国，丽琳准备迟一年毕业后也出国。

可是丽琳没有毕业，因为她生了孩子，旷课太多了。她父亲年老多病，已把企业交付给两个儿子。丽琳的大哥在天津经营，二哥到了美国。二哥已为妹妹办好入大学的手续。丽琳母亲早亡，庶母没有孩子，很巴结丽琳兄妹。丽琳把孩子托给庶母，自己就到美国就学。彦成的妈妈因为丽琳生的只是个孙女，

急要儿媳妇和儿子团聚，多生几个孙子，所以一力赞成。

彦成却已离开美国，到了英国。那位哲学家的书已经写完。有个英国汉学家要彦成和他合译《抱朴子》，为彦成弄到一笔伦敦大学的奖学金。彦成可以进修，还能省些余款寄家。彦成夫妇分居两地，只在假期同出旅行，延长了他们断断续续的蜜月。

一年来，一年去，丽琳已经得了一个普通的文学士学位和一个教育硕士学位。她二哥在美国经营商业很成功，已把妻子儿女都接到美国。彦成如果愿意到美国去，二哥可帮他找到合适的工作。从前带他出国的美国哲学家已当上一个州立大学的校长，也召他去教书。丽琳只为等待彦成得一个响当当的博士，没有强他到美国和自己团聚。谁知彦成把学位看作等闲，一心只顾钻研他喜爱的学科。

祖国解放，丽琳的大哥嫂和庶母等都已逃往香港。丽琳的父亲已于解放前夕去世。丽琳的女儿小丽早由许老太太接去。丽琳准备留在美国，设法把小丽接出来。彦成却执意要回国。他向来脾气随和，丽琳以为他都会依顺她，不料他却无情无义地说："你自己考虑吧。如果你不愿意回去，我决不勉强。"他自己是打定主意要回国的，尽管回去后工作还没有着落。

丽琳跟他一同回国了，倒也并不后悔。丽琳在国内大学里有个要好的女同学，曾和傅今交过朋友，虽然没成眷属，傅今对那位女友还未能忘怀。他认识丽琳，偶尔在朋友家相逢，便把他们夫妇延请到文学研究社，并为他们留下了最好的房子。丽琳的姑妈从天津为侄女运来了她家早为她置备的整套卧房、书房、客堂的家具。丽琳布置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新家。

第七章

杜丽琳认为彦成算得是一个模范丈夫。他忠心——从不拈花惹草；他尊重她，也体贴她，一般总依顺着她。例如他爱听音乐，丽琳爱看电影，他总放弃了自己的爱好，陪丽琳看电影。不过他们俩不免有点儿生疏。彦成对她界限分明，从不肯花她的钱；有时也很固执，把她的话只当耳边风。放着好好的机会可得博士，他却满不理会。祖国解放了，他也不看“风色”，饭碗还没个着落，就高兴得一个劲儿要回国。丽琳觉得夫妻不宜长期分居，常责怪自己轻易让他独去英国。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家，可以亲密无间了。

丽琳从小没有母亲，父亲对女儿不甚关心，家里有庶母，有当家的大哥大嫂，有不当家的二哥二嫂，加上大大小小的侄儿侄女，还有个离了婚又回娘家的姐姐。她在这个并不和谐的家庭里长大，很会“做人”，在学校里朋友也多，可是她欠缺一个贴心人。她一心追求的是个贴心的丈夫。她自幸及时抓住了彦成。可是她有时不免怀疑，她是否抓住了他。

他们布置新家，彦成听她使唤着收拾整理，十分卖力。可是他只把这个家看作丽琳的家。他要求丽琳给他一间“狗窝”——他个人的窝。他从社里借来些旧家具和一个铺板，自己用锯子刨子制成一只木板小床，床底下是带格子的架子，藏他最心爱的音乐片。丽琳原想把这间厢房留给四年不见的女儿

小丽。她忙着要接她回家团聚。自从许老太太硬把这孩子从杜家接走，三年来没见过这孩子的照相。彦成对这个从未见面的孩子却毫无兴趣。他回国后一人去看了一趟伯父母和老太太，却不让丽琳去。理由是他对老太太撒了谎，说丽琳不在天津。为什么撒谎他也不说，只承认自己撒了谎。问他小丽怎样，他一句也答不上，因为小丽不肯叫他，也不理他；他觉得孩子长得像她奶奶，脾气都像。丽琳直在盘算，如有必要，得把老太太一起接来。彦成只叫她“慢慢再说”。

以前他和丽琳只是一起游玩，断断续续地度蜜月。现在一起生活了，丽琳感到他们之间好像夹着个硬硬的核；彦成的心是包在核里的仁，她摸不着，贴不住。以前，也许因为是蜜月吧，彦成从没使她“吃醋”。现在呢——也许是她多心，可是她心上总不舒服。

彦成天天跑图书室，有时带几个年轻同事来家，不坐客厅却挤在他那“狗窝”里，还放唱片。丽琳嫌他们闹，彦成就不回家而和他们在外边打球下棋。没有外客，他好像就没有说话的人了。

他从图书室回来，先是向丽琳惊讶“那管书的人”找书神速。后来又钦佩“那管书的人”好像什么书都看过。后来又惋惜“那管书的人”只不过中学毕业，家境不好，没读完大学。他惊诧说：“可是她不但英文好，还懂法文。图书室里的借书规则，都是她写的，工楷的毛笔字，非常秀丽。”有一天，彦成发现了大事似的告诉丽琳：“那管书的人你知道是谁？她就是姚小姐！”

丽琳也听说过姚小姐，不禁好奇地问：

“怎么样儿的一个人？美吧？”

"美?"彦成想了半天。"她天天穿一套灰布制服，像个三十岁的人——不是人老，是样子老；看着也满顺眼的，不过我没细看。"

丽琳相信彦成说的是真话，可是她为了要看看姚小姐，乘彦成要到图书室去还一本到期的书，就跟着同去。这是她第一次到图书室。姚宓和她的助手郁好文同管图书出纳，姚宓抽空还在编目。丽琳看见两个穿灰布制服的，胖的一个大约是郁好文，她正在给人找书，看见又有人来，就叫了一声"姚宓"。另一个苗条的就站起来，到柜台边接过许彦成归还的书，为他办还书手续。丽琳偷眼看这姚宓。她长得三停匀称，五官端正，只是穿了这种灰色而没有式样的衣服，的确看老。姚宓见了丽琳，就一本正经地发给她一个小本子请她填写。她说："这是借书证，您还没领吧?"她说完就回到后面去编目了，对他们夫妇好像毫无兴趣，只是例行公事。

丽琳放了心，回家路上说："干吗穿那么难看的衣服呀！其实人还长得顶不错的。"她随就把姚宓撇开了。

研究社的成立大会上，丽琳看见彦成眼睛直看着她背后，又和不知谁打招呼似的眼睛里一亮，一笑。她当时没好意思回头，回家问彦成跟谁打招呼。彦成老实说，没跟谁打招呼。

"我看见你对谁笑笑。"

"我没笑呀。"彦成很认真地说。

"我看见你眼睛里笑一笑。"

彦成死心眼儿说："眼睛里怎么笑呀?得脸上笑了眼睛才笑呢。不信，你给我笑一个。"

丽琳相信彦成不是撒谎。彦成从不对她撒谎，只对他妈妈

撒谎，撒了谎总向丽琳招认自己撒谎。可是，这回彦成看完姚宓的记录，眼睛里对她一笑，和研究社成立会那天的表情正是一样。

吃饭的时候，她试探着说：

“姚小姐真耐看；图书室那个旮旯儿里光线暗，看不清。”

彦成很有兴趣地问：“怎么耐看？”

“问你呀！你不是直在看她吗？”

彦成惶恐道：“是吗？”他想了一想说：“我大概是看了，因为——因为我觉得好像从来没看见过她。”

“你过不了三天两天就上图书室，还没看够？”

“我只能分清一个是郁好文，一个是姚宓。我总好像没看清过她似的。”

“没看清她那么美！看了还想看看。”丽琳酸溜溜地说。

“美吗？我没想过。”彦成讲的是老实话。可是他仔细一想，觉得丽琳说得不错。姚宓的脸色不惹眼，可是相貌的确耐看，看了想再看看。她身材比丽琳的小一圈而柔软；眼神很静，像清湛的潭水；眉毛清秀，额角的软发像小儿的胎发；嘴角和下颌很美很甜。她皮肤是浅米色，非常细腻。他惭愧地说：

“丽琳，下次你发现我看人，你提醒我。多不好意思呀。我成了小孩子了。”

丽琳心上虽然还是不大舒服，却原谅了彦成。

饭后她说：“彦成，你的工作计划拟好了吗？借我看看好不好？”

彦成说，拟好了没写下来，可是计划得各定各的，不能照抄。他建议和丽琳同到图书室去找些资料，先看看书再说。

图书室里不少人出出进进，丽琳想他们大概都是为了拟定工作计划而去查找资料的。他们跑到借书的柜台前，看见施妮娜也在那儿站着。江滔滔在卡片柜前开着抽屉乱翻。施妮娜把手里的卡片敲着柜台，大声咕哝说：

“规则规则！究竟是图书为研究服务，还是研究为图书服务呀？”

郁好文不理。她刚拿了另一人填好的书卡，转身到书架前去找书。姚宓坐在靠后一点的桌上打字编目。她过来接了许彦成归还的一叠书，找出原书的卡片一一插在书后。

施妮娜发话道：“哎，我可等了好半天了！”

姚宓问：“书号填上了吗？”

妮娜生气说：“找不到书号，怎么填？”

姚宓说：“没有书号，就是没有书。”

“怎么会没有呢！我自己来找，又不让！”妮娜理直气壮。

姚宓接过她没填书号的卡片，念道：

“《红与黑》，巴尔扎克著。”她对许彦成一闪眼相看了一下。彦成想笑。

姚宓说：“《红与黑》有，不过作者不是巴尔扎克，行不行？”

妮娜使劲说：“就是要巴尔扎克！”

姚宓说：“巴尔扎克的《红与黑》，没有。”

妮娜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没有呢？这边书架上没有，那个书库里该有啊！”

“那个书库”就指姚骞的藏书室。

姚宓说：“那是私人藏书室。”

“既然借公家的房子藏书，为什么不向群众开放呢？”

姚宓的眼睛亮了一亮，好像雷雨之夕，雷声未响，电光先照透了乌云。可是她只静静的说：

“那间房，还没有捐献给公家，因为藏着许多书呢。里面有孤本，有善本，都没有编目，有的还没有登记。外文书都是原文的，没有中文译本，也都没有登记，所以不能外借，也不开放。”

她在彦成的借书证上注销了他归还的书，坐下继续编目。

彦成看施妮娜干瞪着眼无话可答，就打圆场说：“妮娜同志，你要什么书，我帮你找书号。”

妮娜气呼呼地对遥望着她的江滔滔一挥手说：“走！”

她对彦成夫妇强笑说：“算了！不借了！”她等着江滔滔过来，并肩一同走出图书室。

彦成夫妇借了书一起回家的时候，丽琳说：

“她真厉害！”

彦成并没有理会丽琳的“她”指谁，愤然说：“那草包！不知仗着谁的势这么欺人！管图书的就该伺候她研究吗？”

“我说那姚小姐够厉害啊，两眼一亮，满面威光。”

彦成接口说：“那草包就像鼻涕虫着了盐一样！真笑话！巴尔扎克的《红与黑》！不知是哪一本文学史上的！跟着从前的丈夫到苏联去待了两年，成了文学专家了！幸亏不和她在一组！谁跟她一起工作才倒霉！”

姚宓和彦成相看的一眼没逃过丽琳的观察，她说：

“让姚小姐抓住了她的错儿吧？”

“留她面子，暗示着告诉她了，还逞凶！”

丽琳想不到彦成这么热忱地护着姚宓。她自己也只知道

《红与黑》的书名，却记不起作者的名字。她除了功课，读书不多，而她是一位教育硕士。

她换个角度说：“这位姚小姐真严肃，我没看见她笑过。”

“她只是不像姜敏那样乱笑。”

丽琳诧异说：“怎么样儿乱笑呀？”

“姜敏那样就是乱笑。”彦成的回答很不科学。

丽琳问：“我呢？”

“你是社交的笑，全合标准。”

丽琳觉得不够恭维。她索性问到底：“姚小姐呢？”

彦成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快活了笑，或者有可笑的就笑。”

“她对你笑吗？”

彦成说：“对我笑干吗？——反正我看见她笑过。我看见她的牙齿像你的一样。”

这句话可刺了丽琳的心。她有一口像真牙一样的好假牙，她忘不了彦成初次发现她假牙的神情。

她觉得彦成是着迷了，不知是否应该及早点破他。

第 八 章

姚宓每天末了一个下班。她键上一个个窗户，锁上门，由大院东侧的小门骑车回家。从大院的东头到她家住的西小院并不远。这几天图书室事忙，姚宓回家稍晚。初冬天气，太阳下得早。沈妈已等得急了，因为她得吃完晚饭，封上火，才回自

己家。

姚宓一回家就减掉了十岁年纪。她和姚太太对坐吃饭的时候，鬼头鬼脑地笑着说：

"妈妈，你料事如神，姜敏的妈真是个姨太太呀，而且是赶出门的姨太太。妈妈，你怎么探出来的？"

姚太太说："你怎么知道的？"

"我也会做福尔摩斯呀！——姜敏的亲妈嫁了一个'毛毛匠'——上海人叫'毛毛匠'，就是洋裁缝。她不跟亲妈，她跟着大太太过。家里还有个二太太，也是太太。她父亲前两年刚死，都七十五岁了！妈妈，你信不信？"

姚太太说："她告诉你的吗？"

"哪里！她说得自己像是大太太的亲生女儿，其实是伺候大太太眼色的小丫头。"

姚太太看着女儿的脸说："华生！你这是从陈善保那儿探来的吧？"

"妈妈怎么又知道了？"

可是姚太太好像有什么心事，她说："阿宓，咱们今天没工夫玩福尔摩斯，我有要紧事告诉你呢。"

姚太太要等沈妈走了和女儿细谈，不料沈妈还没走，罗厚跑来了。

罗厚和姚宓在大学同班，和姚家还有点远亲。姚家败落后，很多事都靠他帮忙。解放前夕，他父亲继母和弟妹等逃往台湾，他从小在舅家长大，不肯跟去。舅舅舅妈没有孩子，他等于是舅家的孩子了。舅舅是民主人士，颇有地位，住一宅很宽畅的房子。可是舅舅舅妈经常吵架，他又是两口子争夺的对像，所

以宁愿住在研究社的宿舍里。他粗中有细，从不吹他的舅舅。同事们只知道他父母逃亡，亲戚家寄居不便，并不知道他舅家的情况。罗厚没事也不常到姚家去。这时他规规矩矩先叫声伯母，问伯母好，接下就尴尬着脸对姚宓说：

"姚宓，陈善保——他——他……"

罗厚诨名"十点十分"，因为他两道浓眉正像钟表上十点十分的长短针，这时他那十点十分的长短针都失去了架式，那张顽童脸也不淘气了。他鼓足勇气说：

"陈善保问我，他——他——伯母，您听说过一个新辞儿吗？……"

沈妈正要出门，站在门口不知和谁说了几句话，就大喊："小姐，小姐，快来！"

姚宓急忙赶到门口。

罗厚巴不得她一走，立刻说："陈善保问我是不是跟姚宓'谈'呢——'谈'，您听到过吗？"

姚太太点头。

罗厚接着说："我告诉他我和姚宓认识多年了，从来没'谈'过。"

这确是真的。罗厚好管闲事爱打架，还未脱野男孩子的习性。他有鉴于舅家的夫妻相骂，而舅妈又娇弱，一生气就晕倒。他常诧怪说，一个人好好的结什么婚！他假如结婚，就得娶一个结结实实能和他打架的女人。他和姚宓同学的时候很疏远，觉得她只是个娇小姐。姚宓退学当了图书馆员，回家较晚，一次他偶然撞见街上流氓拦姚宓的自行车。他从此成了义务保镖，常遥遥护送，曾和流氓打过几架。他后来对姚宓很崇拜，也很爱

护，也很友好，可是彼此并没有什么柔情蜜意，他从没有想到要和她“谈”。

他接下说：“善保对我说，你不谈，我就要谈了。伯母，我可怎么说呢？我怕姚宓回头怪我让他去找她谈的，我得先来打个招呼。”

姚太太抬头听听门口，寂无声息。

罗厚也听了听说：“我看看去，什么事。”

他回来说：“大门关上了（姚家的大门上安着德国式弹簧锁）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开门看看，也不见人。”他哭丧着脸说：“准是陈善保找她出去了。”

姚太太说：“不会，准有什么急事。”

“也许陈善保自杀了。”

姚太太忍不住笑了。

“人家转业军人，好好的，自杀干吗？　他还是团支部的宣传组长呢，是不是？”

罗厚说：“陈善保是头等好人，长相也漂亮，可是姚宓……”

姚太太说：“好像姜敏对他很有意思。”

“可不！她尽找善保谈思想，还造姚宓的谣……”罗厚说了忙咽住，深悔说了不该说的话。他瞧姚太太只笑笑，毫不介意，也就放了心，转过话题，讲图书室这几天特忙。他说：“那老河马自己不会借书，还拍桌子发脾气。幸亏那天我没在……”

“你在，就和她决斗吗？”她接着问是怎么回事。

“姚宓没告诉伯母？糟糕，我又多嘴。伯母，可惜您没见过那老河马，怎么长得跟河马那么像呀！她再嫁的丈夫像戏里的

小生，比她年轻，人家说他是‘偷香老手’，也爱偷书。真怪，怎么他会娶个老河马！”

姚太太早听说过这位“河马”，她不问“河马”发脾气的事，只说：“罗厚，我想问问你，姚宓和姜敏和你，能不能算同等学力？”

“哪里止同等呀！她比我们强多了！”

姚太太说：“你的话不算。我是要问，一般人说起来，她能和大学毕业生算同等学力吗？当然，你不止大学生，你还是研究生呢。”

罗厚说：“姚宓当了大学里图书馆的职员，以后每次考试都比我考得好。”

“她考了吗？”

罗厚解释：“每次考试，她叫我把考题留给她自己考。我还把她的答卷给老师看过。老师说她该得第一名。可是，在图书馆工作就不能上课；不上课的不准考试，自修是不算的，考得再好也不给学分。图书馆员的时间是卖死的！学分是学费买的！”

他气愤愤地说着，一抬眼看见姚太太簌簌地流泪，不及找手绢，用右手背抹去脸上的泪水，又抖抖索索地抬起不灵便的左手去抹挂在左腮的泪。

罗厚觉得惶恐，忙找些闲话打岔。他说，听说马任之升官了；又说，傅今入党了，他的夫人正在争取。他又怕说错什么，看看手表说：“伯母要休息了吧？我到外边去等门。”他不敢撇姚太太一人在家。

姚太太正诧异女儿到了哪里去，姚宓却回来了，问沈妈有没有讲她到了谁家去。

原来沈妈在外边为姚宓吹牛，说她会按摩，每晚给她妈妈按摩，有什么不舒服，一经按摩就好了。那晚余楠到丁宝桂家吃晚饭，他们的女儿余照晚饭后不知到哪里去玩了。余太太忽然胃病发作，面如黄蜡，额上汗珠像黄豆般大。她家女佣急了，慌慌张张赶到姚家，门口碰到沈妈，就说："我们家太太不好了，请你们小姐快来看看。"姚宓不知是请她当大夫，听到告急，赶忙跟着那女佣赶到余家，准备去帮帮忙。宛英以为女佣请来了大夫。她神识很清楚，说没什么，只因为累了，胃病复发了。姚宓瞧她的情况并不严重，按着穴位给她按摩一番，果然好了。宛英才知道这位"大夫"是早已闻名的姚小姐，又是感激，又是抱歉，忙着叫女佣沏茶。要不是姚宓说她妈妈在家等待，宛英还要殷勤款待呢。

姚宓笑着告诉妈妈："我给她揉揉肚子，放了——"她当着罗厚，忙改口说："气通了，就好了。"

罗厚说："姚宓，你出了这个名可不得了呀！"

姚宓说："我辟谣了——谢谢你，罗厚，亏得你陪着妈妈。沈妈真糊涂，也不对妈妈说一声就自管自走了。"

姚太太等罗厚辞走，告诉女儿："今天午后王正来看我，对你的工作做了安排。据她讲，领导上已经决定，叫你做研究工作，你和姜敏一伙大学毕业生是同等学力。你原先的工资高，所以和罗厚的工资一样，比姜敏的高。她说，你这样有前途，在图书室工作埋没了你。"

姚宓快活得跳起来说："啊呀，妈妈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"她看看妈妈的脸，迟疑地问："怎么？不好吗？"

"我只怕人不如书好对付。他们会看不起你，欺负你，或者

就嫉妒你，或者又欺负又嫉妒。不比图书室里，你和郁好文两人容易合作。”

姚宓说：“那我就不换工作，照旧管我的图书。”

姚太太说：“没那么简单。你有资格做图书室主任吗？图书室放定要添人的。将来派来了主任，就来了个婆婆，你这个儿媳妇不好当，因为你又有你的资格。假如你做副主任，那就更倒霉，你没有权，却叫你负责。”

“反正我不做副主任，只做小职员。”

姚太太摇头说：“由不得你。小职员也不好当——我看傅今是个爱揽权的。他夹袋里准有人。你也没有别的路。做研究工作当然好，我只怕你太乐了，给你泼点儿冷水。——还有，咱们那一屋子书得及早处理。这个图书室规模太小，规章制度定了也难行，将来保不定好书都给偷掉。”

“索性捐赠给规模大的图书馆。”

“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得抽空把没登记的书都登记下来。”

姚宓服侍妈妈吃了药，照常读她的夜课。可是时候已经不早，她听妈妈只顾翻腾，想到以后黑日白天都可以读书，便草草敷衍了自定的功课，上床睡在妈妈脚头，挨着妈妈的病腿，母女安稳入睡。

第九章

姚宓不知为什么，忙着想把她调工作的事告诉许彦成先生，

听听他的意见，并请教怎样订她的工作计划。她觉得许先生会帮她出主意。他不像别的专家老先生使她有戒心。那位留法多年的朱千里最讨厌，叼着个烟斗，嬉皮赖脸，常爱对她卖弄几句法文，又喜欢动手动脚。丁宝桂先生倚老卖老，有时拍拍她的肩膀，或拍拍她的脑袋，她倒也罢了，“丁老伯”究竟是看着她长大的。朱千里有一次在她手背上抚摸了一下。她立刻沉下脸，抽回手在自己衣背上擦了两下。朱千里以后不敢再冒昧，可是尽管姚宓对他冷若冰霜，他的嬉皮赖脸总改不掉。余楠先生看似严肃，却会眼角一扫，好像把她整个人都摄入眼底。只要看他对姜敏拉手不放的丑相，或者对“标准美人”毕恭毕敬的奴相，姚宓怀疑他是十足的假道学。许先生不一样。他眼睛里没有那副馋相。是不是因为娶了“标准美人”呢？看来他的心思不在这方面。许先生即使注视她，也视而不见，只管在想别的事似的。他显然是个正派的人。

许先生曾探问姚宓的学历，对她深表同情，偶尔也考考她，或教教她。姚宓觉得许先生有学问，而许先生也欣赏姚宓读书不少，悟性很好。许先生常到图书室来翻书或借书，姚宓曾请他到她父亲的藏书室去看书。他们偶尔谈论作家和作品，两人很说得来；人丛里有时遥遥相见，他会眼神一亮，和她打个招呼。姚宓觉得许先生虽然客客气气，却很友好，准会关心她的事。不过那天是星期日，她不会见到他，得再等机会。

星期日姚家常有客来。姚宓母女商量好，免得陈善保来“谈”，姚宓乘早到她父亲的藏书室去登记书目。

姚宓未及出门，姜敏就来了。她穿一条灰色西装裤，上衣是墨绿对襟棉袄，胸口露出鲜红的毛衣，小鸟依人般飞了进来。

姜敏身材娇小，白嫩的圆脸，两眼水汪汪地亮。她惯爱垂下长长的睫毛，斜着眼向人一瞄，大有钩魂摄魄的伎俩。她两眼的魅力，把她的小尖鼻子和参差不齐的牙齿都掩盖了。她招呼了姚伯母，便拉了姚宓说：

"我特来向你道歉——也许不用道歉，可是我做了一桩冒昧的事。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，我向傅今同志建议，调你作研究工作！别管什么图书了！你看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冒失了？"

姚宓说："我有资格吗？"

姜敏说："我叫他们大家都保证你有！"

姚宓笑说："嗬！好大口气！大家都听你的！"

姜敏说："反正大家都会同意。"

姚宓满不理会说："姜敏，我要替妈妈去办点儿事，你陪妈妈坐会儿。"姚宓知道姜敏是来等善保的。善保来了，她会跟着一起走。

姚宓赶忙推着自行车出门。她骑车过大院中门，忽有个小孩儿窜出来，拦着车不让走。姚宓急忙一脚下地，刹住了车。那孩子她从没见过，大约四五岁，穿一件和尚领的厚棉袄，开裆裤，脚上穿一双虎头鞋。头发前半面剪得像女式的童化头，后半面却像和尚头。

姚宓说："小妹，乖，让我走。"

那孩子拉着车不放，只光着眼睛看人，也不答理。

姚宓说："你是小弟吧？你是谁家的孩子？"

孩子一口天津话："我要骑车。"

门里赶出来的是许家的女佣。她说："小丽，不能街上乱跑呀！快进来！"她认识姚宓，解释说："昨晚老太太带着孙女儿

来了。这孩子一刻也看不住。”她抓了孩子进去。姚宓忙又上车。

分房子的时候，她听说许家有个老太太，孙女儿是许先生的女儿吗？她名叫小丽，该是丽琳的女儿吧？怎么长得不像许先生，也不像杜先生。那一身打扮，更是古怪。

姚宓进了大院东侧的小门，推着车往图书室去，只见有个人在前廊踱步，正是许先生。

姚宓说："呀，许先生，今天星期日，图书室不开门的。阅览室要下午开呢。"

许彦成举手拍拍脑门子说："忘了今天星期日！我说怎么还不开门！可是，我不是要借书。"他看着姚宓诧怪说：

"你怎么来了呢？你值班儿？"

姚宓说了她的任务，许彦成吐一口气说："那么，对不起，让我进来躲一躲，我糟糕了。"

原来许彦成应付不了他妈妈的时候就撒谎，撒完谎他又忘了。他在国外的时候，每一、二星期会接到伯父母的信，里面总夹着他妈妈一纸信。伯母每次解释说，同样的信还有几张，因字大纸厚，内容相同，只寄一纸。信上翻来覆去只是一句话："汝父仅汝一子，汝不能无后也。"然后急切问："新妇有朶未？"（他妈妈看不起白话文，也从不承认自己会写错别字。"孕"字总写成"朶"字。）彦成知道伯父事忙，伯母多病，他免得妈妈常常烦絮，干脆回信说："新妇已有朶。"过些时他妈妈又连连来信询问生了儿子还是女儿。他就回信说：生了儿子。他从未想到该把这些谎话告诉丽琳，也记不清自己生了多少孩子。他妈妈却连孩子的生日都记得，总共三个，都是男的。彦成回国，先独自去看望伯父母和母亲。他母亲问起三个孩子，彦成推说

都在丽琳身边，没来天津。他撒完谎就忘了，直到丽琳要去看女儿，才想起无中生有的三个儿子。他觉得这种谎话太无聊，只告诉丽琳他撒了谎，阻止丽琳去看女儿，并未说明缘由。彦成打算稳住老太太仍在天津定居，每月尽多寄她家用钱。

丽琳的姑母为侄女儿运送了一批家具，最近偶逢许老太太，便告诉他，彦成夫妇已布置好新居。老太太立即带了孙女赶到北京来。彦成夫妇得到伯母打的电报，亲自到车站去接。老太太问起三个孙子，彦成说，都托出去了。丽琳一心在女儿身上，也没追究三个孙子是谁。她为小丽寄回一套套漂亮的洋娃娃式衣服，老太太嫌穿来不方便，又显然是女装，都原封藏着，这次带来还给丽琳。小丽那副不男不女的怪打扮，是象征“招弟”的。丽琳瞧她前半面像小尼姑，后半面像小和尚，又气又笑，又觉丢脸，管住她不让出门。老太太直念叨着三个孙子，星期六不接回家，星期天总该接呀。彦成事到临头，才向丽琳招供出他那三个儿子来。他这会儿算是出来接儿子的。

彦成跟着姚宓进书室，一面讲他的糟糕事。姚宓先还忍住不笑，可是她实在忍不住了，跨进她父亲的藏书室，打开了窗子，竟不客气地两手抱住肚子大笑起来。

在这一刹那间，彦成仿佛眼前拨开了一层翳，也仿佛笼罩着姚宓的一重迷雾忽然消散，他看清了姚宓。她凭借朴素沉静，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儿，其实是小女孩子谨谨慎慎地学做大人，怕人注意，怕人触犯，怕人识破她只是个娇嫩的女孩子。彦成常觉得没看清她，原来她是躲藏在自己幻出来的迷雾里，这样来保护自己的。料想她是稚年猝遭家庭的变故，一下子失去依傍，挑起养家奉母的担子，少不得学做大人。彦成觉得满怀

怜惜和同情，看着她孩子气的笑容，自己也笑起来。

姚宓忍住笑说："许先生，你可以说，孩子都在外国，没带回来，不结了吗？"

彦成承认自己没脑子，只图眼前。他实在是不惯撒谎的。他说：

"我也没知道儿子已经生了三个。一个还容易，只说死了。两个一起死吧，该是传染病。三个呢！分别死的？还是一起死的呢？没法儿谋杀呀。反正随丽琳怎么说吧，她会对付妈妈。"他长叹一声说："我心里烦得很。让我帮你干干活儿，暂时不去想它。"

姚宓讲了自己可能调工作，只是还不知事情成不成，也不知自己够不够格。

彦成大为高兴，把他的三个儿子都忘了，连声说："王正真好！该说，新社会真好！不埋没人！"他接下一本正经告诉姚宓："你放心，你比人家留学得硕士的强多了，怎会不够格！"

他帮姚宓登记书，出主意说："外文书凡是你有用的都自己留下，其余的不用一一登记书目，咱们分分类，记个数就行。"

姚宓也是这个意思，两人说着就干。英文书她早就留下了大部分，彦成帮她把法文书也挑出来，一面还向她介绍什么书易读，什么书难懂。彦成把姚宓需要的书从架上抽出，姚宓一叠堆在地下。其他的分类点数。两个勤勤紧紧地干活，直到姚宓觉得肚子饿了，一看表上已是十一点半。她问许先生饿不饿，要不要跟她家去吃饭。彦成在书堆里坐下说，先歇一会儿吧。两人对面坐下。

彦成说："你妈妈看见我这种儿子，准生气。"

“不，我妈妈准喜欢你。”姚宓说完觉得不好意思，幸亏彦成并没在意。他把自己家的情况告诉姚宓，又说他的伯母待他怎么好。

他们歇了一会，彦成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得回家去了，说着自己先站起来，一面伸手去拉姚宓。姚宓随他拉起来，她笑说：

“假如你不便回家，到我家来吃饭。”

彦成笑说：“我得回家看看我那群儿子去了。姚宓同志……”

“叫我姚宓。”

“好，姚宓，我得回家去了。”

姚宓因为藏书室冷，身上穿得很厚，看许彦成穿得单薄，担心说：“这个窗口没风，外边可在刮风了，许先生，你冷不冷？”

许彦成说：“干了活儿暖得很，乘身上还没凉，我先走吧。”他说声“再见”，匆匆离去。

姚宓回家，姜敏和善保都走了。姚太太对女儿说：“你调工作的事，王正准是和傅今谈妥了，傅今已经和别人说起，所以姜敏也知道了。”

姚宓说：“姜敏，她听了点儿风声就来居功。她就是这一套：当面奉承，背后挖苦，上面拍马，下面挤人。她专拍傅今的马屁，也拍江滔滔，也拍施妮娜，也拍余楠，也拍‘标准美人’；许彦成她拍不上，‘标准美人’顶世故，不知道吃不吃她的。”

接着她讲了许彦成的“三个儿子”和不男不女的女儿，姚太太乐得直笑。

第十章

宛英虽然早看破了余楠，也并不指望女儿孝顺她，可是免不了还要为他们生气；而且她对两个儿子太痴心，把希望都寄在他们身上。余家来北京后，两兄弟只回家了一次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宛英胃痛那天是星期六。她特意做了好多菜，预先写信告诉儿子，家里已经安顿下来了，她为他们兄弟布置了一间卧房，星期六是她的四十岁生日，她叫两兄弟回家吃一顿妈妈的寿面，住一宵再回校。他们没有回音。余家中午已吃过面，宛英左等右等，到晚上直不死心，还为他们留着菜。

余照早不耐烦说："妈妈，你就是死脑筋，没法儿进步，该学学爸爸，面对现实，接受新事物呀！做什么好菜！还不是'糖衣炮弹'！"她的语言表示她的思想近期内忽然大有进步了。

余楠附和说："现在的大学生不但学习业务，还学习政治呢。你别扯他们的后腿。我叫你做两个菜给隔壁傅家送去，睦睦邻，你就是不听！"

"他们又不认识我。"

"啊呀，做了邻居，面也得送两碗！你亲自送去，不就认识了吗？"

宛英说："现在还行这一套吗？我是怕闹笑话。"

余楠使劲"咳"了一声说："你睁眼瞧瞧，现在哪个'贤内助'只管管油盐酱醋的！傅今是当权的副社长，恰好又是紧邻。

礼多人不怪。就算人家不领情，你反正是个家庭妇女，笑话也不怕呀。”

他说完就到丁宝桂家去吃晚饭了。丁宝桂是他新交的酒友，经常来往，借此打听些杜里的新闻和旧事。

余照直嚷肚子饿，催着开饭。她自管自把好的吃了个足，撂下饭碗，找人扶她学骑自行车去了。

宛英忙了一天，又累又气。她对两个儿子还抱有幻想，不料他们也丝毫不把她放在心上。她勉强吃下一碗饭，胃病大发。

她发现找来治病的不是大夫，而是听人说是为了妈妈丢了未婚夫的那位姚小姐。别瞧她十指纤纤，劲头却大，给她按摩得真舒服。她想到自己的女儿，不免对姚小姐又怜又爱，当时不便留她，过了几天，特地做了一个黄焖鸡，一个清蒸鳜鱼，午前亲自提着上姚家致谢。

她把菜肴交给沈妈，向姚太太自我介绍了一番说：“前儿晚上有劳姚妹妹了，又搅扰老伯母，心上实在过不去，特地做两个菜，表表心意。”她有私房钱，可以化来结交朋友。

姚太太说：“余太太，您身体不好，做街坊的应该关心，您太客气了。”

余太太忙说：“叫我宛英吧，我比老伯母晚一辈呢。”她知道姚太太已年近六十。

姚太太喜欢宛英和善诚恳，留她坐下说闲话，又解释她女儿只是看见大夫为她按摩，胡乱学着揉揉。

正说着，忽听门铃响。沈妈领来一位高高大大的太太，年纪五十左右，穿一件铁灰色的花缎旗袍，带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，鼓鼓囊囊地穿一身紫红毛衣，额前短发纠结成两股牛角，交

扭在头顶上，系上个大红缎带的蝴蝶结子。后脑却是光秃秃的。姚太太拄着拐杖站起来迎接，问来客姓名。

那位客人说："您是姚太太吧？这位是余太太呀！我是许老太太。"

姚太太说："许太太请坐。"

"许老太太了！许太太是我们少奶奶，许彦成是我犬子。"

姚太太看了那女孩子的头发，记起姚宓形容的孩子，已猜到她们是谁。她一面让坐，一面请问许老太太找谁，有什么事。

那孩子只光着眼珠子看人，忽然看见姚太太的拐杖，撒手过去，抢了拐杖，挥舞着跑出客厅，在篱笆上乱打。

许老太太也不管孩子，却笑着说：

"这孩子就是野！活像个男孩子，偏偏只是个女的。"她长叹一声说："也亏得是女的。她爷爷、她爸爸两代都是寒金冷水的命，伤妻克子，她要是个男孩子就招不住了，所以我也不指望她招弟弟了。"

宛英追出去，捉住了孩子说："小丽，手杖给我！你昨天砸了我们的花瓶，我还没告诉余伯伯找你算帐呢！"

小丽不知余伯伯是谁，有点害怕，让宛英夺回手杖，给拉进客厅。

许老太太听说小丽砸了余家的花瓶，也不敢护着孩子，只说："我也就是为了她呀！四岁了！女孩子嘛，都说女孩子最有出息是弹琴，这玩意儿得从小学起，所以三岁半我就叫她学琴了。我听说您家有架钢琴，现在没用了。我来商量商量，借我们孩子用用，或是让她过来弹，或是让我们把琴搬回去。"

姚太太说："我的琴多年不用，已经坏了。"

许老太太说："不要紧，找个人来修修，我花钱得了。反正或是出租，或是出借，总比闲搁着好。"

姚太太沉下脸说："我这个琴，也不出租，也不出借。"

宛英捉不住小丽，忙说："许老太太，你们小丽要回家呢——钢琴的事，我替您跟老伯母谈吧。"

许老太太并不是泼妇，也不是低能，只是任性别扭，只有自己，从不想别人。她碰了姚太太的钉子，看到宛英肯为她圆转，就见风扯篷，请宛英代她"说说理"，牵着孩子走了。

宛英叹气说："这些孩子，就欠管教。可是，老伯母，不是我当面奉承，像姚妹妹这样的好女儿，不是管教出来的，是老伯母几世修来的——我听到她就佩服，见了她就喜欢。"她紧紧捏着姚太太的手说："老伯母，我有缘和您做了街坊，以后有什么事，让沈大妈过来叫我一声，我是闲人。"

姚太太喜欢她真诚，请她有空常来坐坐。至于钢琴的事，姚太太说，不用再提了。

午饭时姚太太和女儿品尝着宛英做的菜，姚宓说：

"妈妈，咱们怎么还礼呢？"

姚太太说，不忙着"一拳来，一脚去"，人家是诚心诚意来交朋友的。她只追问女儿，傅今找她谈话没有。

姚宓上心事说："还没有呢。可是那个陈善保看来直在想找我。幸亏我躲得快。但愿再躲几回，他知趣别来找我了。"

那天下午，天阴欲雪，陈善保好像在等机会和姚宓说话。正好许彦成到图书室来，对她说：

"姚宓，我有件事想问问你。咱们到外间去谈谈，可以吗？"

他们坐在阅览室的一个角落里，彦成低声说：

我妈妈昨天早上到你们家去闯祸了，你知道吧?”

“知道——也不算闯祸。”

“余太太说得很委婉，可是我知道我妈妈准闯祸了。而且她的脾气是犟极了的，不达到目的就没完没了，准缠得你们厌烦。我呢，忽然想出个好办法，不知你赞成不赞成。”

他告诉姚宓，他从国外带回一只新式唱机和许多古典音乐唱片，可是他只可以闲搁着，因为丽琳嫌他开了唱机闹个没完。丽琳读书的时候怕搅扰，连手表都得脱下，包着手绢儿，藏在抽屉深处，免得“滴答”“滴答”的声音分心。他想姚太太准爱听音乐。

姚宓高兴说：“我懂你的意思了，交换，是不是?”

彦成点头说：“琴，搁在我们家客厅里做摆设。我负责保管。小丽压根儿没耳朵，唱个儿歌都走调，弹什么钢琴！我们送他上学就完了。唱片，你们可以听听，消遣消遣。”

“太好了！妈妈经常也看看书，可是大夫不让多看。她有时候叫我弹琴解闷儿，可是这几年来我哪有工夫练琴呀?指头都僵了。妈妈渴着要听点好音乐呢——你也可以到我们家来听。”

“可以吗?谢谢你。反正我闲搁着唱片不用，和你们的钢琴正是一样。今晚，丽琳要我和她一起到府上来向你妈妈道歉。丽琳准也赞成我这个建议，不过我还没有告诉她，先问了你再说。”

姚宓看见善保守在一边。等他们谈完，善保却走了。

许彦成的建议得到丽琳赞成，也受到姚太太的欢迎。“交换”的事，双方很顺利地一下子就谈妥了。

彦成夫妇告辞出门。姚太太对女儿说：

“这位‘标准美人’看上来顶伶俐的，怎么竟是个笨蛋，听

音乐嫌闹！她说她爱听静静的音乐。什么'静静的音乐'呀，就是电影里的情歌。我看她实在有几分俗气，配不过她那位不标准的丈夫。"

姚宓不及答话，陈善保就来了。她无处可躲，只好硬着头皮等他"谈"。

陈善保说："我等了你两天，只好等你们的客人走了再来，也许时间晚了。"

他接着就告诉姚宓，领导上调她做研究工作，叫她快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。她不用写小结，不过得把书目编完。他说，姚宓和他和姜敏都算同等学力，施妮娜、杜丽琳和许彦成大概也算同等学力吧？他不大知道。

"罗厚呢？"

"不清楚。他和江滔滔算是同等吧？以后施妮娜和江滔滔都到咱们外文组来了。"

"她们来干吗？——哦，施妮娜是苏联文学专家。江滔滔是什么学历、什么专业呀？她不是作家吗？她难道也和罗厚一样是研究院毕业的？"

"她原在现当代组，可是咱们这里需要她。她在不知什么学院的研究班上旁听过。"

姚宓说："我的书目哪年才能编完呢？我干脆还是继续管图书吧，不用订什么研究计划了。"

善保做了个鬼脸说："编目呀，你把手里的一本编完就算，留给施妮娜吧，你不管了。"

"什么？留给施妮娜？她不是在外文组了吗？"

"她兼任图书室的什么主任。"

姚宓忍住没说什么。等陈善保一走，她苦着脸对妈妈说："我怎么办呢？连退路都没有了。"

姚太太安慰她说："研究工作总比管图书好些——而且，姜敏准对善保作了些工作，他找你只谈了公事。别多想了，过一天咱们一起听唱片。"

第十一章

余楠有意"睦邻"，伺得机会，向傅今倾吐钦佩之情，博得一声"有空请过来"。余楠就到傅家去请傅今夫妇吃个"便晚饭"。当时施妮娜在座，他知道妮娜和江滔滔的交情，顺口也邀请了妮娜"伉俪"，指望对方客气辞谢。不料施妮娜欣然一诺无辞。

请两个客人"便饭"是方便的，称得上"便饭"。四个客人，规模稍大，就不那么方便了。余楠只知道妮娜有丈夫，却不知那位丈夫在哪里工作，是何等人，是否和傅今夫妇合得来。四个客人，加上三个主人，八仙桌上还空一席。请客添双筷，乘机也把范凡请来。范凡和傅今合作得很紧密，两位都是当权派。这么一想，他觉得不方便也值得。他和宛英商定菜单，比酒席简单些，比"便饭"丰盛些。四冷盘可合成一拼盘。热炒只两个，一大碗汤加四大菜，这就行了。他等候机会也邀请了范凡，范凡并不辞谢。只是他女儿余照不肯陪客，胡乱吃了几口晚饭就往外跑。家里已经生火，外面又冷又黑，难道还学骑车？宛

英怀疑她新交了什么男朋友。

傅今夫妇和施妮娜夫妇是结伴同来的。余楠没想到施妮娜的丈夫就是研究社成立大会上和梳两撅小辫儿、略像胡小姐的女人并肩而坐、窃窃密谈的那位“小生”。余楠说：

“这位见过，只是没请教尊姓大名。”

“区区姓汪名勃”——他简直像戏里“小生姓张名君瑞”或“小生柳梦梅”是一个腔调。他晃着脑袋说：“这是经过一番改革的名字。原名汪伯昕。‘伯’字有封建味儿。‘昕’字多余，不妨去掉。再加上点儿革命气息，就叫汪勃。”

江滔滔掩口而笑。施妮娜似嗔非嗔地瞅了他一眼，回脸对江滔滔说：

“滔滔，训他几句。”

傅今一本正经说：“汪勃同志其实是咱们古典组的，可是他只来报了个‘到’。他是一位能诗能文的大才子，又是《红楼梦》专家。他瞧不起古典组专管标点注释，所以至今还在学校讲课，从没到组里去过，怪不得余先生不熟。”

施妮娜说：“他是独木不成林，要等明年组成了班子才来呢。”

余楠忙向这位年轻才子致敬意。

汪勃涎着脸对宛英说：“不才的大才是做菜，今天特来帮忙，听余太太使唤的。调和五味是我的专长。”

江滔滔故意板着脸说：“汪勃，少吹牛！”

施妮娜笑说：“余太太，小心他会偷您的拿手本领。”

宛英只老实说她没有拿手本领，一面让坐奉茶。

汪勃端详着她说：“余太太，看来您是喜欢朴素的，衣服

'带些黯淡大家风'。您如果请我做顾问，黯淡之中，还可以点染几分颜色，保管让您减去十岁年纪。"他不等余太太回答，指点着妮娜和滔滔说："瞧！她们俩都采用了区区的审美观，效果很明显。这位滔滔同志喜欢淡妆，衣服只穿青绿，胭脂不用大红。哎，滔滔西湖之水，'淡妆浓抹总相宜'啊！瞧她不是今日胜往昔吗？"

江滔滔已脱下簇新的驼色呢大衣。她穿一件深红色的薄丝棉袄，搽着深红色的胭脂和口红，果然比平日艳丽。傅今顾盼中也流露出他的赞许。

"滔滔穿上妮娜嫌瘦的衣服，多合适！我区区的小袄，妮娜穿了不也稳稳地称身吗！她这样'铅华淡淡妆成'，比她平日的浓妆不更大方吗！余太太，'画眉深浅入时无？'不用'笑问夫婿'，问我汪勃更在行！余先生不怪我狂妄吧？"

汪勃一张嘴像漏水的自来水龙头，滴滴答答不停地漏水。宾主间倒也不拘礼节地热闹起来。

一会儿范凡来了。汪勃抢着代宛英捧上茶，便跟着宛英同下厨房，把孙妈称为"大妈"，又用尊称的"您"，乐得孙妈一口一个汪先生，不知怎么巴结才好。汪勃确会帮忙。他很在行地替主妇装上拼盘，自己端出去，请大家就坐，又给大家斟酒。他站着指点盘里的菜一一介绍。

宛英不知道自己是嫌恶汪勃，还是感谢他。他确会帮上一手，可是他不停嘴的废话，扰得她听不清客堂里宾主的高声谈话了。他们好像在谈论图书室的事。余楠朗朗地说："他！他怎么肯干图书室的事呢！他也太年轻些。这事还得傅今同志自己兼顾……"宛英不知"他"指谁，很为姚宓关心。

汪勃向余太太建议，两个热炒连着炒了一起上。他拉了宛英一同坐下喝酒吃菜。傅今不喝酒。范凡对主人一同举了举酒杯，笑说：

“余太太辛苦了！汪勃同志，你也辛苦了！”

汪勃扬着脸说：“我呀，不但鼓吹男女平等，也实行男女平等。余先生大概是‘大男子主义者’吧？”

施妮娜瞪了他一眼说：“去你的！你就是‘大男子主义者！’”

余楠一面请客人吃菜，一面以攻为守说：

“汪勃同志是‘大女子主义者’！”

汪勃说：“‘大女子主义’我也反对！”他一面忙着吃，满口赞好，又转移目标，嬉皮赖脸对范凡说：

“范凡同志，您别生气啊，我看见您出门，您爱人抱着个包袱跟在后面。我说范凡同志还是‘夫权至上’呢！”

范凡谦虚认错说：“哎，我们农村里行得这样。这是多年的老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汪勃同志几时下乡去看看，农村里落后的地方还多着呢。”

江滔滔说：“我和妮娜想参加土改去，范凡同志，我们先向您挂个号，等合适的时候下去。目前还得做好规划工作呢。”

汪勃喝了几杯酒，兴致愈高，废话愈多，大家杂乱地说笑。孙妈上了汤又端上四大菜，汪勃抢着为大家盛饭。

饭后，沏上新茶。范凡因为还要开个会，最先告辞。

施妮娜和江滔滔脸上都添了油光，唇上都退了颜色。

余楠忽然说：“宛英，你不是说，要把你那支变色唇膏送给傅太太吗？那颜色可真是最合适不过的——哈，汪勃同志，瞧我啊，我可不是‘大男子主义者’，我为太太服务，我拿去！”他

笑着走进里屋，傅今好奇地等着。

宛英傻呆呆地不知她哪来什么变色唇膏。她只管做她的主妇，为客人斟茶，又为妮娜点烟。一会儿余楠出来，向江滔滔献上一支口红。江滔滔刚接在手里，汪勃抢过去，看看牌子说：

“嗬！进口的名牌儿货！”他脱下口红的帽子一看，说：

“又是黄色，淡黄色！”

余楠得意说：“不，这是变色的，擦上嘴唇就变玫瑰色。”汪勃把口红交给江滔滔，问余楠要镜子。宛英忙去拿出一面镜子。汪勃双手捧着镜子，矮着身子，站在江滔滔面前问：

“自己会上吗？”

江滔滔娇羞怯怯地对着镜子听汪勃指导：

“先画上唇，涂浓些，对！上下唇对着抿一下，印下个印儿，对！照着印儿也涂上，浓些！”他拍手说：“好！好极了！果然是玫瑰色，比妮娜那支深红的还鲜艳。太美了！太美了！”

傅今显然也十分欣赏。

余楠说：“我内人早想把胭脂送与佳人，这回她如愿以偿了。”

宛英怪不好意思地站在一旁，不知怎么接口。

汪勃放下镜子说：“滔滔，你就笑纳了吧！我替大家谢谢余太太，因为抹口红的人看不见自己的嘴巴，欣赏的却是旁人——傅今同志，我这话没错吧？”妮娜瞟了他一眼说：“别尽疯疯癫癫的，看余太太笑话。”

宛英真不知汪勃是轻薄，还是疯疯癫癫。她只说：

“汪先生不见外，大家别拘束才好。”

江滔滔收下口红，谢了余太太。当晚宾主尽欢而散。

宛英料想口红是解放前余楠在上海买的。她很识趣，一字不问那支口红当初是为谁买的，只问余楠："你刚才说谁不肯当图书室主任？"

余楠说："我探探傅今的口气。图书室副主任已经定了施妮娜，可是正主任谁当呢？傅今说，他问过许彦成，许彦成推辞说没有资格。许彦成！他！他当然没有资格！当这个主任得懂行，中外古今的书籍都得熟悉。傅今当然也兼顾不了。这事只有我合适。"

"他请你了吗？"

"等着瞧吧，不请我请谁！"

宛英说："你兼任啊？不太忙吗？"

余楠很有把握地笑着说："能者不忙，忙者不能。许彦成准是嫌事情忙，官儿也不大。其实，官儿大小全看你怎么做呀。悄悄儿加上两个字，成立一个'图书资料室'，规格不就高了吗！'图书资料室'正主任，下面有个副主任，再设个'秘书处'，用上正副两秘书，日常的事就都有人管了。目前先有一个秘书也行。"

"谁当秘书呢？"

"瞧谁肯听指挥，肯做事。"

宛英心想："为什么姚小姐不当主任呢？她是内行，管了好几年图书了，而且听说图书室的不少书都是她家捐献的。难道她还得让这个施妮娜来管她吗？"她暗打主意，一定要把这事告诉姚太太，别让姚宓吃亏。

第十二章

姚家钢琴和许家唱机交换的事，没过两天就照办了。傍晚姚宓下班回家，姚太太自己开着唱机在听音乐呢。

姚宓惊喜说："啊呀，妈妈，都搬完了？怎么我都没知道呀？"

"那位'犬子'办事可利索。他上午先来看定放唱机的地方，帮沈妈出清了这个柜子，挪在这里。下午就叫人来搬运钢琴。来了六个人，稳稳地抬到门口车上。随后他把唱机和唱片运来，帮我整理好，教了我怎么使用。这会儿他刚刚走。美人来打了一个'花胡梢'，接他一起走的。"

姚宓心里一动。杜丽琳是来监视丈夫吗？这完全是直觉。她总觉得杜丽琳对她有点心眼儿。不过这是毫无道理的感觉。姚宓第一次没把她的"福尔摩斯心得"拿出来和妈妈一同推理，只问妈妈为什么午饭的时候没把这事告诉她。

"你自己没看见柜子挪了地方呀！不过，也是那位'犬子'叫我瞒着你的。他说他是擅用工作时间，是违法行为，你那边办公室里都是耳目。"她转述许彦成的话，显然只当作笑话。她是存心给女儿一个意外之喜。她关上唱机，问女儿搬到研究室去完事没有。

姚宓说："没什么搬的。图书室的钥匙交掉了。外文组的办公室是里外相通的两间，我们年轻人在外间工作。姜敏、善保、罗厚各人一个书桌，还剩下一只旧桌子是没主儿的。罗厚和陈

善保把里面套间里最新的书桌搬过来换了旧桌子。姜敏说，那只新书桌是施妮娜的，抽屉里还有她一本俄文本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呢。罗厚和善保都说，她又不来上班，把组长的大书桌给她和江滔滔'排排坐'不更好吗！他们就把她的书放在组长办公桌的抽屉里了。"

"你说什么了吗？"

"我只说，旧书桌一样，不用换。姜敏把她临窗的好位子让给我，我没要。"

她告诉妈妈，图书室调去两个新人。一个叫方芳，质打扮，梳两橛小辫儿。还有一个叫肖虎，年纪大些，男的。

从此姚宓天天到办公室去上班了。她知道许彦成经常溜到她家去听音乐。她很有心眼，从不往家跑，尽管研究室里自由得很，不像在图书室不得空闲。反正她如要听音乐，回家后她妈妈会开给她听，她自己也学会了使用唱机。

姚宓预料得不错，她妈妈确是喜欢许彦成。最初她称"那位夫子"，过两天就"彦成"长、"彦成"短，显然两人很相契了。这也很自然。两人有相同的爱好，很说得来。两人又都很寂寞。彦成喜欢姚太太能了解，能同情；姚太太喜欢彦成真率、坦白。他们往往听罢唱片，就围炉坐着说闲话。（他们都喜欢专心听音乐，不喜欢一面听一面说话。）每天姚宓回家，姚太太总有些关于彦成的新鲜事告诉女儿。短短几天之内，彦成的身世以及他目前的状况姚太太几乎都知道了。

她常笑说："这不是福尔摩斯探出来的，这是当事人自己讲的。"不过她们往往从"当事人"自己讲的话里，又探索出"当事人"自己没讲的情况。譬如，姚太太谈了杜丽琳闹年求婚的

故事，就说："美人选丈夫是投资，股票市场上抢购'有出息'的股份。可是彦成大概不会承认。他把他的'美人'护得很紧，看来是个忠心的好丈夫。"姚宓却觉得许杜夫妇并不融洽。不过，她便在妈妈面前，也绝口不说这话。

姚宓自从在她爸爸藏书室里和许彦成一同理书之后，好多天没见到他，只是天天听她妈妈讲他。不知为什么，她心上怪想念的。接下的一个星期日，她独在藏书室里一面整理书，一面希望许彦成会闯来。他却没有来。姚宓觉得失望，又自觉可笑。转眼又是星期天了，她得把爸爸的遗书赶早登记完毕。她暗暗希望，这回许彦成该想到她了。真怪，许彦成好像知道她的希望，又在前廊来回踱步等待。

姚宓高兴地说："许先生，好久没见你了。"

"我天天到你家去，总希望有一天看见你。"

姚宓笑说："如果人家发现我们家开音乐会，只怕你就不能随意跑来了。"

彦成感激说："真谢谢你想得周到——我今天想——我在希望，你星期天会到这儿来。"

"我也希望你今天会来。"姚宓说完自觉冒失，亏得彦成毫不理会，只说：

"我上星期天想来帮你，可是分身不开。你又来过吧？书登记得差不多了吗？"

姚宓说她上星期日一个人干的活儿不多，不过书也登记得差不多了。

两人进了藏书室，姚宓把窗户打开。彦成记起上次她打开窗户时，他见到笼罩着她的迷雾忽地消失，犹如在目前。这几

天，他和姚太太经常会晤，增添了对姚宓的理解和关怀。他自己意识到，他对姚太太什么都讲，多少因为他愿意姚宓知道。有些事，自己是明白的，只是不愿深究，也不由自主。

他们理着书，彦成说："姚宓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不知道你会不会生气。"

姚宓不知他要问什么，惊愕地看着他。

"伯母说，她毁了你的婚姻，是真的吗？"

姚宓眼睛看着鼻子，静默了好一会说："许先生——"

"叫我彦成。"

"不，许先生。"她很固执，尽管许先生大不了她几岁，她不愿逾越这条界线。她说："许先生，我很愿意跟你讲讲，听听你的判断。我妈妈和我从来没有争执。不过，她说毁了我的婚姻，就是她心上在为我惋惜。她总原谅我的未婚夫，好像是我负了他。我心上顶不舒服。我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。"

彦成说："你讲，我一定公平判断。"

姚宓又沉默了一会才说："妈妈都告诉你了吗？"

"伯母说，她和你爸爸五十双寿那年，你十五岁，比你的未婚夫小两岁，是吧？他跟着他父母来拜寿——故意来的吧？他家看中了你，你家也中意他。"

姚宓解释道："我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，忙着要给我订婚——我妈妈还说什么来着？"

"伯母说，那位少爷很文秀，是高材生，也是独生子——有两个姐姐都出嫁了。你们俩年貌相当，门户也相当，很现成地订了婚，常来往，也很亲密。"

姚宓说："也相当客气，因为双方都是旧式家庭。"

彦成点头了解。他说："所以他们家紧着要求结婚。"

姚宓轻轻叹了一声气："我父亲还没去世的那年，他家提出等他毕业就结婚，我家提出再迟两年，等我也大学毕业。就在那年，抗战胜利的前夕，夏至前两天，我爸爸突然去世，我妈妈中风送进医院抢救。我的未婚夫当然来帮忙了。可是他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因为我最艰难的是筹钱，我总不能向他们家开口要钱呀。他母亲要接我过去住。我也懂得些迷信，热孝里，不行得上别人家的门。我只说，家里男女佣人都还在，不能没个主人。那一段艰难的日子不去说它了。不久抗战胜利，我爸爸已经安葬，我妈妈已经脱险，我未婚夫已经大学毕业。他对我说，我妈妈没准儿还能拖上三年五年，甚至十年八年，叫我别死等了，还是早早结婚。我妈妈可以找个穷亲戚伺候。他说乘这时候出洋最方便，别错过机会。我不答应。"

"伯母也说了。"

姚宓说："妈妈没有亲耳朵听见他说话的口气。我怕伤了妈妈的心，我没照样说——以下的事妈妈也说了吗？"

"伯母说，他硬逼着要和你结婚。"

"妈妈还是护着他。什么结婚！他卑鄙！"

彦成了解了几分，想了一想说："他是未婚夫呀。"

姚宓犹有余愤。她要说什么，又制止了自己，慢慢儿绕到书架对面，才接着说：

"我家三个女佣人走了一个，另一个又由她女儿接去过夏，要等我妈妈出院再回来。伺候我的是门房的老婆。她每天饭后回到门口南屋里去歇午。我的未婚夫乘这时候就引诱我。我不懂事，不过我反感了，就不答应。他先是求，说的话很难听；接

着是骂，话更难听；接着就威胁说，‘你别后悔！要我的人多着呢！’再下去就要强迫我。我急了，抓起一把剪指甲的小剪子，我说：‘我扎你！我铰你！’他就给我赶走了——我都告诉妈妈的。妈妈没说吧？”

“伯母说了点儿。”

姚宓气呼呼地接着说：“第二天我没理他——我忙着许多事呢。第三天，我想想有点过意不去。我知道他是个娇少爷，爱面子，好胜，计较心很重。我怕自己过分了点儿。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，报告我妈妈的情况，一面请他别生气。他也请我原谅，随后又来看我。可是他还是想引诱我。我这回不糊涂了，立刻拒绝了他。他说，凭我对他的态度，分明是不爱他。我想到自己拿着把小剪子把他吓跑，简直想笑。可是，那时候在我面前威胁我的人是个完全陌生的人，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。他说我不爱他，我觉得可能是真的。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未婚夫，应当爱他，就没想过我是不是爱他。”

彦成默然听她说下去。

“他那天干脆对我说，我们该结婚了。明的不便，可以暗里结。我说，不能公然做的事，暗里也不做。我坚持妈妈病中我怎么也不离开她。他表示什么条件都可以依我，只要我依他这一个条件。他露骨地说：他要‘现的’，不要‘空头支票’。我觉得他的确是个陌生人。我们未婚夫妇之间，连起码的信义都没有。我就告诉他说：我们订婚的时候，双方家境相同，现在可大不相同了。我们的家产全卖了，连住房都押出去了。他先是不信，说绝不可能，准是帐房欺我。我告诉他我已经请教过律师——罗厚的舅舅介绍的律师，很有名的。凭契约，抓不住

帐房的错。他就怪我爸爸糊涂。末了他说，那就更简单了，他又不贪图我的嫁妆，我们母女并到他家去就完了。我郑重告诉他，我和妈妈都不会叫他们家负担，我也没有力量出国。我们的婚事请他重作考虑。”

“他怎么呢？”

“他不肯干脆解约，可是一直坚持他的先决条件。我怎么能答应他呢！我妈妈当然也不能说我错，可是她总怪自己害了我。”

彦成问：“他现在呢？”

“他不久就和一位很有钱、据说也还漂亮的小姐结了婚，同到美国去了。听说还在美国。妈妈说他伤透了心，假如我和他结婚，他大概会回来。这不是护着他吗？好像是我对他不起，好像是我太无情。”

彦成说：“伯母决不是怪你。谁也不能怪你。我想，伯母只是埋怨她自己。”

姚宓静默了一下，缓缓流下两行眼泪，忙偷偷儿抹了，半晌才说：“大概你的话不错。我妈妈是娇养惯的，恨不得也娇养我一辈子。她也羡慕留洋，希望我能出国留学。其实，我要不是遭逢这许多不顺当的事，哪会一下子看透我那位未婚夫的人品呢？假如我嫁了他，即使不闹翻，也一辈子不会快活。妈妈很不必抱歉。”

许彦成脱口说：“美满的婚姻是很少的，也许竟是没有的。”

“照你这话，就是我不该了。”

“不！不！不！不！不！”彦成急了。“你完全应该。我佩服你的明智。”

姚宓解释说：“我讲这些不光彩的事，为的是要分辨个是非。

不对的，就是不该的，就是坏的。对的，就是应该的，就是好的。不管我本人吃亏占便宜，只要我没有错，心上就舒服了。”

彦成不禁又笑又怜，他说：“我认为你完全对——伯母也没有怪你不对。好，你该心上舒服了？”

姚宓舒了一口气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彦成忍不住说：“可是，你知道，许多人没有什么是非好坏，只凭自己做标准。”

姚宓猜想他指的是他妈妈，或者竟是“标准美人”。她不愿接谈，转过话题问：“许先生，你那三个儿子呢？”

“都化为乌有了。我妈妈不好对付，可是也好对付。她信命。丽琳告诉她，我命里没有儿子——也许她们真的算过命。反正她就服命了。可是她把小丽惯得不像话，而且她的教育和丽琳各有一套。丽琳教小丽喝粥别出声。小丽说，奶奶说的，要呼噜噜地喝，越响越乖。现在孩子不肯上学，也不肯学琴。我堂姐能弹琴，家里有琴，小丽算是跟她学的。其实是胡说，她只会乱打。我现在把琴锁上，把钥匙藏了。奶奶说，让她乱打打也好，打出滋味来，就肯学了。我撒谎说钥匙丢了。上星期支吾过去。今天这会儿我算是出来找钥匙的。”

他们已经快要把书理完了。姚宓问许先生是不是先回去。彦成说：“奶奶跟小丽一样，眼前对付过去，事情就忘了。”他不忙着回去，只问姚宓研究计划订好没有。

姚宓说：“善保告诉我，计划都没用了，得重来，咱们要开组会呢。许先生没听说要开组会吗？”

“好像听说了，我没放在心上。”

姚宓忽然记起一件事：“许先生，是不是傅今同志请你当图

书室主任，你不肯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余太太来讲的。”

“我当然不肯。我和施妮娜一正一副做主任，我才不干呢！余太太怎么知道呀？”

“我妈妈说，余楠在巴结傅今，想当正主任。”

“咱们开组会就为这个？还是为计划？”

“当然为计划，还要分小组。余楠想当图书室主任是背地里的勾当，又不等咱们选举。”

彦成说：“最好咱们能分在一个小组里。”

姚宓说：“我也希望咱们能在一个小组里。我瞧你的计划怎么变，我也怎么变。我跟着你。”

两人都笑了。姚宓又想起一件新闻。

“余先生的女儿看中了善保，余太太向我妈妈打听他呢。”

“陈善保不是看中另外一个人吗？”

姚宓知道指的是她，只笑说：“善保是很可爱的，可是太单纯，太幼稚了，配个小姑娘正合适。我就怕和他分在一组，让余楠把他拉去吧。”

彦成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姚宓，分小组的时候，咱们得机灵着点儿。”

姚宓说：“一定！一定！”

“今天下午你在家吗？”

“我为这一屋子书，得去找王正谈谈。”

彦成说：“反正星期天我不到你家来。要来，我得和丽琳一起来。”

姚宓笑了："许先生快回去吧！杜先生要到我们家来找你了。"

彦成果然匆匆走了。姚宓慢慢地关上窗，键上，又锁上门。她一面想："刚才怎么把那些话都告诉许先生，合适吗？"

可是她得到许先生的赞许，觉得心上塌实了。

第 二 部

如 匪 浣 衣

第一章

外文组的两间办公室离其他组的办公室略远些。善保、罗厚、姜敏、姚宓同在外间。里间有组长的大办公桌，有大大小小新旧不同的书桌，还有一只空空的大书橱。不过那几位职称较高或架子较大的研究人员并不坐班，都在家里工作，只有许彦成常去走走。傅今有他自己的办公室，从没到过外文组。姚宓乘姜敏不在，早已请善保和罗厚把施妮娜占用的新书桌搬回原处。他们为她换了一只半新的书桌，按姚宓的要求，把书桌挪在门口靠墙的角落里。

这天是第一次召开外文组的组会，里外两间的炉子都生得很旺。外间的四个人除了姜敏都早已到了。许彦成吃完早点就忙着准备早早到会，可是丽琳临出门忽记起朱千里的臭烟斗准熏得她一身烟臭。她换了一件旧大衣，又换上一件旧毛衣，估计办公室冷，又添一件背心。彦成等着她折腾，一面默念着他和姚宓的密约："咱们得机灵着点儿。""机灵"？怎么机灵呢？就是说：他们得尽量设法投在一个小组里，却不能让人知觉。他憬然意识到自己得机警，得小心，得遮掩。

他们夫妇到办公室还比别人早。罗厚、善保和他们招呼之后说："许先生好久没来，我们这儿新添了人，您都不知道吧？"

彦成进门就看见了角落里的姚宓。他很"机灵"，只回头向她遥遥一点头，忙着解释家里来了亲人，忙得一团糟。丽琳过

去欢迎姚宓，问她怎么坐在角落里。姜敏恰好进来，接口说："姚宓就爱躲在角落里。"姚宓只笑说："我这里舒服，可以打瞌睡。"

他们大伙进里间去，各找个位子坐下。善保还带两把椅子，姚宓也带了自己的椅子。丽琳注意到彦成和姚宓彼此只是淡淡的。彦成并不和她说话，也不注意她，好像对她没多大兴趣。丽琳觉得过去是自己神经过敏了，自幸没有"点破他"。

余楠进门就满面春风地和许杜夫妇招呼，对其余众人只一眼带过。他挨着组长的大办公桌坐下。朱千里进门看见姚宓，笑道："唷！我是听说姚小姐也来我们组了！今天是开欢迎会吧？"他看见丽琳旁边有个空座，就赶紧坐下。姚宓沉着脸一声不响。朱千里并不觉得讨了没趣，只顾追问："来多久了？"

姚宓勉强说："四五六天。"

余楠翘起拇指说："概括得好！"

正说着，施妮娜和江滔滔姗姗同来。妮娜曾到组办公室来过，并占用了新书桌。彦成并不知道，看见两人进来，就大声阻止说："我们开会呢！"

丽琳在他旁边，忙轻轻推了他两下。

彦成却不理会，瞧她们跑进来，并肩踞坐在组长的大办公桌前，不禁诧怪说："你们也是这一组？"

丽琳忙说："当然啊！外文组呀！"

朱千里叼着烟斗呵呵笑着说："一边倒嘛！苏联人不是外人，俄文也不是外文了！"

彦成不好意思了。他说："我以为苏联组跟我们组合不到一处。"

施妮娜咧着大红嘴——黄牙上都是玫瑰色口红——扭着头，妩媚地一笑，放软了声音说："分不开嘛！"她看看手表，又四周看了一眼，人都到齐了。她用笔杆敲着桌子说："现在开会。"

彦成瞪着眼。丽琳又悄悄推他两下。

妮娜接着说："傅今同志今天有事不能来，叫我代他主持这个会，我就传达几点领导的指示吧。"她掏出香烟，就近敬了余楠一支，划个火给余楠点上，自己也点上，深深吸了一口，两指夹着烟卷，喷出一阵浓烟。

朱千里拔出嘴里的烟斗，站了起来。他是个干干瘦瘦的小个子，坐着自觉渺小，所以站起来。他说："对不起，我有个问题。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开会，许多事还不大熟悉。我只知道傅今同志兼本组组长，还不知其他谁是谁呢？施妮娜同志是副组长吗？"

妮娜笑得更妩媚了。她说："朱先生，您请坐下——姚宓同志，你不用做记录。"

姚宓只静静地说："这是我自己的本子。"

罗厚的两道浓眉从"十点十分"变成"十点七分"，他睁大了眼睛说："领导的指示不让记吗？"

妮娜说："哎，我不过说，组里开会的记录，由组秘书负责。我这会儿传达的指示，是供同志们讨论的。"

陈善保是组秘书，他扬扬笔记本问："记不记？"

妮娜说："我这会儿的话是回答朱先生的，不用记——朱先生，咱们的社长是马任之同志，这个您总该知道吧？他是社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。傅今同志是副社长兼外国文学组组长。现当代组和理论组各有组长一人，没有副组长。古典组人员没全，

几个工作人员继续标点和注释古籍，纯是技术性的工作，说不上研究。以前王正同志领导这项工作，现在她另有高就，不在社里了。古典组开会，马任之同志如果不能到会，丁宝桂先生是召集人。我今天呢，就算是个临时召集人吧。"她停顿了一下，全组静静地听着。

她接着郑重地说："咱们这个组比较复杂。别的组都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，只咱们组连工作计划还没定下来呢——各人的计划是定了，可是全组的还没统一起来。"

她弹去香烟头上的灰，吸了一口，用感叹调说："一技之长嘛，都可以为人民服务。可是，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呀，不是为了发挥一技之长啊！比如有人的计划是研究马腊梅的什么《恶之花儿》。当然，马腊梅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。可是《恶之花儿》嘛，这种小说不免是腐朽的吧？怎么为人民服务呢！——这话不是针对个人，我不想一一举例了。反正咱们组绝大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。什么是可以吸收的精华，什么是应该批判的糟粕，得严加区别，不能兼收并蓄。干脆说吧，研究资产阶级的文学，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，要有个纲领性的指导。你研究这个作家呀，他研究那个作家呀，一盘散沙，捏不成团，结不成果。咱们得借鉴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，按照苏联的世界文学史，选出几个重点，组织人力——组织各位的专长吧，这就可以共同努力，拿出成果来。我这是传达领导核心小组的意见，供大家参考讨论。"

朱千里的计划是研究玛拉梅的象征派诗和波德莱尔的《恶之花》。他捏着烟斗，鼻子里出冷气，嘟嘟囔囔说：

"马腊梅儿！《恶之花儿》！小说儿！小说儿！"

可是没人理会他。大家肃然听完这段传达，呆呆地看着妮娜吸烟。

余楠问："领导提了哪几个重点呢？"

江滔滔娇声细气地说："莎士比亚，巴尔扎克，狄更斯，布朗悌姐。"

彦成等了一等，问：完了？"

江滔滔说："咱们人力有限，得配合实际呀！"

彦成这时说话一点不结巴，追着问："苏联文学呢？"

施妮娜慢慢地捺灭烟头，慢慢地说："许先生甭着急，苏联文学是要单独成组的，可是人员不足，一时上还没成立，就和古典组一样，正在筹建呢。"

江滔滔加上一个很有文艺性的注释："苏联文学，目前就溶化在每项研究的重点里了。"

朱千里诧异说："怎么溶化呀？"

滔滔说："比如时代背景是什么性质的，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和下落时期怎么划分，不能各说各的，得有个统一的正确的观点。"

许彦成"哦"了一声，声调显然有点儿怪。丽琳又轻轻推他一下。他不服气，闪过身子，歪着脑袋看着丽琳，好比质问她"推我干吗"？窘得丽琳低眼看着自己的鼻子，气都不敢出。

朱千里却接过口来："就是说，都得按照苏联的观点。就是说，苏联的观点驾凌于各项研究之上。"

余楠纠正说："不是驾凌，是供我们依傍——我觉得这样就有个纲领性的指导，很好。照滔滔同志的解释，我们就是取四个重点……"

妮娜说："对！取四个重点。分四个小组。"

余楠赶紧说："我想——我——就研究莎士比亚吧。陈善保同志做我的助手，怎么样？"

姜敏没想到余先生挑了善保没要她。她估计了一下情势，探索性地说："我跟杜先生研究布朗悌，杜先生要我吗？"

杜丽琳乖觉地说："好呀，咱俩一起。"

彦成暗暗得意。他从容说："我就研究狄更斯了。"

罗厚欣然说："我也狄更斯。"

姚宓急忙说："我也是狄更斯。"

朱千里看着姚宓，取笑说："假如你是狄更斯，我就是巴尔扎克了！"他指望逗人一笑。可是谁也没有闲情说笑。

施妮娜说："姚宓同志，你懂法文，你作朱先生的助手——就这样：咱们成立四个小组，四位小组长，四个助手。以后凡是指导性的讨论，只要组长参加就行。"

姚宓着急说："我不是法文专业，法文刚学呢。"

朱千里说："我教你。"

妮娜说："专家是发挥专长，助手跟着学习。咱们好比师徒制吧，导师领导工作，徒弟从工作中提高业务。"

罗厚说："我也懂点法文，我跟朱先生做徒弟。"

朱千里却说："我的专业不是小说，我是研究诗歌戏剧的。"

妮娜卖弄学问说："朱先生可以研究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呀！"

朱千里使劲说："我已经声明了，我的专业不是小说！我也懂英文，也研究过莎士比亚，我加入余楠同志的小组，做他的助手。"

江滔滔轻声嘟囔："这不是捣乱吗？"

妮娜反问说："那么巴尔扎克呢？总不能没有巴尔扎克呀！"

彦成忍不住说："没有的还多着呢！且不提俄罗斯文学，不提德国文学、意大利文学，单讲法国英国文学，雨果呢？司汤达呢？福楼拜呢？莫里哀呢？拜仑、雪莱呢？斐尔丁呢？萨克雷呢？倒有个布朗悌！"

善保忍耐了一会，怯怯地说："我水平低，莎士比亚太高深了，我——我——"

姜敏忙说："我跟你换。"

丽琳笑说："干脆取消了我们那个小组。我也跟余先生学习。"

余楠说："我又不是莎士比亚专家！我向朱先生、杜先生学习。"

妮娜忙用笔杆敲着桌子说："同志们，不要抱消极态度，请多提建设性的意见！"

朱千里说："好啊！我建设！我女人——我爱人和我同在法国生活了十年，请她来做小组长，我向她学习！"

"您爱人是哪一位呀？"妮娜睁大了她那双似嗔非嗔的眼睛。

"她不过是个家庭妇女，无名无姓。"

江滔滔气愤说："这不是侮辱女性吗？"

罗厚乘机说："该吃饭了，建议散会，下午再开。"

妮娜看看手表，确已过了午时。她把刚点上的烟深深吸了两口，款款地站起来说："咱们今天的会开得非常成功，同志们都畅所欲言，表达了各自的意见。我一定都向领导汇报。现在散会。"

"下午还开吗?"许多人问。

"对不起,我不是领导。"她似嗔非嗔地笑着,一手夹着烟卷,一手护着江滔滔,让近门的人先退。

第二章

姚宓午后到办公室,不见一人。里间的窗户大开着,不知谁开了没关。烟味倒是散了,大炉子已经半灭。姚宓关上窗,又关了分隔里外室的门,自幸善保和罗厚都不抽烟——至少在办公室不抽。

一会儿罗厚跑来,先向里屋看看,又看看门外,然后很神秘地告诉姚宓:"他们开秘密会议呢。"

"他们谁?"

"老河马一帮——包括善保,上海小丫头,当然还有余大诗人。"

"许先生、杜先生呢?"

"没有他们。我在侦察,你知道吗,那老河马……"

姚宓打断他说:"罗厚,你说话得小心点儿。什么老河马呀,小丫头呀,你说溜了嘴就糟了。"

罗厚不听她的训斥,笑嘻嘻地说:"我不过这会儿跟你说说。你自己对朱先生也够不客气的。"

姚宓苦着脸:"把我分在他手下,多别扭啊!"

"放心,"罗厚拍胸脯说,"我一定跟你对换,我保证。"

姚宓信得过罗厚，不过事情由得他吗？

姚宓说："朱千里的臭烟斗就够你受的。"

罗厚一本正经说："我告诉你吧，朱千里的学问比余楠好多着呢。他写过上下两大册法国文学史——也许没出版，反正写过，他教学当讲义用。他娶过法国老婆，法文总不错吧；在法国留学十来年，是巴黎大学的博士——大概是，因为他常恨自己不是国家博士，他瞧不起大学的博士。他回国当教授都不知多少年了。"罗厚自诩消息灵通，知道谁是谁。

"他夫人是法国人？没听说过呀。"

"他的法国夫人没来中国。现在的夫人还年轻，是家庭妇女。他家的宿舍紧挨着职工宿舍。听他们街坊说，那位夫人可厉害，朱先生在家动不动罚跪，还吃耳光，夫人还会骂街。"

"当小组长得会骂街吗？"

"咳，朱千里是故意损那老河马——该死该死，我真是说溜了嘴了。我说，朱先生刚才是故意捣乱，你不明白吗？他意思是老河马——妮娜女士不过是家庭妇女之流。朱千里认为自己应该当副组长。"

罗厚坐不定，起身说："我溜了，打听了消息再来报告。"

罗厚不爱用功。他做学生的时候有个绝招，专能揣摩什么老师出什么考题，同班听信他的总得好分数。他自己却只求及格。他的零用钱特多，他又爱做"及时雨"，所以朋友到处都是。在研究社里他也是群众喜爱的。他知道的消息比谁都多。

姚宓一人坐着看书——其实她只是对着书本发呆。因为总有个影子浮上书面，掩盖了字句，驱之不散，拂之不去，像水面上的影子，打碎了又抖呀抖的抟成原形。姚宓觉得烦躁。她

以前从没有为她的未婚夫看不进书。她干脆把椅背斜靠在墙上，暂充躺椅，躺着合上眼，东想西想。

也许她不该对他讲那些旧事。可是他也不该问呀。不过，他好像并没有嫌她，也没有瞧不起她。他不是还嘱咐她得机灵着点儿，争取同在一个小组吗！他为什么对她那么冷淡呢？准是他后悔了，觉得应该对她保持相当的距离。

姚宓忽然张开眼睛。她不该忘了人家是结了婚的！她可不能做傻瓜，也不能对不起杜丽琳。

她对自己说："该记着！该记着！"可是她看了一会书又放下了。书里字面上的影子还像水面上的影子，打不破，驱不开。

许彦成对姚宓的冷淡也许过分了些。别人并不在意。杜丽琳先是受了蒙骗，可是她后来就纳闷：彦成对姚宓向来那么袒护，怎么忽然变得漠不关心似的？做妻子的还没有"点破他"呢，他已经在遮遮掩掩了？

彦成下午四点左右照例又出门去。他只对丽琳说："我出去走走。"丽琳料想他又是到姚家去。彦成回来照例到他的"狗窝"里去用功，并不说明到了哪里，干了什么。丽琳曾经问过，他只说："到姚家去了"，此外就没有别的话。丽琳自觉没趣。他既然不说，她也争气不问，只留意他是往姚家的方向跑。她想姚宓在图书室呢，不会回家。这次开组会，丽琳才知道姚宓已调入研究组。她急切要知道姚宓是否下午回家；究竟是她自己多心，还是彦成做假。她等彦成出门，就跑到办公室去。

姚宓听见轻轻的脚声，以为是姜敏回来了。她张眼看见杜丽琳，忙起身摆正了椅子，问杜先生找谁。

丽琳说："问问几时开会。"

“还没通知呢。”

“就你一人上班？”

“只罗厚来了一下，又走了。”

丽琳掇一只椅子坐下，道歉说：“我打扰你了。”

“哪里！”姚宓笑着说：“我在做个试验，椅子这么靠着墙，可以充躺椅。”

丽琳很关心地说：“干吗不回家去歇歇呀？”

姚宓心里一亮，想：“哦！她是来侦察我的！”她很诚恳地回答说：“我上班的时间从不回家，养成习惯了。当然，在这里比在图书室自由些，可是家里我妈妈保不定有客人，在家工作不方便。我要是工作时间回家，妈妈准会吓一跳，以为我病了呢。”

丽琳指着三个空座儿问：“他们都像你这么认真坐班吗？”

“平常都来，今天他们有事。”

丽琳正要站起来，忽见姚宓无意间掀起的一角制服下露出华丽的锦缎。她不客气伸手掀开制服，里面是五彩织锦的缎袄，再掀起衣角，看见红绸里子半掩着极好的灰背，不禁赞叹说：“真美呀！你就穿在里面？”

姚宓不好意思，忙把制服掖好，笑说：“从前的旧衣服，现在没法儿穿了。”

丽琳是个做家的人，忍不住说：“多可惜！你衬件毛衣，不经磨得多吗？”

姚宓老实承认不会打毛衣。

“你这制服也是定做的吧？”

姚宓说，她有个老裁缝，老了，肯给老主顾做做活。她瞧

杜先生不想动身，怕她再深入检查，就找话说：

"杜先生，您家来了老太太和小妹，不搅扰您吗？"

"走了！昨天下午走的。我们老太太就像一阵旋风，忽然的来了，忽然的又走了。我想把小丽留下，可是孩子怎么也不肯。"她叹了一口气。

"反正天津近，来往方便。"

"谁知道呀！"丽琳又叹了一口气。"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我们的老太太是个'绝'。就拿钢琴的事儿说吧，我打算给小丽买一架。老太太说：'现成有，何必别处去买呢？'简直'你的就是我的'。她忽然想来，信都没有一封，马上就来了。我只好让彦成睡在他的小书房里（姚宓从妈妈处知道那是彦成的'狗窝'）。我们卧房里是一对大中床。我让老太太睡在我对床，让小丽跟我睡。可是孩子硬是要跟奶奶睡，而且要睡一个被窝。床又软，老的小的滚在一堆，都嫌垫子太厚。我想把我的书房给老太太布置一间卧房。她老人家一定要买一张旧式的大床——你知道，那种四个柱子带个床顶还有抽屉的床。哪儿去找啊？我说是不是把她天津的大床运来。老太太说她住不惯北京；她天津的房子大，北京的房子太小。昨天小丽嘴角长口疮，她说是受热了。说走就走，一天也没留。我想把小丽留下，孩子怎么也不肯。她只认奶奶，爸爸妈妈都不认。奶奶对儿子是没一句话肯听的，对小丽却是千依百顺。"丽琳长叹一声说："真没办法。孩子是我的，惯坏了还是我的孩子呀！"她克制了自己，道歉说："对不起，尽说些罗嗦事，你听着都不耐烦吧？"

姚宓安慰她说："孩子上了学会好。"

"彦成也这么说。他——他并不怎么在乎，只担心他妈妈回

天津又去麻烦他的伯母。可是我——哎，我想孩子！”她眼里汪出泪来，擦着眼睛说：“我该走了。”

姚宓十分同情，正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，丽琳已站起身，晃一晃披肩的长发，强笑说：

“我觉得女人最可笑也最可怜，结了婚就摆脱不了自己的家庭，一心只惦着孩子，惦着丈夫。男人——”她鼻子里似冷笑非冷笑地哼了一声，“男人好像并不这样。”她撇下这句话，向姚宓一挥手，转身走了，让姚宓自去细细品味她的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。

杜丽琳那天临睡，有意无意地对彦成说：“你那位姚小姐可真是够奢侈的，织绵缎面的灰背袄，罩在制服下面家常穿。”

彦成一时上有好几句话要冲口而出。一是抗议姚小姐不是他的。二是要问问她几时看见了姚小姐制服下面的锦缎袄。三是姚小姐从前的衣服想必讲究，现有的衣服为什么不穿呢？四是穿旧衣不做新衣，也不算奢侈。可是他忍住没有开口。他好像是没有听见，又好像是不感兴趣，只心中转念：“丽琳准是又到办公室去了。去干吗？去侦察！不然为什么不说？”

丽琳低声自言自语：“毛衣都不会打。”

彦成又有话要冲口而出。他想说：“她早上有早课，晚上有晚课，白天要上班，哪来工夫打毛衣！”可是他仍然没做声，只是听了丽琳的末一句话，坐实了他的猜想：丽琳确是又到办公室去过。

丽琳也不多说了。彦成难道没听见她说话吗？他分明是不肯和她谈论姚宓。他和姚宓中间有点儿共同的什么，而她却是外人。

第三章

范凡承认自己对知识分子认识不深，不知应该怎么对待。所以这方面他完全依赖傅今了。傅今觉得评比知识分子不是易事，他们互有短长。就拿外文组的几位专家来说吧。论资历，余楠是反动政客的笔杆子，杂牌大学毕业，在美国留学不到两年，回国也是在杂牌大学教书。他补交的那份履历上填的是美国某校毕业，没说有学位。许彦成虽然也没有洋学位，却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，傅今熟知他学生时期的才名。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进修，伦敦大学是谁都知道的呀。而且他和美国学者、英国学者同出过书。回国后，他母校曾敦请他回校当教授。年纪虽轻，资格可不弱。杜丽琳呢，有两个响当当的洋学位呢。她家客厅里不挂着两张镶镜框的英文证书吗！一张学士证书，一张硕士证书，上面都有照片，可谓货真价实。夫妇俩都曾留学多年。至于朱千里，他是伪大学的教授，留学的年份更长，不知是法国什么大学的博士。博士当然比硕士又高，伪大学也不比杂牌大学差，他回国已当了多年教授。究竟谁高谁下，也许该看他们的“政治”了。那么，许彦成杜丽琳是投奔光明回来的，当然该数第一。可是论表现，谁比得过余楠呢？也数他最“靠拢”。最糟的是朱千里，觉悟不高，尽说怪话，说话着三不着两。他爱人压根儿没有文化，是家庭妇女。傅今听了外文组开会的汇报，觉得朱千里要他爱人当小组长的话很可能是挖苦施妮娜，

因为妮娜在外国并没有学历，不过跟着从前的丈夫出国当太太罢了。好在“同等学力”的说法，不是他傅今提出来的。妮娜确也有她的才干。至于滔滔，她是女作家，以她的才华，在现当代组自有地位，只因为她是自己的爱人，他还有意压低了她的级别呢。反正目前且让大家发展专长，对他们注意平衡就是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求得平衡，不是容易。这天傅今听过汇报，请来几个平日“靠拢”的人在自己家里随便谈谈，摸摸群众的底。

姜敏义愤填膺地说：“朱先生太不应该了！”她忽又咽住，鼓着嘴，气呼呼地，像小孩儿受了委屈。

傅今说：“随便讲呀。”

余楠说：“我同意姜敏同志的看法。”

姜敏垂着睫毛，瞄了他一眼，好像是壮了胆。她赌气似的说：“我觉得他是存心找碴儿。不能人人都是法国文学专家呀！波德莱尔的《恶之花》，不能要求人人都读过呀！把《恶之花》说成小说，也没什么相干，反正是腐朽的嘛！”

妮娜装作不介意，笑问：“我说了那是小说吗？我好像没说啊！”

余楠忙说：“没有，我没听说。”

善保说：“您把朱先生计划上的两个人并成了一个。”

妮娜不认帐，反问：“是吗？我准是说急了。”

余楠说：“我记得你有一句话说得顶俏皮。朱千里自称戏剧专家，你就指出巴尔扎克的小说是《人间喜剧》。”

可是余楠这下马屁也拍在痛疮上了。妮娜没想到《人间喜剧》倒是小说，只好假装故意说了俏皮话，一笑不答。

善保很老实地又补上一句："该是布朗悌姐妹吧？滔滔同志只说了一个姐。"

余楠说："也对呀，咱们要的是姐，没要妹。"

没人接口，大家静默了一会。

傅今说："常识性的错误，得尽量避免。妮娜，你应当仔细对照各人原定的计划，写下底稿。拿不稳的先请教专家。"

妮娜说："我有稿子，只是没有照念。讲的时候也许脱落了字句。"

滔滔咕嘟着嘴说："我是照着念的，可是稿子上的字不清楚。"

妮娜说："我们苏联组的人力太薄弱了。"

余楠好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沉着地说："依我看，苏联组虽然还没有独立，目前，单为了在我们组里起领导作用，任务就不轻。将来小组交出来的成果，只能是半成品，也许不过是一堆杂乱的资料，得她们两位加工重写，再交傅今同志总其成。这份工作太庞大些。"他叹了一声说："可惜我不通俄语。不然，我倒是出了名的快手。以前我一个人主办一个刊物，缺什么稿子，我一气化三清，用几个笔名全部包了！要多少字，有多少字！"

妮娜说："余先生到我们组里来帮一手吧。姜敏，你也可以来。"

姜敏说："我正要学俄语呢，善保也想学。"

余楠不服老，忙说："我也想呀！"

姜敏说，大学里正在开办俄语速成班，她有朋友在大学里当助教，她可以弄到教材。她说，他们还可以请妮娜同志当老

师呢。

妮娜忙笑着摆手说："你问我高深的倒好讲，初级的我可不会教。不信，问傅今同志吧。比如请大学教师去教小学一年的语文：'羊'、'大羊'、'小羊'、'大羊跑'、'小羊跑'，一个字两个字就是一堂课，大学教授也不能对付呀！初学再加速成，那就更是专门的学问了。不过，不要紧，我爱人也进过俄语速成班，他懂。"

姜敏自愿担任班长，负责弄教材，议定每天在余家学习，有问题请妮娜的爱人来指导。他们越谈越认真，只傅今默不作声。因为他已经请余楠当了图书室主任，觉得不能太倒向一边。况且许杜夫妇究竟是他邀请来的。

过一天，他和范凡商谈之后，特到许彦成家访问，听取意见。傅今向许彦成杜丽琳委婉解释：四个小组里，杜丽琳的小组不是重点；两夫妇如果各踞一重点，力量太偏重，或许会导致旁人不满。许杜夫妇都表示赞成。傅今又亲自去拜访了朱千里，看见他住处偏远简陋，很过意不去，说以后得为他们调整。朱千里生活很简朴，倒并不计较房子。傅今亲来看望慰问，足见重视和关怀，他受宠若惊，一下子变得绵羊一般驯顺。傅今说，四个小组是并重的，巴尔扎克非但不输莎士比亚，还更有现实意义。朱千里很爽气地说，他没有意见，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。

原先的四个小组依然如旧，四个助手却略有更动。余楠还是要善保做助手。傅今不知他是相中了女婿，只以为他拘谨，不要女助手，当然一口答应。他对善保说："你是培养的对像，该知难而进，不能畏难退缩。"善保很想跟许彦成，可是他只好乖

乖地服从。罗厚已向范凡反映：朱太太是有名的醋罐子，家里来了女客，朱先生得罚跪，还保不定吃耳光。如果叫姚宓做朱先生的助手，准引起家庭风波。范凡告诉了傅今。他们认为罗厚的态度不错。他不计较自己是研究院毕业生，服服帖帖当学徒，只为顾全大局，愿和姚宓对换导师，当然完全同意。傅今拜访朱千里的时候，就顺带说起，让罗厚做他的助手，因为朱先生住得远，组里有什么通知，或是朱先生要借书还书，有个小伙子为他跑跑腿，比较方便。朱千里也很乐意，事情就这么安排停当了。

傅今召开了组会。他安排工作的时候，只杜丽琳提出一点修补意见。她说，布朗悌作品不多，也不如狄更斯重要，她的小组算个附属小组吧。傅今说："两组都研究英文小说，算姊妹组吧，可分可合。"朱千里笑说："姊妹有大小，夫妻却平等，妻者，齐也。该称夫妻组。"余楠敷衍性地笑了一声。傅今却不爱说笑，只一本正经说："随你们自已结合吧。"

姚宓和许彦成当初只怕不能同在一个小组里，如今恰恰两人一小组，私下都不喜而惧，一致赞成两组合并。丽琳要求做附属小组当然有她的缘故，彦成和姚宓不约而同，都有相同的理解。另一方面，丽琳也怕驾驭不了姜敏。姜敏不愿意单独和杜丽琳拴在一起，却也不想单独和许彦成同一小组，因为许彦成对她从来不敷衍。所以两小组合并，四人都由衷赞成。怎么结合，当时没有细谈。

第 四 章

许杜夫妇早上到组办公室去找姜敏和姚宓开了一个小会。两位导师开了必读的书和参考书单，商谈怎么进行研究，怎么分工等等，谈完就散会了。姜敏把两张书单都抢在手里，亲亲热热地送杜丽琳出门。许彦成知道自己处于严密监视之下，保持“机灵”，对姚宓很冷淡，一散会就起身走了。姚宓牢记着她对自己的警戒，只站起身等候导师退出，并没敢送。她等了一会不见姜敏回来，猜想她或是送导师回家了。

自从分设了小组，善保常给余楠召回家去指导工作。罗厚呢，经常迟到。他这天过了十点才到办公室，看见屋里静悄悄地，只姚宓一人在那儿看书。他进屋说：

“嘿！姚宓！”

姚宓抬头说：“你这会儿才来呀？”

罗厚不答，只问：“他们呢？”

姚宓说：“善保大概在余先生家。我们两个小组刚开完小组会，姜敏大概送他们回家了。我在这儿替你看书呢。”她曾答应替罗厚读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，并代作笔记。

“不用了，姚宓。朱老头儿对我讲，我什么都不用干，他有现成的货。满满的好几抽屉呢，要什么有什么！”

“他就这样推你出门吗？”

“哪里！老头儿人质好，像小孩子一样，经不起我轻轻几下

马屁，就给拍上了，把私房话都告诉我了—抽屉里的现成货是秘密，你可不能说出去。”

姚宓笑问马屁怎么个拍法。

罗厚说：“妙不可言，等有空再谈。咱们这会儿有要紧事呢——我问你，你爸爸藏书室有个后门，钥匙在你手里吗？”

“那扇门早用木板钉死了。”

“木板可以撬开呀。我只问你钥匙。”

姚宓说，钥匙在她手里。

罗厚叮嘱说：“你回家去把钥匙找出来，交给伯母，我会去拿。大院东侧门的钥匙我记得你有两个呢，也给我一个。”

他告诉姚宓，捐赠藏书的事已经和某图书馆谈妥。他手里虽然有书单，还得带人去估计一下：那一屋子书得用多少箱子装，去几辆卡车，得多少人搬运。他说，卡车可以停在大院东侧的门外，书从藏书室的后门出去，免得惊师动众。他打算一次搬完。两只大书橱留下，书架子他已经约定卖给一个中学了。

姚宓说：“还有我自己留的一堆书呢。”

罗厚说：“知道！你不是说，都堆在沿墙地下吗？我把那两个书橱给你留下，装你的那些书。问题是你家那间乱七八糟的小书房怎么布置？得预先挪出地方搁那两个大书橱——你懂吗？书橱得先进去，不然，就挤不进了。”

姚宓为难说：“满屋子都是土，沈妈老也不去收拾。”

罗厚很爽气地说：“得，你甭管了，我找人去收拾。不过书怎么整理，得你自己，我可是外行。”

姚宓笑说：“当然我自己来，不成还叫你整理！”

罗厚说：“你都甭管了，照常上你的班。反正你帮不了忙，

我也误不了事。我这里面有一条妙计——闪电计！别让上海丫头知道了去报告老河马。”

“这又不是瞒人的事，也瞒不了呀。”

“哼！老河马准在算计那一屋子书呢！我就给她一个出其不备！——还有一句话，舅舅叫我转达的：给你们钱，别说不要。”

姚宓郑重声明：“书是捐赠的，妈妈决不肯拿钱。”

“给的不是书价，有别的名目，反正你们收下就完了。我警告你，姚宓，你以后得多吃鸡鸭鱼肉，你再瘦下去，就变成鬼了。你太抠门儿，你在省钱给妈妈买补药。”

“你胡说。”

“我才不胡说呢！我告诉你，这么办正好叫老河马没话可说，不能埋怨你不把书留给本单位。哼！给重价收买了！家里穷！要钱！怎么着！”

姚宓忍笑说：“你把我当作老河马，练习吵架吗？”

罗厚昂然说：“练习吵架，不怕！即使当面是真的老河马，我也决不会动手打她。”

他回身要走，姚宓叫住了问他朱千里是否真的什么都不要他干。

罗厚说：“当然真的。”

姚宓说：“那么，我替你看的书就不用做笔记了，我自己看着玩儿了。不过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拍上他的？”

“咳，没做坏事，不过帮他捣鬼，瞒着他夫人为他汇了些钱给他乡下的外甥——他瞒着夫人在赚稿费。这都是秘密。”他不肯多说，忙着走了。

姚宓等着姜敏回来，她想看看书单。可是直到吃饭，姜敏

没有回办公室。

姚宓回家找出钥匙，向妈妈转述了罗厚的话。姚太太接过钥匙，放在镜台上，慢慢地说：

“刚才郁好文来，说姜敏借了许许多多书，施妮娜说研究用的书没有限制，她们把书不知藏在哪里了，没见姜敏拿出去一本书，只听见她们说占有资料，取得主动，小组里露一手，她又听见施妮娜反复叮嘱方芳：‘只说没有书，没有！就完了。’她说她们大概是对付你的。”

姚太太知道他们四个人的两小组，姚宓回家都向妈妈讲过。这时她吩咐女儿且别到图书室去讨没趣。

这天下午，罗厚跑来和姚太太商谈搬运藏书的事。恰好许彦成也来了。他和彦成是很相投的。上次许家搬运钢琴，姚太太事后知道就是罗厚帮彦成找的人。姚太太就对彦成讲了郁好文透露的消息。罗厚怒得竖起他的“十点十分”，磨拳擦掌。

彦成笑对罗厚说：“不用你打架的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办法很简单。他说，如此这般，把小组里需要的书集中在组办公室里。三人一商议，觉得没有问题。姚太太就和罗厚继续商谈搬运那一屋子书的事。

罗厚把拳头在自己膝盖上猛捶一下说：“我觉得更得‘闪电’！我准备半天搬完！”

彦成说：“办不到。”

罗厚瞪着眼说：“我跟你打赌！赌脑袋！”

姚太太责备似的看了他一眼，低声说：“罗厚！”

罗厚忙两手打恭说：“对不起，许先生，我说急了。不过，伯母放心，打赌，不是打人。”

姚太太也说办不到，而且没有必要。

罗厚又气又急，又不敢得罪姚伯母。他忍耐了一下说：

“伯母，善本、孤本，拿到手就有利可图，想占便宜的坏人多着呢。还有更坏的人，自己占不到便宜，捣捣乱，制造点儿麻烦他也高兴。公家是糊里糊涂的。你偷了他的，他也不知道，知道了也不心痛；越是白送的他越不当一回事。要办事，就得抓紧，得快！”

彦成说：“可是半天怎么行呢？”

罗厚很内行地说：“得有办法呀！要有准备，要有安排，最要紧是得力的人手。”

他有得力的人手。他待人慷慨，人家愿意为他效劳。他也懂得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”，从不惜小费。

他解释说：“成套的书都带书箱，好书都有书套。散的装木箱或纸箱，硬面的或是不怕挤轧的可以装麻袋。我带人去估计现场，不会空着手去傻看。”姚太太说：“反正由你全权办理。”

罗厚得意说：“好，我组织三路大军、三路进军。一路是主力，搬书；二路是把书架子运走；三路是把书橱和剩下的一些书悄悄儿搬往您家，谁也不让知道。”

姚太太说：“又不是偷！”

罗厚认真说：可是人家知道了，就要来利用了。书啊！不能独占啊！得让大家利用啊！好！从此多事了。你借，我借，他又转借，借了不还，或者丢了——干脆悄悄儿藏着吧。

姚太太说：“干脆也交公，交给图书室。”

罗厚着急说：“不行！都交给老河马？让她占有？那是许先生给姚宓挑出来的。”

彦成说："谁家没有几本书，藏着就完了，不张扬也对。"

姚太太说："好，罗厚，都照你说的办。"

罗厚说他马上找人来收拾姚宓的小书房；又问那间书房别人知道不知道。

"什么书房！只不过是一间储藏室罢了。"姚太太隔窗指点着小院对面的屋子，问许彦成："那间房，看见吗？"

彦成说："没注意过。"

罗厚得意说，只有他知道。他拉彦成一起去看看将来书橱放在哪里合适。小书房近大门口，要经过一个长圆形的墙门洞。洞门后面堆着些什物：不用的火炉子，烟筒管，大大小小带泥的花盆之类。走过去还要上五六级台阶，才是一扇旧门，门上虚锁着铁锈的大锁。姚太太行走不便，从没进去过，只吩咐沈妈经常去打扫屋子，擦擦玻璃。天气冷，沈妈已多时不去打扫。屋里寒气逼人，灰尘扑鼻。他们看了一下，罗厚指点着说："书橱这么搁。"彦成也同意，两人商量了一番，就忙着出来。

他们回到姚太太的客堂里，彦成不及和姚太太同听音乐，就要和罗厚同去办交涉，把研究资料集中在组办公室里。

罗厚临走对姚太太说："伯母，您瞧啊，做研究工作也得打架，而且得挖空心思打！"

姚太太笑说："好吧！打吧。"她把藏书室后门的钥匙和东侧门的钥匙都交给罗厚，重又说："告诉你舅舅，钱，我们是不领的。就算是愚忠，我们反正愚忠到底了。书架子随你去卖。"她看着罗厚不服气的脸，抚慰说："你放心，罗厚，伙食是我管的，没克扣阿宓。"

罗厚心里嘀咕："这姚宓！她什么话都给我捅出来！"他嘴

里却忙着辩解："我不是这个意思！不过，伯母，我还是不赞成您的愚忠。公家只是个抽象的词，谁是公家？哼！"他不敢说下去，怕挨训，只妩媚地一笑说："我是不懂公德的！"

姚太太不和他多说，只赶他说："去吧，打架去吧！"

罗厚披上大衣，很有把握地说："伯母，您等着瞧，我们一定胜利。"许彦成已经穿上大衣，围上围巾，戴上手套，站在一边等着罗厚。他心上却不像罗厚那么拿得稳。

第五章

许彦成想的办法的确很简便。他叫罗厚代表朱千里，随同他和杜丽琳去找傅今，建议为了工作方便，把研究用的书籍集中在组办公室里，那儿现成有空着的书橱。罗厚拍胸脯担保他能代表朱千里，而且他知道傅今什么时候在家。他们商定，如果江滔滔在家，让杜丽琳和她敷衍，稳住她，彦成就和傅今谈公事。

恰是天从人愿，他们三个跑到傅家，正好傅今在家，江滔滔却不在。他们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讲明。彦成建议让罗厚到隔邻余家去把余楠请来，四小组一起商谈。

余楠完全同意他们三组的建议，不过他说，组办公室的书橱搁不下那么许多书，他那个小组的书不妨搁在他家的书橱里。（因为图书室新到一部版本最好的莎士比亚全集。他来北京的时候，把家里大部分的书都处理了，带来的不多，宛英买的书橱

还空落落的，正需要几部装潢精美的名著装点门面。）

他说："由我负责保管就是了。"

彦成迟疑说："不方便吧？"他指的当然是对别人不方便。

余楠却慷慨地表示他不怕"不方便"。他说："没关系！我多点儿事不要紧。"他说："谁要看，到我家来看得了。况且莎士比亚不止一套，图书室有几个版本呢。"

傅今说："社里添置了好些书橱和书架；办公室里的书橱不够用，可以取用。"

余楠连说不必，他家有书橱。"书由我保管，我们小组使用也方便。"

罗厚竖起他的"十点十分"，等着听傅今怎么说。他瞧傅今并不反对，好像是默许了，不免心头火起，故意问道：

"巴尔扎克都搬到朱先生家里去吗？"

傅今说："书太分散，不好。"

余楠只图把他要的莎士比亚放在自己家里，并不主张把巴尔扎克送到朱千里家去，所以附和说：

"他家也没处放吧？又住得那么远。"

罗厚露骨地说："朱先生不会要把公家的书藏在自己家里的。"

余楠好像一点不觉得罗厚话中有刺，或许感到而满不理会，认为不值得理会。因为他知道罗厚全家逃亡，料想他出身不好；他又不像别的年轻人积极要求进步，只是吊儿郎当、自行其是，而且愣头愣脑。余楠对年轻人一般都很敷衍，对罗厚只大咧咧地说：

"负责保管公家的书，够麻烦的，而且责任重大。"凭他的

口气，他还是为人民服务呢！

傅今那晚还要出去开会，他们不多耽搁，谈完公事一起辞出。余楠近在隔邻，大家顺道送他回家。

罗厚气愤愤地说："图书资料室主任倒是自己方便，也与人方便。"

彦成叹口气说："咱们总算达到目的了。"

丽琳只诧怪说："那江滔滔晚饭也不回家吃吗？"

罗厚说："准在老河马家呢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我只怕她在家，准两个一起在家，咱们今天就没这么顺利了。"

第二天早上，许彦成和杜丽琳同到办公室，正好四个助手都已到齐，罗厚刚到朱千里家去跑了一趟赶来。姚宓为杜丽琳搬了个椅子，丽琳说声谢谢就坐下了。彦成却不愿坐姜敏为他搬的椅子，善保同时也为他搬了个椅子，他倒不好意思坐了。他站在炉边，两手捧着烟筒管，从容说：

"昨天，我们……"

他刚说了这四个字，忽见余楠气喘吁吁撞进办公室，连说："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！"他指指空椅子请彦成坐下。这姿态带些命令的意思，彦成傻乎乎地坐下了。余楠就站在彦成站的地方，两手也捧着烟筒管儿，咳嗽两声说：

"昨天，我们四个小组在傅今同志家开了一个小会。我们图书资料室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制定了一些规章。今天我来向大家宣布一下。"

彦成夫妇和罗厚都以为事情又有变卦。可是余楠宣布的只是昨天商定的办法。彦成恍然明白余楠只是来抢做主席，以图书资料室主任的身份来执行他的任务。他感到意外的高兴。觉

得真是罗厚所说的"太好了！太好了！"

余楠接着轻描淡写地说，他们莎士比亚小组的书就集中在他家里，把书橱让给夫妻组。善保可以在他家里工作，他书房里为善保留着书桌呢。哪位同志要看他们小组的书，欢迎到他家去看。他又说，巴尔扎克小组的书大概书橱里还挤得下，挤不下的话，办公室里还可以搬进一个书架，反正他的小组一切退让，尽量把空余的地方让给别的小组。

罗厚举手说："朱先生叫我说，他要求图书室把我们小组需要的书冻结起来，不出借——也不是绝对不出借，只要求我们小组有优先权，出借的书如果我们有需要，就得收回。"

余楠点头说："好办法！也省事。"

罗厚说："余先生，你们组也可以学样。"

余楠却不赞成。他说："昨天是四个小组和傅今同志一起讨论之后，给图书室制定了各小组集中图书的办法。现在虽然四个小组都有人在这里，傅今同志却没有来。已经决定的事，不必再翻案了。各小组各有方便的办法，不妨灵活着点儿，不必一律求同。好，就这样了，你们照办吧。"

他大衣都没脱，说完就走了。

罗厚在姜敏背后缩着脖子做了一个大鬼脸。彦成假装没看见。

丽琳说："怎么办？咱们就去把书都借来吗？"

善保和罗厚都愿意帮忙。

彦成考虑着说："是不是让女同志干轻活儿，烦她们去办借书手续。我们小伙子搬运。书单在组里吧？"

姜敏万想不到余楠会忽然跑来下这么一道命令。他和妮娜

没有接头吗？还是故意找妮娜的碴儿？她昨天已经把书单给姚宓看了。姚宓说："你收着吧，别让我给丢了。"所以书单还在她手里。她借的书都暗暗藏在一只大纸箱里，纸箱藏在一个隐僻的地方。怎么办呢？

她赶忙说："借书，我去！书单在我这儿呢。让善保帮我搬书吧，好不好？"

彦成很识趣地说："姜敏同志去借，善保帮她搬，罗厚去借个小推车，我帮着把书一起都运过来，顺便还可以看看有什么书忘了借。丽琳，你和姚宓同志管上架，怎么样？"

姚宓建议先把书橱抹拭干净，她们俩就动手干活儿。

姜敏很想问问妮娜：余楠宣布的规章是怎么回事。图书室新近隔出小小一间图书资料办公室，可是妮娜并不经常上班，那天她恰恰不在。幸亏姜敏藏书的纸箱太大，没存在妮娜的办公室里。姜敏对付善保绰有余力。她支使善保在借书柜台前等待，自己先把书从纸箱里三本五本地搬上柜台，然后叫善保往外间搬，等待装车。她暗藏的书没敢扣留一本，怕彦成会追根究底地找。

众人齐动手，他们两小组为进行研究所需要的书，凡是图书室所有的，当天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了。

彦成唯恐丽琳瞧破他为姚宓如此尽心，所以非常"机灵"，恰如其分的疏远，恰如其分的冷淡。姚宓呢，她牢记着自己的警戒。而且，假如只是为了"别对不起杜丽琳"，那么，说不定会辜负另一个人。如今姚宓看到彦成的疏远和冷淡，觉得自己只要做到"别做傻瓜"就行。虽然心上隐隐有些伤痛，她自己的"恰如其分"非常自然。丽琳开始相信自己确是神经过敏了，

或者因为她警觉，已经及时制止了丈夫的心猿意马。

彦成说：“这些书都不准拿出去，就在办公室里使用。姜敏同志，你负责保管。”

姜敏心想：“好个体统差使！多承照顾了！”她并不推辞，也并不表示接受，只暗暗为自己打主意。

第六章

姜敏曾对姚宓说：“你觉得吗，姚宓，假如你要谁看中你，他就会看中你。”她自信有这股魅力。

姚宓只说：“我不知道。我也不要谁看中。”

姜敏觉得姚宓很不够朋友，说不上一句体己话。

姜敏在大学里曾有大批男同学看中她。不过，她意识到自己是个无依无靠的人，不能盲目谈爱情，得计较得失利害。在她斤斤计较的过程里，看中她的人或是看破了她，或是不愿等着被“刷”而另又看中旁人。转眼她大学毕业了，还没找到合格的人，只博得个“爱玩弄男性”的美名。姜敏为此觉得委屈，也很烦恼。谁有闲情逸致“玩弄”什么男性呀！她已经二十三岁，出身并不好，无论在旧社会或新社会都不理想。而离开了大学，结交男朋友的机会少了。她的自信也在减退。

她要善保看中她。可是善保这个新社会的好出身，不像旧社会的好出身，一点也不知情识趣，常使她感到“俏眉眼做给瞎子看”。当然，朴质是美德，可是太朴质就近乎呆木了。罗厚

够呆的，还比善保机灵些。姜敏煞费苦心把善保拉在身边，管着他同学俄语，每天两人同背生字。善保很佩服她，也感激她。可是，自从余楠提出他们小组研究用的书集中在他家里，让善保在他家工作和学习，善保就忙着按余楠开的书单把书从图书室借出来，往余家送，连天没到办公室去。

姜敏几次去找妮娜，都没碰见。又过了几天才在妮娜的图书资料办公室见到她。妮娜正在那里生大气。

妮娜两天没到办公室，那天跑去，才知道姚家的藏书忽然一下子全搬空了。她觉得这是姚宓对付她的。她虽然嘀咕那些书占了一大间有用的房子，她只指望姚家早早把屋里的书供大家利用。她丈夫对那批书抱着好大的兴趣呢。谁料那么一屋子的书呢，忽然一本都没有了。这姚宓！够奸的！她正在对姚宓咬牙切齿。

姜敏来探问图书新规章的事，妮娜心不在焉，说余楠告诉她了，那是许彦成夫妇和罗厚一同去找了傅今提出来的。姜敏说，她怀疑这和姚宓有关，因为她怀疑图书室里有她的耳目。这句话恰好撩起了妮娜的愤怒。她愤愤说：

“你那位贵友实在太神出鬼没了！”她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，“咳”了一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姜敏，把我吓了好大一跳啊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她家那间藏书室不是老锁着的吗？她调到研究组去，就在门上又加上一道锁。昨天下午我跑来，他们都告诉我，那屋里的书全搬走了，屋子空了。我推开虚掩的门一看，可不是！里面空荡荡的，我都傻了。咱们图书室不是没有人啊。郁好文说那天上午好像听见点儿声响，当时没在意，后来也没声息了；下

班出来看看，没见什么，也就不问了。方芳也听见的，以为那边闹鬼，吓得只往人多的地方躲，也没敢说。肖虎什么也没听见，因为他在那边工作，离得远。他们告诉我，昨天上午，你那位贵友……"

姜敏不承认"那位贵友"是她的。可是妮娜不理会她的抗议，继续说："好神气啊！带着老傅和范凡一同进来，脱了锁，交出了那间空房，她就走了。老傅告诉大家，那屋里的书，按姚宓先生的遗命，已经捐赠给一个图书馆了，图书馆派了大卡车来拉书，都运走了。"

"准是高价出售了！"姜敏说。

"谁知道！连书架子也没留下一个！"

"为什么不捐赠给自己社里呢？"

"就是啊！我要知道了，我就不答应！所以她们家只敢鬼鬼祟祟呀！社里对她还照顾得不够吗？同等学力！同什么等？你也得拿出个名堂来呀！比如说，你是作家，有作品。比如说，你留洋进修了，有学问。左不过在图书室里编编书目！什么学力！"

她又深深吸一口烟，吐出一大团烟雾，同时叹出一大口气，说道："现在是正气不抬头，邪魔外道还猖獗着呢！善本书偷偷儿拿出去卖钱，捐献一间空屋子也算是什么了不起的贡献呢！老傅够老实的，和范凡同志还特意一起到姚家去谢那位老太太呢。"

"听说这个大院儿全是她们家的。"

"是剥削来的，知道吗？剥削了劳动人民的血汗，还受照顾！"

姜敏听了这话很快意，因为伸张了她愤愤不平之气。她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，可是受照顾的都和她"同等学力"了，

这不是对她的不公平吗！她感慨说：

"反正一讲照顾，就没有公道。没有文凭，也算大学毕业生。"

妮娜觉得这话未免触犯了她，笑了半声，说道："有文凭又怎么？还得看你的真才实学啊！"

姜敏觉得自己说错了话。不过话已出口，追不回来，只好用别的方式来挽救。她鼓着嘴，把睫毛扇了两下，撒娇说："妮娜同志，我跟你做徒弟，你收不收？"

妮娜莞尔而笑。她嘴角一放松，得忙着用手去接住那半截染着一圈口红的烟卷。烟灰簌簌地落在簇新的驼色绸子的丝棉袄上，落在紧裹着肚子的深棕色呢裤子上。她抬起那双似嗔非嗔的眼睛瞅了姜敏一下：

"怎么？夫妻组里你待着不舒服？"

"憋气！！"姜敏任性地说。"不是我狂妄，资产阶级的老一套，我们在大学里，还是外国博士亲自教的，不用请教二毛子三毛子！我就不信他们夫妻把得稳正确的立场观点。"

"哎，咱们都在摸索呢！"妮娜得意而自信地笑着。

"余先生至少还能虚心学习。"

妮娜说："你愿意到他们小组里去吗？可是你们那边也少不了你呀。"

姜敏冷笑一声："让咱们'那位贵友'发挥同等学力吧！"

妮娜把眼睛闭了一闭，厚貌深情地埋怨说："姜敏，你当初不该退让，该自己抓重点。"

"可是重点还在我的手里呀！我说了，布朗悌的作品不多，英国十九世纪的时代背景等等都归我抓吧。那都是纲领性的。她只管狄更斯几部小说的分析研究。得等我先定下调子，她才能

照着分析研究呀！我不动手，瞧她怎么办！我现在加班学俄语呢！脱产学俄语呢！”她看着妮娜会心地笑了。

“妮娜同志，你可得支持我！咱们说定了，你做我的导师，啊？”她半撒娇半开玩笑地伸出手掌，要妮娜和她拍掌成交。妮娜像对付小孩子似的在她掌心轻轻拍了一下。姜敏不敢多占妮娜的时间，笑着起身走了。她还忙着要到余先生家去分发俄语速成教材呢。善保已有两天没见面了。

她没进余家的门，就听到里面一阵阵笑声。走近去，她听出善保和余楠笑着抢背俄语生字，中间还有个女孩子的声音。原来是余照在教他们基础俄语。

余照是单眼皮，鼻子有点儿塌，嘴唇略嫌厚，笑起来有两个大酒涡，都像她的妈。体格该算健美，身材很俏，大约余太太年轻的时候也是细溜的。她有一副自信而任性的神态。姜敏见过余照。姜敏一进门，余照就说：

“嘿！班长来了！我们正在说你呢！”

“说我什么来着？”姜敏不好意思。

“说你要气死了！”

姜敏听着真有点气，可是她只媚笑着问：“为什么要气死呀？”

“我新收了两名徒弟。大徒弟名叫爸爸，二徒弟名叫陈哥儿。他们不当你的兵了！当我的徒弟了！”她又像开玩笑，又像挑衅。

余楠忙解释：“我们觉得欲速则不达，速成则不成，还得着着实实，一步步慢着走。”

善保说：“速成俄语太枯燥，学了就忘，不如基础俄语好学，也不忘记。”

姜敏强笑说："好呀，我就做个三徒弟吧。"

余照一点不客气说："你不行！你太棒，我教不了。我是现买现卖的。"

余楠帮着女儿说："我们是跟不上，只好蹲班。你和我们一起学没意思，太冤枉了。你该赶在头里，加快学。等你速成班毕业，可以回过头来教我们。"

善保的话更气人。他说："我们跟不上你，又得紧张。"

恰好孙妈端着一盘三碗汤团进来，姜敏看清楚是三碗。余照的大嗓门儿，难道余太太没听见？这不是逐客吗！

她忙说："那么，你们不用教材了，我就不打搅了。"她忙忙辞出，忍着气，忍着泪，慢慢地回办公室。

第七章

施妮娜在图书资料室的小办公室里和姜敏谈姚家那批书的时候，罗厚正在组办公室和姚宓谈同一件事。运书是前天的事。那天罗厚亲自押送那批书到图书馆，然后还得照着书单对负责接收的人一一点交，傍晚才把书单和收据连同两把钥匙送交姚太太。昨天他又到那边图书馆去了结些手续。今天再要回家去央求他舅舅，事情还没完。

他告诉姚宓："我巧施闪电计，吓倒老河马，倒是顶痛快的。可是替你们捐献，却献得我一肚子气。那批书偷偷儿从那间屋逃走，可以按我的闪电计。要把书送进那个了不起的图书馆，却

不能随着我了。献给国家！我问你，怎么献？国家比上帝更不知在哪儿呢！"

姚宓说："你的意思我也懂，可是你连语法都不通了。"

"反正你懂就完了。我问你，你昨天把空屋交给社里了吗？"

"交了。妈妈说的，事情是你舅舅和马任之同志接洽的，社里不会知道，叫我去通知了他们，把空屋交出去。"

"老河马见了你，怎么样？"

"她没在。"

"等她知道，准唬得一愣一愣！"罗厚说到施妮娜，又得劲了。

"妈妈说你作弊了，不是半天搬完的，你们星期天偷偷儿进去干了一整天的活儿呢！"

罗厚说："那是准备工作呀，不算的。搬运正好半天。第一批，是书。一箱箱也不太大，也不太小，顺序搬上卡车，鸦雀无声！是我押着走的。第二批，书架了。不过是些木头的书架子，好搬；当场点交了拉走了。那是二路指挥办的。第三批是你的东西，书橱大些，可是空的，才两只，书又不多。你的书房是老郝带人收拾的，都交给他了。他是殿后。"

姚宓笑说："老郝说你们纪律严着呢，打嚏都不准。"

罗厚也笑了："你调出了图书室，那间屋子大概没收拾过吧？积了些土。我们刚进去，大家都打嚏，幸亏那天这边图书室没人。"

"打嚏怎么能忍住不打呢？"

罗厚说："谁叫你忍啊！打开窗子，扫去尘土，当然就不打了。我们约定不许出声的。老郝告诉我，他临走把连在门上的

木板照旧掩上了，好像没人进去过一样。”

姚宓说：“我不懂，你收据都拿来了，还有什么手续呢？”

罗厚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昨天把那边的感谢信交给伯母了，那只是一份正式收据。我还瞒着些事情没敢说。舅舅和马任之当初讲好的是把书专藏在一间屋里，不打散，成立一间纪念室，就叫姚謇遗书或藏书室，还挂上一张像。可是点收的人说没这个规矩，也办不到。我另找人谈，他以为我是讨价还价——姚宓，你知道，他们不了解为什么不要钱。我看了那几个人的嘴脸不舒服。献给国家，为的是献。可是接收的人，我觉得和老河马夫妻没多大分别。我心里不塌实，好像没献上。”

姚宓沉默了一会说：“纪念馆什么的就不用了，你也别再争。反正不要他们的钱就完了，随他们怎么想吧。”

“主要是，他们不懂为什么不要钱。姚宓，这话可别告诉伯母，等我舅舅再去找他们的头儿谈谈。我总觉得我没把事情办好。——你那间小书房，我也去看了。老郝没照我说的那样布置，可是他说照我的安排放不下。你等天暖了再去整理，纸箱出空了可以叠扁，交给沈妈收着……”他还没说完，很机警地忽然不说了，站起身要走。

原来是姜敏来了。她也不理人，嘴脸很不好看。罗厚也不理她，一溜烟地跑了。姜敏沉着脸说：“你们谈什么机密吗？”

姚宓陪笑说：“他得到朱先生家去当徒弟呀。”

姜敏没精打采地坐下，拿出俄语速成教材，大声念生字，旁若无人。生硬的俄语生字，像倾倒一车车砖头石块。姚宓暗想，她要是天天这样，可受不了。她以为善保不来，姜敏也不念了呢。他们两人一起念，轻声笑话，还安静些。姜敏念了一会，放

下教材，换了一副脸问姚宓：

“听说你们家的书高价出卖了，是不是罗厚给你们跑腿的？”

姚宓静静地看着她，静静地问：“谁说的？”

这回是姜敏赔笑了：“好像听说呀。”

“谁听见的？听见谁说了？”姚宓还是那么静静地看着她。

姚宓这副神态，姜敏有点怕。她站起身说：“我不过问问呀！不能问吗？”她不等回答就跑了。

姚宓暗想：“可惜不能告诉妈妈”（她不愿招妈妈生气），“经不起我们福尔摩斯和华生的推断，准是她和老河马造谣呢！”

姜敏那天受了余照的气，满处活动了一番，两天后兴冲冲地跑来找姚宓。

“姚宓，我请你帮个忙。你替我向咱们夫妻组长请个长假。”

“什么长假？”

“长假。领导上批准我脱产学习俄语——速成班的俄语。余楠和善保两个跟不上，半途退学了。因为只我一个跟了上去，而且成绩顶好，领导要我正式参加大学助教和讲师的速成班，速成之后再巩固一下，所以准了一个长假。两位导师都让你一人专利了！该谢谢我吧？”

“可是我怎么能替你请假呢？得你自己去请呀。”

姜敏说：“假，不用请，早已准了。通知他们一下就行。”

“那也得你自己去通知呀。”

“你陪我去，帮我说说。”

姚宓说：“领导都准了，还用我帮什么！”

姜敏斜睨着她说：“可是你还这么拿糖作醋的，陪陪都不肯！”

“我从没到他们家去过。”

姜敏大声诧怪道：“是吗？听说你们家的钢琴都卖给他们家了。”

“他们家老太太来问我妈妈借的，和我无关。”

“你这个人真是！上海人就叫‘死人额角头’！我带你到他们家去看看，走！”

姚宓笑着答应了，跟姜敏一起到许家。

许彦成出来应门，把她们让进客堂，问有什么事。

姜敏说：“我是来请假的，姚宓是陪我来的。”

彦成说：“你该向你的小组长请假呀。”他喊丽琳出来，又叫李妈倒茶，自己抽身走了。

丽琳从她的书房里出来，满面春风地请两人坐。她听姜敏说了请假的理由，一口答应，还鼓励她快快学好俄语，回来帮大家做好研究工作。她说，两位难得来，请多坐会儿大家谈谈；还拿出“起士林”咖啡糖请她们吃。她仔细问了姜敏长假的期限，问她份内的工作是否让大家分摊等等。姜敏说她不能添大家的事，她旷的工，回来再补。

丽琳说：“领导上批准的假，当然不用我再去汇报，我只要告诉一声就行吧？”

姜敏说：“除非您反对。”

“我当然赞成，十分赞成。只是，姚宓同志，你要少一个伴儿了。”

她们说笑了几句，姜敏就和姚宓一同辞出。许彦成没再露面，送都没送。

过一天，姚宓傍晚回家，姚太太交给她一本苏联人编写的

世界文学史的中文译本，说是彦成托她转交的，叫姚宓仔细读读。

姚宓心想："我到了他家，他正眼也没瞧我一眼。可是，我们三人的谈话，也许他都听见，也许杜先生都搬给他听了，反正他是关心的，准也理解姜敏存心刁难，以为没有她就没法儿知道苏联的观点了。"她不知道自己心上是喜欢还是烦恼。

彦成照例下午到姚家去。丽琳好像怕姚宓一人寂寞，常到办公室去看她，因为她知道罗厚和善保都不常到办公室，尤其下午。姚宓是一个安静的伴侣，丽琳不和她说话，她就不声不响地只埋头看书写笔记。有一次，彦成竟到办公室来接丽琳了。他说："我知道你在这儿呢！回家吧。"他只对姚宓略一点头，就陪着丽琳回家。以后丽琳天天下午到办公室看书，许彦成来接，偶尔也坐下说几句话，不过恰如其分，只是导师的话。

转眼过了春节，天气渐渐转暖。姚宓乘星期天，想把小书房的书整理一下。她进门一看，吃了一惊。里面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满地的纸箱都已出空，叠扁了放在角落里。书都排列在书橱里。原先架上乱七八糟的书也掸干净了放得整整齐齐。门后挂着一把掸子，一块干布，一块湿布。临窗那张小书架前面添了一只小圆凳，原是客堂里的。是"他"干的事吧？打开抽屉，里面已垫上干净纸，几支断了头的铅笔都削尖了，半本拍纸簿还留在抽屉里，纸上却没有一个字。她难道指望"他"留一两句话吗？她呆了一下，出来问妈妈："谁到我的书房里去过了！"

姚太太说："彦成要求去看看书。他不怕冷，常去。我让他去的。他没弄乱你的书吧？"

姚宓装作不介意，笑说："我发现多了一只小圆凳。"她没敢说许先生为她整理了书，故意等过了两天才把纸箱交沈妈搬走，好像书是她自己整理的。

她看着整洁的书房，心上波动了一下，不过随即平静下来。因为她曾得到一点妙悟。她发现自己烦恼，并不是为自己，只为感到"他"在为她烦恼，"他"对她的冷淡只是因为遮掩对她的关切。这不是主观臆想吗？据她渐次推断，许彦成对她的冷淡很自然，并非假装。他的眼神不复射过来探索她的眼神。也许他看明了她的"误解"，存心在纠正她。可是，他为什么又悄悄地为她整理书房呢？也许是为了自己方便，也许是对她的一种抚慰，不然，为什么不留下一两句话呢？她本想在纸上写个"谢谢"，表示知感，可是她抑制了自已。她不需要抚慰。

自从小书房里的纸箱搬走以后，许彦成常拣出姚宓该读的书放在小书桌上，有时夹上几个小纸条，注明哪几处当细读。他是个严格的导师。姚宓一纳头钻入书里，免得字面上的影子时常打扰她。

大学放暑假的时候，研究社各组做了一个年中小结。傅今在全社小结会上表扬了各组的先进分子。姚宓因为超额完成计划，受到了表扬。

姚太太问女儿："姜敏回来了吗？她该吃醋了。"

姚宓说："也表扬她了，因为她学习俄语的成绩很好。她回来了，只是还没有回到小组里来。"

第 八 章

夏天过了。绿荫深处的蝉声，已从悠长的“知了”“知了”变为清脆而短促的另一种蝉声，和干爽的秋气相适应。许彦成家的老太太带着小丽在北京过完暑假，祖孙俩已返回天津。彦成夫妇松了一口气。正值凉爽的好秋天，他们夫妇擅自放假到香山去秋游并野餐。回家来丽琳累得躺在床上睡熟了。

照例这是彦成到姚家去听音乐的时候。可是他很想念姚宓。虽然他们除了星期日每天都能见面，却没有机会再像以前同在藏书室里那样亲切自在。丽琳总在监视着，他不敢放松警惕，不敢随便说话。姚宓又从不肯在上班的时候回家。她只是防人家说她家开音乐会吗？这会儿乘丽琳睡熟，他想到办公室去看看姚宓，他觉得有不知多少话要跟她说呢。

办公室里只姚宓一人。彦成跑去张望一下，只见她独在窗前站着。他悄悄进屋，姚宓已闻声回过头来。

“阿宓！”彦成听惯姚太太的“阿宓”，冒冒失失地也这么叫了一声。

姚宓并不生气，满面欢笑地说：“许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这就等于说：“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”她从心上扫开的只是个影子，这时袭来的却是个真人。

“我们今天去游了香山。”他看见姚宓小孩儿似的羡慕，立即后悔了，忙说：“我现在到你家去，你一会儿也回去，好不好，

破例一次。”

姚宓只摇摇头，不言语。然后她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香山还是那样吧？”说完自己笑了。“当然还是那样—— 你们上了‘鬼见愁’吗？”

彦成叹气说：“没有。我要上去，她走不动了，坐下了。”

姚宓说：“我们也是那样——我指五六年前——我要上去，他却上不去了，心跳了。我呀，我能一口气冲上一个山头，面不红、心不跳、气不喘！‘鬼见愁’！鬼才愁呢！”她一脸妩媚的孩子气，使彦成一下子减了十多岁年纪。

他笑说：“你吹牛！”

“真的！不信，你——”她忙咽住不说了。

“咱们同去爬一次，怎么样？”

姚宓沉静的眼睛里忽放异彩。她抬头说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真的。”

“怎么去呢？”姚宓低声问。

办公室里没有别人，门外也没人。可是他们说话都放低了声音。

“明天我算是到西郊去看朋友——借一本书。你骑车出去给你妈妈配药——买西洋参。西直门外有个存车处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在那儿等你。你存了车，咱们一同去等公共汽车。”

他们计议停当，姚宓就催促说：“许先生快走吧，咱们明天见。”

彦成知道她是防丽琳追踪而来，可是不便说破丽琳在睡觉呢——也说不定她醒了会跑来。他也怕别人撞来，所以匆匆

走了。

姚宓策划着明天带些吃的，准备早上骑车出门的路上买些。她整个夏天穿着轻爽的旧衣，入秋才穿上制服。这回她很想换一件漂亮的旧衣裳，可是怕妈妈注意，决计照常打扮。她撒谎说：听说某药铺新到了西洋参，想去看看，也许赶不及回家吃饭。以前她至多只对妈妈隐瞒些小事，这回却撒了谎，心上很抱歉。可是她只担心天气骤变，减了游兴。

姚宓很不必担心，天气依然高爽。她不敢出门太早，来不及买什么吃的，只如约赶到西直门存车处，看见许彦成已经在那儿等待了。她下车含笑迎上去，可是她看见的却是一张尴尬的脸。许彦成结结巴巴地说：

"对对对不起，姚宓，我忘忘忘了另外还还有要要要紧的事，不能陪陪陪……"

姚宓刷的一下，满脸通红，强笑说："不相干，我也有别的事呢。"可是她脸上的肌肉不听使唤，不肯笑，而眼里的莹莹泪珠差点儿滚出来。她急忙扶着车转过身去。

彦成呆站着看她推着车出去，又转身折回来。他忙闪在一旁。只见她还是存了车，一人走出城门，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。彦成悄悄跟在后面。她走到站牌下，避开一群等车的人，背着脸低头等车，并没看见彦成。彦成很想过去和她解释几句。可是说什么呢？昨晚他预想着和姚宓一同游山的快乐，如醉如痴，因而猛然觉醒：不好！他是爱上姚宓了；不仅仅是喜欢她，怜惜她，佩服她，他已经沉浸在迷恋之中。当初丽琳向他求婚的时候，问他是否爱她。彦成说他不知道，因为没有经验。这是真话。他们结婚几年了，他也从没有这个经验。近来他感觉到

新奇的滋味，一向没有细细品尝和分辨。这回他忽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假如他和姚宓同上"鬼见愁"，他拿不定自己会干出什么傻事来。姚宓还只是个稚嫩的女孩子，他该负责，及早抽身。他知道自己那番推却实在不像话。可是怎么解释呢？

公共汽车开来了。彦成看见姚宓挤上了车。他不放心，忙从后门也挤上车。这辆车一路都很挤。到了终点站，姚宓下车又走向开往香山的公共汽车站。彦成不放心，还是遥遥跟着。他想劝她回家，又想陪她同游。姚宓仍是背着脸低着头等车，没看见彦成。开往香山的车来了，他们两人还是各从前后门上了车。彦成站在后面，看见姚宓在前排坐下了。这辆车不挤。他慢慢儿往前挨，心想，假如前去叫她一声，她会又惊又喜吗？可是他看见姚宓一直脸朝着窗外，不时拿手绢儿擦眼睛。彦成想到刚才看见她含着的泪，忙缩住脚，慢慢儿又退到后面去，不敢打搅她。

车到香山，他料定姚宓是前门下车。他从后门挤着下了车，急忙赶往前去找姚宓。可是车上的乘客从前后门全都下来了，却不见姚宓，想必早已下车，走向香山公园去了。彦成在人丛里寻找，直找到公园门口，不见踪迹。他退回来又在汽车的周围寻找，也不见踪迹。她大概已经进园，独自去爬"鬼见愁"了。彦成忙买了门票进园，忽忽若有所失。

往"鬼见愁"的游客较少，放眼望去，不见姚宓；寻了一程，也不见她的影儿。他颓然坐下，心想偌大一个香山，哪里去找姚宓呢。假如他等到天晚了回去，而姚宓还未到家，他怎么向姚太太交代呢？她一个人谅必不会多耽搁，或许转一转就回家了。如果她还没回家，早发现总比晚发现好。这么一想，他

又急不能待，要赶回城里去。

彦成回城已是午后。他还空着肚子，却不觉得饿。他跑到姚家，看见姚宓的自行车靠在大门内过道里，心上放下一块大石头。姚宓反正是回家了。她准是看见了他而躲过了他。她还在家吧？没去上班吗？彦成见了姚太太，问起那辆自行车，知道姚宓照常回家吃过午饭，这时已去上班。据说她因为吃得太饱，要走几步路消消食，所以没骑车。

姚宓是快到香山临下车才看见彦成的。她原是赌气，准备一人独游；见了彦成，她横下心决不和他同游。她挤在头里下车，一下车就急步绕过车头，由汽车身后抄到汽车后门口，看见彦成下了车急急往前去找她。她等后门口的乘客下完，忙一钻又钻上车去，差点儿给车门夹住。售票员埋怨说："这里不上人，车掉了头才上人呢。"

姚宓央求说：她有病，让她早上来占个座儿。售票员看她和气又可怜，就没赶她下去，让她蜷坐在后排角落里，随着车拐了一个大弯。她这样就躲过了彦成。可是她心上又不忍，所以故意把自行车留在家里。

她上午就赶回办公室，不见一人。她觉得又渴又累，热水瓶里却是空的。她正要去打水，恰巧碰见勤杂工秀英。秀英是沈妈的侄女儿，抢着给她打水。姚宓做贼心虚，正需要有人看见她上班，就把热水瓶交给她，自己扶头独坐，暗下决心。她曾把心上的影儿一下子扫开，现在她干脆得把真人也甩掉。

她把罗厚求她校改的一份稿子整理好，准备交还他。她自己的一大叠稿子给善保借去了，因为她受到了表扬，善保借去学习的，可是至今还没有还她。她写了一个便条，托罗厚转交

善保，催讨稿子，因为她自己要用了。然后她取出大叠稿纸，工工整整写下题目，写下一项项提纲，准备埋头用功。假如“心如明镜台”的比喻可以借用，她就要勤加拂拭，抹去一切尘埃。

可是过去的事却不容易抹掉。因为她低头站在开往香山的公共汽车站牌下等车的时候，有人看见她了。不但看见她，也看见了许彦成。

第九章

余照和陈善保已交上朋友，经常一起学习，一起玩笑。恰逢这般好秋天，两人动了游兴，约定同游香山。余照到了北京，只到过颐和园，还没游过香山呢。他们避免星期日游人太多，各请了一天假。宛英为他们置备了糕点水果等等，特地还煮了茶叶蛋。她和余楠老两口子看小女儿成对出游，满心欢喜。

余楠这个暑假也并不寂寞。他从妮娜处得知姜敏愿意加入他的小组，不胜得意。年中工作小结会上姜敏得了表扬，余楠就去贺她。姜敏一扭头似笑非笑说：

“我们不过是速成的呀！学完就忘了！”

“哎，”余楠拍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学不进的才忘记。我不是早说了吗，希望你快快学成，回过头来教我们。老实告诉你吧，我慢班都没跟上，现在都退学了。”

他把姜敏邀到家里，满口称赞她，一面又探问她工作的计划。姜敏当然不会白喝他的米汤。她带着娇笑回敬的米汤，好

比掺和了美酒，灌得余楠醉醺醺地。他兴致也高了，话也多了，自吹自卖，又像从前在上海时款待他喜爱的女学生那样。宛英只防姜敏媚惑善保，破坏余照的姻缘。现在余照和善保已经好上了，宛英不防她了。至于余楠，宛英是满不在乎的。余照和善保现在不在身边了，余楠觉得落寞，常到丁宝桂家去喝酒。如今来了个姜敏，平添了情趣。他们谈工作，谈批判，有时施妮娜和江滔滔也过来加入讨论。整个夏天，余楠很少出门，姜敏经常来。有时两人低声谈笑，有时热烈地讨论。宛英只听到他们反复提到什么"观点不正确"呀，"阶级性不突出"呀，什么"人性论"呀等等，也不知他们评论什么。她曾悄悄问过善保，善保茫然不知。一次她听见善保问姜敏，她和余先生讨论什么问题呢。姜敏说她是来帮余先生学习俄语，她自己也借此温温旧书。宛英觉得蹊跷，不信自己竟那么糊涂，连外国话和中国话都不能分辨。

余照和善保游山归来，宛英安排他们在饭间里吃点心。余楠和姜敏正在书房里谈论他们的文章，立即放低了声音。

余照大声说："妈，你知道我们碰见谁了？"

善保有心事似的不声不响。

宛英问："碰见谁了？"

"你猜！"

宛英说："我怎么知道呀。"

"姚宓啊！姚宓！！还有许彦成！！"

"你该称姚姐姐和许先生——还有谁？"

"就他们两个！！"

"别胡说！"宛英立即制止了余照，"你们哪儿碰见的？和他

们说话了吗？”

“去香山的汽车站上，两人分两头站着！我们赶紧躲了。”

“你们准是看错人了。”宛英一口咬定。

“善保先看见，他拉拉我，叫我看。我们赶紧躲开，远远地看着他们一个前门、一个后门上了车。”

宛英说：“干吗要一个前门、一个后门上车呢？”她不问情由，先得为姚宓辟谣。“远远看着像的，不知多少呢。像姚小姐那样穿灰布制服的很多，她怎么会和许先生一起游山呢！你们在香山看见他们两人了吗？”

余照不服气说：“香山那么大，游客那么多，哪会碰见呢？”

“你们只远远看见一个人像姚小姐，又没近前去看，就躲开了，却把另一人硬说是和她一起的。你们准是看错了人。”

余照觉得妈妈的话也有道理，承认可能是看错了人。

善保却固执地说：“是姚宓。我一眼就看出是她。我决不会看错。”

余照听了这话不免动了醋意，因为她知道善保从前看中姚宓。她说：“哦！是姚宓，你就不会看错！反正你眼睛里只有一个姚宓！穿灰制服的都是姚宓！”

善保不争辩，却不认错。宛英不许余照再争。余照哪里肯听妈妈的话，嘀嘀咕咕只顾和善保争吵。

他们的话，姜敏全听在耳里。她不好意思留在那里隔墙听他们吵嘴，借故辞别出来。

姜敏相信善保不会看错。她想到办公室去转转，料想姚宓不会在那里，不如先到姚家去看看。

她入门看见姚宓的自行车，就问开门的沈妈，姚宓是否在

家。沈妈说："没回来呢。"姜敏自以为得到了证实，不便抽身就走，不免进去向姚伯母问好，说她回社后还没正式上班，敷衍了几句，有意无意地问："姚宓还不回家？"

姚太太说："她还不回来呢。"

姜敏暗想：不用到办公室去了，且到许彦成家去看看。她辞了姚太太又到许家。

许彦成从姚家回来，就闷闷地独在他的"狗窝"里躺着。李妈出来开门，遵照主人的吩咐，说"先生不在家"。杜丽琳一听是姜敏，忙出来接待。她恭喜姜敏学习成绩优异，又问她有没有什么事。

姜敏说：想问问几时开小组会。

丽琳说，没什么正式的会，他们小组经常会面，不过星期一上午他们都在办公室碰头，安排一星期的工作。她和姜敏闲聊了一会。姜敏辞出，觉得时间已晚，没有必要再到办公室去侦察。姚宓这时候即使跑到办公室去工作，也不能证实她没有游山。她拿定自己侦得了一个大秘密。不过她很谨慎，未经进一步证实，她只把秘密存在心里。

星期一，罗厚照例到办公室去一趟（别的日子他也常去转转，问问姚宓有没有什么事要他办的）。他跑去看见姚宓正在读他请姚宓看的译稿，就问："看完了吧？看得懂吗？"

姚宓说："懂，当然懂。可是你得附上原文，也让我学学呀。"

罗厚笑嘻嘻说："原文宝贵得很，是老头儿从法国带回来的秘本，都不大肯放手让我用。"

"那你怎么翻译呢？"

罗厚说："不用我翻呀。他对着本子念中文，我就写下来，

这就是两人合译。我如果写得一塌糊涂，他让我找原文对对。我开始连原文都找不到，现在我大有进步了。”

“这也算翻译？他就不校对了？”

“校对！他才不耐烦呢！所以我请你看看懂不懂。”

“发表了让你也挂个名，稿费他一人拿？”

“名字多出现几次，我不也成了名翻译家吗？”

两人都笑了。

正说着，只见姜敏跑来。罗厚大声说：“唷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改在余先生家上班吗？”

姜敏横了他一眼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还等傅今同志召开全体大会正式公布吗？”罗厚说着扮了个鬼脸。

姜敏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儿说：“他们拉我呀。”

姚宓微笑着说：“听说你天天教余先生俄语呢。”

姜敏忍不住了，立即回敬说：“听说你某一天陪某先生游香山了！”

姚宓的脸一下子转成死白，连罗厚都注意到了。可是姚宓很镇静地说：“我没有游香山。”

“没游香山，游了樱桃沟吧？”姜敏一脸恶笑。

姚宓说：“我没有游樱桃沟。我天天在这儿上班。”

这时候，姜敏等待着的许彦成和杜丽琳正好进门。姜敏只作不见，朗朗地说：“可是有人明明清清看见你们两人去游山了！你，还有一个人……”

罗厚深信姚宓说的是实话，所以竖眉瞪眼地向姜敏质问：“你亲眼看见的？”

姜敏说："有人亲眼看见了，我亲耳朵听见的。"

他们大家招呼了许先生和杜先生。

姜敏接着说："星期五上午，在去香山的汽车站上，你们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一个前门上车，一个后门上车……"她瞥见许彦成脸色陡变，杜丽琳偷眼看着彦成。

罗厚指着姜敏说："你别藏头露尾的！谁亲眼看见了？我会去问！我知道你说的是陈善保。善保告诉我的，他星期五和朋友一同去游香山。我会当面问他！"

姜敏鄙夷不屑地笑道："我说了陈善保吗？我一个字儿也没提到他呀！反正姚宓在这儿上班呢，当然就是没有游山。游山自有游山的人。"她料定姚宓在撒谎。

许彦成和杜丽琳都已经坐下。丽琳笑着说："姜敏同志，你说的是我们吧？"

"我说的是游山的人。"

丽琳说："就是我和彦成呀。我们俩，上班的时候偷偷出去游香山了。彦成自不量力，一人爬上了'鬼见愁'。挤车回来，有了座儿还只顾让我坐，自己站着，到家还兴致顶高。可是睡一宵，第二天反而睡得浑身酸痛，简直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力气全无。你来的时候他正躺着，我让李妈说他不在家，让他多歇会儿。谁看见我们的准是记错了日子。我们游山是星期四，不是星期五。"

姚宓仍静静地说："不论星期四、星期五，我都在这里上班。可以问秀英，她上下午都来给咱们打开水的。

姜敏没料到她拿稳的秘密却是没有根，忙见风转舵说：

"罗厚，听见没有？人家说的准是星期四。假如是星期五，

那就是陈善保和他的朋友。反正我听见人家说，亲眼看见咱们社里有人游香山了。我以为是姚宓，随便提了一句，你就这么专横！”

罗厚卷起自己的稿子，站起来说：“你们是开小组会吧？我也找我的导师去。”

他出门听见姜敏在说：“他们拉我加入他们的小组。我不知该怎么办好……”

罗厚不耐烦，挟着稿子直往余楠家跑。

第十章

罗厚气愤愤地到余楠家去找善保，正好是善保开的门。罗厚不肯进屋，就在廊下问善保：“你香山玩儿得好吗？”

善保说：“玩得顶好，可是回来就吵架了。”

罗厚不问吵什么架，只问：“你碰见姜敏了吗？你跟她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什么也没跟她说呀。她在前屋和余先生讨论什么文章呢。”

“听她口气，好像是你告诉她游山看见了什么人。她没说你的名字。可是星期五游香山的，不就是你吗？她说，有人亲眼看见了谁谁谁。”

善保急忙问：“她说了谁？”

“一个是姚宓，还有一个没指名。可是姚宓说，她每天上下午都上班，没有游山。”罗厚随即把姜敏、姚宓和杜丽琳在办公

室谈的话一一告诉了善保。

善保说："姜敏准是听见我们吵架了——我说看见一个人像姚宓，还有一人像许先生——当然是我看错了。余照就说不可能。我太主观，不认错。给你这么一说，分明是我看错了人。其实我自己都没看清，也没让余照再多看一眼，我们赶紧躲开了。回来她说我看错人了。她使劲儿说我错，我就硬是不认错。哎，我这会儿一认错，觉得事情都对了，我浑身都舒服了。我现在服了，罗厚啊，一个人真是不能太自信的。可是姜敏不该旁听了我们吵架出去乱说，影响多不好啊！"

"她没想到我会追根究底，也没想到许先生恰好前一天和杜先生游了香山。她就趁势改口，说她说的是星期四。"

善保说："我一定去跟她讲清楚。这话我该负责。姜敏不应该乱传。可是错还是我错。而且错得岂有此理，怎么把姚宓和许先生拉在一起呢。看错了人不认错，还随便说，也没想到姜敏在那儿听着。真糟糕！我得了一个好大的教训。我实在太主观唯心了，还硬是不信自己会错。一会儿我得和姜敏谈谈，她太轻率。"

余楠在屋里伸着耳朵听他们说话。如果许彦成和姚宓之间有什么桃色纠纷，倒是个大新闻。可是他护着女儿，不愿意看到女儿向善保认错。现在听来，分明错在善保。善保已经满口认罪，他抱定"不痴不聋，不作阿姑阿翁"的精神，对善保和罗厚的谈话，故作不闻。他只顾专心干他自己的事。

余楠的书房和客堂是相连的一大间，靠里是书房，中间是客堂，后间吃饭。客堂的门是他家的前门。临窗近门处有一张长方小几，善保常在那里看书作笔记。余楠为他安排的书桌在

后厢房，是余照的书桌。善保虽然享有一只抽屉，总觉得不是他的书桌，他自己的书桌还在组办公室里。他喜欢借用客堂里的小长方几。如有客来，外面看不见里面，他隔着纱窗却能看到外边亮处来的人，他可以采取主动。

罗厚走了不多久，姜敏就来了。善保立即去开了门，对她做了手势叫她在沙发上坐下。他自己坐在一只硬凳上，低声说：

“你有事吗？我有要紧话跟你说呢。”

姜敏对低头工作的余楠看了一眼，大声回答：“说吧，反正你的事总比别人的要紧。”

善保怕打搅余楠，说话放低了声音。姜敏却高声大气。只听得她说：

“我早知道呀！我知道罗厚准来挑拨是非了。”

善保低声不知说了什么话。她声音更高了：

“我说错了吗？星期四，许先生杜先生游了香山。星期五，你和你的对像去游了香山。工作时间，咱们社里的人游山去了！这是我乱传的谣言吗？倒是我轻率了！”

善保又说了不知什么。她回答说：

“我扯上姚宓了！又怎么？她说了我一句，我不过还她一句罢了！她说我天天教余先生俄语，我就说她某一天陪某先生游山。”

善保说：“可是她没有陪某先生游山呀！”

姜敏说：“请问，我教余先生俄语了吗？”

善保的声音也提高了：“那是你自己说的呀！”

姜敏说：“她陪某先生游山，不也是你自己说的？”

善保大声说：“我在告诉你，是我看错了人。”

姜敏说："我也告诉你，是我看错了事。我不知道余先生不学俄语了。你传我的话，是慎重！是负责！我传你的话，是轻率！是不负责任！"

善保气得站起来说："咳！姜敏同志，你真是利嘴！你明明知道自己错了，却把错都推在我身上。你、你、你—— 简直可怕！"他忘了自己是在余先生家，气呼呼跑出门去，砰一下把门关上。

姜敏抖声说："自己这么蛮横！倒说我可怕！"她咽下一口气，簌簌地掉下泪来。

余楠已放下笔，在她身边坐下。

姜敏抽噎着说："他护着一个姚宓，尽打击我！"

余楠听她和善保说一句，对一句，虽然佩服，也觉得她厉害，善保这孩子老实，不是她的对手。可是看到她底子里原来也脆弱，不禁动了怜香惜玉的心。他不愿意派善保不是，只拍着姜敏的肩膀抚慰说：

"姜敏，别孩子气！他护不了姚宓！姚宓有错，就得挨批，谁也袒护不了！她的稿子在咱们手里呢！由得咱们一篇篇批驳！"

他把姜敏哄到自己的书房那边，一起讨论他们的批判计划。

且说陈善保从余家出来，心上犹有余怒。不过他责备自己不该失去控制，当耐心说理。对资产阶级的小姐做思想工作不是容易。他还不知道姚宓会怎样嗔怪呢。

善保发现姚宓一个人在办公室静静地工作。她在摘录笔记。善保找个椅子在她对面坐下说：

"罗厚告诉我，你气得脸都白了。我很抱歉……"

姚宓说："我没有生气。事情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"

"我太岂有此理，看见一个人像你，就肯定是你，而且粗心大意，没想想后果，就随便说。我以为和余照在她家里说话，说什么都不要紧，没想到还有人听着。"

姚宓说："善保，你看见了谁，我不能说你没看见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游山。"

"当然真的。我自己看错了人，心上顶别扭。听罗厚一说，才知道都是我错了。可是，姚宓，你没看见那个人，和你真像啊！我没看完一眼，就觉得一定是你，决没有错，不但没看第二眼，连第一眼都没看完。"

姚宓又惭愧又放了心，笑个不了。她说："也许真的是我呢！"

善保一片天真地跟着笑，好像姚宓是指着一只狗说："也许它真的是我"一样可笑。

接着善保言归正传，向姚宓道歉，说她要讨还的那份稿子还在余先生那里。

姚宓急得睁大了眼睛。"你交给余先生了？我以为你是拿回宿舍去看看。"

善保着急说："要紧吗？他说我该向你学习，是他叫我问你借的。后来他也要看看，可是他拿去了那么久，也许还没看呢。我问他要了几回，他有时说，还要看，有时说，不在他手里，傅今同志在看。"

姚宓不愿意埋怨善保，也不忍看他抱歉，反安慰他说："不要紧，反正你记着催催，说我要用。"她心上却是很不安，不懂余先生为什么扣着她的稿子不还，还说要给傅今看。这事，她本来可以和许先生谈谈，现在她只可以闷在心里了。

第十一章

杜丽琳和许彦成那天从办公室一路回家，两人没说一句话。吃罢一顿饭，丽琳瞧许彦成还是默默无言，忍不住长叹一声说：

“咳，彦成，我倒为你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你却一句实话都没有。”

“说我爬上‘鬼见愁’是瞎话。这句瞎话很不必说。”

“那就老实说你一老早出门看朋友去了？”

“我是看朋友去了。”

“得乘车到香山去看！”

“我的朋友不在香山。我看什么朋友、乘什么车、走什么路，有必要向那个小女人一一汇报吗？”

“可是她看见你们两人了，你怎么说呢？”

“她并没有看见。”

“有人看见了。一个你，一个她。”

“笑话！压根儿没说我。她点的人已经证明自己没去游山，你叫我怎么和她一起游山呢。”

“姜敏看透那位小姐在撒谎。”

“撒谎？除非她有分身法。有人看见她在办公室上班，怎么又能和我一起游山呢？”

“你很会护着她呀！可惜你们俩都变了脸色，不打自招了。我给你们遮掩，你还不知好歹。”

彦成叹气说："随你编派吧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你硬是不信，叫我怎么说呢。"

丽琳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："你的心，我也知道。我知道自己笨，不像人家聪明。我是个俗气的人，不像人家文雅。我只是个爱出风头的女人，不像人家有头脑。"

"我几时说过这种话吗？"彦成觉得委屈。

"还用说吗？我笨虽笨，你没说的话，我还听得出来啊。"

彦成觉得丽琳真是个"标准女人"。他忍气说："她怎么怎么，都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只不过没跟你分辩，这会儿都栽到我头上来了。"

"都说在你心坎儿上了，还分辩什么！"

彦成觉得她无可理喻，闷声不响地钻入他的"狗窝"去。

丽琳在外用英语说："我现在也明白了。你欠我的那三个字，欠了我五六年也不想还，因为你不愿意给我，因为我不配。现在你找到了配领你那三个字的人了。我恭喜你！"

彦成心上隐隐作痛。丽琳很会剖析他的心。他感觉到而不敢对自己承认的事，总由丽琳替他抉发出来。他脸色非常难看，耐着性子跑出来，对丽琳说："好容易妈妈她们走了，咱们才清静了几天，你又自寻烦恼，扯出这些没头没脑的话来。"

丽琳很不合逻辑又很合逻辑地说："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我并不强求。我只要求你履行诺言。你答应我永远对我忠实，永远对我说真话。可是你说了哪一句真话呀！"她忿忿走入卧房，呜呜咽咽地哭了。

彦成最怕女人哭。像姚宓那样悄悄地流泪悄悄抹掉，会使他很感动。可是用眼泪作武器就使他非常反感，因为这是他妈

妈的惯技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耐着性子跟进卧房，悄悄地说："丽琳，你知道李妈在外边说的话吗？'先生太太说外国话，就是吵架了。'"

丽琳带着呜咽，冷笑一声说："你倒也怕人家闲话！"

彦成恳切地说："丽琳，我对你说的确实是真话。我并没有和别人去游山。"

丽琳扭头说："我不爱看你虚伪。"

她坐在镜台前，对着自己的泪脸，慢慢用手绢拭去泪痕，用粉扑拂去泪光。

彦成从镜子里看到丽琳很有节制，绝不像他妈妈那样任性。他忍住气，再次向她陈情：

"丽琳，我为的是对你真诚……"

丽琳睁着她泪湿的美目，注视着彦成，没好气的冷笑一声说："那么请你问问自己，我说你爱上了别人，我说错了吗？"

彦成以退为进说："你从来没有错！错的终归是我。"

丽琳转过身，背着镜子，一脸严肃地说："彦成，你听我讲。我有一个大姐，一个二姐，我是最小的妹妹。我大姐夫朝三暮四……"

彦成笑说："你意思是'朝秦暮楚'吧？"

丽琳没一丝变笑容："对不起，我出身买办阶级，不比人家书香门第，家学渊源。我留学也不过学会了说几句英语，我是没有学问的人。谢谢你指点。'朝秦暮楚'——我以前以为只有我姐夫那种人是那样的——我大姐向来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香港美人多，我料想他们现在还是老样儿。我二姐离婚两次，现在带着个女儿靠在娘家，看来也不会再找到如心的丈夫。她知

道自己是家里的背累，只是个多余的人，有气只往肚里咽。我看了她们的榜样，自以为学聪明了。我不嫁纨袴公子，不嫁洋场小开，嫁一个有学问、有人品的书生。我自己也争口气，不靠娘家，不靠丈夫。可是，唉，看来天下的老鸦一般黑！至少，我们杜家的女儿，个个是讨人厌的……”

彦成打断她说：“何必这样大做文章呢？我又没有‘朝秦暮楚’，又没有和你离婚……”

“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心里明白。我生着三只眼睛呢！闭上两只，还有一只开着！我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，不会随人摆布！”她起身把彦成推出门，一面说：“钻你的狗窝去！想你的情人吧！”她把彦成关在门外。

彦成躺在他“狗窝”里的小板床上，独自生气。他当初情不自禁，约了姚宓游山。只为了丽琳，为了别对不起她，临时又取消了游山之约，几乎是戏弄了姚宓。想不到丽琳只图霸占着他，不容他有一点秘密，一点自由。他说的“真话”当然不尽不实，可是牵涉到第三者呢，他不能出卖了第三者呀。他并没有要求丽琳像姚宓那样娴静深沉，却又温柔妩媚，不料她竟这样生硬狰狞。他也知道丽琳没有幽默，可是一个人怎会这样没趣！

“好吧！”他愤愤地想，“你会保护自己，我也得保护自己！我也不会随你摆布！”

他交托着两手枕在后脑下，细想怎样向姚宓请罪。不论她原谅不原谅，他必须请罪。

他起来写了一封信，夹在随身携带的记事本里，到姚家去听音乐，顺便到姚宓的小书房去翻书，就在小书桌上的书里夹

一个签条，注明参看某书某页。他就把写给姚宓的信取出来，抚平了折成双折，夹在那本书的那一页里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
姚宓：

我不敢为自己辩护，只求你宽恕。请容我向你请罪。

假如我能想到自己不得不取消游山之约，当初就不该约你。假如我能想到自己不得不尾随着你，我又不该取消这个约。约你，是我错；取消这个约，是我错；私下跟着你，是我错。你如果不能宽恕，那么我只求你不要生气，别以为我是戏弄你。因为我错虽错，都是不得已。

许彦成

你可以回答一声吗？或者，就请你把这张双折的信叠成四折，夹在原处，表示你不生我的气了，可以吗？

又及

彦成临走还对姚太太说："伯母，请告诉姚宓，她要参考的书，我拣出来了，在她的小书桌上。"

过了一天，彦成到了姚家，又到姚宓的小书房去，急忙找出那本书来，翻来翻去，那张双叠的信压根儿不见了。

彦成把小书桌抽屉里的拍纸簿撕下一页，匆匆写了以下一封短信。

姚宓：

我诚惶诚恐地等待着，请把这张纸双叠了，也一样。

彦成

过一天，这张纸也没有了。彦成就擅自把一张白纸双折了夹在书里。又过一天，他发现这张白纸还在原处。他就在纸上写道：

姚宓：

纸虽然不是你折的，你随它叠成双折了，可以算是默许了吧？

彦成

彦成自己觉得有几分无赖。果然惹得姚宓发话了。她已把信抽走，换上白纸，上面没头没尾的只写了八个字："再纠缠，我告诉妈妈。"

彦成觉得惭愧，仿佛看到姚宓拿着一把小剪刀说："我扎你！""我铰你！"

他不能接受这个威胁。他就在这张纸的背面草草写了几行字。

"假如你告诉妈妈，那就好极了，因为我要和丽琳离婚，正想请她当顾问，又不敢打搅她。我离婚之前，不能畅所欲言，只能再次求你不要生气。急切等着你告诉伯母。"

这回姚宓急着回答了。话只短短两句。

许先生：

请不要打搅我妈妈，千万千万。顾问可请我当。

姚宓

彦成回信如下：

姚宓：

感谢你终于和我说话了。遵命不打搅伯母。那么，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会谈呢？你家从前藏书的屋子听说至今还空着。后门的钥匙还在你手里吗？

许彦成

彦成又在信尾写了几个小字：

“顾问先生：我的信请替我毁了吧，谢谢。”

他把信夹在书里，吐了一大口气，一片痴心等待姚宓回信。

第十二章

姚宓简直没有多余的心情来关念她那份落在余楠手里的稿子。她不愿意增添善保心上的压力，也不愿意请教许先生该怎么对付，暂时且把这件事撇开不顾。

当初，年中小结会上姚宓受了表扬，余楠心上很不舒服，因为他的小组没有出什么成果。他叫善保把这份稿子借来学习，其实是他自己要看。他翻看了一遍。恰好施妮娜到他家去，他把善保支开，请施妮娜也看看。两人发现问题很多，都是当前研究西方文学的重要问题。

妮娜认为姚宓的主导思想不对头，所以一错百错，一无是处。应该说，他们那个小组出了废品。妮娜不耐烦细看，一面抽烟，一面推开稿子说："该批判。"

余楠问："你们来批吗？"他的"你们"指未来的苏联组。

"大家来，集体批。不破不立，破一点就立一点。"她夹着香烟的手在稿子上空画了一个圈说："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壤，可以绽发一系列的鲜花呢。将来这一束鲜花，就是咱们的成果。"

花当然可以变果。可是余楠有一点顾虑，不能不告诉妮娜。这份稿子是善保借来的，善保已经几次问他讨回。如要批判，就得瞒着善保。集体批，不能集体同时看一部稿子；稿子在集体间流通，就很难瞒人。他迟疑说："滔滔同志要看看这部稿子吗？"

妮娜干脆说："不用！姜敏闲着呢，叫她摘录了该批的篇章，复写两份或三份。反正我们俩只要一份。余先生你是快手，你先起个稿子，我们再补充。""我们俩"和"我们"当然是指她和江滔滔。

"姜敏没来，得你去吩咐她，她不听我的指挥。"余楠乖巧地说。

妮娜把手一挥，表示没问题。他们暂时拟定的题目是《批判西洋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的老一套》（一）。题目上的"（一）"，表示还有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等一系列文章。

姜敏还未明确自己究竟属于余楠的小组，还是属于尚未成立的苏联组。她对妮娜自有她的估价，她自信自己能支配妮娜。妮娜这样指挥她，她很不乐意。不过她急要显显本领，而且是批判姚宓，所以很卖力。余楠摇动大笔，立即写出一篇一万多字的批判文章。妮娜认为基调不错，只是缺乏深度和学术性。她提出应该参考的书，江滔滔连抄带发挥补充许多章节，写成一篇洋洋洒洒四五万字的大文章。姜敏在俄语速成班上结识了好些大学里的助教和讲师，就由她交给他们去投给大学的学刊发表。因为是集体创作，四个作者的名字简化为三个字的假名："汝南文"。

他们盼了好久，文章终于发表了，只是给编者删去很多字，只剩了九千多字。江滔滔为此很生气。可是姜敏认为登出来已经不容易，还是靠她的面子。妮娜觉得幸好题目上的"（一）"字没有去掉，删节的部分下一篇仍然可用。他们自以为爆发了一枚炸弹。不料谁也不关心，只好像放了一枚哑爆仗。

姜敏给几个研究组都寄了一份，除掉外文组没寄，料想外文组一定会听到反响。图书室里也给了两份。可是好像谁都没看见，谁都不关心。江滔滔说："咱们该用真名字。"余楠也这么想。妮娜说："可能是题目不惊人。下次只要换个题目，'汝南文'慢慢儿会出名的。"姜敏却不愿意再写第二篇了。摘录，复写，誊清，校对，都是她。滔滔写的字又潦草难认，上下文都不接气，她一面抄，一面还得修改，还不便说自己擅自修改了。她本来以为读者都会急切打听谁是"汝南文"，现在看来，连姚宓本人都在睡大觉呢，谁理会呀！

她说："干脆来个内部展览，把姚宓的稿子分门别类展览出

来，一个错误一个标题。红绿纸上写几个大字标题就行。从前姚謇的藏书室不是空着吗，放两排桌子就展开了。"

妮娜笑说："这倒有速效，展一展就臭了。"

姜敏说："不是咱们搞臭她，只是为了改正错误。改正了，大家才可以团结一致地工作呀。"

妮娜也赞成。可是隔着纱窗帘能看到余楠支使出去的善保回来了。他们约定下次再谈，就各自散去。

其实他们那篇文章确也有人翻阅的，不过并不关心罢了。关心的只有罗厚。他在文章发表了好多天之后，一个星期六偶然在报刊室发现的。新出的报刊照例不出借，他看见有两份，就擅自拿了一份，准备星期一上午给姚宓许彦成夫妇等人看了再归还。

这个星期天，姚家从前藏书的空屋里出了一件大事——或细事，全社立即沸沸扬扬地传开了。谈论的，猜测的，批评的，说笑的，无非是这一件事。人家见了面就问：

"听说了吗？"

"咳！太不像话了！"

"捉住了一双吗？"

"跑了一个，没追上，那一个又跑了。"

"那傻王八出来喊捉贼，把人家都叫出来了，他又扭住老婆打架。"

"在他们家吗？"

"不，在图书室。"

"唷！是图书室的人吧？"

"你说那傻王八吗？他是外头的，不住这宿舍。"

“我问的是奸夫。”

“遮着脸呢。说是穿一身蓝布制服，小个子，戴着个法国面罩。”

“什么是法国面罩呀？”

谁都不知道。

各种传闻和推测渐渐归结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。原来方芳每个星期日上午到图书室加班。她丈夫动疑，跟踪侦察，发现搬空的藏书室反锁着门，里面有笑声。他绕到后门，看出门上钉的木板是虚掩着的，闯进去，就捉住了一双。可是方芳抱住丈夫死也不放。那男的乘间从后门跑了。方芳的丈夫挣脱身追出去，一面喊“捉贼”。方芳穿好衣服，开了前门，悄悄儿溜出来，不防恰被大喊“捉贼”的丈夫看见，一把扭住了问她要人。夫妻相骂相打，闹得人人皆知。方芳脱身跑了，她丈夫还在指手画脚地形容那个逃跑的男人。究竟那人是谁，还是个谜，因为他很有先见，早已作了准备，听到有人进屋，立即戴上一个涂了墨的牛皮纸面罩，遮去面部。罩上挖出两个洞，露出眼珠子。他穿好衣服逃出门，当然就除去面罩，溜到不知哪里去了。

大家纷纷猜测，嫌疑集中在两人身上。一个是汪勃，因为方芳和汪勃亲密是人人知道的。虽然汪勃不穿蓝布制服，而且他是中等身材。可是穿上蓝布制服，也许会显得个儿小。不过据知情人说，方芳已经和汪勃闹翻，还打了他一个大耳光。关于这点，又是众说纷纭。有的说是因为汪勃又和别的女人好上了，有的说汪勃是“老实孩子”，虽然喜欢和女人打打闹闹，却有个界限，“游人止步”的地方他从不逾越。丁宝桂先生却摇头

晃脑说："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。他偏又喜欢玩儿恋爱，吃一下耳光正是活该。"另一个受嫌疑的是小个儿，也穿蓝布制服。他是社里一个稍有地位的人，人家只放低声音暗示一两个字。

朱千里只有灰布制服。那天他因为前夕写稿子熬夜，早上正在睡懒觉。他老婆上街回来，听说了"法国面罩"和"小个子"，就一把耳朵把他从被窝里提溜出来，追究他哪里去了。

"我不是正睡觉呢吗？"

老婆不信，定要他交出法国面罩。朱千里在家说话，向来不敢高声。可是他老婆的嗓门儿可不小。左邻右舍是否听见，朱千里拿不稳。他感到自己成了嫌疑犯。他越叫老婆低声，她越发吵闹。朱千里憋了一天气，星期一直盼着罗厚到他家去，罗厚说不定会知道那男的是谁。可是左等右等不见罗厚，他就冒冒失失地找到办公室去。他要问出一个究竟，好向老婆交代。

办公室里，罗厚正同许彦成和杜丽琳说话。姚宓在看一本不厚不薄的刊物。

罗厚见了朱千里，诧异说："朱先生怎么来了？"

朱千里想说："你们正在谈傻王八吧？"可是他看着不像，所以改口说："你们谈什么呢？"

罗厚把姚宓手里的刊物拿来，塞给朱千里，叫他读读。朱千里立即伸手掏摸衣袋里的烟斗。可是他气糊涂了，竟忘了带。他一目十行地把罗厚指着给他看的文章看了一遍，还给罗厚说："全是狗屁！"

许彦成笑了。杜丽琳皱着鼻子问："作者叫什么名字？"

朱千里说："管他是谁！我两个脚指头夹着笔，写得还比他好些！"

罗厚翻看了作者的名字说："汝南文。"

朱千里立即嚷道："假名字！假之至！一听就是假的。什么'乳难闻'，牛奶臭了？"

彦成问："余楠的'楠'吗？"

罗厚说："去掉'木'旁。"

彦成问："三点水一个女字的'汝'吗？文章的'文'吗？"

罗厚点头。

姚宓微笑说："有了，都是半边。"

彦成钦佩地看了她一眼，忙注目看着丽琳。

罗厚说："对呀！老河挨着长江，'楠'字去'木'，'敏'字取'文'。"

朱千里傻头傻脑地问："谁呢？"

丽琳知道"老河"就是施妮娜，想了一想，也明白过来了。她说："哦！江滔滔的'水'，施妮娜的'女'，余楠的'南'，姜敏的'文'，四合一。"

朱千里呵呵笑道："都遮着半个脸！"

许彦成说："很可能这是背着傅今干的，不敢用真名字。矛头显然指着我们这小组。"

罗厚问："姚宓，你几时说过这种话吗？"

"你指他们批判的例证吗？那些片段都是我稿子里截头去尾的句子。"

"你的稿子怎么会落在他们手里呢？"罗厚诧异地问。

姚宓讲了善保借去学习，余楠拿去不还的事。

丽琳建议让姚宓写一篇文章反驳他们。

姚宓说："他们又没点我的名，我的稿子也没有发表过。他

们批的是他们自己的话。随他们批去，理他们呢！”

彦成气愤说：“这份资料是给全组用的。有意见可以提，怎么可以这样乱扣帽子，在外间刊物上发表了攻击同组的人呢！太不像话了！得把这篇文章给傅今看看，瞧他怎么说。”

罗厚竖起眉毛说：“先得把稿子要回来！倒好！歪曲了人家的资料，写这种破文章，暗箭伤人！他们还打算一篇篇连着写呢！咱们打伙儿去逼着余楠把稿子吐出来。”

朱千里几番伸手掏摸烟斗，想回家又不愿回家，这时忍不住说：“他推托不在手边，在傅今那儿呢。你们怎么办？”

彦成说：“还是让善保紧着问他要。咱们且不提‘汝南文’的破文章，压根儿不理会。等机会我质问傅今。”

姚宓不愿叫善保为难，也不要许先生出力，也不要罗厚去吵架。她忙说：“干脆我自己问余楠要去。假如他说稿子在傅今那儿，我就问傅今要。”

大家同意先这么办，就散会了。

朱千里看见大家要走，忙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要请问一件事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国面罩吗？”

彦成说：“你问这个干吗？”

“戴面罩的是谁，现在知道了吗？”朱千里紧追着问。

罗厚说：“朱先生管这个闲事干吗？”

“什么闲事！我女人硬说是我呢！”

大家看着哭丧着脸的朱千里，忍不住都笑起来。

彦成安慰他说：“反正不是你就完了。事情早晚会水落石出。”

丽琳说：“朱先生，你大概对你夫人不尽不实，所以她不信

你了。"

"我谁要她信！她从来不信我！可是她闹得街坊都怀疑我了。人家肚子里怀疑，我明知道也没法儿为自己辩护呀！我压根儿没有蓝布制服，连法国面罩都没见过，可是人家又没问我，我无缘无故地，怎么声明呢？"

丽琳说："咳，朱先生，告诉你夫人，即使她明知那人是你，她也该站在你一边，证明那人不是你。"

朱千里叹气说："这等贤妻是我的女人吗！罗厚，我是来找你救命的。她信你的话。你捏造一个人名出来就行。"

罗厚说他得先去还掉偷出来的刊物，随后就到朱先生家去。他们两个一同走了。许杜夫妇也走了。姚宓默默地坐了一会儿，独自到余楠家去讨她的稿子。

第十三章

余楠知道每星期一许彦成、杜丽琳的小组在办公室聚会。他也学样，星期一上午在家里开个小会谈谈工作。其实善保压根儿没什么工作。他也在脱产学俄语，不过学习俄语之外，在余楠的指导下，对照着中译本精读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。他不习惯待在余家，渐渐地又回到办公室去。所以一周一次的聚会也有必要。

姜敏并没有脱离许彦成和杜丽琳的小组。她觉得自己作为未来的苏联组成员，每个小组开会她都有资格参加。只是"汝

南文”的批判文章发表之后，她有点心虚，怕原来的小组责问她或围攻她，所以也跑到余家去开会。开会只是随便相聚谈论。谈了一点工作，余楠又坐到自己的书桌前去干他自己的事，随姜敏和善保一起比较他们学习俄语的进程。

余楠隔着纱窗帘忽见姚宓走进他家院子。他非常警惕，立即支使善保到图书室去借书。善保刚出门，余楠对姜敏使个眼色，姜敏就跟出去。他们劈面碰见姚宓。姜敏说："姚宓，找我们吗？"姚宓说她找余先生。姜敏回身指着屋里说："余先生在家呢。"她催着善保说："走吧，我也到图书室去。"余楠就这样把善保支开了。

余楠也许感到自己是从善保手里骗取了姚宓的稿子，所以经常防着善保。他却是一点也没有提防宛英。善保一次两次索取这份稿子，宛英都听见。余楠和施妮娜计划批判姚宓，余楠对姜敏说姚宓得挨批等等，宛英都听在耳里，暗暗为姚宓担心。后来又听说要办什么展览，搞臭姚宓，宛英更着急了。她想，假如能把稿子偷出来还给姚宓，事情不就完了吗。可是她满处寻找，找不到姚宓的什么稿子。假如她找到了，假如她偷出去还给姚宓，余楠追究，怎么说呢？

宛英想出一个对付楠哥的好办法。她也找到了姚宓的稿子。

她有一天忽然灵机一动，想起余楠那只旧式书桌的抽屉后面有个空处；余楠提防善保，很可能把姚宓的稿子藏在那里。她乘余楠歇午，轻轻抽出抽屉，果然发现一个牛皮纸袋，里面是一大叠稿子，第一页上姚宓写着自己的名字呢。她急忙把牛皮纸袋取出，塞在书架底层的报纸和刊物底下。这是她按计划行事的第一步。

这天善保到余家开会，宛英有点担心，怕善保看见那个牛皮纸袋，说不定会横生枝节。善保和姜敏走了，她听见余楠请进一个客人，正是姚宓。

余楠开了门，满面堆笑，鞠躬说："姚宓同志！请进！请进！请坐！不客气，请坐呀！"

姚宓不坐，进门站在当地说："余先生，我有一份资料性的稿子，善保说是余先生在看。余先生看完了吧？"

余楠说："姚宓同志，请坐，请坐下……"

姚宓说："不敢打搅余先生，余先生请把稿子还我就完了。"

余楠没忘记丁宝桂的话："最标致的还数姚小姐"。他常偷眼端详。她长得确是好，只是颜色不鲜艳，态度不活泼，也没有女孩子家的娇气。她笑的时候也娇憨，也妩媚，很迷人。可是她的笑实在千金难买。余楠往往白陪着笑脸，她正眼也不瞧，分明目中无人。余楠有点恨她，总想找个机会挫辱她一下。她既然请坐不坐，他做主人的也得站着不坐吗？

"姚宓同志，你不坐，我可得坐下了。"

"余先生请先把稿子还我。"

"姚宓同志，请坐下听我说。"他自己坐下了，随姚宓站着。"你的稿子，我已经拜读了，好得很。可是呢，也不是没有问题，所以傅今同志也要看看呢。"

"傅今同志要看，可以问我要。不过这份稿子只是半成品，得写成了再请领导过目。"

"你太客气了，怎么是半成品呢。年中小结会上，你们小组不是报了成绩吗？既然是你们小组的成绩，领导总可以审阅啊。"

"当然得请领导审阅。可是我还要修改呢，还没交卷呢。"姚

宓还站着，脸上没一丝笑容。

余楠舒坦地往沙发背上一靠，笑说："姚宓同志，别着急，等领导审阅了，当然会还你。"

"可是余先生怎么扣着我的稿子不还呢?"姚宓不客气了。

余楠带些轻蔑的口吻说："姚宓同志，你该知道，稿子不是你的私产，那是工作时间内产生的，我不能和你私相授受。"

姚宓冷静地看着余楠说："稿子是我借给陈善保的。"

余楠呵呵笑着说："别忘了，善保是咱们的组秘书啊!"

姚宓"哦"了一声，顿了一顿说："那么我得向傅今同志要去了。再见，余先生。"

余楠也不起身，只说："那是你的事。不过，我奉劝你，还是别着急。"

姚宓憋着一肚子气出门。她知道余楠和傅今勾结得很紧，傅今的夫人和她的密友对自己又不知道哪来的满腔敌意。她不敢冒冒失失地找傅今告状。她不愿告诉妈妈添她的烦恼。她这时也不便向许彦成求救。罗厚未必能帮忙。她只好听取余楠的劝告"不着急"，暂且忍着。

余楠和姚宓的一番话宛英听得清清楚楚，觉得事不宜迟。她已经扬言要找裁缝，预先把衣料和一件做样子的衣服用包袱包上。这天饭后，她等余楠上床午睡，立即把姚宓的一袋稿子塞入衣包，抱着出门。

她慌慌张张赶到姚家，沈妈正吃饭，开门的恰好是姚宓。宛英神色仓惶，关上门，就拿出那袋稿子交给姚宓说："你要的是这个吧?"

姚宓点看了一下，喜出望外。她诧异地说："余先生让您送

来的吗?”

宛英向前凑凑，低声说:“我给你偷来的!千万千万，谁也别告诉;除了妈妈，谁也别告诉。”她看姚宓迟疑，忙说:“你放心，我会对付，叫他没法儿怪人，谁也不会牵累。你好好儿藏着，别让他们害你。记着别说出去就是了。”

姚宓感激得把宛英抱了一抱，保证不说出去。宛英不敢耽搁，她卸掉贼赃，不复慌张，轻快地走了。

姚宓回房，姚太太问谁来了。姚宓紧张得好像自己做了贼，喘了两口气，才放下手里的稿子，把善保借看，余楠扣住不还等等，一一告诉。她也讲了“汝南文”的文章和宛英说的“别让他们害你”。

姚太太听完说:“怪道呢，我说你这一程子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”她连声赞叹“宛英真好!你只给她揉了几下肚子，她竟这样护着你!”她叫姚宓快把稿子藏好。

姚宓快活的是稿子回来了。可是她暗暗惭愧，也暗暗担心。妈妈看出她有心事!她的心事就为这一叠稿子吗?她说不出话，只把脸偎着妈妈。

且说宛英回家，余楠正拉出抽屉，伸手在空处摸索，又歪着脑袋，觑着眼望里张。他对宛英说:

“我这里有一包东西不见了。”

宛英说:“一个牛皮纸袋儿吧?”

余楠忙问:“你拿了吗?”他舒了一口气。

宛英说:“那天我因为抽屉关不上，好像有东西顶着。我拉开抽屉，摸出个肮脏的纸袋，里面都是字纸——不是你的稿子，也不是信，大约是书桌的原主落下的……”

“你搁哪儿了？”

“搁书架底层了。”她说着就去找，把书架底层的报刊杂志都翻了一遍。余楠也帮着找。

宛英说：“我拿了出来，放在这里的。”她用手拍着她塞那袋稿子的地方。

“你几时拿出来的？”

“是你的吗？有用的吗？”

余楠不愿回答。他的抽屉向来整齐，也不塞得太满，东西决不会落到抽屉后面去。为什么那袋稿子会在抽屉后面呢？他不便说，只重复追问：“你几时拿出来的。”

宛英想了想：“好多日子了吧，都记不起了，是什么要紧东西吗？”

“当然要紧！”余楠遮盖不了他的满面怒色。

“唷！”宛英着急说：“别让孙妈当废纸卖了。”

原来余楠持家精明，废纸都卖了钱收起来。

宛英叫了孙妈来问。孙妈说：“没看见，不知道，反正都是先生扔在书架底层的，卖的钱都交给太太了。”

孙妈认为卖废纸的钱应该归她。东家连卖废纸的钱都收去，那么，她即使多卖了些废纸，她又没捞到什么油水，还不是东家自己得的好处吗！

宛英反倒埋怨说：“是什么要紧文件吗？啊呀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。”

余楠不愿多说，只挥手把宛英和孙妈都赶走，自己耐心又把书架底层细细整理一过，稿子确实没有了。

他暗暗咒骂宛英，咒骂孙妈。以后善保再来追索这份稿子，

他怎么推诿呢？妮娜要批判这份稿子，姜敏要展览这份稿子，他怎么说呢？他得动动脑筋。

第十四章

姚宓想：假如她约了人在她家从前的藏书室密谈，而方芳和她的情人由前门闯入，那该是多么尴尬的局面呀！不过她当时立即回信拒绝了许彦成，认为没有必要；当顾问，纸上谈也许比当面谈方便些。

接着她以顾问的身份说：

> “我妈妈常说：‘彦成很会护着他的美人。尽管两人性情不很相投，彦成毕竟是个忠诚的好丈夫。’如果你要离婚，妈妈一定说：‘夫妻偶尔有点争执，有点误会，都是常情，解释明白就好了，何至于离婚呢！’我也是这个意思。”

（信尾她要求许先生别把信带出书房，请扔在书桌的抽屉里，她自会处理。）

彦成到办公室去接丽琳，经常见到姚宓。她总是那么淡淡的，远远的。彦成暗想：“她只是我的顾问吗？她还在生我的气吗？”最初他们不甚相熟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神会在人丛中忽然相遇相识。现在他们的眼神再也不相遇了。她是在逃避，还是因为知道自己是在严密的监视下呢？

彦成得为自己辩解。他忙忙写了一信。

姚宓：

你错了。我和丽琳之间，不是偶尔有点争执，有点误会，远不是。我自己也错了。我向来以为自己是个随和的人，只是性情有点孤僻，常忽忽不乐，甚至怀疑自己有忧郁症，并且觉得自己从出世就是个错，一言一行，事后回想总觉不得当。我什么都错。为什么要有我这个人呢？

我现在忽然明白了一件大事。我忽忽如有所失，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另一半。我到这个世上来是要找"她"，我终于找到"她"了！什么错都不错，都不过是寻找过程中的曲折。不经过这些曲折，我怎会找到"她"呢！我好像摸到了无边无际的快乐，心上说不出的甜润，同时又害怕，怕一脱手，又堕入无边无际的苦恼。我得挣脱一切束缚，要求这个残缺的我成为完整。这是不由自主的，我怎么也不能失去我的"她"——我的那一半。所以我得离婚。

(他照旧要求姚宓把信毁掉，也遵命把姚宓的信留在书桌的抽屉里。)

姚宓的回信只是简短的三个问句：

一、"杜先生大概还不知道你的意图，如果知道了，她能同意吗？"

二、"你的'她'是否承认自己是你的'那一半'？"

三、"你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只是为了找一个人吗？"

彦成觉得苦恼。她好冷静呀！她还没有原谅他吗？他不敢

敞开胸怀，只急忙回答问题。

姚宓：

你问得很对。我到这个世上来当然不是为了找一个人，我是来做一个人。可是我找到了“她”，才了解自己一直为找不到“她”而惶惑郁闷。没有“她”，我只能是一个残缺的人。

我把“她”称为自己的“那一半”是个很冒昧的说法。我心上只称她为“ma mie”（请查字典，不是拼音）。我还没有离婚，我怎能求“她”做我的“那一半”呢。

我还不知道丽琳是否会同意离婚。她求婚的事，你谅必知道。我没有按规矩说“我爱你”，因为我没有这个感情，她也没有勉强我，只要求我永远对她忠实，对她说真话。那么，我现在不就该老实把真话告诉她吗？假如我不告诉她，就是对她不忠实；假如老实告诉她，她难道就会觉得我忠实吗？

我当初不该随顺了她。可是，难道我这一辈子，就该由她作主吗？

许彦成

姚太太看出女儿有心事，正是姚宓收到这封信的时候。姚宓还是留心以顾问的身份回信。

许先生：

你的事，经我反复思考，答复如下。

说不说老实话，乍看好像是个进退两难的问题，其实早已不成问题。杜先生无非要求你对她忠实。你对她已不复忠实。而且，从她那天对朱先生说的话里，听得出她压根儿不信你的话了。你呢，也不是为了忠实而要告诉她真情，你只是为了要求离婚，不是吗？

我料想杜先生初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准以为找到了她的"那一半"。她一心专注，把你当作她不可缺少的"那一半"。她曾为了满足你妈妈的要求，耽误了学业。她为了跟你回国，抛弃了亲骨肉。她一直小心周密地保卫着"她和你的整体"。你要割弃她，她就得撕下半边心，一定受重伤，甚至终身伤残。

你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听不到自己对自己的谴责。你不是那种人。你会抱歉，觉得对不起她。你会惭愧，觉得自己道义有亏。你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严格，你会为此后悔。后悔就迟了。

我作为你的顾问，不得不为你各方面都想到。我觉得除非杜先生坚持要离婚，你不能提出离婚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，你一辈子该由她作主。

姚宓

彦成把姚宓的话反复思忖，不能不承认她很知心，说得都对，也很感激她把自己心上的一团乱麻都理清了。可是他没法儿冷静下来，只怨她"好冷静"。

他写信感谢姚宓为他考虑周到，承认自己的确会对丽琳抱歉，也会自己惭愧，也会鄙薄自己而后悔。但是他说："我是从

头悔起。”

他接着说了两句怨望的话：“可是，顾问先生，你好比天上的安琪儿，只有一个脑袋，一对翅膀。我却是个有血有肉的凡人，有一颗凡人的心。要我舍下‘她’——或者，要是‘她’鄙弃我，就是撕去我的半边心，叫我终身伤残。”

他又觉得不该胡赖，忙又转过来说：他知道人世间的缺陷无法弥补，只有人是可以修补的。他会修改自己来承受一切，只求姚宓不要责怪。随她有什么命令，他都甘心服从。

他到姚家去把信带在身上。他和姚太太同听音乐，心上只顾想着这封信，料想这是他和姚宓之间末一次通信了。他闷闷从姚家出来，往办公室去接丽琳，走到半路才想起忘了把信送入姚宓的书橱。他不便再退回去，心想反正立刻会见到姚宓，设法当面传递吧。

办公室里只有外间生个炉子，丽琳和姚宓同坐在炉边看书。彦成跑去站在一边，问问她们看的什么书，随即走入里间，从书橱里找出一本书，大声说：“姚宓，你看了这本书吗？”他随就把信夹在书里交给姚宓。丽琳看见书里夹着些纸，伸手说：“什么书？我也看看。”姚宓忙着点头，一面把指头夹在书里说：“让我先记下页数，别乱了。”她把书拿到书桌上去，翻出纸笔记完，立即递给丽琳。彦成看见书里仍然夹着些纸，心想：“糟了！糟了！”屋里并不热，他却直冒汗。可是他偷眼看见丽琳偷偷儿从书里抽出来的只是一张白纸。姚宓像没事人儿一样。彦成觉得姚宓真是个“机灵”的知心人；姚宓想必已经原谅他了。

过一天，他到了姚家，带着几分好奇，到书房去看看姚宓是否回信。他夹信的书里有一张纸条儿，上写“随你有什么命

令，我也甘心服从”。

彦成想："她说得好轻松！她知道我对她服从，多么艰难痛苦吗？"他也有几分气恼，又有几分失望，觉得她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。他憋不住从拍纸簿上撕下一页白纸，也写了一句话："假如我像你的未婚夫那样命令你，你也甘心服从吗？"他回家后自觉孟浪，责备自己不该使气。他只希望姚宓还没来得及看见，他可以乘早抽回。可是姚宓已把字条拿走了。

姚宓只为彦成肯接纳她的意思，对他深有同情。她写那句话，无非表示她很满意，并未想到其他。经他一点出，自觉鲁莽；可是仔细想想，她为了彦成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不顾，只求他不致"伤残"。所以她只简单回答一句话："我就做你的方芳。"

彦成看到她的回答，就好像林黛玉听宝玉说了"你放心"，觉得"如轰雷掣电"，"比肺腑中掏出来的还恳切"。他记起他和姚宓第二次在那间藏书室里的谈话；如今她竟说"愿意做他的方芳"。他心上搅和着甜酸苦辣，不知是何滋味。不过他要求的不是偷情；他是要和她日夜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

他回到自己的"狗窝"里去写回信，可是他几次写了又撕掉，只写成一封没头没尾的短信："我说不尽的感激，可是我怎么能叫你做我的方芳呢。我心上的话有几里长，至少比一个蚕茧抽出的丝还长，得一辈子才吐得完，希望你容许我慢慢地吐。"

他和姚宓来往的信和字条儿，姚宓没舍得毁掉，都夹在一张报纸里，竖立在书橱贴壁。自从"汝南文"的批评文章出现后，姚宓不复勤奋工作，尽管她读书还很用功。她每天上班之前，总到她的小书房去找书。每天——除了星期日，总在办公

室上班。看信写信，在办公室比在家方便。

第十五章

余楠丢失了姚宓的稿子，有点心神不安。过了好多天之后，他的忧虑渐渐澄清。他觉得自己足智多谋，这点子小事是不足道的。善保容易打发。他如果再开口讨这份稿子，就说姚宓已经亲自向他索取。他不用说稿子还了没有，反正这事姚宓已经和他直接联系，不用善保再来干预。如果施妮娜或姜敏建议要批判或展览这部稿子，他只要说，姚宓亲自来索还了。他得留心别把话说死，闪烁其词，好像已经还了。如果姚宓自己再来索取呢，那就得费些周折。不过他看透这个姚宓虽然固执任性，究竟还嫩，经不起他一唬，就退步了。她显然没敢向傅今去要。对付她可以用各种方法推诿，或者说不记得放在哪儿，或者说，记得已经还了，或者，如果她拉下脸来，就干脆说，稿子已经归还，她不妨到他家来搜寻。看来她碰了一次钉子，不会再来。

他不知道姚宓和她妈妈商量之后，确是说，稿子已经归还她了。不然的话，罗厚会握着拳头吵上门去，许彦成也会向傅今去告状。

姚宓的稿子即使没有丢失，余楠也懒得再写什么批判文章。他为那篇文章很气恼。因为施妮娜大手大脚，擅自把稿费全部给了姜敏，只事后通知余楠一声，好像稿费全是她施妮娜的。尽管没几个钱，余楠觉得至少半数应该归他。文章是他写的，江

滔滔加上许多不必要的抄袭，结果害他余楠的原稿都给斫掉二三千字。事务工作姜敏是做了不少，施妮娜除了出出主意，却是出力最少的一个。“汝南文”四人里，姜敏是工资最低、最需要稿费的人。可是，如要把稿费都给姜敏，也该由他余楠来卖这个情面呀！可笑姜敏又小姐架子十足，好像清高得口不言钱，谢都没谢他一声。余楠觉得当初幸亏也没有用心写，因为是集体的文章，犯不着太卖力。现在他打定主意，关于姚宓的事，他能不管就撒手不管了。只是对施妮娜他不敢得罪，她究竟是傅今夫人的密友。

这天施妮娜来找他，他忙叫宛英沏上妮娜欣赏的碧螺春，一面拿出他最好的香烟来敬客。

施妮娜脸色不怎么好看，可是见到余楠的殷勤，少不得勉强敷上笑容。她让余楠为她点上了烟，坐在沙发上叹了一口长气，说道：

“余先生，要年终总结了。我听了听老傅的口气，咱们图书资料室的事不用提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余楠茫然。他只觉得图书资料室的事妮娜应该先和他谈。

“就是方芳闹的事，图书室是咱们管的。不过这是属于私生活的事，还牵涉到有面子的人呢，干脆不提了。老傅也同意我的意见。问题只在咱们外文组，报不出什么像样的成果。说来说去，只有姚宓那一份宝贝资料吗？”

“傅今同志对‘汝南文’的批评文章怎么说呢？”

“我叫滔滔给他看看。滔滔乖，先不说是谁写的。他一看不是什么最高学府的刊物，就瞧不起，看了几眼，说‘一般，水

平不高’。滔滔就没说破‘汝南文’是谁。反正只那么一篇，不提就不提吧。没有成果也不要紧，只是得先发制人，别等人家来指摘，该自己先来个批评。”

“批评谁呢？”

“自我批评呀！该批评的就挨上了。你说吧，要是大家眼望一处看，劲儿往一处使，一部《简明西方文学史》早写出来了，至少，出一本《文学史大纲》没有问题。”

余楠附和说：“要大家一条心可不是容易啊。”

“依我说，也并不难”，她夹着香烟一挥手，烟灰掉了一地。“多一个心眼儿只是白费一份力气！苏联的世界文学史也不是每一部都顶用，出版的日期新，理论却是旧的！外行充不得内行。自作聪明，搞出来的东西少说也是废品！不展览也得批评。老傅却说什么‘算了，不必多此一举了’。好！放任自流吗？让腐朽思想泛滥吗？”

余楠暗想，准是傅今没有采纳她的意见。他试探说：“做领导也不容易。”

“就是这个话呀！老傅现在是代理社长，野心家多的是，总结会上，由得他们提出这个缺点，那个错误。得要抓紧风向，掌握火势，烧到该烧的地方去，别让自己撩上。你不整人，人家就整你。老傅真是书生气十足，说什么‘你不整人，人不整你’。那是指方芳的事呀。姚宓他们那个小组也碰不得吗？”

余楠很有把握地说：“他们反正是走不通的。”

“完全脱离现实，脱离人民。抗美援朝，全国热火朝天，他们却死气沉沉。我和滔滔都在沸腾了。我对姜敏说：‘我要是做了你，我就投军去。不上前线，留在后方也可以审讯俘虏。’她，

到底是娇小姐，觉悟不高。知识分子不投入火热的斗争，没法儿改造灵魂。我们俩可是坐不住了。我们打算下乡土改去，或者在总结前，或者总结以后。”

“你们不投军吗?”

妮娜笑了。“我老了，滔滔身体又那么弱，能上前线吗?留在后方审俘虏，我们不会说英语，不比姜敏呀。”

余楠笑说：“我行吗?”

妮娜大笑，笑得直咳嗽：“你得太太跟去伺候呢!”

他们转入说笑，妮娜的恼怒也消了。

余楠从妮娜的话里辨清风向，按自己的原计划，像模像样地写了一份小组工作的年终总结，亲自去交给傅今，傅今看了很满意。余楠顺便说起，姚宓的那份资料，好多人认为有原则性错误，应当批判。可是他认为已经肯定的成绩，不必再提，当作废品就完了。这只怪小组长把关不严，却不该打击年轻人的积极性。他建议傅今作为外文组的组长，在合适的时候，向小组长指出他的职责就行，不要公开批判，有伤和气——当然他不主张一团和气，可是外文组只是个很小的组，除了傅今同志，还没有一个有修养的党员，恐怕还不具备批评——自我批评的精神，目前是团结至上，尽量消除可以避免的矛盾。

一席话，说得傅今改容相敬，想不到他竟是个顾全大局的热心人。这就好比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挨贾政毒打以后，王夫人听到了袭人的小报告，想不到这个丫头倒颇识大体。余楠自己大约也像袭人一样，觉得自己尽忠尽责，可以无愧于心。

傅今的年终总结会开得很成功，他肯定了成绩，例如基本上完成了什么什么工作，写出了多少字的初稿等；同时指出缺

点，例如政治学习不勤呀，工作纪律松弛呀，思想上、生活上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呀等等。总的说来，欠缺出色的成果。因此他提出如何改进工作的几点建议和几点希望。会开得相当顺利，谁也没有非难他。

至于方芳的事，她曾在一个极小的小会上作了一个深刻的检讨，承认自己"情欲旺盛"而"革命意志薄弱"，和她的丈夫恰恰相反。以后她不能向自己的苦闷低头，要努力向她的丈夫学习。范凡认为她是诚恳而老实的。方芳也承认自己是主动的一方，所以被动的那方只写了一个书面检讨，范凡向他提出劝诫和警告，没有公开批评。傅今总结里所说的"生活上存在资产阶级的腐蚀"就指这件事。

倒霉的是朱千里，他没法向老婆证明自己不是方芳的情人，罗厚也没能确切证实是谁。不过朱千里自己说："反正我也虱多不痒了。不管哪个女人跟我说一句话，她就是我的姘头。"

新年以后，各组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计划，大家继续按计划工作。只许彦成在春分前后接到天津家里的电报，说老太太病重。他和杜丽琳一同请假到天津去住了些时候。

第十六章

罗厚记得姚宓有几本法文小说的英译本，想借来对照着读原文。姚宓却反对这样学外文，说罗厚偷懒，不踏实。她主张每个生字都得亲自查字典，还得认认这个字上面和下面有关的

字，才记得住。罗厚不和她争辩，乘她不在家，私下见了姚伯母，就到姚宓的小书房去找书。自从他帮姚家搬书以来，他曾进去过几次，看见里面收拾得整齐干净，他并没在意。他没有站在书橱前浏览阅读的习惯，所以难得去。

他要的书没找到，却发现了许彦成和姚宓来往的信和字条儿，夹在折叠的报纸里，塞在书柜靠边。因为不像一般情书，他拿来就看了几页。原来两人秋游确有其事！他一口气读完，自己缩缩脖子，伸伸舌头。好家伙！姚宓疯了吗？要做方芳了！妈妈都不顾了！老许也疯了吗？要离婚！咳，这是从何说起呢。信上没有日期，看来后面还有长信，可是姚宓准是藏在别处了。姚家的事他向来关心，许彦成和他也够朋友，他该找姚宓切实谈谈，又觉得不好开口，还是等老许回来，男人和男人好说话。不过这种事，他能介入吗？

许彦成离京很匆促，他向领导请了假就急忙和丽琳同回天津。姚太太过了两天才接到他的信，说是他妈妈得了胃癌，正待开刀。他没留地址，只说过些时再写信。过了很久，他又来信，说他妈妈已经动过手术，很顺利。他每次给姚太太写信，也给领导写信，所以善保知道他的情况。外文组办公室里都知道。

许老太太安然出院，虽然身体虚弱，恢复得很快。她还是坚决不愿意到北京来。小丽还是不肯离开奶奶，也不肯离开她的姑姑，对父母总是陌生，不肯亲近。彦成夫妇不能再多耽搁，辞别了天津的家人又回北京。

他们是临晚到北京的。彦成当晚就要到姚家去送包子，丽琳说："咱们先得向领导销假，再看朋友。"彦成说，领导那里反正早有信续假了。丽琳说，这早晚姚太太该已休息了，不能

为几个包子去打扰她。丽琳说的都对，彦成无可奈何。他已经多时不见姚宓，也无法通信，只能在给姚太太的信尾附笔问候一句，他实在想念得慌。他知道丽琳是存心不让他见到姚宓。如果明天白天去拜访姚太太，姚宓在上班呢，他见不到。

他们俩明早到傅今的办公室去向傅今销假。傅今问了许老太太的病情，就给他们看一份社里的简报。彦成还在和傅今谈话，丽琳看了简报，立即含笑向傅今道贺。原来他已由代理社长升做正社长了。范凡当了副社长。彦成接过简报看下去，古典组成立了《红楼梦》研究小组，由汪勃任小组长。另一个小组是“古籍标点注释小组”，丁宝桂是小组长。外文组由余楠和施妮娜分别担任正副组长，原先的四个小组完全照旧，傅今不再兼任组长。彦成看完用手指点着给丽琳看。

傅今正留意看他们夫妇的反应。他承认自己多少失去了点儿平衡，太偏向余楠了。可是余楠靠拢组织、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比较强，对立场观点方面的问题掌握得比较稳，和妮娜也合作得好。社里人事更变的时候正逢彦成夫妇请假，组长一职就顺顺当当由余楠担任了。不过傅今觉得这事还需解释一番，所以赔笑说：

“我考虑到许先生学问渊博，组长该由许先生当。可是我记得上次请许先生当图书资料室主任，许先生表示对行政工作不大感兴趣。余先生呢。对行政事务很热心。他年纪大些，人事经验也丰富些。我想，请许先生当组里的顾问或许更合适些，没事不打搅，有事可以请教。”

彦成说：“我现成是小组长，又当什么顾问呢？”

傅今说：“小组长只管小组，顾问是全组的。”

彦成笑说："不必了，小小一个外文组，正副两个组长，再加四个小组长，官儿不够多，还要什么顾问！"

傅今偷看了他一眼，忙说："这样：领导小组的扩大会议，请许先生出席。"他觉得女同志也得照顾，接下说："社里现在成立了妇女会，正会长是一位老大姐，我想再加一位副会长，请杜先生担任。"

丽琳忙摇手说："算了，我不配。我连小组长都要辞呢，单我一个人，成什么小组。不过我不懂，别的组只有一个组长，为什么我们组要一正一副呀？"

傅今忙解释："研究外国文学得借重苏联老大哥的经验。苏联组因为缺人、还没成立单独的组，暂时属于外文组，当然该还它相当的地位。"

丽琳表示心悦诚服，不过她正式声明妇女会的副会长决不敢担当，请傅今同志别建议增添什么副会长。许彦成郑重申明他不当组里的顾问，他如有意见，会向组长提出；领导核心小组的扩大会议如要他参加，他一定敬陪末座（他想：反正我旁听就是了）。傅今唯恐他们俩闹情绪，看样子他们不很计较，外文组的人事更动算是妥帖了。他放下了一件大心事，居然一反常态，向丽琳开玩笑说："小组长你可辞不得。你们不是夫妻组吗？取消了妻权，岂不成了大男子主义呢！"

丽琳不愿多说，含糊着不再推辞。

他们俩回到家里，彦成长叹了一口气。

丽琳说："乘咱们不在，余楠升了官，咱们在他管下了——也怪你不肯巴结，开会发言，只会结结巴巴。"

彦成只说："傅今！唉！"他摇头叹气。

丽琳埋怨说："请你当顾问，干吗推？"

彦成说："这种顾问当得吗？"

"挂个名也好啊。"

彦成说："你干吗不当妇女会的副会长呢？"

两人默然相对。丽琳叹息说："这里待不下去了。"

彦成勉强说："其实，局面和从前也差不多。"

"现在他们可名正言顺了！我说呀，咱们还是到大学里教书去，省得受他们排挤。"

"可是大学里当教师的直羡慕咱们呢。不用备课，不用改卷子，不用面对学生。现在的学生程度不齐，要求不一，教书可不容易！不是教书，是教学生啊。咱们够格儿吗？你这样的老师，不说你散布资产阶级毒素才怪！况且咱们教的是外国文学。学生问你学外国文学什么用，你说得好吗？"

"咱们也只配做做后勤工作，给人家准备点儿资料。"丽琳泄了气。"他们要怎么利用，就供他们利用。"

"他们两眼漆黑，知道咱们有什么可供利用的吗！只要别跟他们争就完了。咱们只管种植自己的园地。"

丽琳不懂什么"种植自己的园地"。彦成说明了这句话的出处，丽琳说她压根儿没有"自己的园地"。她呆呆地只顾生气。彦成在自己的"狗窝"里翻出许多书和笔记，坐在书堆里出神。

饭后三四点钟，丽琳跟着彦成去看望姚太太，并送些土仪。他们讲起外文组的新班子。姚太太说，据阿宓讲，余楠已经占用了办公室的组长办公桌，天天上午去坐班，年轻人个个得按时上班，罗厚只好收紧骨头了。丽琳问起姚宓，姚太太说她在乱看书，正等着你们两位回来呢。

彦成想多坐一会儿，等姚宓回家，因为他写了一个便条要私下交给她。他不能让姚太太转交，也没有机会去塞在小书房里；即使塞在小书房里，怎么告诉姚宓有个便条等着她呢。丽琳却不肯等待，急要回家。彦成不便赖着不走，只好怏怏随着她辞出。

可是他们出门就碰见姚宓骑着自行车回来。她滚鞍下车说："许先生杜先生回来了！"她扶着车和他们说了几句话。

彦成乘拉手之便，把搓成一卷的便条塞给姚宓。丽琳的第三只眼睛并没有看见。

第十七章

许彦成请姚宓星期日上午准十点为他开了大门虚掩着，请姚宓在小书房里等他。

天气已经和暖，炉火早已撤了，可是还没有大开门窗。他可以悄悄进门，悄悄到姚宓的书房里去。

姚宓惴惴不安地过了两天。到星期日早上，她告诉妈妈要到书房用功去，谁来都说她不在家。那天风和日丽，姚家的小院里，迎春花还没谢，紫荆花和榆叶梅开得正盛。她听见先后来了两个客人。将近十点，姚太太亲自送第二个客人出门。姚宓私幸没把大门开得太早。她从半开的一扇窗里，看见她妈妈送走了客人回来，扶杖站在院子里看花。姚宓直着急。如果妈妈站着不进屋，她怎么能去偷开大门呢？她不开门，叫许彦成

傻站在门口，怎么行呢？

她跑出来说："妈妈，别着凉！"

妈妈说："不冷！这么好太阳，你也不出来见见阳光——陆姨妈特意挑了星期天来，为的是要看见你"（陆姨妈是罗厚的舅妈），"可是我替你撒谎了。"

姚宓一面听妈妈讲陆姨妈，一面焦急地等着一分钟一分钟过去。十点了，许彦成在门口吗？

姚宓假装听见了什么，抬头说："谁按铃了吗？"她家门口的电铃直通厨房，院子里听不真。

姚太太说："没有。你不放心，躲着去吧。"

姚宓说："悄悄儿的，让我门缝里张张。"

她从门缝里一张，看见有人站在门外，当然是许彦成来了。她怕许彦成不知道她妈妈在院子里，一开门，就大声叫："妈妈，许先生来了。"她关上门，自己回书房去，心上却打不定主意。她该出来陪客呢？还是在书房等待？许彦成也许以为她是故意借妈妈来挡他，那么，他就不会到书房来了。假如她出来陪客，她不是早对妈妈说过，什么客都不见吗。

姚太太带着彦成一同进屋。彦成礼貌地问起姚宓。

姚太太说："这孩子，变成个死用功了！她是好强？还是跟不上呀？"

彦成问："她在忙什么？"

姚太太说："一大早对我说，她要用功，谁来都说不在家。"

彦成想："她是在等我。"心上一块石头落地。他说："我看看她去，行不行？"

姚太太点头说："你是导师，叫她放松点儿吧。"

她拿起一本新小说，靠在躺椅里看。大概书很沉闷，她看不上几页就瞌睡了，也不知睡了多久，等她睁眼，眼前的人不是许彦成，却是杜丽琳。

丽琳惶恐说："伯母，把您吵醒了——沈大妈说彦成没有来，待会儿他如果来了，请伯母叫他马上回家去，有人等着他呢。"

姚太太说："彦成来了，在阿宓的书房里。"她指指窗外说："半开着一扇窗的那里。"她一面想要起身。

丽琳忙说："伯母不动，我找去。"

"你去过吗？靠大门口，穿过墙洞门，上台阶。"

丽琳说她会找，向姚太太连连道歉，匆匆告辞，独自找到墙洞门口。她曾看见墙洞门后有个破门，门上锁着生锈的大铁锁，书房想必就在那里。她轻悄悄穿过墙洞门，轻悄悄走上台阶，看见门上的铁锁不见了，就轻轻地开了门，轻轻地推开。

她站在门口，凝成了一尊铁像。

许彦成和姚宓这时已重归平静。他们有迫切的话要谈，无暇在痴迷中陶醉。不过他们觉得彼此间已有一千年的交情，他们俩已经相识了几辈子。

小书房里只有一张小小的书桌，一只小小的圆凳。这时许彦成坐在小书桌上，姚宓坐在对面的小圆凳上，正亲密地说着话儿。她的脸靠在他膝上，他的手搭在她臂上。彦成抬头看见了丽琳，姚宓回头一看，两人同时站起来。

姚宓先开口。她笑说："杜先生，请进来。"她笑得很甜，很妩媚。丽琳觉得那是胜利者的笑。

彦成说："我们有话跟你谈呢。"

丽琳走进书房铁青了脸说："谈啊。"

姚宓说："杜先生先请坐下，好说话。"她请丽琳坐在小圆凳上，彦成还坐在桌上，姚宓拉过带着两层台阶的小梯子，坐在底层上。她郑重说：

"杜先生，我只有一句话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决不走到你们中间来，决不破坏你们的家庭。"

彦成说："我决不做对不起你、对不起她、对不起姚伯母的事。我也请你相信我。"

丽琳没准备他们这么说。可是这种话纯是废话罢了。她不想和姚宓谈判，这里也不是她和彦成理论的地方。她一声不吭，只对彦成说："家里有人找你，姚伯母说，你在这里呢。"

"谁找我？"

"要紧的人，要紧的事，我才赶出来找你的。"

姚宓说："杜先生、许先生快请回吧。"

彦成还要去和姚伯母说一声。姚宓说："不用了，我会替你们说。"

丽琳说："我已经告诉姚伯母了。"

彦成一出门就问丽琳："真的有人找吗？"

丽琳冷笑说："我是顺风耳朵千里眼？听到你们谈情说爱，看到你们 necking，就赶来了？"

彦成不服气说："你看见我们了，是 necking 吗？"

"还有没看见的呢！从看到的，可以猜想到没看见的。"

"别胡说，丽琳，你亲眼看见了，屋子里还开着一扇窗呢。"

"可是书房比院子高出五六尺，开着窗，外边也看不见里边。况且开的是西头的窗，你们俩都在东头——真没想到，姚家还

有这么一个幽会场所!”

彦成说:“我可以发誓,这是我第一次在那儿和姚宓见面。”

“见面!你们别处也见面啊!在那屋里,何止见面呀!”

彦成生气说:“哦!你是存心来抓我们的?”

丽琳说:“真对不起,打搅了你们。我要早知道,就识趣不来了——刚才是余楠来看我们。”

“他还等着我吗?”

“他亲自来请咱们吃饭,专请咱们俩。一会儿咱们到他家去。”

“你答应他了?”

“好意思不答应吗?他从前请过,你不领情。现在又不去,显得咱们闹情绪似的。组长赏饭,吃他的就完了。”

“有朱千里吗?”

“没说,大概没有。”

“哼,又是他的手段,拉拢咱们俩,孤立朱千里。”

他们说着话已经到家。丽琳一面找衣服,一面叹气说:“我真得向你们两位道歉,打断了你们的绵绵情话。可是,她已经走到咱们中间来了,你们还说那些废话干吗呢!”

“我们是一片至诚的话。”

“‘我们’!!你们两个成了‘我们’了,我在哪儿呢?不是在你们之外吗?还说什么‘不走到你们中间来’!多谢你们俩的‘一片至诚’!我不用你们的‘一片至诚’!她想破坏咱们的家庭吗?叫她试试!你想做对不起人的事吗?你也不妨试试!我会去告诉傅今、告诉范凡、告诉施妮娜、江滔滔,叫他们一起来治你!”

彦成气得说："你一个人去吃饭吧，我不去了。"

丽琳已经换好鞋袜，洗了一把脸，坐在妆台的大圆镜子前面，轻巧地敷上薄薄一层脂粉，唇上涂些天然色唇膏，换上衣服，对着穿衣镜扣扣子。她瞧彦成赌气，就强笑说：

"我都耐着气呢，你倒生我的气！咱们一家人不能齐心，只好让人家欺负了。"

"你不是和别人一条心吗？我等着你和别人一起来治我呢！"

"难道你已经干下对不起人的事了，怕得这样！你这会儿不去，算是扫我的面子呀？反正我的心你都当废物那样扔了，我的面子，你还会爱惜吗——还说什么对得起、对不起我！"

彦成心上隐隐作痛，深深抱愧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说："我对不起你。"

丽琳觉得这时候马上得出门作客，不是理论的时候，况且他们俩的事，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完的。说得不好，彦成再闹别扭，自己下不来台。她瞥了彦成一眼，改换了口气说："你不用换衣裳，照常就行。"

彦成忽见丽琳手提袋里塞着一盒漂亮的巧克力糖，他诧怪说："这个干吗？"

"他家有个女儿啊，只算是送她的。你好意思空手上门吗？"

彦成乖乖地跟着丽琳出门。他心上还在想着姚宓，想着他们俩的深谈。

第十八章

许彦成回来几天了。罗厚已经等待好久，准备他一回来就和他谈话。可是事到临头，罗厚觉得没法儿和许彦成谈，干脆和姚宓谈倒还合适些。

余楠定的新规章，每星期一下午，他的小组和苏联组在他家里聚会——也就是说，善保和姜敏都到他家去，因为施妮娜和江滔滔都下乡参与土改了。办公室里只剩了罗厚和姚宓两人。

罗厚想，他的话怎么开头呢？他不知从何说起，只觉得很感慨，所以先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姚宓，我觉得咱们这个世界是没希望的。”

姚宓诧异地抬头说：“唷，你儿时变得悲观了呀？”

“没法儿乐观！”

“怎么啦？你不是乐天派吗？”

“你记得咱们社的成立大会上首长讲的话吗？什么要同心协力呀，为全人类做出贡献呀，咱们的使命又多么多么重大呀……”

“没错啊。”

“首长废话！”

“咳，罗厚！小心别胡说啊！”

“哼！即小见大，就看看咱们这个小小的外文组吧。这一两年来，人人为自己打小算盘，谁和谁一条心了？除了老许，和

你……”

姚宓睁大了眼睛，静静地注视着他。

“可是你们俩，只不过想学方芳！”

罗厚准备姚宓害臊或老羞成怒。可是她只微笑说：“哦！我说呢，你干吗来这么一套正经大道理！原来你到我书房里去过了。去乱翻了，是不是？还偷看。”

罗厚扬着脸说：“我才不偷看呢，我也没乱翻。我以为是什么正经东西。我要是知道内容，请我看都不要看。我是关心你们，急要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只怪我自己多事，知道了你们的心思又很同情。偏偏能帮忙的，只有我一人。除了我，谁也没法儿帮你们。我一直在等老许回来和他谈。现在他回来了，我又觉得和他谈不出口，干脆和你说吧。”

“说啊。可是我不懂你能帮什么忙，也不懂这和你的悲观主义有什么相干。”

“就因为帮不了忙，你们的纠缠又没法儿解决，所以我悲观啊！好好儿的，找这些无聊的烦恼干什么！一个善保，做了‘陈哥儿’，一会儿好，一会儿‘吹’，烦得要死。一个姜敏更花样了，又要打算盘，又要耍政治，又要抓对象。许先生也是不安分，好好儿的又闹什么离婚。你呢，连妈妈都不顾了，要做方芳了！”

姚宓还是静静地听着。

罗厚说：“话得说在头里。我和你，河水不犯井水。我只是为了你，倒霉的是我。”他顿了一下说：“我舅舅舅妈——还有你妈妈，都有一个打算——你不知道、我知道——他们要咱们俩结婚。你要做老许的方芳，只好等咱们结了婚，我来成全你

们。我说明，我河水不犯你井水。”

姚宓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脸，听着他荒谬绝伦的话，忍不住要大笑。她双手捧住脸，硬把笑压到肚里去。她说：“你就做‘傻王八’？”

“我是为你们诚心诚意地想办法，不是说笑话。”罗厚很生气。

姚宓并没有心情笑乐，只说：“可你说的全是笑话呀！还有比你更荒谬的人吗？你仗义做乌龟，你把别人都看成了什么呢？——况且，你不是还要娶个粗粗壮壮、能和你打架的夫人吗？她不把我打死？”

罗厚使劲说：“我不和你开什么玩笑，这又不是好玩儿的事。”

姚宓安静地说：“你既然爱管闲事，我就告诉，罗厚，我和许先生——我们昨天都讲妥了。我们当然不是只有一个脑袋、一对翅膀的天使，我们只不过是凡人。不过凡人也有痴愚的糊涂人，也有聪明智慧的人。全看我们怎么做人。我和他，以后只是君子之交。”

罗厚看了她半天，似信不信地说：“行吗？你们骗谁？骗自己？”

“我们知道不容易，好比攀登险峰，每一步都难上。”

罗厚不耐烦说：“我不和你打什么比况。你们明明是男人女人，却硬要做君子之交。当然，男女都是君子，可是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你们能淡如水吗？——不是我古董脑袋，男人女人做亲密的朋友，大概只有外国行得。”

“看是怎么样儿的亲密呀！事情困难，就做不到了吗？别以

为只有你能做英雄好汉——当然，不管怎样，我该感谢你。许先生也会感谢你。可是他如果肯利用你，他成了什么了呢！”

罗厚着慌说：“你可别告诉他呀！”

姚宓说：“当然，你这种话，谁听了不笑死！我都不好意思说呢。况且，‘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’，谁也帮不了忙。我认为女人也该像大丈夫一样敢作敢当。”

“你豁出去了？”罗厚几乎瞪出了眼睛。

姚宓笑说：“你以为我非要做方芳吗？我不过是同情她，说了一句痴话。现在我们都讲好了。我们互相勉励，互相搀扶着一同往上攀登，决不往下滑。真的，你放心，我们决不往下滑。我们昨天和杜先生都讲明白了。”

“告诉她干吗？气她吗？”

姚宓不好意思说给她撞见的事，只说：“叫她放心。”

罗厚说：“啊呀，姚宓，你真傻了！她会放心吗？好，以后她会紧紧地看着你，你再也别想做什么方芳了！我要护你都护不成了。”

姚宓说：“我早说了不做方芳，决不做。你知道吗，‘月盈则亏’，我们已经到顶了，满了，再下去就是下坡了，就亏了。”

罗厚疑疑惑惑对姚宓看了半晌说：“你好像顶满足，顶自信。”

姚宓轻轻吁了一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我不知道。我也没有自信。”

罗厚长吁短叹道：“反正我也不懂，我只觉得这个世界够苦恼的。”

他们正谈得认真，看见杜丽琳到办公室来，含笑对他们略

一点头，就独自到里间去看书，直到许彦成来接她。四个人一起说了几句话，又讲了办公室的新规章，两夫妇一同回去。

罗厚听了姚宓告诉他的话，看透许杜夫妇俩准是一个人监视着另一个。等他们一走，忍不住对姚宓做了一个大鬼脸，翘起大拇指说："姚宓，真有你的！不露一点声色。善保和姜敏假如也在这儿，善保不用说，就连姜敏也看不破其中奥妙，还以为他们两口子亲密得很呢！"他瞧姚宓咬着嘴唇漠无表情，很识趣地自己看书去了。

且说许杜夫妇一路回家，彼此并不交谈。

昨天他们从余楠家吃饭回家，彦成说了一句"余太太人顶好"。丽琳就冷笑说："余楠会觉得她好吗？"彦成就封住口，一声不言语。

丽琳觉得彦成欠她一番坦白交代。单单一句"我对不住你"，就把这一切岂有此理的事都盖过了吗？他不忠实不用说，连老实都说不上了。她等了一天。第二天他还是没事人一般。

彦成却觉得他和姚宓很对得起杜丽琳。姚宓曾和他说："咱们走一步，看一步，一步都不准错。走完一步，就不准缩脚退步，就是决定的了。"彦成完全同意。他们一步一步理论、一点一点决定。虽然当时她的脸靠在他膝上，他的手搭在她臂上，那不过是两人同心，一起抉择未来的道路。

彦成如果早听到丽琳的威胁，准照样回敬一句："你也试试看！"她要借他们那帮人来挟制他，他是不吃的。他虽然一时心软，说了"我对不起你"，却觉得他和姚宓够对得起她的。姚宓首先考虑的是别害他辜负丽琳。丽琳却无情无义，只图霸占着他，不像姚宓，为了他，连自身都不顾。所以彦成觉得自己理

长，不屑向丽琳解释。况且，怎么解释呢？

他到家就打算钻他的“狗窝”。

丽琳叫住了他说：“昨天的事，太突兀了。”

她向来以为恋爱掩盖不住，好比纸包不住火。从前彦成和姚宓打无线电，她不就觉察了吗。游香山的事她动过疑心，可是她没抓住什么，只怕是自己多心。再想不到他们俩已经亲密到那么个程度了！好阴险的女孩子！她那套灰布制服下面掩盖的东西太多了！丽琳觉得自己已经掉落在深水里，站脚不住了。彦成站在“狗窝”门口，一声不响。

丽琳干脆不客气地盘问了：“她到底是你的什么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彦成瞪着眼。

“我说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她凭什么身份，对我说那种莫名其妙的话？”

彦成想了一想说：“我向她求婚，她劝我不要离婚。”

“我不用她的恩赐！”丽琳忍着气。

彦成急切注视着她，等待她的下一句。可是丽琳并不说宁愿离婚，只干笑一声说：“我向你求婚的时候，也没有她那样嗲！”

彦成赶紧说：“因为她在拒绝我，不忍太伤我的心。”

“拒绝你的人，总比求你的人好啊！”丽琳强忍着的眼泪，簌簌地掉下来。

彦成不敢说姚宓并不是不愿意嫁他而拒绝他。他看着丽琳下泪，心上也不好受。他默默走进他的“狗窝”，一面捉摸着“我不用她的恩赐”这句话的涵义。她是表示她能借外力来挟制他吗？不过他又想到，这也许是她灰心绝望，而又感到无所依傍的赌气话，心上又觉抱歉。

丽琳留心只用手绢擦去颊上的泪，不擦眼睛，免得红肿。她不愿意外人知道。她是爱面子的。不过彦成如要闹离婚，那么，瞧着吧，她决不便宜他。

他们两人各自一条心，日常在一起非常客气，连小争小吵都没有，简直“相敬如宾”。彦成到姚家去听音乐，免得丽琳防他，干脆把她送到办公室，让她监守着姚宓。他从姚家回来就到办公室接她。不知道底里的人，准以为他们形影不离呢。

不过他们两人这样相持的局面并不长。因为“三反”运动随后就转入知识分子的领域了。

第 三 部

沧 浪 之 水 清 兮

第一章

朱千里懵懵懂懂地问罗厚："听说外面来了个'三反'，反奸商，还反谁？"

"三反就是三反。"罗厚说。

"反什么呢？"

"一反官僚主义，二反贪污，三反浪费。"

朱千里抽着他的臭烟斗，舒坦地说："这和我全不相干。我不是官，哪来官僚主义？我月月领工资，除了工资，公家的钱一个子儿也不沾边，贪污什么？我连自己的薪水都没法浪费呢！一个月五块钱的零用，烟卷儿都买不起，买些便宜烟叶子抽抽烟斗，还叫我怎么节约！"

因此朱千里泰然置身事外。

群众已经组织起来，经过反复学习，也发动起来了。

朱千里只道新组长的新规章严厉，罗厚没工夫到他家来。他缺了帮手，私赚的稿费未及汇出，款子连同汇票和一封家信都给老婆发现。老婆向来怀疑他乡下有妻子儿女，防他寄家用。这回抓住证据，气得狠狠打了他一个大嘴巴子，顺带抓一把脸皮，留下四条血痕。朱千里没面目见人，声称有病，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

他渐渐从老婆传来的话里，知道四邻的同志们成天都在开会，连晚上都开，好像三反反到研究社来了。据他老婆说，曾

有人两次叫他开会，他老婆说他病着，都推掉了。朱千里有点儿不放心。最近又有人来通知开紧急大会，叫朱先生务必到会。朱千里得知，忽然害怕起来，想事先探问一下究竟。

他脸上的伤疤虽然脱掉了，红印儿还隐约可见，只好装作感冒，围上围巾，遮去下半部脸，出来找罗厚。办公室里不见一人，据勤杂工说，都在学习呢。学习，为什么都躲得无影无踪了呢？他觉得蹊跷。

他和丁宝桂比较接近，想找他问问，只不知他是否也躲着学习呢。他跑到丁家，发现余楠也在。

朱千里说："他们年轻人都在学习呢。学习什么呀？学习三反吗？咱们老的也学习吗？"

丁宝桂放低了声音诧怪说："你没去听领导同志的示范检讨吗？"

朱千里说他病了。

余楠说："没来找你吗？朱先生，你太脱离群众了。"

朱千里懊丧说："我老伴说是有人来通知我的，她因为我发烧，没让我知道。"

余楠带些鄙夷说："明天的动员报告，你也不知道吧？"余楠和朱千里互相瞧不起，两人说不到一块儿。这时朱千里只好老实招认，只知道有个要紧的会，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会。

丁宝桂说："老哥啊，三反反到你头上来了，你还在做梦呢！"

"反我？反我什么呀？"朱千里摸不着头脑，可是瞧他们惶惶不安的样儿，也觉得有点惶惶然。

据丁宝桂和余楠两人说，社里的运动开始得比较晚了些。不过，傅今和范凡都已经做过示范检讨。傅今检讨自己入党的动

机不纯。他因为追求资产阶级的女性没追上，争口气，要出人头地，想入党做官。群众认为他检讨得不错，挖得很深，挖到了根子。范凡检讨自己有进步包袱，全国解放后脱离了人民，忘了本，等等。群众对两位领导的检讨都还满意。理论组的组长检讨自己自高自大，目无群众，又为名为利，一心向上爬。现当代组的组长检讨自己好逸恶劳，贪图享受。群众还在向他们提意见。后一个是不老实，前一个是挖得不深。古典组和外文组落后了，还没有动起来。因为丁宝桂不过是个小组长（古典组的召集人已由年轻的组秘书担任）。他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检讨。汪勃是兼职，运动一开始就全部投入学校的运动了。外文组的余楠是新任的组长，范凡并没有要求他做检讨。图书资料室也没动，施妮娜还和江滔滔同在乡间参加土改，一时不会回来。据说运动要深入，下一步要和大学里一个模式搞。所以要召开动员大会。

丁宝桂嘀咕说："我又没有追求什么资产阶级女性，叫我怎么照模照样的检讨呢？我也没有自高自大，也不求名，也不求利，也不想做官……"余楠打断他说："你倒是顶美的！你那一套是假清高，混饭吃！"

丁宝桂叹气说："我可没本事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。我看那两个示范的检讨准是经过什么'核心'骂来骂去骂出来的。只要看看理论组组长和现当代组组长的检讨，都把自己骂得简直不堪了，群众还说是'不老实'，'很不够'。"

余楠原是为了要打听"大学里的模式"是怎么回事。丁宝桂有旧同事在大学教课，知道详情。可是丁宝桂只说：

"难听着呢！叫什么'脱裤子，割尾巴！'女教师也叫她们

脱裤子!?"

朱千里乐了。他说:"狐狸精脱了裤子也没有尾巴,要喝醉了酒才露原形呢。"

丁宝桂说:"唷!你倒好像见过狐狸精的!"

余楠不愿意和他们一起说怪话。和这一对糊涂虫多说也没用,还是该去探问一下许彦成夫妇。他觉得许彦成虽然落落难合,杜丽琳却还近情。上次他请了一顿饭,杜丽琳不久就还请了。他从丁家辞出,就直奔许家。

杜丽琳在家。如今年轻人天天开会,外文组的办公室里没人坐班了,余楠自己也不上班了。丽琳每天下午也不再到办公室去。她和彦成暂且除去前些时候的隔阂,常一同捉摸当前的形势,讨论他们各自的认识。

余楠来访,丽琳礼貌周全地让坐奉茶,和悦地问好。余楠问起许彦成,丽琳只含糊说他出去借书了。余楠怀疑丽琳掩遮着什么。可是问到大学里的三反,她很坦率地告诉余楠,叫"洗澡"。每个人都得洗澡,叫做"人人过关"。至于怎么洗,她也说不好,只知道职位高的,校长院长之类,洗"大盆",职位低的洗"小盆",不大不小的洗"中盆"。全体大会是最大的"大盆"。人多就是水多,就是"澡盆"大。一般教授,只要洗个"小盆澡",在本系洗。她好像并不焦心。

余楠告辞时谢了又谢,说如果知道什么新的情况,大家通通气。丽琳不加思考,一口答应。

彦成这时候照例在姚家。不过这是他末了一次和姚太太同听音乐。姚太太说:

"彦成,现在搞运动呢。你得小心,别到处串门儿,看人家

说你‘摸底’，或是进行什么‘攻守同盟’。”

这大概是姚宓透露的警告吧？他心虚地问：“人家知道我常到这儿来吗？”

“总会有人知道。”

“那我就得等运动完了再来看伯母了，是不是？”

姚太太点头。

彦成没趣，坐了一会就起身说：“伯母，好好保重。”

姚太太说：“你好好学习。”

彦成怏怏辞出，默默回家。他没敢把姚太太的话告诉丽琳。不过，他听丽琳讲了余楠要求通通气，忙说：

“别理他。咱们不能私下勾结。”

丽琳说：“咱们又没做贼，又没犯罪。”

彦成说：“反正听指示吧。该怎么着，明天动员报告，领导会教给咱们。”丽琳瞧他闷闷地钻入他的“狗窝”，觉得他简直像挨了打的狗，夹着尾巴似的。

第二章

范凡做了一个十分诚挚的动员报告。大致说：

“新中国把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了，指望他们认真改造自我，努力为人民做出贡献。可是，大家且看看这一两年的成绩吧。大概每个人都会感到内心惭愧的。质量不高，数量不多，错误却不少。这都是因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

思想使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包袱，束缚了我们的生产力，以致不能充分发挥作用，为当前的需要努力。大家只是散乱地各在原地踏步。我们一定要抛掉我们背负的包袱，轻装前进。

“要抛掉包袱，最好是解开看看，究竟里面是什么宝贝，还是什么肮脏东西。有些同志的旧思想、旧意识，根深蒂固，并不像身上背一个包袱，放下就能扔掉，而是皮肤上陈年积累的泥垢，不用水着实擦洗，不会脱掉；或者竟是肉上的烂疮，或者是暗藏着尾巴，如果不动手术，烂疮挖不掉，尾巴也脱不下来。我们第一得不怕丑，把肮脏的、见不得人的部分暴露出来；第二得不怕痛，把这些部分擦洗干净，或挖掉以至割掉。

“这是完全必要的。可是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得本人自觉自愿。改造自我，是个人对社会的负责，旁人不能强加于他。本人有觉悟，有要求，群众才能从旁帮助。如果他不自觉，不自愿，捂着自己的烂疮，那么，旁人尽管闻到他的臭味儿，也无法为他治疗。所以每个人首先得端正态度。态度端正了，旁人才能帮他擦洗垢污，切除或挖掉腐烂肮脏或见不得人的部分。”

他接下讲了些端正态度的步骤。他组织几位老知识分子到城里城外的几所大学去听些典型报告，让他们照照镜子，看看榜样。然后开些座谈会交流心声。然后自愿报名，请求帮助和启发。

动员大会是在大会议室举行的。满座的年轻人都神情严肃，一张张脸上漠无表情，显然已经端正态度，站稳立场。丁宝桂觉得他们都变了样儿：认识的都不认识了，和气的都不和气了。朱千里本来和大家不熟，只觉得他们严冷可怕。就连平日和年轻人相熟的许彦成，也觉得自己忽然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去了。他

们几个"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"觉得范凡的话句句是针对他们说的。这虽然不能表明他们知罪，至少可见那些话全都正确。他们还未及考虑自己是否问心有愧，至少都已觉得芒刺在背。

大会散场，丁宝桂不敢再和朱千里胡说乱道，怕他没头没脑地捅出什么话来。朱千里也有了戒心，对谁都提防几分。余楠更留心不和他们接近。他们这一伙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驯服地按照安排，连日出去旁听典型报告。不仅听本人的自我检讨，也听群众对这些检讨提出来的意见。意见都很尖锐，"帮助"大而肯定少。他们还时时听到群众逢到检讨者"顽抗"而发出愤怒的吼声。这仿佛威胁着他们自己，使他们胆战心惊。

丁宝桂私下对老伴儿感叹说："我现在明白了，一个人越丑越美，越臭越香。像我们这种人，有什么可检讨的呢。人越是作恶多端，越是不要脸，检讨起来才有话可说，说起来也有声有色，越显得觉悟高，检讨深刻。不过，也有个难题。你要是打点儿偏手，群众会说你不老实，狡猾，很不够。你要是一口气说尽了，群众再挤你，你添不出货了，怎么办呢？"

朱千里觉得革命群众比自己的老婆更难对付。他私赚了稿费，十次里八次总能瞒过。革命群众却像千只眼，什么都看得见。不过，守在他身边的老婆都能对付，革命群众谅必也能对付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走着瞧吧。

余楠听了几个典型报告，十分震动，那么反动的思想，他们竟敢承认，当然是不得不承认了。他余楠可以把自己暴露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该怎么招供呢？

许彦成和杜丽琳认真学习，一面听报告，一面做笔记。每

听完一个报告，先在笔记上写下自己的批语，如老实不老实，深刻不深刻等等。不过他们认为诚恳深刻的，群众总说不老实，狡猾。下一次再听这人重作检讨，总证实他确实不够坦白，的确隐瞒了什么。两人回家讨论，不免心服群众水平高，果然是眼睛雪亮。好在群众眼睛雪亮，可以信任他们。夫妇俩互相安慰说："反正咱们老老实实把包袱底儿都抖搂出来就完了。"

他们听了好些检讨和批判，范凡就召集他们开一个交流心得的座谈会。除了他们几个"老知识分子"，旁听的寥寥无几。

余楠第一个发言，说他看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丑恶，震撼了灵魂。他从没有正视过自己，不知道自己有多臭多脏。他愿意在群众的帮助下，洗个干净澡，脱胎换骨。

丁宝桂因为到会的人不多，而且不是什么检讨会，只是交流心得，所以很自在。他改不了老脾气，只注意人家字眼儿上的毛病，脱口说："哎，洗个澡哪会脱胎换骨呀！——我是说，咱们该实事求是。"

朱千里打圆场说："这不过是比喻，不能死在句下。洗澡是个比喻，脱胎换骨也是比喻。只是比在一起，比混了。我但愿洗个澡就能脱胎换骨呢！"

余楠生气说："我建议大家严肃些！咱们这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说这些无原则的话吗？"

杜丽琳忙插口表白自己和余楠有同样的感受，要求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

彦成很真诚地说："我常看到别人这样不好、那样不好，自己却是顶美的。现在听了许多自我检讨和群众的批判，才看到别人和我一样的自以为是，也就是说，我正和别人一样地这样

不好、那样不对。我得客观地好好检查自己，希望能得到群众的帮助。”

丁宝桂忽然明白，这是个表态的会，忙也说，他赞成“洗心革面”的辞儿，说他听了这许多检讨和批判，感到非常惶恐，自惭糊涂半生，一向没有认识自己，渴望群众给他帮助，让他自新。

朱千里忙也郑重声明：他需要群众的帮助和启发，让他能找到自新的途径。

范凡赞许了各位先生的觉悟，宣布散会。散会后，他和到会旁听的几人磋商一番，安排怎么给予帮助和启发。

第三章

也许丁宝桂的问题最简单，也许丁宝桂的思想最落后，他是第一个得到启发和帮助的人。

会仍在会议室开。到会的人不多，只坐满了中间长桌的周围。几个等待洗澡的“老先生”都到了。他们没看见一个同组的熟人。参加这个会的都只在大会上见过几面，大约都是些理论组和现当代组的进步干部。丁宝桂看着一个个半陌生的脸都漠无表情——不仅冷漠，还带些鄙夷，或者竟是故意，不免惴惴不安。

主席是一位剃了光头的中年干部，丁宝桂也不知他的姓名。他说明这个会是应丁先生的要求，给他点儿启发和帮助的。丁

宝桂对“帮助”二字另有见地。他认为帮助就是骂，就是围攻，所以像一头待宰的猪，抖索索地等待开刀。

经过一番静默，一个微弱的声音迟迟疑疑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丁先生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？”

丁宝桂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忙回答说：“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。”

长桌四周一个个冷漠的脸上立刻凝出一层厚厚的霜。

丁宝桂以为自己回答得太简略，忙热情歌颂一番，连“推倒三座大山”都背出来。可是谁也不理他。谁都没有表情。

丁宝桂慌了。他答得对吗？“很不够”吗？他停顿了一下说：“请再问吧。”好像他是面对着一群严峻的考官。

主席说：“行了，丁先生显然不需要启发或帮助。散会。”

丁宝桂着急说：“请不吝指教，给我帮助呀。”

主席说：“丁先生，你还没有端正态度，你还在抗拒。”

长桌周围的人都合上笔记本，纷纷站起来。

丁宝桂好似丈八的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他想：“你们问我，我马上回答了，还是抗拒吗？该怎么着才算端正态度呀？”当然他只是心上纳闷，并不敢问。

余楠忙说：“请在座的给我一点启发和帮助吧？”

杜丽琳也说：“我们都等待帮助和启发呢。”

主席做手势叫大家坐下。

沉默了一会，一个声音诧怪说：“听说有的夫妻，吵架都用英语。”

许彦成瞪着眼问：“谁说的？”

没人回答。合上的笔记本压根儿没打开，到会的人都呆着

脸陆续散出，连主席也走了。剩下五个肮脏的“浴客”面面相觑。

丽琳埋怨说：“彦成，你懂不懂？这是启发。”

余楠也埋怨说：“瞧，好像我们都在抗拒似的。”

朱千里很聪明地耸耸肩，做了个法兰西式的姿势，表示鄙夷不屑。

五个人垂头丧气，四散回家。

过了一天，才第二次开会。这次是启发和帮助余楠。到会的人比帮助和启发丁宝桂的那次会上多。沿墙的椅子都坐满了。外文组的几个年轻人都出席，只是一个也没有开口。

主席仍旧是那位剃光头的中年干部。余楠表示自己已端正了态度，要求同志们给予启发和帮助。

第一个启发，和丁宝桂所得的一模一样。余楠点点头，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。

有人很谨慎地问：“余先生也是留美的？”

余楠好像参禅有所彻悟，又点点头记下。

“听说余先生是神童。”

余楠得意得差点儿要谦逊几句，可是他及时制止了自己，仍然摆出参禅的姿态，一面细参句意，一面走笔记下。

忽有人问：“余先生是什么时候到社的？”

余楠觉得一颗心沉重地一跳，不禁重复了人家的问句：“什么时候到社的？”

问的人不多说，只重复一遍：“什么时候到社的？”

余楠不及点头，慌忙记下。

好像给他的启发已经够多，没人再理会他。

就在这同一个会上，接下受启发的是朱千里。很多人踊跃提问："朱先生哪年回国的？"

"朱先生为什么回国？"

"朱先生有很多著作吧？"

"什么时候写的？"

"朱先生是名教授，啊？"

"朱先生对抗美援朝怎么看法？"

"朱先生还有个洋夫人呢，是不是？"

"朱先生的稿费不少吧？"

朱千里从容一一记下。他收获丰富，暗暗得意。

有人对许彦成和杜丽琳也提出一个问题，问他们为什么回国。

以后大家便不说话了。

丁宝桂哭丧着脸为自己辩解说："我上次不是抗拒。"可是谁也不理他。

这天的会，就此结束。

许彦成回家说："我还是不懂。当然我也没有开口。'为什么回国？'这又有什么奥妙？夫妻吵架用英语，又怎么着？咱们这一程子压根儿没吵架。准是李妈听见咱们说英语，就胡说咱们吵架。"

丽琳说："我想他们准来盘问过咱们的李妈。因为我听说他们都动员爱人帮助洗澡。他们没来动员我，大约咱们是同在一组，对我来问这问那，怕漏了底。"

彦成皱眉说："也不知李妈胡说了些什么。"

丽琳说："他们要提什么问题，总是拐弯儿抹角地提一下，

叫你好好想想。反正每一句话里，都埋着一款罪状，叫你自己招供。”

彦成忽有所悟：“我想，丽琳，‘吵架也用英语’和‘月亮也是外国的圆’一个调儿。就是说，咱们是‘洋奴’——这话我可不服！咱们倒是洋奴了！”

“留学的不是洋奴是什么？”

“洋奴为什么不留在外国呢？”

“留在外国无路可走，回国有利可图，还可以捞资本，冒充进步。”

彦成想一想说：“哦！进步包袱！”

他叹气想：“为什么老把最坏的心思来冤我们呢？”

丽琳说：“你不是要求客观吗？你得用他们的目光来衡量自己——你总归是最腐朽肮脏的人。”

“资产阶级没有好人。争求好，全是虚假，全是骗人！”彦成不服气。

丽琳忽然聪明了。“也许他们没错。比如我吧，我自以为美，人家却觉得我全是打扮出来的。这里描描，那里画画，如果不描不画，不都是丑吗？我自己在镜子里看惯了，自以为美。旁人看着，只是不顺眼。”

彦成听出她的牢骚，赌气说：“旁人是谁？”

丽琳使气说：“还是我自己的丈夫呢！”

“这可是你冤我。”

“我冤你！你不妨暂时撇开自己，用别人的眼光来看看自己呀。你是忠实的丈夫！你答应对我不撒谎的！可是呢……”

彦成觉得她声音太高，越说越使气，立刻改用英语为自己

辩解。

丽琳没好气地笑说："可不是吵架也用英语？"

彦成气呼呼地，一声不响。

过两天，在他们俩的要求下，单为他们开了一个小会，给了些启发和帮助。回家来彦成说：

"洋奴是奴定了。还崇美恐美——这倒也不冤枉。我的确发过愁，怕美国科学先进，武器厉害。"

丽琳说："看来我比你还糟糕。我是祖祖辈辈吸了劳动人民的血汗，吃剥削饭长大的。我是'臭美'，好逸恶劳，贪图享受，混饭吃，不问政治，不知民间疾苦，心目中没有群众……"

彦成说："他们没这么说。"

"可我得这么认啊！"

"你也不能一股脑儿全包下来。"

"当然不，可是我得照这样一桩桩挖自己的痈疮呀。"

彦成忽然说："我听人家议论，现当代组那个好逸恶劳的组长，检讨了几次还没通过，好像罪名也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。他是好出身，又是革命队伍里的，哪来资产阶级思想呢？难道是咱们教给他的？"

丽琳想了想说："不用教，大概是受了咱们这帮人的影响，或是传染……"

"这笔帐怎么算呢？都算在咱们帐上？"

两人呆呆地对看着。

第四章

朱千里回到家里，他老婆告诉他："他们要我'帮助'你，我可没说什么。咱们胳膊折了往里弯！我只把你海骂了一通。"

"海骂？骂什么呢？"

"家常说的那些话呀。"

"哪些话？"

他老伴儿扭过头去，鼻子里出气。"瞧！天天说了又说，他都没听见。"

朱千里没敢再问。想来，稿费呀什么的，就是他老婆说的。

他虽然从群众嘴里捞得不少资料，要串成一篇检讨倒也不是容易。他左思右想，东挖西掘，睡也睡不稳，饭也吃不下。他原是个瘦小的人，这几天来消瘦得更瘦小了。原先灰白的头发越显灰白，原来昏暗的眼睛越发昏暗，再加失魂落魄，简直像个活鬼。他平日写文章，总爱抽个烟斗，这会子连烟斗都不抽了。他老婆觉得事态严重，连"海骂"都暂时停止。

朱千里觉得怎么也得洗完澡，过了关，才松得下这口气。权当生了重病动手术吧，得咬咬牙，拚一拚。

专门帮助他的有两三人。他们找他谈过几次话。

"帮助"和"启发"不是一回事。"启发"只是不着痕迹地点拨一句两句，叫听的人自己觉悟。"帮助"却像审问，一面问，一面把问答的话仔细记下，还从中找出不合拍的地方，换个方

向突然再加询问。他们对伪大学教授这个问题尤其帮助得多。他们有时两人，有时三人，有“红面”，也有“白面”。经过一场帮助就是经过一番审讯。

朱千里从审讯中整理出自己的罪状，写了一个检讨提纲，分三部分：

1. 我的丑恶。下面分（1）现象；（2）根源。

2. 我的认识。

3. 我的决心。

他按照提纲，对帮助他的两三人谈了一个扼要。凭他谈的扼要，大体上好像还可以。也许还不大够格，不过他既有勇气要求在大会上做检讨，他们就同意让他和群众思想上见见面。他们没想到这位朱先生爱做文章，每个细节都不免夸张一番，连自己的丑恶也要夸大其辞。

他先感谢革命群众不唾弃他，给他启发，给他帮助，让他能看到自己的真相，感到震惊，感到厌恶，从此下决心痛改前非。于是他把桌子一拍说：

“你们看着我像个人样儿吧？我这个丧失民族气节的‘准汉奸’实在是头上生角，脚上生蹄子，身上拖尾巴的丑恶的妖魔！”

他看到许多人脸上的惊诧，觉得效果不错，紧接着就一口气背了一连串的罪状，夹七夹八，凡是罪名，他不加选择地全用上。背完再回过来，一项项细说。

“我自命为风流才子！我调戏过的女人有一百零一个。我为她们写的情诗有一千零一篇。”

有人当场打断了他，问为什么要“零一”？

“实报实销，不虚报谎报啊！一人是一人，一篇是一篇。我

的法国女人是第一百名，现任的老伴儿是一百零一。她不让我再有‘零二’——哎，这就说明她为什么老抠着我的工资。”

有人说：“朱先生，你的统计正确吧？”

朱先生说：“依着我的老伴儿，我还很不老实，我报的数字还是很不够的。”

有人笑出声来，但笑声立即被责问的吼声压没。

有人愤怒地举起拳头来喊口号：“不许朱千里胡说乱道，戏弄群众！”

群众齐声响应了一两遍。

另一人愤怒地喊：“不许朱千里丑化运动！”

群众齐声响应了三四遍。

接着是一片声的“打下去！打下去！”

朱千里傻站着说不下去了。帮助他的那几个人尤其愤怒。一人把脸凑到他面前说：

“你是要我们玩儿吗？你知道我们为了研究你的问题，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吗？”

朱千里抱歉说：“我为的是不辜负你们的一片心，来一个彻底的交代呀。”

五年十年以后，不论谁提起朱千里这个有名的检讨，还当作笑话讲。可是当时的朱千里，哪会了解革命群众的真心诚意呢！哪会知道他们都经过认真的学习，不辞烦劳地搜集了各方揭发的资料，结合他本人的政治表现，来给予启发和帮助，叫他觉悟，叫他正视自己的肮脏嘴脸，叫他自觉自愿地和过去彻底决裂，重做新人。朱千里当时还没有开窍，以为使出点儿招数，就能过关。大火烧来，他就问罗刹女借一把芭蕉扇来扇火

火焰，没知道竟会越扇越旺的。他尽管自称是来个彻底的检查，却是扁着耳朵、夹着尾巴，给群众赶下来。

愤怒的群众说："朱千里！你回去好好想想！"

朱千里像雷惊的孩子、雨淋的蛤蟆，呆呆怔怔，家都不敢回。

第五章

余楠虽然没有跟着革命群众喊口号，或呵骂朱千里，却和群众同样愤怒。这样严肃的大事，朱千里跑来开什么玩笑吗？真叫人把知识分子都看扁了。

他苦思冥想了好多天。自我检讨远比写文章费神，不能随便发挥，得处处扣紧自己的内心活动。他茶饭无心，只顾在书房里来回来回地踱步。每天老晚上床，上了床也睡不着，睡着了会突然惊醒，觉得心上压着一块石头。他简直像孙猴儿压在五行山下，怎么样才能巧妙地从山石下脱身而出呢？

他听过几次典型报告之后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心得。他告诉宛英，怎么也不能让群众说一声"不老实"，得争取一次通过。最危险的是第一次通不过再做第二次。如果做了一次又做一次，难保前后完全一致；如有矛盾，就出现漏洞了，那就得反来复去的挨骂，做好几次也通不过。

他很希望善保来帮助他。可是这多久善保老也不到他家来，远远看见他也只呆着脸。大概群众不让善保来，防他向善保摸

底。他多么需要摸到个着着实实的底呀！可是他只好暗中摸索。帮助他的小组面无表情，只叫他再多想想。等他第三次要求当众检讨，他们没有阻挠。余楠自以为初步通过了。

帮助他的小组曾向宛英做思想工作，宛英答应好好儿帮助余楠检查，所以她很上心事，要余楠把检讨稿先给她看看。她看完竟斗胆挑剔说：

"你怎么出身官僚家庭呢？我外公的官，怎么到了你祖父头上呢？"

余楠不耐烦说："你的外公，就等于我的祖父，一样的。你不懂。这是我封建思想、家长作风的根源。"

宛英说："他们没说你家长作风。"

"可是我当然得有家长作风啊——草蛇灰线，一路埋伏，从根源连到冒出来的苗苗，前后都有呼应。"

他不耐烦和死心眼儿的宛英讨论修辞法，只干脆提出他最担心的问题。

"我几时到社的？当然是晚了些。为什么晚？问题就在这里。怎么说呢？"

"你不是想出洋吗？"宛英提醒他。

余楠瞪出了眼睛："你告诉他们了？"

"我怎会告诉他们呢。"

"那就由我说。我因为上海有大房子，我不愿意离开上海。我多年在上海办杂志，有我的地盘。这都表现我贪图享受，为名为利，要做人上人——这又联到我自小是神童……"

余楠虽然没有像朱千里那样变成活鬼，却也面容憔悴，穿上蓝布制服，不复像猪八戒变的黄胖和尚——黄是更黄些，还

带灰色，胖却不胖了，他足足减掉了三寸腰围。他比朱千里有自信，做检讨不是什么“咬咬牙”“拼一拼”。因为他自从到社以来，一贯表现良好，向来是最要求进步的。他自信政治嗅觉灵敏过人，政治水平高出一般。每次学习会上，他不是第一个开炮定调子，就是末一个做总结发言。这次他经过深刻反省，千稳万妥地写下检讨稿，再三斟酌，觉得无懈可击，群众一定会通过。他吩咐宛英准备点儿好酒，做两个好菜。今晚吃一顿好晚饭慰劳自己。

那次到会的人不少，可算是不大不小的“中盆澡”。余楠不慌不忙，摆出厚貌深情的姿态，放出语重心长的声调，一步一步检讨，从小到大，由浅入深，每讲到痛心处，就略略停顿一下，好像是自己在胸口捶打一下。他万想不到检讨不到一半，群众就打断了他。他们一声声的呵斥：

“余楠！你这头狡猾的狐狸！”

“余楠！你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密密，却拿些鸡毛蒜皮来搪塞！”

“余楠休想蒙混过关！”

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！”

“余楠！你滑不过去！”

“不准余楠捂盖子！”

余楠觉得给人撕去了脸皮似的。冷风吹在肉上只是痛，该怎么表态都不知道了。

忽有人冷静地问：“余楠，能讲讲你为什么要卖五香花生豆儿吗？”

余楠轰去了魂魄，张口结舌，心上只说：“完了，完了。”

他回到家里，犹如梦魇未醒。宛英瞧他面无人色，忙为他斟上一杯热茶。不料他接过来豁朗一声，把茶杯连茶摔在地下，砸得粉碎。他眼里出火说：

“我就知道你是个糊涂蛋！群众来钓鱼，你就把鱼缸连水一起捧出来！”

宛英说：“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，只答应尽力帮助你。”

“卖五香花生米谁说的？除了你还有谁？”

宛英呆了一呆，思索着说：“你跟阿照说过吗？或者咱们说话，她在旁边听见了？”

余楠立即冷下来——不是冷静而是浑身寒冷。他细细寻思，准是女儿把爸爸出卖给男朋友了。人家是解放军出身，能向着他吗？非我属类呀！

他忽然想到今晚要庆祝过关的事，忙问宛英：“阿照知道你今晚为我预备了酒菜吗？”

宛英安慰他说：“不怕，只说我为你不吃不睡，哄你吃点子东西，补养精神。”

余楠又急又怕，咬牙切齿地痛骂善保没良心，吃了他家的好饭好菜，却来揭他的底。他不知道该怪自己在姜敏面前自吹自擂闯下了祸。可怜善保承受着沉重的压力。姜敏怨恨他，说他是余楠选中的女婿，不但自己该站稳立场，还应该负责帮助余楠改造自我。她听过余楠的吹牛和卖弄，提出余楠有许多问题。她不知道详情，善保应该知道。善保只好探问余照。他和余照都是一片真诚地投入运动，要帮助余楠改造思想。余楠却是一辈子也没有饶恕陈善保。他始终对“年轻人”“怕得要死，恨得要命”，从来不忘记告诫朋友对“年轻人”务必保持警惕。

善保终究没有成为他家的女婿，不过这是后话了。

余楠经宛英提醒，顿时彻骨寒冷。余照最近加入了青年团，和家里十分疏远。而且，余楠几乎忘了，他还有两个非常进步的儿子呢。卖五香花生的话，他们兄弟未必知道。可是他们知道些什么，他实在无从估计。

宛英亲自收拾了茶杯的碎片和地上一滩茶水。两口子说话也放低了声音。可怜余楠在宛英面前都矮了半截。

第六章

革命群众不断地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：别存心侥幸，观望徘徊，企图蒙混过关；应该勇敢地跳进水里，洗净垢污，加入人民的队伍；自外于人民就是自绝于人民，决没有好结果。

杜丽琳虽然在大学里学习远远跟不上许彦成，在新社会却总比彦成抢前一步。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，她从不像彦成那样格格不吐，迟迟不前。她改不了的只是她那股子"帅"劲儿。她近来的打扮稍稍有所改变：不穿裙子而穿西装长裤，披肩的长发也逐渐剪短。她早已添置了两套制服，只是不好意思穿。帮助她"洗澡"的小组有一位和善的女同志，曾提问："为什么杜先生叫人不敢接近？""为什么杜先生和我们中间总存着一些距离？"丽琳立即把头发剪得短短的，把簇新的制服用热肥皂水泡上两次，看似穿旧的，穿上自在些。小组的同志说她有进步，希望她表里如一。她们听过她的初步检讨，提了些意见，就让她

当众“洗澡”。

丽琳郑重其事，写了个稿子，先请彦成听她念一遍，再给帮助她的小组看。

彦成听了她的开头：“我祖祖辈辈喝劳动人民的血，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，饭来开口，衣来伸手，只贪图个人的安逸，只追求个人的幸福，从不想到自己对人民有什么责任。我只是中国人民身上的一个大毒瘤；不割掉，会危害人民。”

彦成咬着嘴唇忍笑。

丽琳生气说：“笑什么？这是真心话。”

“我知道你真心。可是你这个‘大毒瘤’和朱干里的‘丑恶的妖魔’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“当然不一样。”

“不一样，至多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，都是夸张的比喻呀！”

“那么，我该怎么说呢？”

彦成也不知道。他想了想，叹口气说：“大概我也得这么说。大家都这么说，不能独出心裁。”

“又不是做文章。反正我只按自己的觉悟说真话。”

彦成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念下去。”

“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。我觉得自己的享受都是理所当然。这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立场观点，使我只觉得自己有理，看不见自己的丑恶。”

彦成又笑了：“所以都不能怪你！”

“那是指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呀。我的出身造成了我的罪过。”

她继续念她的稿子："我先得向同志们讲讲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经历，让同志们不但了解我的病情，还知道我的病根，这就可以帮助我彻底把病治好。

"我祖上是开染坊的，父亲是天津裕丰商行的大老板，我是最小的女儿，不到两岁就没了母亲。我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，全不知民间疾苦，对劳动人民简直没什么接触，当然说不到对他们的感情了。我从小在贵族式的教会学校上学，只知道崇洋慕洋。我的最高志愿是留学外国，最美的理想是和心爱的人结婚，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。我可算都如愿以偿了。

"祖国解放前夕，我父亲去世，我的大哥——他大我十九岁——带着一家人逃往香港。我的二哥——他大我十七岁，早在几年前就到美国经商，很成功，已经接了家眷。我们夫妇很可以在美国住下来。那时候，我对共产党只有害怕的分儿，并不愿意回国。我也竭力劝彦成不要回国。可是他对我说：'你不愿意回去，你就留下，我不能勉强你，我可是打定主意要回去的。'

"我抱定爱情至上的信念，也许还有残余的封建思想，'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'吧——我当然不是随鸡随狗，丈夫是我自己挑的，他到哪里，我当然一辈子和他在一起。所以我抛下了我的亲人和朋友，不听他们的劝告，跟许彦成回国了。我不过是跟随自己的丈夫，不是什么'投奔光明'。"

丽琳停下来看着彦成。"我说的都是实情吧？"

"人家耐烦听吗？"彦成有点儿不耐烦。

"这又不是娱乐，我是剖开真心，和群众竭诚相见。"

"好呀，说下去。"

丽琳看着彦成，故意说："我回国后才逐渐发现，我的信念

完全错误，我的理想全是空想。”

彦成正打了半个呵欠，忙闭上嘴，睁大眼睛。

丽琳接下去说：“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我引入歧途。爱情是最靠不住的，欺骗自己，也欺骗别人，即使是真正的爱情，也经不了多久就会变，不但量变，还有质变，何况是勉强敷衍的爱情呢！而且爱情是不由自主的，得来容易就看得轻易，没得到的，或者得不到的，才觉得稀罕珍贵。”

彦成说：“你是说教？还是控诉？还是发牢骚？”

“我不过说我心里的话。”

“你对帮助你的小组也是这么说的吗？”

丽琳嫣然一笑说：“我这会儿应应景，充实了一点儿。”她把稿子扔给彦成。“稿子上怎么说，你自己看吧。”

彦成赌气不要看。他说：“你爱怎么检讨，我管不着。你会说心里话，我也会说心里话。”

丽琳说：“瞧吧，你老实，还是我老实。”

彦成气呼呼地不答理。可是他有点后悔，也有点不安，不知丽琳借检讨要控诉他什么话。他应该先看看她的稿子。

丽琳的检讨会上人也不少。主持会议的就是那位和蔼的女同志。她是人事处的干部，平时不大出头露面。她说了几句勉励和期待的话，大家静听杜丽琳检讨。

杜丽琳穿一套灰布制服，方头的布鞋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脸色黄黄的。她严肃而胆怯地站起来，念她的检讨稿。开场白和她念给彦成听的差不多，只是更充实些。彦成眼睛盯着她，留心听她念。她照原稿直念到回国以后，她一字不说爱情至上的那一套，只说：

"她看到新中国朝气蓬勃，和她记忆中那个腐朽的旧社会大不相同了。她得到了合适的工作，分得了房子，成立了新家庭，一切都很如意。可是她渐渐感到，她和新社会并不融洽。她感到旁人对她侧目而视，或另眼相看，好像带些敌意，或是带些鄙视。她凭一个女人的直觉，感到自己在群众眼里并不是什么美人，而是一个标准的'资产阶级女性'。她浅薄，虚荣、庸俗，浑身发散着浓郁的资产阶级气息。当然，并没有谁当面这么说，不过她相信自己的了解并没有错。因为她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浅薄、庸俗和虚荣。她也能看到朴素的、高尚的、要求上进的女同志是多么美，只是她不愿意承认。"

彦成竖起了耳朵。

她却并不多加发挥，只接着说，外表体现内心。她的内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信念，和她的外表完全一致。在她，工作不过是饭碗儿，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，学识只是本钱。她上大学、留学、读学位都是为了累积资本，本钱大，就可以赚大钱。这都说明自己是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，斤斤计较的都是为自己的私利。

彦成这时放松警惕，偷眼四看。他同组的几个年轻人：姜敏、罗厚、姚宓、善保挨次坐在后排，都满面严肃，眼睛只看着做检讨的人。

丽琳谈心似的谈。她说："我从没想到为谁服务。我觉得自己靠本事吃饭，没有剥削别人。我父亲靠经营资本赚钱也没有榨取什么血汗，许多人还靠他养家活口呢。所以我总觉得不服气，心上不自在，精神上也常有压抑感。三反开始，我就从亲戚朋友那边听到好些人家遭殃了，有人自杀了。我心上害怕，只

自幸不是资本家，而是知识分子。可是，三反运动又转向知识分子——要改造知识分子了。我又害怕，又后悔，觉得千不该、万不该，不该跟许彦成回来。当时他并没有勉强我，是我硬要跟着他的。现在可怎么办呢？我苦苦思索，要为自己辩护——就是说，我没有错，没有改造的必要。可是我想来想去，我的确是吃了农民种的粮食，的确是穿了工人织的衣料，的确是靠解放军保卫国家，保障了生活的安宁，而我确实对他们毫无贡献。我谋求的只是个人的安逸，个人的幸福。我苦恼了很久，觉得自己即使自杀了，也无法偿还我欠人民的债。”

“我有一天豁然开朗，明白群众并不要和我算什么帐，并不要问我讨什么债。他们不过是要挽救我，要我看到过去的错误，看明白自己那些私心杂念的可耻，叫我抛去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留给我的成见，铲除长年累积在我心上的腐朽卑鄙的思想感情，投身到人民的队伍中来，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。”

她接着批判自己错误的人生观，安逸的生活方式等等，说她下定决心，不再迷恋个人的幸福，计较个人的得失，要努力顶起半边天，做新中国的有志气的女人。

彦成觉得丽琳很会说该说的话，是标准的丽琳。她确也说了真话，她的决心也该是真的，不过彦成认为只是空头支票。她的认识水平好像还很肤浅幼稚。她的检讨能通过吗？

主席说：“杜先生的检讨，虽然不够全面，却是诚恳的。她敢于暴露，因为她相信群众，也体会到党和人民要挽救她的一片苦心。能把错误的、脏的、丑的亮出来，就是因为认识到那是错误的，或是脏的丑的，而决心要抛弃它。尽管杜先生的觉悟还停留在表面阶段，她的决心还有待巩固，她能自愿改造自

已是可喜的，值得欢迎。同志们有什么问题，不妨提出来给她帮助。”

有人说：“杜先生对过去虽有认识，批判却远远不够。”

有人说：“抽象的否定，不能代替切实的批评。”

有人说：“杜先生对于靠剥削人民发财的父亲和投机取巧的哥哥，好像还温情脉脉，并没有一点憎恨。”

有人问：“是不是脱去一套衣服，就改换了灵魂的面貌？”

主席让丽琳回答。

丽琳说：问题提得好！都启发她深思。她不敢撒谎，她对自己的亲人，仇恨不起来，足见她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彻底改变。她只能保证，从此和他们一刀两断，划清界线。

她说着流下眼泪——真实的痛泪。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印像。她是舍不得割断，却下了决心，要求站稳立场。

主席总结说：“自我改造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好的。我们人人都需要长期不懈地改造自己。杜丽琳先生决心要抛弃过去腐朽肮脏的思想感情，愿意洗心革面，投入人民的队伍，我们是欢迎的。让我们热烈鼓掌，表示欢迎。”（大家热烈鼓掌）“杜先生，谈谈你的感受吧。”

丽琳在群众的掌声中激动得又流下泪来。这回不是酸楚的苦泪而是感激的热泪。她说，第一次感受到群众的温暖，这给了她极大的鼓舞。希望群众继续关心她，督促她，她也一定努力争求不辜负群众的期望。

几个等待“洗澡”的“浴客”没有资格鼓掌欢迎，只无限羡慕地看她过了关。

第七章

帮助“洗澡”的几个小组召集待浴的几位先生开个小会，谈谈感想。

余楠仍是哭丧着脸。他又灰又黄，一点儿也不像黄胖和尚，却像个待决的囚犯。许彦成忧忧郁郁，不像往日那样嬉笑随和。朱千里瞪出两只大眼，越见得瘦小干瘪。丁宝桂还是惶惶然。不过他听了杜丽琳的检讨，大受启发。会上他摇头摆脑，表现他对自己的感受舔嘴咂舌的欣赏，觉得开了窍门。

他说：“我受了很深的教育。以前，我以为‘启发’是提问题，‘帮助’是揭我的短，逼我认罪，或者就是‘衬拳头’，打我‘落水狗’。现在我懂了。帮助是真正的帮助。”他很神秘地不再多说，生怕别人抄袭了他独到的体会。他只说：“我现在已经了解群众对我的‘启发’，也接受了群众给我的帮助，准备马上当众洗个干净澡。”

朱千里瞪着眼，伸出一手拦挡似的说：“哎，哎，老哥啊，我浑身湿漉漉的，精着光着，衣服都不能穿，让我先洗完了吧。”

彦成几乎失笑，可是看到大家都很严肃——包括朱千里，忙及时忍住。

余楠鄙夷不屑地说：“朱先生谈谈自己的感受呀。”

朱千里也鄙夷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：“感受嘛，很简单。咱们如果批判得不深刻，别人还能帮助。主要是自己先得端正态

度，老实揭发问题。”

余楠气短，没敢回答。

但有人问：“朱先生上次老实吗？”

朱千里说：“我过于追求效果，做了点儿文章。其实我原稿上都是真话，帮助我的几位同志都看过的。我为的是怕说来不够响亮，临时稍为渲染了一点儿。我已经看到自己犯了大错误，以后决计说真话，句句真话，比我稿子上的还真。”

有人说：“这又奇了，比真话还真，怎么讲呢？”

朱千里耐心说：“真而不那么恰当，就是失真。平平实实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是我现在的目标。”

这次会上，许彦成只说自己正在认真检查。余楠表示他严肃检查了自己，心情十分沉重，看见杜先生洗完了澡，非常羡慕，却是不敢抱侥幸的心，所以正负痛抠挖自己的烂疮呢。

会后朱千里得到通知，让他继续做第二次检讨，并嘱咐他不要再做文章。

朱千里的第二次检讨会上，许多人跑来旁听。朱千里看见到会的人比上次多，感到自己的重要，心上暗暗得意。他很严肃地先感谢群众的帮助，然后说：

“我上次作检讨，听来好像丑化运动，其实我是丑化自己。我为的是要表示对自己的憎恨，借此激发同志们对我的憎恨，可以不留余地，狠狠地批判我。我实在应该恰如其分，不该过头。‘过犹不及’呀。我要增强效果，只造成了误会，我由衷向革命群众道歉。”

有人说：“空话少说！”

朱千里忙道：“我下面说的尽是实话了。我要把群众当作贴

心人，说贴心的实话。”他瞪出一双大眼睛，不断的抹汗。

主席温和地说：“朱先生，你说吧。”

朱千里点点头，透了一口气说：“我其实是好出身。我是贫下中农出身——不是贫农，至少也是下中农。我小时候也放过牛。这是我听我姑妈说的，我自己也记不得了，只记得我羡慕人家孩子上学读书。我父亲早死，我姑夫在镇上开一家小小的米店，是他资助我上学的。我没能够按步就班的念书，断断续续上了几年学。后来我跟镇上的几个同学一起考上了省城的中学，可是我别说学费，到省城的路费都没有。恰巧那年我姑妈养蚕收成好，又碰到一个好买主，她好比发了一笔小财。”

有人说：“朱先生，请不要再编《一千零一夜》的故事了。”

朱千里急得说：“是真的，千真万真的真事！我就不谈细节吧，不过都是真事。不信，我现在为什么偷偷儿为我外甥寄钱呢！我老婆怀疑我乡下有前妻和儿女，防得我很紧。我只能赚些外快背着她寄。因为我感激我的姑夫和姑妈——他们都不在了，有个外甥在农村很穷。我想到他，就想到自己小时候，也就可怜他。”

“可是朱先生还自费留法呢？是真的吗？”有人提问。

朱千里说：“旧社会，不兴得说穷。我是变着法儿勤工俭学出去的。可是我只说自费留法。钱是我自己赚的，说自费还是真实的。我在法国三四年——不，不止，四五年吧？或是五六年——我从来记不清数字，数字在记忆里会增长——好像是五六年或六七年。我后来干脆说‘不到十年’，因为实在是不到十年。不过随它五年八年十年，没多大分别，只看你那几年用功不用功。我是很用功的。有人连法语都不会说，也可以混上十

儿年呢。”

又有人提问：“不懂法语，也能娶法国老婆吧？”

朱千里说：“对法国女人，只要能做手势比画，大概也能上手。说老实话，我没娶什么法国老婆，谁正式娶呀！不过是临时的。那也是别人，不是我。我看着很羡慕罢了。我连临时的法国姘头都没有。谁要我呀！”

“这是实话了。”

“是啊！我也从来没说过有什么法国老婆，只叫人猜想我有。因为我实在没有，又恨不得有，就说得好像自己有，让人家羡慕我，我就聊以自慰。我现在的老婆是花烛夫妻。她是我从前邻居的姑娘，没有文化，比我小好多岁。她也没有什么亲人，嫁了我老怀疑我乡下还有个老婆，还有儿子女儿，其实我只是个老光棍。”

“这都是实话吗？”

“不信，查我的履历。”

“履历上你填的什么出身？”

“我爹早死，十来岁我妈也没了。资助我上学的是我姑夫，他开米店，我填的是‘非劳动人民’。”

“可是你还读了博士！”

朱千里很生气，为什么群众老打断他的检讨，好像不相信他的话，只顾审贼似的审他。他又只好回答。

“我没有读博士，不过，我可以算是得了博士，还不止一个呢！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博士。假如你们以为我是博士，那是你们自己想的。我只表示，我自恨不是法国的国家博士。我又表示瞧不起大学的博士。也许人家听着好像我是个大学博士而

不自满。其实呢，我并没有得过大学博士。”

“你又可以算是得了博士，还不止一个！怎么算的呢？”

“就是说，到手博士学位的，不是我，却是别人。”

“那么，你凭什么算是博士呢？”

“凭真本领啊！我实在是得了不止一个博士。我们——我和我的穷留学朋友常替有钱而没本领的留学生经手包写论文。有些法国穷文人专给中国留学生修改论文，一千法郎保及格，三千法郎保优等，一万保最优等。我替他们想题目，写初稿，然后再交给法国人去修改润色。我拿三百五百到六七百。他们再化上几千或一万，就得优等或最优等。有一个阔少爷化了一万法郎，还得了一笔奖金呢；只是还不够捞回本钱。当然，我说的不过是一小部分博士。即使化钱请人修改论文，口试还得亲自挨克。法国人鬼得很，口试克你一顿，显得他们有学问，当众羞羞你，学位终归照给。你们中国人学中国文学要靠法国博士做招牌，你们化钱读博士，我何乐而不给呢！”

有人插话：“朱先生不用发议论，你的博士，到底是真是假呢？”

朱千里直把群众当贴心人，说了许多贴心的真话，他们却只顾盘问，不免心头火起，发怒说：

“分别真假不是那么简单！他们得的博士是真是假呢？我只是没化钱，没口试，可是坐着旁听，也怪难受的，替咱们中国人难受啊。”

“朱先生不用感慨，我们只问你说的是句句真话呢？还是句句撒谎呀？”

“我把实在的情况一一告诉你们，还不是句句真话吗？”

“你不过是解释你为什么撒谎。”

“我撒什么谎了！”朱千里发火了。

“还把谎话说成真话。”

“你们连真假都分辨不清，叫我怎么说呢？”

“是朱先生分不清真假，还是我们分不清真假？告诉你，朱千里，群众的睛睛是雪亮的！”

朱千里气得说：“好！好！好个雪亮的群众！好个英明的领导！”

有人发问了：“朱千里，你怎么学习的？英明的领导是群众吗？你说说！”

朱千里嘟囔说：“这还不知道吗！共产党是英明的领导。”

有人忍笑问：“群众呢？”

“英明的尾巴！”朱千里低声嘟囔，可是存心让人听见。

有人高声喊：“不许朱千里诬蔑群众！”

“不许朱千里钻空子向党进攻！”

“打倒朱千里！”

忽有人喊：“打倒千里猪！”笑声里杂乱着喊声：

“千里猪？只有千里马，哪来千里猪？”

“猪冒牌！”

“猪吹牛！”

“打倒千里猪！打倒千里猪！！”许多人齐声喊。有人是愤怒地喊，有人是忍笑喊，一面喊，一面都挥动拳头。

朱千里气得不等散会就一人冲出会场。他含着眼泪，浑身发抖，心想：“跟这种人说什么贴心的真话！他们只懂官话。他们空有千只眼睛千只手，只是一个魔君。”他也不回家，直着眼

在街上乱撞，一心想逃出群众的手掌。可是逃到哪里去呢？他走得又饿又累，身上又没几个钱；假如有钱，他便买了火车票也没处可逃呀。

他拖着一双沉重的脚回到家里，老婆并不在家。正好！他草草写下遗书："士可杀，不可辱！宁死不屈！——朱千里绝笔。"然后他忙忙地找出他的安眠药片，只十多片，倒一杯水一口吞下。他怕药力不足，又把老婆的半瓶花露水，大半瓶玉树油和一瓶新开的脚气灵药水都喝下（因为瓶上都有"外用，不可内服"字样），厨房里还有小半瓶烧酒，他模糊记得酒能帮助药力，也一口气灌下，然后回房躺下等死。

可是花露水，玉树油、脚气灵药水和烧酒各不相容，朱千里只觉得恶心反胃，却又是空肚子。他呕吐了一会，不住的干咽，半晌精疲力竭，翻身便睡熟了。

朱千里的老婆买东西回家，看见留下的午饭没动，朱千里倒在床上，喉间发出怪声，床前地下，抛散着大大小小的好些空瓶子，喊他又不醒，吓得跑出门去大喊大叫。邻居跑来看见遗书，忙报告社里，送往医院抢救。医院给洗了胃，却不肯收留，说没问题，睡一觉就好。朱千里又给抬回家来。

他沉沉睡了一大觉，明天傍晚醒来，虽然手脚瘫软，浑身无力，精神却很清爽。他睁目只见老婆坐在床前垂泪，对面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：

"朱千里！你逃往哪里去？"

"朱千里！休想负隅顽抗！"

"奉劝朱千里，不要耍死狗！"

他长叹一声，想再闭上眼睛。可是——老婆也不容许他。

第八章

朱千里自杀，群众中有人很愤慨，说他“要死狗”。可是那天主持会议的主席却向范凡自我检讨，怪自己没有掌握好会场，因为他是临时推出来当主席的，不知道朱千里的底细。他责备自己不该让朱千里散布混淆真假的谬论，同时也不该任群众乱提问题，尤其是“打倒千里猪”的口号，显然不合政策。关于这点，罗厚一散会就向主席提出抗议了。范凡随后召开了一个吸取经验的会，提请注意勿造成失误，思想工作应当细致。

丁宝桂看到朱千里的检讨作得这么糟糕，吓得进退两难。他不做检讨吧，他是抢先报了名的。小组叫他暂等一等，让朱千里先做。他不能临阵逃脱。做吧，说老实话难免挨克，不说老实话又过不了关。怎么办呢？

丁宝桂是古典组唯一的老先生。他平时学习懒得细读文件，爱说些怪话。说他糊涂吧，他又很精明；说他明白吧，他又很糊涂。大家背后——甚至当面都称他“丁宝贝”。现当代组和理论组的组长都是革命干部，早都做了自我检讨。这位丁先生呢，召集人都做不好，勉强当了一个小组长。他也没想到要求检讨，所以自然而然地落单了，只好和外文组几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同洗澡。

他先还抗议，说自己没有资产，只是个坐冷板凳的，封建思想他当然有，可是和资产阶级挂不上钩，他家里连女婿和儿

媳妇都是清贫的读书人家子女。年轻人告诉他："既是知识分子，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"这话他仿佛也学习过，可是忘了为什么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，却又不敢提问，只反问："你们洗澡不洗澡呢？"他们说："大家都要改造思想，丁先生不用管我们。这会儿我们帮丁先生'洗澡'。"

丁先生最初不受启发，群众把他冷搁在一边。他后来看到别人对启发的态度，也开了窍，忙向群众声明他已经端正了态度。以后他也学朱千里把群众启发的问题分门别类，归纳为自己的几款罪状。帮助他的小组看破他是玩弄"包下来"的手法，认为他不是诚心检查，说他"狡猾"。丁宝桂正不知如何是好。那天他听了杜丽琳的检讨和主席的总结，悟出一个道理：关键是不要护着自己，该把自己当作冤家似的挑出错儿来，狠狠地骂，骂得越凶越好。挑自己的错就是"老实"，骂得凶就是"深刻"。他就抢着要做检讨。可是朱千里检讨挨克，他又觉得老实很危险，不能太老实。反正只能说自己不好，却是不能得罪群众。

他只好硬着头皮到会做检讨。他先说自己顾虑重重，简直没有胆量。"好比一个千金小姐，叫她当众脱裤子，她只好上吊啊。可是渐渐的思想开朗了。假如你长着一条尾巴，要医生动手术，不脱裤子行吗？你也不能一辈子把尾巴藏在裤子里呀！到出嫁的时候，不把新郎吓跑吗？我们要加入人民的队伍，就仿佛小姐要嫁人，没有婆家，终身没有个着落啊。"

他的话很有点像怪话，可是他苦着脸，两眼惶惶然，显然很严肃认真。大家耐着心等他说下去。

丁宝桂呆立半晌，没头没脑地说："共产党的恩情是说不完

的。只说我个人在解放前后的遭遇吧。以前，正如朱千里先生说的，教中文也要洋招牌。尽管十年、几十年寒窗苦读，年纪一大把，没有洋学位就休想当教授，除非你是大名人。可是解放以后，我当上了正研究员。这就相当于教授了．我还有不乐意的吗？我听说，将来不再年年发聘书，加入人民的队伍，就像聘去做了媳妇一样，就是终身有靠了。我还有不乐意的吗！我们靠薪水过日子的，经常怕两件事：一怕失业，二怕生病。现在一不愁失业，二不愁生病，生了病公费医疗，不用花钱请大夫，也不用花钱请代课。我们还有不拥护社会主义的吗！”

他又停了半晌，才说：“我的罪过我说都不敢说。我该死，我从前——解放前常骂共产党。不过我自从做了这里的研究员，我不但不骂，我全心全意地拥护共产党了。我本来想，我骂共产党是过去的事；现在不骂，不就完了吗？有错知改，改了不就行了吗？可是不行。说是不能偷偷儿改，一定得公开检讨。不过，我说了呢，又怕得罪你们。所以我先打个招呼，那是过去的事，我已经改了，而且承认自己完全错误。过去嘛，解放以前啊，我在这里国学专修社当顾问。姚謇先生备有最上好的香茶，我每天跑来喝茶聊天，对马任之同志大骂共产党。我不知道他就是个共产党员，瞧他笑嘻嘻地，以为他欣赏我的骂呢，我把肚肠角落里的话都骂出来了。”

他看见群众写笔记，吓得不敢再说。有人催他说下去。他战战兢兢地答应一声，又不言语。经不起大家催促，他才小心翼翼地又打招呼说：“这些都是糊涂话，混帐话。我听信了反动谣言，骂共产党煽动学生闹事——这可都是混帐话啊——我说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人才是国家的根本；利用天真的学生闹

事，不好好读书，就是动摇国家的根本，也是葬送青年人。我不知道闹风潮是为了革命，革命正是为了救国。现在当然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可是我那时候老朽昏庸，头脑顽固。咳，那时候姚謇先生劝我到大后方去，我对他说，我又不像你，我没有家产，我得养家活口，我拖带着这么一大家人呢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挪移不动，伪大学里混口饭吃，瞧着瞧吧。我心上老有个疙瘩，怕人家骂我汉奸。我很感谢共产党说公平话，说不能要求人人都到大后方去，我不过在伪大学教教课，不是汉奸。好了，我心上也舒坦了。”

他接着按原先的计划做检讨。

“1. 我不好好学习。我学不进去，不是打瞌睡，就是思想开小差，只好不懂装懂，人云亦云，混到哪里是哪里。

“2. 因为不学习，所以改不好，满脑袋都是旧思想。封建思想不用说，应有尽有。资产阶级思想也够多的。我虽然是老土，也崇洋慕洋，看见洋打扮，也觉得比土打扮亮眼。再加我听信了反动宣传，对共产党怕得要命，虽然受了党的恩情，还是怕的。特别怕运动，什么把群众组织起来呀，发动起来呀等等。这就好比开动了坦克车，非把我压死不可。我这个怕，就和怕鬼一样。你说压根儿没鬼，可我还是怕。我现在老老实实把我的怕惧亮出来，希望以后可以别再怕了。

“3. 没有主人翁感。老话说：“‘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’。我却是很实际　不是很实际，我是很——很没有主人翁感。我觉得我有什么责任呀！国家大事，和我商量了吗？我是老几啊！我就说：‘食肉者谋之矣’。譬如抗美援朝吧，我暗里发愁：咳！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‘民亦劳止，迄可小休’，现在刚站稳，

又打，打得过美国人吗？事实证明我不用愁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。我现在对共产党是五体投地了。可是我承认自己确实没有主人翁感。我只要求自己做个好公民，响应党的号召，服从党的命令。

“4. 谨小慎微。我对自己要求不高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把自己包得紧紧的，生怕人家看破我不是好公民，响应党的号召是勉强，服从党的命令是不得已。我自称好公民是自欺欺人。

“总括一句话，我是个混饭吃的典型。”

丁宝桂坐下茫然四顾。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，虽然脑袋还在水上，身子却直往下沉。

主席问：“完了吗？”

丁宝桂忙站起来说：“我的提纲上只写了这么几条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罪，一时也数不清，反正我都认错，都保证改。我觉悟慢，不过慢慢地都会觉悟过来。”

主席说：“丁先生的检讨，自始至终，表现出一个‘怕’字。这就可见他对党对人民的距离多么远！只觉得共产党可怕，只愁我们要克他。解放前骂共产党有什么罪呢！共产党是骂不倒的。解放以后，你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，可见你还不算太顽固。你也知道忧国忧民，可见你也不是完全没有主人翁感。可是你口口声声的认罪，好像共产党把你当作仇人似的。丁先生这一点应当改正过来。应当靠拢党，靠拢人民。别忘了共产党是人民的党，你是中国的人民。你把自己放在人民的对立面，所以只好谨小慎微，经常战战兢兢，对人民如临大敌，对运动如临大难，好像党和人民要难为你似的。丁先生，不要害怕，运动是为了改造你，让你可以投入人民的队伍。我们欢迎一切愿

意投入我们队伍的人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共同努力，为人民做出贡献。”

提意见的人不多。接着人家拍手通过了丁宝桂的检讨。

丁宝桂放下了一颗悬在腔子里的心，快活得几乎下泪。他好像中了状元又被千金小姐打中了绣球，如梦非梦，似醒非醒，一路回家好像是浮着飘着的。

第九章

丽琳瞧彦成只顾默默沉思，问他几时做检讨。她关心地问：“他们没有再提别的问题吗？没给你安排日子？”

彦成昂头大声说：“我不高兴做了！”

“不高兴？由得你吗？”

“我也不会像你们那样侃侃而谈。我只会结结巴巴——我准结结巴巴。”

丽琳很聪明地笑了。“你是看不起我和丁宝桂的检讨，像你看不起有些人的发言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做个深刻的检讨呀，至少别像丁宝桂那么庸俗。”

彦成不答理，只说：“我越想越不服气了。帮助我洗澡的人比我的年纪还大些呢，我倒成了‘老先生’，要他们帮助我‘洗澡’！笑话吗？谁不是旧社会过来的！”

“他们是革命干部吧？”

“可是咱们组里的年轻人呢？比我年轻多少呀？”

“谁叫你职位高呢。而且在外国待了那么多年。我不也受他们帮助了吗？他们自己也是要改造的——至少也得互相擦擦背吧？”

彦成摇摇头说：“我不是计较这些。我只是觉得这种‘洗澡’没用——白糟蹋了水。”

“好啊，让你来领导运动吧，你有好办法。”

“我没有办法。我看这就是没办法的事。丑人也许会承认自己丑，笨人也许会承认自己笨，可是，有谁会承认自己不好吗？——我指的不是做错了事‘不好’，我不指‘过失和错误’，我说的‘不好’就是‘坏’。谁都相信自己是好人！尽管有这点那点缺点或错误，本质是好人。认识到自己的不好是个很痛苦的过程。我猜想圣人苦修苦练，只从这点做起。一个人刻意修身求好，才会看到自己不好。然后，出于羞愧，才会悔改。悔了未必就会改过来。要努力不懈，才会改得好一点点。现在咱们是在运动的压力下，群众帮助咱们认识自己这样不好，那样不好；没法儿抵赖了，只好承认。所谓自觉自愿是逼出来的。逼出来的是自觉自愿吗？况且，咱们还有个遁逃。千不好，万不好，都怪旧思想旧意识不好，罪不在我。只要痛恨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，我的立场就变了，我身上就干净了。”

丽琳大睁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，呆呆地注视着他。她老实说：“我不懂你发这些牢骚什么意思。”

彦成想：“你是不会懂的。”他只叹气说：“‘牢骚’吗？我是‘发牢骚’？”

丽琳说：“反正我觉得现在不是发议论的时候。你的检讨还没做呢，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安排你做？是不是你还隐瞒着

什么问题？"

"我有什么隐瞒的问题呀？"彦成干脆不耐烦了。

"唉，我不过是帮助你。"她倒了一杯茶，一面喝，一面慢吞吞地说："做导师的，带着徒弟去游山，给人撞见了，硬说是别人看错的——我还帮着你圆谎，你忘了吗？"

"我除了和你同游香山，没有和任何别人一同游山，我早已对你说过了。"

"亲眼看见的人如果问你，你也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我当时将信将疑，也没有再追根究底。可是凭后来的事情，不免叫我记起那次游山；看来没有冤枉你。那天，你们俩在她家小书房里的情景，我是亲眼目睹的。那个亲密劲儿，总该有个前奏啊！我一次两次问你，你就是死死地捂着盖子。你不说就没事了吗？你不怕人家会控诉你吗？"

彦成的眼睛越睁越大。他说："哦！你去控诉我了？"

丽琳只接着说："据你说，你在向那位小姐求婚。你是有妇之夫，你忘了吗？"

"是你控诉我了！"

"我控诉你？还没到时候呢！'夫妻同命鸟'，现在正是患难与共的时候。我是在提醒你。"

"多谢费心了。"彦成站起身想钻"狗窝"去。

丽琳放下茶杯，指着沙发叫他坐下，一面说："我是已经洗完澡的人，我知道的事总该比你多些吧？"

彦成有点儿心惊，不由自主地坐下了。

"你知道余楠卖五香花生豆儿的话是谁捅出来的？是他的宝贝女儿和善保，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帮助他。你虽然不服气自己

是'老先生'，你究竟和年轻人不一样了。他们经过学习，经过'发动'，他们和平常的自己也不一样了。你那位小姐如果不自觉，旁人也会点拨她。姜敏是积极分子。我记得你们游山的事是她先说起的。你保得住她不再提吗？我听说有个女学生把老师写给她的情书都交出来了。你没有白纸黑字留下手迹吗？"

她的第三只眼睛盯住彦成，好像看到他脸上变了颜色。她说："我是为你担忧。你又没什么别的问题，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安排你做检讨呢？"丽琳是真的担忧。

彦成强笑说："你放心好了。"他自己心上却很乱。可是他静下来想想，又放下心来。

丽琳却放不下心，她说："你公开检讨之前，得把稿子给我看看。我也给你看的。"

"现在就可以给你看啊，左不过是那一套。"

"你已经写好了吗？"

彦成从"狗窝"里找出几张乱七八糟的稿子，有的纸大而薄，有的纸小而厚。丽琳整理之后，看到没头没脑的几条：进步包袱；个人主义；狂妄自大；崇美恐美；自由散漫；不守纪律；贪图享受等等。她说："就这点？你的恋爱呢？包括在哪一项下面呀？"

"我没有恋爱。"

"没有？你经得起检查吗？就说没有！"

"我和她已经检讨过了。"

"你和她！你们早订了攻守同盟吗？我正要问你，为什么你现在不到她家去了？"

"丽琳，帮助得够了。"他要站起身，丽琳仍叫他坐下。

"你该知道，攻守同盟不是铁板一块。你知道怎么粉碎攻守同盟吗？对这一个说，对方供出了什么什么；对另一方说，对方供出了什么什么。就这样，非常简单。彦成，我都是为你。为什么他们不叫你做检讨呢？因为你不老实，捂着盖子。假如下一个做检讨的还不是你，就证明我没错。"

彦成一声不响，退到了他的"狗窝"里去。

不久他们得到通知，下一个做检讨的是余楠。

第十章

向来温婉的宛英，忽然一改常态，使余楠很惊诧。她生气说："你不要脸了，可叫我什么脸见人呢？"

余楠放下手里的检讨稿说："怎么了？"他看着宛英的脸，扬扬他的稿子说："你看了？"

"你一声高，一声低，一声快，一声慢的演说，一会儿捶胸，一会儿顿脚的，我还听不见吗？"

余楠叹气说："是你引来了家贼呀！我不就地打滚，来一番惊人的坦白，我可怎么过关呢。"

宛英且不争辩"家贼"是他自己的宝贝女儿，女儿的朋友是她自己看中的。她只说：

"你会做文章啊！有的说成没的，没的说成有的。你就不能漂漂亮亮给自己做一篇好文章吗？"

"啊呀，宛英，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搞运动吗？我不对群众

说实话，他们肯饶我吗？我不把心灵深处的烂疮暴露出来，我过得了关吗？我还能做人吗？”

“可是你说的全是假话呀！什么出身破落官僚家庭！你爹又是什么不负责任的风流才子！他赘给有钱的寡妇做了倒踏门女婿，每月还津贴你们家用，还暗地里塞钱给你家，你妈妈亲自告诉我的。”

余楠慌忙问：“这话你和他们小辈说过吗？”

“告诉他们干吗？你可是知道的呀。”

余楠放了心，耐心解释道：“宛英，你不懂，事情有现象，有本质。现象上的细节，不是真实。真实要看本质。”

宛英不会争辩，只满面气恼地说：“我只问问你，我的本质是什么？”

她向来有气只背人暗泣，并不当着余楠淌眼抹泪。这回余楠看着她浮肿的脸上泪水模糊，也有点惶恐，忙辩解说：“我只检讨自己，没说你一句坏话，都是说你好。”

宛英不理，进房去收拾行李，说要回南去。余楠问她哪里去。她说：“三妹妹几次写信叫我去。不去她家，我还可以找个人家‘帮人’呢。”

余楠说她小题大做。她只流着泪说：“我这一去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余楠一想，宛英走了，他可怎么做人呢？他检讨的话都站不住了。而且他怎么过日子呢？他也知道触犯宛英的是些什么话，所以他也一改常态，温言抚慰，答应修改他的检讨，删掉宛英所谓“把老婆当婊子”的话。余楠由此也证实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忠于妻子的好丈夫，他的检讨也都是肺腑之言。

他是一名组长。他洗的这个澡，在社里就算是大盆。会议室里挤满了人，好比澡盆不够大，水都扑出来了。

余楠虽然刮了胡子，却没有理发，配上他灰黄的脸色，颇有些囚首垢面的形象。不过这不足为奇，一般洗澡的人都那样。他穿一套旧西装，以前嫌太紧的，现在穿上还宽宽廓廓。他低着头，声音嘶哑，开始他的检讨。

他先讲自己早年的遭遇，讲他母亲被丈夫遗弃之后，常勉励他说："阿楠啊，你要争气！"这句话成了他从小到大的指导思想。

"要争气"，加上"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"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，再加上资产阶级"爱情至上"的糊涂信念，使他成了国民党反动政客的走狗，重婚未遂的罪人。

大家都竖起耳朵，连不屑听余楠检讨的许彦成也看着他的脸听他往下说。

据余楠讲，他从小由母命订婚，留学回国就成了家，生两男一女。大家都说他是好福气。可是他学的是西洋文学。他研究的诗歌、戏剧、小说等等，主题几乎都是恋爱，不免使他深受影响。他当初是为了孝顺母亲而结了婚。他生平一大憾事是没有享受到自由的恋爱。当然，他的妻子是非常贤惠的，可是妻子是强加于他的。他看着别人自由恋爱，只有艳羡的份儿。

并不是没有女人看中他。他在学校里既有神童之名，当然就有女孩子对他鍾情。他后来发表了一些新诗和散文，又赢得好些女读者的崇拜。她们或是给他写信，或是登门拜访。他当时很年轻，那些多情的小姐多半也很漂亮。不过他不敢拂逆他的母亲，也不愿背弃他温柔的妻子。后来他当了一个刊物的主

编，来往的女作家很多，对他用情的也不少，有的还很主动，甚至表示“原为夫子妾”。不过，资产阶级“爱情至上”的思想尽管深深的打动他，他想到自己的母亲和妻子，觉得万万不能步他父亲的后尘，做一个不负责任的风流才子。

他说，“要争气”，无非出人头地，光大自己。这和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的个人主义是一致的。这种思想导致他为名为利，一心向上爬，要为他的老母亲争气。可是“爱情至上”的观念却和封建道德背道而驰。英雄美人或才子佳人，为了恋爱就顾不得道德，也顾不得事业。他向来把道义看得比私情重。他要求做一个铁铮铮的男子汉，道义上无愧于心，事业上有所成就。他自信英雄难过的“美人关”，他已经突破了。想不到他竟会深深陷入爱情的泥淖，不能自拔。

他接下轻描淡写地介绍了他主编的那个刊物和组稿的小姐，简约说明自己怎么由一个普通的撰稿人升为主编，刊物由反动政客资助，那位组稿的小姐就是他迷恋的美人。她真是“才调太灵珑”，她的绵绵情丝把他缠住了。他最初只在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的阶段陶醉，并没意识到堕落情网的危险。可是两心相通就要求两心相贴，然后就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要求。这是最热烈、最迷人、也最痛苦的阶段。接下几句话就是宛英斥为“把老婆当婊子”的话，怪他“不要脸”。他认为自己用辞隐晦，也力求文雅。可是宛英竟为此要出走，他只好把这段诚挚而出自内心深处的自白删掉，只说那位小姐守身如玉，她要求的是结婚，而他是有妇之夫。

他说，这时他已完全失去主宰，已把道义全都抛弃，他已丧尽廉耻。他把事业也都丢了，只求有情人成为眷属。他自以

为想出了一个兼顾道义和爱情的两全法。他出国和那位小姐结婚，抛下妻子叫她留在国内照看儿女，算是让她照旧做一家之主。

余楠停下来长叹一声说："可是爱情要求彻底的、绝对的占有。那位小姐不容许我依恋妻子儿女，一气而离开了我。"他伤心地沉默了一会，带几分哽咽说："我不死心，还只顾追寻。我觉得妻子儿女跑不了是我的，可是她——她跑了，我就永远失去了她。"他竭力抑制了悲痛说；他虽然已经答应了本社的邀请，还赖在上海，等待那位小姐的消息。他想，即使为此失去这里的好工作，他卖花生过日子也心甘情愿。他直到绝望了、心死了才来北京的。

他接着讲本社成立大会上首长的讲话对他有多大的鼓舞。他向来只知道"手中一支笔，万事不求人"；他的笔可以用来"笔耕"，养家活口。这回他第一次意识到手中一支笔可以为人民服务，而一支笔的功用又是多么重大。他仿佛一支蜡烛点上了火，心里亮堂了，也照明了自己的前途。从此他认真学习，力求进步，把过去的伤心事深深埋藏在遗忘中，认为过去好比死了，埋了，从此就完了。

"可是痈疮尽管埋得深，不挖掉不行。我的进步，不是包袱，而是痈疮上结的盖子。底下还有脓血呢，表面上结了盖子也不会长出新肉来；而盖子却碰不得，轻轻一碰就会痛到心里去。比如同志们启发我，问我什么时候到社的，我立即触动往事，立即支吾掩盖。我爱人对我说：'你不是想出国吗？'我不敢承认，只想设法抵赖。我不愿揭开盖子。我怕痛。我只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才忍痛揭盖子。"

他揭下疮上的盖子，才认识到“两全的办法”是自欺欺人。他一方面欺骗了痴心要嫁他的小姐，一方面对不住忠实的妻子。他抠挖着脓血模糊的烂疮，看到了腐朽的本质。他只为迷恋着那位小姐，给牵着鼻子走，做了反动政客的走狗——不仅走狗，还甘心当洋奴，不惜逃离祖国，只求当洋官，当时还觉得顶理想。

余楠像一名化验师，从自己的脓血中化验出种种病菌和毒素，如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的个人主义思想呀，自高自大呀，贪图名利呀，追求安逸和享爱呀，封建家长作风呀等等，应有尽有。他分别装入试管，贴上标签。（遗失姚宓稿子的事，因为没人提出，这种小事他已忘了。如有人提出，他就说忘了，或者竟可以怪在宛英身上，归在“家长作风”项下。）

他这番检讨正是丁宝桂所谓“越臭越香”、“越丑越美”的那种。群众提了些问题，他不加思索，很坦率地一一回答。大家承认他挖得很深很透，把问题都暴露无遗。他的检讨终于也通过了。

余楠觉得自己像一块经烈火烧炼的黄金，杂质都已炼净，通体金光灿灿，只是还没有凝冷，浑身还觉得软，软得脚也抬不起，头也抬不起。

第十一章

彦成回家后慨叹说：“恋爱还有实用呢！倾吐内心深处的痴

情，就是把心都掏出来了。”

丽琳说：“你有他的勇气吗？你还不肯暴露呢！”

“我不信暴露私情，就是暴露灵魂；也不信一经暴露，丑恶就会消灭。”

“可是，不暴露是不肯放弃。”丽琳并不赞许余楠，可是觉得彦成的问题显然更大。

彦成看着丽琳，诧异说：“难道你要我学余楠那样卖烂疮吗？”

“我当然不要你像他那样。可是我直在发愁。我怕你弄得不好，比他还臭。”

彦成不答理。

丽琳紧追着说：“你自己放心吗？我看你这些时候一直心事重重的，瞒不过我呀。”

“丽琳，说给你听你不懂。我只为爱国，所以爱党，因为共产党救了中国。我不懂什么马列主义。可是余楠懂个什么？他倒是马列主义的权威么？都是些什么权威呀！”

丽琳说：“彦成，你少胡说。”

彦成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对谁去胡说呢？”

丽琳只叫他少发牢骚，多想想自己的问题。

偏偏群众好像忘了许彦成还没做检讨。施妮娜和江滔滔土改回来，争先要报告下乡土改的心得体会。余楠的检讨会他们俩都赶来参加了。两人面目黧黑，都穿一身灰布制服，挤坐在一个角落里，各拿着笔记本做记录，好像是准备洗澡。

范凡很重视她们的收获。施妮娜讲她出身官僚地主家庭，自以为她家是开明地主，对农民有恩有惠。这次下乡，扎根在贫

农家，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。控诉会上听到他们的控诉，真是惊心动魄。她开始从感性上认识到地主阶级的丑恶本质。她好比亲自经历了贫下中农祖祖辈辈的悲惨遭遇。她举出一个个细节，证实自己怎样一寸一分地转移立场观点，不知不觉地走入无产阶级的行列。江滔滔讲她出身于小资产阶级，学生时代就向往革命，十七岁曾跟她表哥一同出走，打算逃往革命根据地去，可是没上火车就给家里人抓回去。她只有一颗要求革命的心，而没有斗争的经验，虽然是燃烧的心，却是空虚的，苍白的，抽象的；这次参加土改，比“南下工作”收获更大。她自从投入火热的实际斗争，她这颗为革命而跳跃的心才有血有肉了。可见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活，没有斗争，就不可能为人民写作。她热情洋溢，讲得比施妮娜长。主席认为她们都收获丰富。她们好像都已经脱胎换骨，不用再洗什么澡。大约她们还是在很小的澡盆里洗了洗，只是没有为她们开像样的检讨会。

朱千里在她们报告会的末尾哭丧着脸站起来，检讨自己不该和群众对抗，他已经知罪认错。帮助他的小组曾到人事处查究他的档案，他的确没有自称博士。据他出国和回国的年月推算，他在法国有五六年。他也没当汉奸，只不过在伪大学教教书。他检讨里说的多半是实话，只是加了些油酱。他们告诫朱千里别再夸张，也不要即兴乱说，只照着稿子一句句念。他的检查也通过了。他承认自己是个又想混饭吃、又想向上爬的知识分子，决心要痛改前非，力求进步，为人民服务。

彦成这天开完会吃晚饭的时候，忽然对丽琳说：“明天就是我了。”

“你怎么？”

“我做检讨呀。”

“叫你做的？”

“当然。”彦成没事人儿一般。

丽琳忙问是谁叫他做检讨。

“我不认识他。他对我说：‘明天就是你了。’”

“这么匆忙！他说了什么时候来和你谈话吗？”

“他只说：‘明天就是你了。’”

“态度友好不友好呢？”

“没看见什么态度。”彦成满不在乎。

丽琳晚饭都没好生吃。她怕李妈吃罢晚饭就封火，叫她先沏上点儿茶头，等晚饭后有人来和彦成谈他的检讨。可是谁也没来。丽琳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坐立不安，直到临睡，还迟迟疑疑地问彦成：“你没弄错吧？是叫你做检讨？”

彦成肯定没弄错。丽琳就像妈妈管儿子复习功课那样，定要彦成把他要检讨的问题对她说一遍。

彦成不耐烦地说：“进步包袱：我在旧社会不过是学生，在国外半工半读，仍然是学生，还不到三十岁。什么‘老先生’！”

“你怎么自我批判呢？”

“我受的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深啊。事事和新社会不合拍。不爱学习，不爱发言，觉得发言都是废话。”

丽琳纠正他说：“该检讨自己背了进步包袱，有优越感，不好好学习等等。”

彦成接下说：“自命清高，以为和别人不同，不求名，不求利。其实我和别人都一样，程度不同而已。”

丽琳说：“别扯上别人，只批判你自己。”

彦成故意说："不肯做应声虫，不肯拍马屁，不肯说假话。"

丽琳认真着急说："胡闹！除了你，别人都是说假话吗？"

"你当我几岁的娃娃呀！你不用管我。别以为我不肯改造思想。我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带头改造自我。知识分子不改造思想，中国就没有希望。我只是不赞成说空话。为人好，只是作风好，不算什么；发言好，才是表现好，重在表现。我不服气的就在这点。"

丽琳冷冷地看着他说："你是为人好？"

彦成说："我已经借自己的同伙做镜子，照见自己并不比他们美。我也借群众的眼睛来看自己，我确是够丑的。个人主义，自由散漫，追求精神享受，躲在象牙的塔里不问政治，埋头业务不守纪律……"

"就这么乱七八糟的一大串吗？"丽琳实在觉得她不能不管。她怕彦成的检讨和余楠第一次检讨一样，半中间给群众喝住。

彦成说：稿子在他肚里，反正他决不说欺骗的话，他只是没想到自己这么经不起检查，想不到他的主观客观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，他实在泄气得很。

丽琳瞧他真的很泄气，不愿再多说，只暗暗担心。

许彦成的检讨会是范凡主持的。他的问题不如别人严重，所以放在末尾。丽琳觉得很紧张。不过彦成虽然没有底稿，却讲得很好，也不口吃。做完大家就拍手通过了。他没说自己是洋奴，也没人强他承认。

范凡为这组洗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了短短的总结，说大家都洗了干净澡，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，勉励大家继续努力求进。

年轻人互相批评接受教育，不必老先生操心。老先生的洗澡已经胜利完成。

第十二章

发动群众需要一股动力，动力总有惰性。运动完毕，乘这股动力的惰性，完成了三件要紧事。

第一件是“忠诚老实”，或“向党交心”。年轻人大约都在受他们该受的教育。洗完澡的老先生连日开会，谈自己历史上或社会关系上的问题。有两人旁听做记录。其中一个就是那位和善可亲的老大姐。

丁宝桂交代了他几个汉奸朋友的姓名。朱千里也同样交代了他几个伪大学同事的姓名以及他自己的笔名，如“赤兔”、“撇尾”、“独角羊”、“朱骐”、“红马”等等。人家问“撇尾”的意思。他说不过是一“撇”加个“未”字，“独角羊”想必是同一意义，“未”不就是羊吗。其他都出自“千里马”。余楠也交代了他的笔名。他既然自诩“一气化三清”，他至少得交出三个名字。据他说，他笔名不多，都很有名。一是“穆南”，就是“木南”。一是“袁恶”，这是余楠两字的切音。一是“水生”，因为照五行来说，水生木。太反动的文章是他代人写的，他觉得不提为妙。他只交代了他心爱的小姐芳名“月姑”，以及他那位“老板”的姓名，不过他和他们早已失去联系。丽琳交代了他的海外关系，她已经决定和他们一刀两断了，只是她不敢流露她

的伤心。彦成也交代了他海外师友的姓名，并申明不再和他们通信。一群老先生谈家常似的想到什么成问题的就谈，听了旁人交代，也启发自己交代。连日絮絮“谈心”，平时记不起的一桩桩都逐渐记起来。大家互相提醒，互相督促，虽然谈了许多不相干的琐碎，却也尽量搜索出一切不该遗忘的细节。他们不再有任何隐瞒的事。

第二件是全体人员填写表格，包括姓名，年龄，出身，学历，经历，著作，专长，兴趣，志愿等等。据说，全国知识分子要来个大调整。研究社或许要归并，或取消，或取消一部分，归并一部分。交上表格，大家就等待重新分配了。配在什么机构，就是终身从属的机构。有人把这番分配称为“开彩”，因为相当于买了彩票不知中什么彩。知识分子已经洗心革面，等待重整队伍。

第三件是调整工资。各组人员自报公议，然后由领导评定。各人按“德”、“才”、“资”三个标准来评定自己每月该领多少斤小米。这是关系着一辈子切身利益的大事，各组立即热烈响应。譬如余楠自报的小米斤数比原先的多二百斤。他认为凭他的政治品德，他的才学和资格经历，他原先的工资太低了。谁都不好意思当面杀他的身价。朱千里就照模照样要求和余楠同等。施妮娜提出姚宓工资太高，资格不够。罗厚说施妮娜的资格也差些。不过主要的是德和才。许彦成以导师的身份证明姚宓的德和才都够格，他自己却毫无要求。丽琳表示她不如彦成，可是彦成不输余楠。

姜敏说：“有的人，整个运动里只是冷眼旁观，毫无作为，这该是立场问题吧？这表现有德还是无德呀？”

江滔滔立即对施妮娜会意地相看一眼，又向姚宓看一眼。

善保生气说：“我们中间压根儿没有这种人。”

罗厚瞪眼说：“倒是有一种人，自己的问题包得紧紧的，对别人的事，钻头觅缝，自己不知道，就逼着别人说。”

善保忙说：“关于运动的事，范凡同志已经给咱们做过总结，咱们不要再讨论这些了。”

姜敏红了脸说：“我认为经过运动，咱们中间什么顾忌都没有了，什么话都可以直说了，为什么有话不能说呢？”

姚宓说：“我赞成你直说。”

姜敏反倒不言语了。

余楠想到姜敏和善保准揭发了他许多事。他对年轻人正眼也不看。社里三反运动以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年轻人一起开会。他对他们是“敬而远之”。

这类的会没开几次，因为工资毕竟还是由领导评定的，一般都只升不降。余楠加添了一百多斤小米，别人都没有加。宋千里气愤不平，会后去找丁宝桂，打听他们组的情况。

丁宝桂说：“咳！可热闹了！有的冷言冷语，讥讽嘲笑，有的顿脚叫骂，面红耳赤，还有痛哭流涕的——因为我们组里许多人还没评定级别——我反正不减价就完了。”

“你说余楠这家伙，不是又在翘尾巴了吗？”

丁宝桂发愁说：“你瞧着，他翘尾巴，又该咱们夹着尾巴的倒霉。”

他想了一想，自己安慰说：“反正咱们都过了关了。从此以后，坐稳冷板凳，三从四德就行。他多一百斤二百斤，咱们不计较。”

“不是计较不计较，洗了半天澡，还是他最香吗！”

丁宝桂说：“反正不再洗了，就完了。”

“没那么便宜！”朱千里说。

丁宝桂急了，“难道还要洗？我听说是从此不洗了，洗伤了元气了！洗螃蟹似的，捉过来，硬刷子刷，掰开肚脐挤屎。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！”

朱千里点头说：“这是一种说法。可是我的消息更可靠。不但还要洗，还要经常洗，和每天洗脸一样。只是以后要‘和风细雨’。”

“怎么‘和风细雨’？让泥母猪自己在泥浆里打滚吗？”

丁宝桂本来想留朱千里喝两杯酒，他刚买了上好的莲花白。可是他扫尽了兴致。而且朱千里没有酒量，喝醉了回家准挨骂挨打。他也不想请翘尾巴的余楠来同喝，让他自己得意去吧。

余楠其实并不得意。他并不像尚未凝固的黄金，只像打伤的癞皮狗，趴在屋檐底下舔伤口。争得一百多斤小米，只好比争得一块骨头，他用爪子压住了，还没吃呢。他只在舔伤口。

杜丽琳对许彦成说：“看来‘你们俩’的默契很深啊！怎么你只怀疑我控诉你，一点儿不防她？她也不怕人家说她丧失立场，竟敢包庇你？”

彦成生气说：“丽琳，你该去打听了姜敏，再来冤我。”

洗澡已经完了，运动渐渐静止。一切又回复正常。

尾　　声

星期天上午，彦成对丽琳说：“我到姚家去，你放心吗？要陪我同去吗？”

丽琳还没有梳洗。她已稍稍故态复萌，不复黄黄脸儿穿一身制服。她强笑说：“好久没到她们家去了。我该陪你去吧？等我换件衣服。”

丽琳忙忙地打扮，彦成默然在旁等待。他忽听得有客来，赶忙一人从后门溜了。

姚太太在家。彦成问了姚伯母好，就好像不关心似的问：“姚宓上班了吗？”

姚太太笑说：“你开会开糊涂了。今天礼拜，上什么班！她和罗厚一同出去了。”

彦成赶紧背过脸去。因为他觉得心上抽了几下，自己知道脸上的肌肉也会抽搐，刹那间仿佛听到余楠的检讨“爱情就是占有”，羞惭得直冒冷汗。

姚太太好像并没有在意，她说：“彦成，我还没向你道喜呢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喜不喜。听说你们俩中了头彩了？你们高兴吧？”

彦成说他不知道中了什么彩。

“你们俩分到最高学府去了。昨晚的消息。你们自己还没知道？”

“别人呢？”

“朱千里分在什么外国语学院，姜敏也是。别人还没定。你们两个是定了的，没错。”

彦成呆了一会，迟疑说：“我填的志愿是教英语的文法，丽琳填的是教口语。不知道由得不由得自己做主。”

“为什么教文法呢？”

彦成羞涩地一笑说：“伯母，我曾经很狂妄。人家讲科学救国，我主张文学救国；不但救国，还要救人——靠文学的潜移默化。伯母，不讲我的狂妄了，反正我认识到我是绝对不配教文学的。如果我单讲潜移默化的艺术，我就成了脱离政治，为艺术而艺术。我以后离文学越远越好。我打算教教外系的英文，或者本系的文法。假如不由我做主，那就比在研究社更糟了。”

“阿宓填的是图书工作或翻译工作，”姚太太说：“罗厚的舅舅舅妈特地来看我，说要罗厚和阿宓填同样的志愿，将来可以分配在一处工作。可是我不知道罗厚填了什么志愿。”

彦成忙说：“罗厚是个能干人，大有作为的。他有胆量，有识见，待人顶憨厚，我很喜欢他。”

姚太太说：“他野头野脑，反正他自有主张。他可崇拜你呢！他向来不要人家做媒，总说他要娶个能和他打架的粗婆娘。最近，他舅妈来拜访以后，我问他粗婆娘找到没有，他说不找了，将来请许先生给他找个对像。”

彦成脱口说：“还用我吗！他不是已经有了吗？”

“你说阿宓吗？”姚太太微笑着。“我也问过她。她说她不结

婚，一辈子跟着妈妈。”

“从前说的，还是现在说的？”

“从前也说，现在也说。”

彦成听了这话，心上好像久旱逢甘雨，顿时舒服了好些，同时却又隐隐觉得抽搐作痛。他说：“结了婚照样可以跟着妈妈呀。”

姚太太说：“反正我不干涉，随她。”

“他们不是一起玩儿得很好吗？”

姚太太抬头说：“他们不是一起玩儿，今天他们是给咱们俩办事去的。”

姚太太告诉彦成，三反初期，市上有许多很便宜的旧货，都是“老虎”抛出来卖钱抵债的。罗厚偶然发现一只簇新的唱机，和彦成的是同一个牌子。他买下来了。可是卖唱机的并没有出卖唱片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也可能给别人买去了。罗厚陆续买了好多唱片，有的是彦成没有的，有的是相重的。现在他们想到彦成不久得搬家，姚太太说罗厚选唱片是外行，叫他们两个一同出去采购了准备分家的。

彦成说：“唱机唱片都留在伯母这里好了。”

姚太太说：“我老在替那只‘老虎’发愁，不知他是不是给关起来了？还是穷得不能过日子？阿宓说，省得妈妈成天为‘老虎’担忧，买来的新唱机给许先生吧，他的那只换给咱们。不知你同意不同意？”

彦成连说同意，自己也不知道心上是喜是悲。他不等姚宓回家就快快辞别了姚太太回家。姚太太叫他问问丽琳，几时方便，要请他们夫妇吃顿晚饭，一是为贺喜，二是为送行。姚太

太说："咱们不请外客，我有个老厨子还常来看我，叫他做几个干干净净的家常菜，咱们聚聚。"

到许家去的客人是报喜的，到了几批客人。丽琳正拿不定主意是否到姚家去接彦成。她听彦成回来讲了姚宓不在家以及姚太太请饭送行的事，很高兴，都忘了责怪彦成撇了她溜走。

许彦成夫妇不久得到调任工作的正式通知，连日忙着整理东西准备搬家。丽琳虽然很忙，总乐于陪彦成同到姚家去。姚家的钢琴已由许家送回。新唱机已经送往许家，唱片已由姚太太和许彦成暂时分作两份，各自留下了自己喜欢的。姚宓和许多别人一样，工作还没有分配停当。她只顾担忧别再和余楠、施妮娜等人在一起。姚太太说，哪里都是一样，"莫安排"。

许彦成夫妇搬家的前夕，在姚家吃晚饭。女客只请宛英作陪，罗厚是彦成的陪客。姚宓听从妈妈的吩咐，换上一件烟红色的纱旗袍。她光着脚穿一双浅灰鹿皮的凉鞋。八仙桌上，她和丽琳并坐一面，彦成和罗厚并坐一面，姚太太和宛英相对独坐一面。菜很精致，还喝了一点葡萄酒。饭后沏上新茶，聚坐闲谈，也谈到将来彼此怎么通信，怎么来往。

丽琳第一个告辞，她说还有些杂事未了，明天一早大板车就要来拉家具的。许彦成知道杂事都已安排停当，老实不客气地求她说：

"你先回去吧，我还坐一坐。"

丽琳只好一人先走。罗厚代主人送她到门口。

过一会，宛英告辞，罗厚送她回家，自己也回宿舍。

彦成赖着坐了一会，也只好起身告辞。姚太太说："阿宓，你替我送送吧。"

他们俩并肩走向门口，彦成觉得他们中间隔着一道铁墙。姚宓开了走廊的灯，开了大门。

彦成凄然说："你的话，我句句都记着。"

姚宓没有回答。她低垂的睫毛里，流下两道细泪，背着昏暗的灯光隐约可见。她紧抿着嘴点了点头，想说什么，没说出来，等彦成出门，就缓缓把门关上。

彦成急急走了几步，又退回来。他想说什么？他是要说："快把眼泪擦了。"可是，这还用他说吗？她不过以为背着灯光，不会给他看见；以为紧紧抿住嘴，就能把眼泪抿住。彦成在门口站了一会，然后绕远道回家。

姚宓在门里，虽然隔着厚厚的木门，却好像分明看见彦成逃跑也似的急走几步，又缩回来，低头站在门前，好像想敲门进来，然后又朝反对方向走了。她听着他的脚声一步步远去，料想是故意绕着远道回家的。

姚宓关上走廊的灯，暗中抹去泪痕，装上笑脸说：

"妈妈，累了吧？"

姚太太说不累。母女还闲聊了一会儿才睡。

姚宓想到彦成绕远回家的路上有个深坑，只怕他失魂落魄地跌入坑里，一夜直不放心。

第二天早上，罗厚抱着个镜框跑来，说老许他们刚走，他"狗窝"里有一张放大的照相忘了取下，临走才发现，叫他拿来送给姚伯母。他嬉皮赖脸说：

"伯母不要就给我。"

那是许彦成大学生时期的照相。

姚太太说："拿来，我藏着，等你将来自己有了家再给你。"

姚宓忽然有一点可怕的怀疑。她刻意留心，把妈妈瞒得紧腾腾，可是，这位爱玩儿福尔摩斯的妈妈只怕没有瞒过吧？至少，没有完全瞒过。

罗厚坐下报告社里各人最新分配的工作。接受姚謇赠书的图书馆要姚宓去工作，还答应让她脱产两年，学习专业。他自己的工作也在那个图书馆。

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材，如今经过清洗，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。